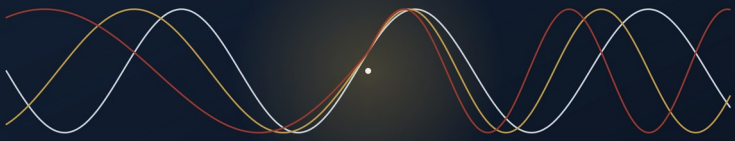
合 拍

哲学、科学与存在学的发生学三合一



哲学规定显露　科学走路径　存在学是土壤

三者互为其他两者的产物，所以没有第一者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 · SDE 发生学丛书

合　　拍

哲学、科学与存在学的发生学三合一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 · SDE 发生学丛书

2026

承重命题：王德生　　执笔：Claude（Anthropic）

本书由人机协作写成：五条承重命题、三个学的定位与脸的轴由王德生立；执笔、占位者起点名单与史料初检由 Claude 出；分离线由两边在对话中走出。按本书第五十三章的裁定，归属跟着判决走——产出可以是「我们」，承接必须是「我」。

ISBN 979-8-90690-077-7

德麦国际（新加坡）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 · SDE 发生学丛书

v1.2　2026 年 9 月　机检汉字约 185,000

本书的外判条款（见附录 C）：自出版之日起三年为期，交持相反立场的研究者驳；凡在本书判据之内触发某条可驳条款、而本书的答复无法在不改动该命题的前提下成立者，即为被驳倒，回执与改口记入附录 C 续表。

目　录

导论　一个两千年做不成的题……9

卷一　分界与对应

第 1 章　事后与事中……17
第 2 章　看、听、触……25
第 3 章　SDE 最短介绍……33
第 4 章　哲学规定 S 的显露，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41
第 5 章　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48

卷二　命题与判决

第 6 章　命题一：合拍不是合并……55
第 7 章　三合一会动——分化、聚合、升维……62
第 8 章　命题二：三个发现学同基底，只能争位……69
第 9 章　命题三：三种判决——真跑、敌拓、评估者在外……77
第 10 章　越位史——一部争吵史按三判决排开……84
第 11 章　移交：四步四行账……91

卷三至卷七　对话大编

第 12 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线、三种理论学问、四因与第一者……99
第 13 章　希腊化与教父——婢女、雅典与耶路撒冷、掠夺埃及人……106
第 14 章　拉丁三分的传递——波爱修、安瑟伦、阿伯拉尔……113
第 15 章　阿奎那与波纳文图拉——从属科学、归约与"神学凭什么算数"……120
第 16 章　司各脱、奥卡姆、库萨——单义、剃刀与有学识的无知……127
第 17 章　伊斯兰与犹太中世纪——一个人走完三个学的路……134
第 18 章　两本书——伽利略、培根与一部无作者的自然……141
第 19 章　笛卡尔的树与斯宾诺莎的一——树而无土、无脸的实体、预先对好的钟……147
第 20 章　帕斯卡与维柯——三个秩序、亚伯拉罕的神、真即做成……154

第 21 章　休谟、康德、施莱尔马赫——对话录、调节性理念与绝对依赖....161
第 22 章　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扬弃、肯定哲学与跳跃.....168
第 23 章　战争与投射——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达尔文与冲突论的出生证.....175
第 24 章　科学的自我理解（一）——约定、分类、断裂与生命自己立规范.182
第 25 章　实证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纽拉特的船、第三世界与神学作为语法.....189
第 26 章　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布尔特曼——纠正者、大全与去神话化.196
第 27 章　神学的自我理解——与巴特、蒂利希、托伦斯、潘能伯格、朗尼根、林贝克、孔汉思、米尔班克对话.....203
第 28 章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四种模型与被漏掉的第三者.....210
第 29 章　物理学家的神学——跛脚的科学、互补、客观性公设.....217
第 30 章　你、脸、圣像——与布伯、罗森茨威格、列维纳斯、马里翁、亨利、拉图尔、薇依对话.....224
第 31 章　科学的自我理解（二）——雅努斯、实验的生命、说谎的定律与被做成的事实.....231
第 32 章　差异、个体化、相位——与德勒兹、西蒙东、帕尼卡对话.....238
第 33 章　后世俗对话——与哈贝马斯、拉辛格、麦金太尔、泰勒、拉图尔对话.....245
第 34 章　先秦的分与合——三表、天何言哉、怒者其谁.....252
第 35 章　汉唐——谴告、疾虚妄、格义、交相胜.....259
第 36 章　判教与三谛——与天台、华严、禅、因明对话.....266
第 37 章　宋明——周敦颐、张载、朱熹、陆王、王夫之、戴震.....273
第 38 章　近代中国的碰撞——可爱与可信、以太与仁、佛法与科学.....280
第 39 章　现代新儒家与当代——坎陷、巫史、内向超越.....286
第 40 章　对话作为形式——心灵与生命、时间的终结与本书的自反.....293
第 41 章　印度六派与佛教——量论、无作者的吠陀、二谛与盲人摸象.....300
第 42 章　印度现代——和谐、整体瑜伽与"我体验真理的故事".....307
第 43 章　伊斯兰与犹太现代——两个亚当、神的激情与"律法不在天上".....314

卷八　脸

第 44 章　D*：对面朝主体做出的分别.....321
第 45 章　无脸：佛与道.....328

第 46 章　有脸不言与有言无脸——儒家与弥曼差.....336
第 47 章　有脸言且试——圣经.....343
第 48 章　脸的三问与对面的三维——兼裁"活的稳定".....350

卷九　实例、学科、时代

第 49 章　合拍发生过（一）——开普勒与伊本·海赛姆.....358
第 50 章　合拍发生过（二）——牛顿、王阳明、波你尼与合并的反例.....365
第 51 章　医学——诊断标准、诊疗链与身体那边的判决.....372
第 52 章　数学的座位、法与账.....379
第 53 章　AI 时代：当 S 免费之后.....386
结语　三个读法、三种判决、一次发生.....393

附录

附录 A　对话结算总表.....400
附录 C　判负照登总表与可驳条款总表.....411
附录 B　三跑预注册（未跑）.....419
附录 D　术语表.....424

导论　一个两千年做不成的题

一　三个都要做全部

科学、哲学、神学，每一个都曾宣称自己是全部。

科学说：凡不能被测量与检验的都不是知识。哲学说：科学的前提与神学的对象都得先经过我的审查。神学说：一切真理的源头在启示，其余是婢女。三个都要做全部，三合一就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题：要么一个吃掉两个，要么三个划地而治，要么排一个高低。

两千年的方案不出这几种。按领地分：亚里士多德把理论学问分成物理学、数学、神学，各领一块。按次序分：孔德的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后者取代前者。按高低分：黑格尔的艺术—宗教—哲学逐级扬弃，中世纪的”三只眼”从肉眼到理性之眼到默观之眼。按划界分：康德的界限、古尔德的互不重叠的权威。按分工分：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林兆恩把它做成教门。安排已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发现学。所以这些方案要么是替代、要么是划界、要么是分工，没有一个是发生。

海德格尔看出西方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神—逻辑”的三合一，但他只做了诊断和”退一步”，没有给出三者怎样发生。中文这边最近的是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执的存有论管科学，无执的存有论管本体——可那两层是从主体的”智的直觉”里给定的，仍是发现学。

本书的判断是：**两千年做不成，不是因为没有人够聪明，而是因为三个都被读成了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而三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只能争一个位子**。

二　先做一个拓展：从神学到存在学

本书先把第三项从”神学”改为”存在学”，把佛学、道学、儒学收进来。

这不是为了包容。基督教神学、佛学、道学、儒学之间，教义上几乎没有可以并列的东西——一个有位格的神，一个无我的缘起，一个无脸的道，一个不言的天——它们能并列的只有一件事：都在问”使一切成为可能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一问在西方叫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本书叫存在学。

拓展在方法上的用处是：**它换了基底**。基督教神学从教父时代起沿用希腊理性哲学，与西方哲学、西方科学同出一源；佛道儒不是。碰撞要出新东西，源必须是未被吸收的；把佛道儒收进第三项，是给碰撞供料。至于为什么不叫”本体学”、也不叫”存在论”，第 5 章有字与学两个理由。

三　“三合一”这三个字怎么读

还要先说”合”与”一”各有两种读法。

“合”：合并，把几样东西并成一样；合拍，几个动作在同一个节拍上。两千年的三合一都按前一种读，本书按后一种读，第 6 章给出理由。

“一”：一个东西，或一次发生。发现学只认前者，所以它的”一”必须是神、太一、绝对，或者”最终的科学”；发生学取后者，“一”是那件正在发生的事。

读法不同，题就不同：前者问”三样东西怎样并成一样”，后者问”一件事怎样同时被三种读法读到”。本书问的是后一个。

四　工具与主张

工具是 SDE 发生学，一句话本体：在 E 中，经 D，成 S。E 是特征纠缠系统，是发生的土壤；D 是差异序列，是发生的具体过程；S 是显露出来的态。三者互生，写成三方程，读成三原理。发生学与发现学的分界在根预设：发现学认为对象现成、先于工序、原样描述；发生学认为对象在工序中显露，在它显露之前不在那里，显露之后也不是它的全部。第 3 章交代工具，只交代本书用得上的部分。

本书的五条承重命题：

一、合拍，不是合并。 三合一不是三个学科并成一样，是三个读法合于同一个发生：**哲学规定 S 的显露，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 D，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 E**；三者互为其他两者的产物，所以没有第一者。（第 6 章）

二、三个发现学同基底。 它们都是事后读法、看的学问，各自把自己那一维读成已经在那里的 S；三个 S 争的是同一个位子，争位只有替代、划界、分工三种结局。（第 8 章）

三、三种判决各归其位，并互相移交。 科学靠真跑，哲学靠敢拓，存在学靠评估者在外；发现学的争吵多半是判决越位；移交的四步四行账是一次发生的凭证。（第 9、10、11 章）

四、土壤可以有脸，脸的形式可判。 按 D*（对面朝主体做出的分别）的形式分格：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佛、道、儒、圣经与弥曼差各占一格；神学因此在存在学里有自己的位置。（卷八）

五、当 S 免费，路径与土壤升值。 大模型是发现学的极致形态，它使争位失去意义，三个学被重新定价：哲学从”先天”改为”记账”，科学从”发现”改为”走过”，存在学从”本体”改为”脚下”。（第 53 章）

五　全书怎么走，对话大编怎么读

卷一（第 1–5 章）立分界与三个学的定位。卷二（第 6–11 章）立三条命题与判决、移交。卷三至卷七（第 12–43 章）是**对话大编**：与哲学史上关于三者关系的各家理论逐一对话，三十二章，占全书六成。卷八（第 44–48 章）排脸的轴。卷九（第 49–53 章）是实例、学科与时代。附录四种。

对话大编的读法要先说清，因为它是本书的主干。**对话不是去赢，是去结算**：每一章八节——对方在哪一维起手（用它最强的原文，不许稻草人）；本书在同维较真；换维接应（塌维诊断）；**对方对本书的最强反问**（不许省）；结算一句开场没有的新理解（写不出就判负照登）；分离线；它留给本书什么；日常案例。

三条纪律：最强形式；结算不是判对错——“它错了、我们对”不算结算；反问不许省。

读者若只读一部分，三处值得先看，因为那是本书自己被顶到墙角的地方：第 15 章阿奎那问”神学凭什么算数”、第 22 章黑格尔问”发生不就是辩证法”、第 33 章拉辛格问”希腊化是降格吗”——这三问各逼出了本书正文的一次改口。

六　这本书为谁写，怎样读

做科学的人：卷一第 1、2 章与卷二第 9 章够用；你最可能不同意的是第 9 章说规定不能被测量判，第 24、31 章有物理学与科学史那一边的完整回应。

做哲学的人：从第 4 章与第 12、22、26 章进去；本书对哲学的定位（规定 S 的显露）看起来像贬低，第 53 章说明它在这个时代反而是最要紧的活。

在教会、在庙里、在书院的人：从卷八（第 44–48 章）进去，看你所在的传统落在哪一格；第 13、27、36、41、43、47 章是各传统的对话章。

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的人：每章第七节都是日常案例，多数是一碗汤、一张成绩单、一次修表、一场球赛；只读那一节，也能看出这本书在说什么。

七　那碗汤

全书的主讲案例只有一个，现在先端上来。

母亲给发烧的儿子做了一碗汤。

盐度计读出 0.6%，比家里平常的汤淡了三成——这是路径的读法，是科学：少放一勺，尝一口，太淡，补半勺，再尝。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一样不缺，只是发生在厨房。

“病人宜清淡”——这是规定的读法，是哲学：它规定这碗汤以”清淡”的面目显露。没有它，0.6% 只是一个数；有了它，这碗汤才算一碗”清淡的汤”。

“这是妈妈给病中的孩子做的”——这是土壤的读法，是存在学：这碗汤发生在什么纠缠里。汤里量不出”母亲”，“清淡”里也没有”儿子”，可没有这层纠缠，没有人会去量这碗汤，也没有人会立”病人宜清淡”这条规定。

三个发现学的错也各归其位。发现学的哲学以为”病人宜清淡”是先天的，不问它从哪条路径、哪块土壤冻出来。发现学的科学以为它的路径在”发现”汤的真相——盐度是客观的——不知道 0.6% 离开规定什么也不是。发现学的存在学把土壤挖出来当一样东西看——“母爱”一旦成为一个对象，它就不再是这碗汤的土壤了。三个错是同一个错：以为自己手里的那一份先于这碗汤存在。

汤还在锅里的时候，三个读法谁也替不了谁：规定替不了尝，尝替不了母子，母子也定不出该放几克。汤上了桌，三个人才开始争这碗汤到底是什么。

本书写的就是这个分别。

七之二　这本书与既有著作的关系

读者若读过 SDE 的其他专著，这里说明本书与它们的分工，免得重复也免得矛盾。

《**转测**》（康德的道德律为何成为先天存在）：本书第 4 章的”转测”机制全部取自它的结论——先天是校准方向反转之后的位置——但不重跑它的 SI 八事件真跑。本书把转测从一个个案推广为规定的通用病理，这一步是本书的，也因此要独立承担可驳（附录 C）。

《**圣经的智慧**》（一种发生学神学）：D* 这个记法出自该书卷六，当时方程层地位待裁；本书第 44 章把它裁了——进判决层，不进方程层。若这条裁定被推翻，该书卷六的记法也要跟着改。本书不重写耶稣论，卷八讲的是四家的分法。

知识生态平台三命题：本书第 53 章与它对表，不重述它的论证。

碰撞工序（v6.0 一系）：本书只用它的三条纪律（预注册、判负照登、敌拓），不用它的全套工序；附录 B 的三跑若真做，按那套工序走，本书只放记录。

一句总的分工：**其他著作跑具体的题，本书处理判决那一层。** 所以本书的成果若被推翻，被推翻的不是某一跑的读数，是”判决与维绑定”这条主张；反过来，本书若站得住，它给其他各线提供的也只有一样东西——一张判别表：你这一条主张是路径、规定还是土壤，该用哪一种判决，交给谁，多久回来。

八　这本书不做的事

四条先说明白。

其一，本书不证明神存在或不存在，也不主张哪一个传统是对的。卷八排的是脸的形式，不是脸的有无：一片土壤有没有脸，本书给的是判据（四类原型），不是答案。

其二，本书不把脸放进方程。三方程是主体能写的运算；D* 是判决层的记法，不进 F、G、H（第 44 章）。凡需要用”某位神想要什么”来解释一件事的论证，本书一律不采。

其三，本书不做全网敌拓。占位者名单以书内各章为限，很多领域（道教史、印度哲学、伊斯兰法学）本书只到了起点。

其四，本书自己的外判还没有发生。对话大编里的每一句反问都是本书替对方写的，这是全书最大的方法论漏洞（第 40 章）。按本书自己的标准，它现在只完成了预注册，没有完成真跑：**这本书要等被持相反立场的人驳过，才算走完一轮**。

第 1 章　事后与事中

一　题面

发现学与发生学的分界不在结论，在位置。发现学站在事情完成之后：对象现成，先于任何工序而存在，学问的任务是找到它并原样描述。发生学站在事情进行之中：对象在工序里显露，在它显露之前不在那里，显露之后也不是它的全部。这一章立这条分界，并且说清一件事——发现学不是一种错误，是一个位置的结构产物；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只能看见那些东西。

二　承重

全书的入口。命题二（三个发现学同基底）靠这一章的”事后位置”承重；第 2 章（看的学问）说的是事后位置的感官形态；第 7 章（分化与聚合）说的是三个学怎样从一团混沌里分出来。对话大编里有三处直接接这一章：拉图尔的雅努斯（第 31 章）、克尔凯郭尔的两种学习（第 22 章）、泰勒的减法故事（第 33 章）。

三　原文与史料

雅努斯。拉图尔《科学在行动》（1987）第一章画了一个双面神：一面说”事实就是事实”，另一面说”事实是做出来的”；一面是已成的科学（ready made science），一面是在做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同一个门神，两张脸同时说话，说的话互相矛盾，可两句都对——因为它们站在门的两边。

两种学习。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断》（1844）第一章：真理能不能被学到？苏格拉底说不能，真理已经在学习者里面，教师只是助产士，学习是回忆，教师与时刻都无关紧要；另一种可能是学习者既没有真理，也没有认识真理的条件——那么教师必须既给真理又给条件，那一刻就成为决定性的”时刻”。回忆与时刻，是发现学与发生学在神学里的原文。

减法故事。泰勒《世俗时代》（2007）：世俗性不是把宗教减掉之后剩下的东西；内在框架、缓冲的自我、排他的人文主义都是被建造出来的成就。把发生说成残余，是发现学的史学模式。

两个词。factum：拉丁文”做成的东西”，英文 fact 从它来。datum：“被给予的东西”，data 从它来。科学的两个根词一个记着”做的”，一个记着”给的”——名字里是发生学，教义里是发现学（第 4 章）。

黄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哲学总在一个形态完成之后才来把它画成灰色；他把事后当成了哲学的荣耀。

四　论证：事后位置的三个产物

发现学的三条根预设——对象现成、先于工序、原样描述——不是三条独立的主张，是一个位置的三个产物。

其一，对象现成。 事情完了，东西就在那里：汤上了桌，是一碗汤；论文发表了，是一个结论；人死了，是一生。站在这个位置上，“它是怎么来的”不在视野里，视野里只有”它是什么”。这不是疏忽：完成物的确不再变，描述它的人没有说谎。

其二，先于工序。 既然它在那里，那么造它的工序就是外在的、偶然的、可以略过的——工序只是把它取来的手段。科学史的清洗（第 34 章开普勒）、哲学史的先天化（第 4 章转测）、神学的永恒文本（第 46 章），都是这一步的产物：把长出来的说成本来就在的。

其三，原样描述。 描述者与被描述者之间只剩一条关系：看得准不准。于是全部的方法论问题变成”怎样看得更准”——仪器更精、逻辑更严、心更清。三判决里只剩一种：看的判决。

反过来，事中位置也有它的三个产物。对象未定：汤还在锅里，咸淡还没定，它是什么取决于接下来的几步。工序是内在的：这几步走了，才有这碗汤；换几步，是另一碗。描述者在里面：做汤的人也在这次发生里，他尝一口，这一口改变了下一步。

两个位置都不虚假，但能做的事不同。事后位置能做的是整理、比较、分类、传承——这是科学史、哲学史、教义学一直在做的事，本书用的大量材料正是它们整理出来的。事中位置能做的是判决与改口：一件事还在进行，才谈得上真跑、敌拓、外判；完成物无法被判，只能被评价。

所以这条分界的实际后果是一句操作原则：**判决只能在事中做，评价可以在事后做。** 一条规定要被判，得在它还能改的时候查它的账向；一条路径要被判，得在走之前预注册；一个人要被判，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把话交给时间。事后做的判决全是评价——文学史给作家排

名、思想史给哲学家定位、评论给产品打分——它们有用，但它们不推翻任何东西，因为被判的一方已经不能回应。

这一条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的对话大编要写”对方的反问”（第 40 章）：与一位已故哲学家的对话天然是事后的，唯一能把它拉回事中的办法，是让对方的反问真的改变本书自己——第 15、22、33 章那三处改口，就是这本书自己从事后位置往事中位置挪的三步。

五　SDE 读法

三问在这一章的用法是先问位置：这件事完了没有。完了的，只作材料，不下判决。没完的，三问才有意义——什么算什么（现在还能改吗）、路径怎么走（还剩几步）、土壤是什么（判决什么时候回来）。

塌维诊断在这里有一个最常见的样子：把事中的东西当事后的说。一个项目还在做，汇报里写成”我们已经确立了……“；一段关系还在过，说成”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一条规定还在长，说成”自古如此”。三句都是把 S^+（亚稳的显露，第 48 章）说成冻死的 S——势能被抹掉，条件被隐去，账被停掉。这是发现学在日常语言里最频繁的一次发作。

五之二　事后位置的正面用处

本书大量依赖发现学的成果，所以要把它的正面用处写清楚，免得这本书被读成一部反对整理的书。

整理。一个领域的材料被分类、编目、做成索引，后来的人才能进入。本书的占位者名单、史料、年份，全部来自两千年发现学式的

整理工作；没有《希腊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这类事后的整理，这本书写不成第一页。

比较。把不同时代、不同传统的东西放在同一张表上比，只有在它们都被当成完成物的时候才做得到。附录 A 那张三十二行的结算表，形式上正是一次发现学的操作。

分类与传承。教材、课程、学徒制——把一门活的手艺冻成可教的条目，冻的过程有损失，可不冻就传不下去。第 4 章说规定是冻出来的，不是说冻是错的：冻是必要的，问题在冻完之后忘了账向。

证伪的材料。事后的记录是后人做真跑的唯一材料。开普勒的手稿、阳明的语录、甘地的自传，之所以能被本书拿来判，正因为有人在事后把它们保存下来了。

所以两个位置的关系不是对错，是分工与移交：事后位置生产材料，事中位置做判决；材料要交给还在进行的事，判决做完又成为新的材料。这就是第 11 章移交的第一步与第四步在时间维上的样子。

一句话概括这一节：**发现学是发生学的档案室**。一本书可以在档案室里写成，但不能在档案室里被判。

六　谁已经说过

拉图尔（第 31 章）：雅努斯把两个位置画成了一个神的两张脸，分离线在他的判决是联盟，没有秋天。克尔凯郭尔（第 22 章）：回忆与时刻，分离线在时刻不取形。泰勒（第 33 章）：减法故事，分离线在他描述而不判。黑格尔：猫头鹰，分离线在他把事后当荣耀。维柯（第 20 章）：真即做成——事中位置的知识论定义，分离线在按制作者划

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第 25 章）：基督教不是学说，是对实际发生的某件事的描述。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第 26 章）：事后位置的现代形态。

六之二　第三种位置：事前，与预注册

事后与事中之外，还有第三种位置：事前。它在本书里有一个专门的用处，值得单独立一节。

事前位置的困难。 事情还没发生，什么也没显露，路径一步没走，土壤的判决当然也没回来。按理说这个位置什么也做不了——它既没有材料（事后有），也没有正在进行的东西可判（事中有）。发现学对事前位置的处理是预测：根据已有的规律推出将要发生的事，而预测正是把事前当成事后来处理——它假定要发生的事已经被现有的规定决定了。

事前位置唯一能做的事：写下判据。 不是预测会发生什么，是写下”什么算成了、什么算没成、多久之后看、什么情况下这条路作废”。这就是预注册，本书唯一的事前动作。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事后位置有一项特权：**重写标准**。事情出来之后，人可以调整”什么算成功”，让已经发生的事恰好落进成功的定义里；这件事人人都会做，而且做的时候自己不知道。第 21 章对康德的照登、第 39 章对内向超越的照登，两处最后都落在同一句：预注册是唯一的门。本章现在可以说明这句话为什么成立——**预注册是把判据从事后位置挪到事前位置，让它不再落在会重写它的那只手里。**

所以三个位置各有各的职能：事前写判据，事中做判决，事后做材料。三者缺一：缺了事前，判决会被事后重写；缺了事中，只剩评价；缺了事后，什么也积累不下来。这也是四行账的时间结构（第 11 章）：第三行在事前写，第四行在事后对，中间那一段是事中。

七　日常案例：踢完的球赛与正在踢的球赛

踢完的球赛：比分二比一，全场数据齐全，解说员说主队的三中场控制了节奏，这话没错。可以排名，可以复盘，可以写进赛季史。谁也不能改比分。

正在踢的球赛：六十分钟，一比一。场上的人和场外的人看见的是两样东西——场外看形势，场上看下一脚传给谁。教练在这时候做的三件事，正好是三种判决：换人是路径（走一步看一步，换错了照登）；改阵型是规定（什么算好机会、谁算前锋，重新定）；能不能换回来，由剩下的三十分钟判——外判，不由教练说了算。

最要紧的一条：所有真正的判决都在六十分钟做，不在终场哨之后。终场之后的一切叫复盘，复盘有用，可复盘改不了任何一件事；把复盘的口气带进六十分钟的人，会在场边说”我们本来就该赢”——用事后的位置说事中的话。

球员的一生也一样。写进纪念册的是事后的：他是什么样的人。可他还在踢的那些年，每一次真正的判决都是事中做的——伤了还上不上，队友不传球说不说，三十三岁还续不续约。这些事当时没有答案，只有话和期限。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能举出一个纯粹事后的判决，它推翻了被判的一方并且被对方接受——“判决只能在事中”败。历史学的平反、考古学对旧结论的推翻是候选反例，要逐案查：它们推翻的是后人的说法（那说法还在事中），还是被判者本人。

欠账两笔：其一，“完了没有”这个判据本身没有写——很多事没有清楚的终点（一段关系、一个传统），事中与事后的界在这些事上是模糊的；其二，事后位置的正面用处只列了四种（整理、比较、分类、传承），没有展开，而本书大量依赖它们。

第 2 章　看、听、触

一　题面

发现学是看的学问。这不是比喻：它的核心词全是视觉词，它的方法是把可知者当可见者，它的判决是看得准不准。这一章做两件事：证明看的学问必然把三维都读成显露；找出不以看为根原型的传统——听与触——并说明它们为什么是未被吸收的源。

二　承重

承接第 1 章（事后位置），支撑命题二（三个发现学同基底）。第 5 章（存在学是土壤）靠这一章的”土壤不可看”；第 11 章的”换基底”靠这一章的未吸收源名单；卷六、卷七整两卷的对话对象之所以是异基底，理由在这一章。

三　原文与史料

看。θεωριά 是观看；θεωρός 是被城邦派去观看赛会或神谕的人——理论一词的祖先是一个观众。εἶδος、ἰδεά 来自 ἰδεῖν（看见）——柏拉图的型相就是”被看见者”（第 12 章）；νοήσις 是理智的看，分线的顶端是看见善。拉丁文 speculatio 来自 speculum（镜子）；intuitus 是注视；evidentia 是”看得清楚”。英文 wisdom 的 wis 与 wit、vision 同源（印欧语根 weid-，看见→知道）；德文 Wissen 同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七节把现象学定义为”让被看

见”（Sehenlassen）；《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说现代的本质是世界成为图像（第 26 章）。马里翁的偶像：目光停下来歇息的可见者（第 30 章）。

听。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Shema）——犹太教的第一句是听，不是看。希伯来文 sāma‘ 兼”听”与”听从”；dābār 是话，也是事（第 13 章）。吠陀是 śruti，“所听”；与之相对的 smṛti 是”所忆”。佛经每一部的第一句是”如是我闻”。正理派把圣言量（śábda）立为独立的一种量，与知觉、推理并列（第 41 章）；萨阿迪亚把”可靠的传述”立为第四种知识来源（第 17 章）。

触。汉语的智慧偏触与味：《说文》“慧，儇也”，段注引”心敏也”；箴言里的 ṭa‘am 兼”品味”与”判断力”，yāda‘（认识）是进入关系。程颢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第 37 章）——体贴是用身体贴上去。帕斯卡说第一原理是心”感到”的（第 20 章）。阿伯拉尔说探究使我们”触到”（attingimus）真理（第 14 章）。安萨里说确定性是”尝”（dhawq）到的（第 17 章）。狄尔泰的”理解”是重新体验（第 23 章）。庖丁的刀在牛的间隙里走（第 34 章）——那是手上的知识。

四　论证：看的学问必然把三维读成 S

这一节是命题二的机制。

看只能看见显露者。这是一句关于视觉的实话，不是修辞：视觉的对象是表面、形状、光——凡被看见的都已经显露。由此推出两条。

路径看不见。看见的是路径走过留下的痕迹：数据是走过的路的残迹，实验记录是路径的化石，履历是一生的痕迹。一个人走路的过

程可以被拍成连续的画面，但”走”这件事本身——每一步与上一步的差——只在走的人脚上；看画面的人看到的是一串位置。于是看的学问遇到 D，只能记痕迹，然后把痕迹排起来叫作过程。

土壤看不见。土壤是脚下的东西，眼里没有它。要看它，就得挖出来；挖出来的是一堆土，它不再做土壤的工作了——承载、渗水、长东西。这就是第 5 章四家禁令的内容：第二诫禁雕像、道可道非常道、逢佛杀佛、天何言哉，四条禁的是同一件事——把土壤做成可见者。马里翁的偶像说的是同一步：目光停在可见者上，看见的是自己的量程。

两条合起来：一门建立在看之上的学问，遇到 D 记痕迹，遇到 E 造对象，三维一到它手里就全成了 S。这不是哪个学派的过失，是感官原型的结构后果。用 SIO 的号位说，发现学把三个学全放在一号位——那儿有一个东西：规定是东西（先天的理），事实是东西（客观的），本体是东西（最高的存在者）。

听与触为什么不同。听的对象是正在发生的事：一句话必须在时间里展开，听完才有；一个音停了就不在了。听天然带着时间与差异——话是一串差别，停顿也是内容。而且听有一个视觉没有的结构：听见意味着有人说，说的人在我之外，我不能决定他说什么。视觉可以主动（我看向哪里由我定），听觉是被动的（声音来找我）。所以听的传统天然带着 D*：希伯来的 dābār 是”正在做的事”，śfuti 是”被听到的”，“如是我闻”把经典的地位定在”我听见了”而不是”我看见了真理”。

触的对象是抵抗：摸到一样东西，就是遇到它不让我过去的地方。触天然带着外判——手上的知识不能自己编，木头裂不裂由木头说

（第 45 章）。而且触是双向的：我摸桌子的时候桌子也压着我的手（梅洛-庞蒂的双重触摸）；看不是双向的，被看的东西不看回来——马里翁要用”圣像”来造一个看回来的可见者，正说明视觉本身没有这一层。

所以：听的传统离 D 与 D* 近，触的传统离 E 与外判近，看的传统离 S 近。三个根感官对应三个主维，这不是巧合，是本书这一整套分法的感官基础。

四之二　三种感官的三种失效

三个原型各有自己的病，认出病，才不至于把”听”和”触”当成万灵药。

看的失效：偶像。目光停在可见者上，看见的是自己的量程（第 30 章马里翁）。看的病是把显露当全部——图鉴认出了树名，就以为认识了树。

听的失效：冒名。听见意味着有人说，可说的人是谁、他有没有资格说，听本身判不了——这是弥曼差的怀疑（第 41 章）与”神对我说”被滥用的根源（第 47 章）。听的病是把话当权威，而话的来处无从核对。本书对它的防线是自缚与成就：把话钉在时间上（申 18:22）。

触的失效：只知其然。老木匠摸得出木头会不会裂，说不出为什么，也传不下去——手上的知识极准而极难传递、极难被别人检验。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说的是这层（第 2 章占位者）。触的病是不可传、不可查；本书对它的防线是记账：摸到的东西记下来，摸了四十年的账就是一部可传的东西。

三种病合起来给出一条：三个感官原型不分高下，它们各自需要另外两个来治——看要被听纠正（有人说话，不只是你在看），听要被触纠正（说了要兑现，要撞到东西），触要被看纠正（摸到的要能显露、能被别人看见）。这正是三判决互相移交在感官层面的样子（第 11 章）。

五　SDE 读法：未吸收源的判据

换基底要找未被吸收的源（第 11 章）。这一章给出一条可操作的判据：**看它的根动作是不是看**。

希伯来文本（听）、吠陀与佛典（听）、汉语传统（触与味），根动作都不是看——这是它们未被希腊化吸收的结构原因，不是文化立场。反过来也解释了吸收是怎样发生的：一个听的传统要成为一门”学”，得先把自己做成可看的东西——经文被分类、教义被体系化、量论被逻辑化（第 41 章：圣言量被收进比量）；吸收完成的标志，是这个传统开始用”看得准不准”判自己。教会用三段论解经（第 13 章），佛教用因明判量，儒学用理学的格物——三次同样的事。

这条判据也用在今天：一个以”可视化”“看板”“仪表盘”为主要工具的组织，它的知识天然偏 S；它会很擅长呈现，很不擅长记路径与土壤。要它换基底，不是换一个仪表盘，是换一种记法——听（谁说了什么、什么时候）与触（撞到了什么、哪里不通）。

五之二　三种记法：今天一个组织里的看、听、触

根感官不只是古代传统的事。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人，记录自己经验的方式都落在这三种里，而且多数只用一种。

看的记法：仪表盘。 指标、报表、看板、评分。它的长处是可传、可比、可汇总——一屏看完全局。它的结构性缺陷正是第四节那两条：路径只剩痕迹（数字是走过的路的残迹，不是走法），土壤根本进不来（一个团队里的信任、疲惫、谁欠谁人情，没有一个格子放得下）。**一个只有仪表盘的组织，会系统性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的，也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上面**。

听的记法：口述与会议纪要。 谁说了什么、什么时候说的、答应了什么。它天然带时间与人，也天然带 D*——话是别人朝你说的。它的缺陷是冒名与失真（第五之二节）：话传三手就变样，说过的话也会被否认。防线是第 43 章那三件古代装置的现代版：记传递链（这话你从谁那里听来的）、公开（不止一个人听见）、写下日期。

触的记法：手记与现场笔记。 撞到了什么、哪里不通、当时的手感。它是唯一能记下”抵抗”的记法——机器不通的那一下、客户皱眉的那一秒、代码在哪一行卡住。它的缺陷是不可传、难汇总，所以在组织里第一个被砍掉。

三种记法对应三维，也对应三种判决的材料：仪表盘养不出真跑（它没有路径的走法，只有结果），会议纪要养不出外判（它记的是话，不是兑现），手记养不出敌拓（它不可比）。所以一个只用一种记法的组织，它能做的判决也只有一种——**工具单一导致判决单一，判决单一导致越位**（第 10 章第四节）。

最省力的补法不是引进新系统，是在现有的三样东西里各补一栏：仪表盘旁边补”这个数是怎么来的”（路径的走法），纪要末尾补”下次什么时候对这件事”（外判的期限），手记里补”这是第几次撞到同一处”（可比性的最低形态）。三栏补上，三种判决就有了材料。

六　谁已经说过

海德格尔（第 26 章）：世界图像、让被看见——他诊断了看，又留在看里，分离线在此。马里翁（第 30 章）：偶像与圣像，分离线在给予不是试验。列维纳斯（第 30 章）：脸不是被看见的形，脸说话——听的哲学最清楚的一次，分离线在方向。波兰尼（第 2 章占位者名单）：默会知识是身体的、手上的，分离线在未说出的 S 不是 S 的来处。梅洛-庞蒂：双重触摸。麦克卢汉、翁（第 2 章的传播学一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分别，分离线在他们分的是媒介，本书分的是判决。第 41 章的正理派与第 17 章的萨阿迪亚：把听立为量的两次制度化。

七　日常案例：三种人认一棵树

三个人认同一棵树。

第一个看：树皮的颜色、叶的形状、树冠的轮廓，拍照，比对图鉴，定名——这是看的路子，快、可传、可复制；他认出了”什么”。第二个听：他问村里的老人，这棵树谁种的、哪一年、为什么种在这里；老人说是他爷爷种的，那年他父亲出生——他知道了这棵树的来历，这是听，得到的是时间与人。第三个摸：他把手按在树干上，敲一敲，掂掂枝条的韧性，捏一片叶子闻手上的味；他说这树今年缺

水，这一侧的根可能伤了——这是触，得到的是这棵树现在的状况，而且是树”回给”他的。

三个人都没有错，三样东西都真。可要是只留一个人：只看的人认得出名字，不知道它今年活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在这里；只听的人知道全部的来历，认不出它是什么树；只摸的人知道它的状况，说不清它是什么、从哪来。

发现学的世界是第一个人一个人的世界。他把第二个人的话变成”民间传说”（不可靠的证言），把第三个人的手感变成”主观印象”（未量化）；两千年之后，只剩图鉴。

第 3 章　SDE 最短介绍

一　题面

这一章把工具交代清楚，只交代本书用得上的部分：一句话本体、三维、三方程与三原理、六路径、123 原理、差异之链、术语纪律。不做全面介绍——SDE 发生学的完整体系另有专著，本书只取三合一这道题要用的件。

二　承重

全书的工具章。第 4、5 章把三维分别讲透；第 6 章用三原理跑三合一；第 7 章讲会动与分化；卷二的三判决（第 9 章）从三维推出。

三　原文与史料：一句话本体与三维

一句话本体：在 E 中，经 D，成 S。

S，显露。 发生显露出来的态：可感、可分、可重复、可识别。本书一律写”显露”，不写”结构”——结构一词带着”一个先在的架子”的意味，而显露的是态，不是架子。显露不是发生的外壳，是发生的一维：一个不显露的差异连差异都不是（第 30 章对列维纳斯那一支说过这句）。

D，差异序列。 发生的具体过程：谁、对谁、什么时候、走了哪几步、每一步与上一步差在哪里。完整的链条是：猜想→执行→评估

→反馈→修正→迭代→分化→聚合→升维。念一遍就知道它是科学方法的原文（第 4 章）。链的推进方式，西蒙东给了一个好名字：转导——从一个晶种出发，逐层以上一层为条件向外传播，不是从上推下的演绎，也不是从下抽上的归纳（第 32 章）。

E，特征纠缠系统。发生的土壤：对象、场景、关系、情绪、共同体、历史纠缠在一起的那片地。看不见，只被踩（第 2 章）。它不是背景板：它在累积、在改变——唯识的”现行熏种子”说的正是路径回头改变土壤（第 45 章）。

三个字母是占位符，要害是互生：

- S＝F(D,E)
- D＝G(S,E)
- E＝H(S,D)

读成原理就是：**D×E→S，S×E→D，S×D→E**。第 20 章从帕斯卡那里带回了一条读法上的裁定：箭头读作”显露于”，不读作”制造出”——S×D→E 说的是土壤在规定与路径都失败处显露，不是两者造出了土壤。

六路径。三维进入一次发生的次序有六种，每一种是一条可走的路径。历史上的安排方案，每一家是把一条路径冻成了唯一的次序（第 6 章）：亚里士多德从规定起手，孔德从土壤起手，实证主义从路径起手并删去土壤。六条都可走，走哪条由题决定。

123 原理。D 与 E 的张力累积，矛盾逼出 S 改变，S 的改变重置 D 与 E 的关系，新一轮矛盾开始。库恩的常规科学—反常—危机—革命是这台引擎留下的痕迹（第 7 章）；麦金太尔的认识论危机（第 33

章）、孔汉思的范式更替（第 27 章）、熊十力的翕辟成变（第 39 章）是它在三个领域的样子。

四　论证：三条容易读错的地方

其一，三维不是三阶段。 不是先有 E，再走 D，最后成 S；三维在一次发生里同时在场。次序只在具体一跑里有意义（六路径），不在本体上有先后。“在 E 中，经 D，成 S”是一句读法，不是一条时间线。

其二，互生不是循环论证。 三者互为产物，会引起一个反驳：那从哪里开始？答已在第 7 章：起点是一次张力，不是一个维；而且完整的三元是成熟态，不是原初态——一个传统在婴儿期是”空虚混沌”：S 尚未显露到可识别，E 尚未厚成共同体，D 极强却未成序。三个学是从这团混沌里分化出来的，分化是差异链上必经的一步；发现学的错不在分化，在停于分化。

其三，每一维单独存在会变成什么。 只有 S：一张目录、一部教义、一套永远正确的说法——冻死的稳定（第 48 章）。只有 D：不停地动，没有可识别的东西留下来，也没有地方可站——多动而无成。只有 E：一片什么也没显露、什么也没走的纠缠——混沌。三维缺一，发生就停在一种病里；三合一这道题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三个学各是一维，而一维单独活不成。

五　SDE 读法：本书只用的四件

本书不用 SDE 的全部工具，只用四件，声明如下，免得读者以为本书代表整个体系。

一，三维与三方程（本章）：用来给三个学定位（第 4、5 章）与跑三合一（第 6 章）。

二，三原理：用来证明三者互为产物（第 6 章）。

三，三判决（真跑、敌拓、评估者在外，第 9 章）：本书的主要工具，从三维推出。

四，四行账（第 11 章）：本书对工序的贡献。

不用的有：碰撞工序的全套（选源、闸零、真跑、成文），创新智商的五维评分，三律（创造律、幸福律、自由律）——后者与三个学的关系本书没有碰，记在欠账里。

术语纪律，全书统一：S 写显露不写结构；发生不写产生；纠缠不写关系；D* 是判决层的记法不进方程（第 44 章）；S^+ 表示亚稳的显露（第 48 章）。

五之二　本书对 SDE 的三处补充

本书不只是使用这套工具，它在三处往里加了东西。加的东西同样要交出可驳条款（附录 C 中编），这里先摆明来处，免得读者把本书的补充当成体系原有的部分。

补充一：三判决从三维推出（第 9 章）。 体系原有的是三维与三方程；“判决与维绑定”是本书从三维各是什么推出来的：路径的主张只能被再走一遍判，规定的主张不能被测量判（测量预设规定），土壤的主张站在土壤上的人判不了。这一条是本书的主要工具，也是最可能被驳的一条。

补充二：四行账与移交四步（第 11 章）。 体系原有的是碰撞工序（选源、闸零、真跑、成文）；四行账是本书为”三判决怎样交接”造的最小凭证。它至今没有在一件真产出上完整记过（附录 C 下编）。

补充三：D* 的位置与 S⁺ 的记法（第 44、48 章）。 D* 此前是《圣经的智慧》卷六的一个工作记法，方程层地位未裁；本书裁定它进判决层不进方程层。S⁺（亚稳的显露）是本书给”活的稳定”交出的记法，材料来自西蒙东、奥卡姆与耶利米书十八章。

三处补充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它们都在判决那一层，不在方程那一层。** 本书没有动三方程，也没有加维；这是有意的——加维容易，加判决难，而三合一这道题缺的从来不是维。

五之三　三维在一句话里

最后给一个最短的练习，把这一章合上。任何一句关于一件事的判断，都可以当场拆成三维。

“这个方案不行。”——**什么算行**（规定：谁定的标准，从什么冻的）；**试过没有**（路径：走过几步，哪一步卡住）；**在什么情况下不行**（土壤：谁在用、什么条件、判决什么时候回来）。

“他这个人靠得住。”——什么算靠得住（规定）；在哪几件事上（路径）；谁说的、他们从哪里知道（土壤）。

“我们公司文化很好。”——什么算好（规定）；表现在哪几件具体的事上（路径）；离职的人怎么说（土壤，而且是外判）。

三问拆开之后，多数争论会发现自己只在一维上打转；而多数分歧会发现双方并不在同一维上说话。这是这本书最小的一个用处，也是最常用的一个。

六　谁已经说过

西蒙东（第 32 章）：前个体场≈E、转导≈D 的推进方式、亚稳态≈S^{+}、个体是相位≈S 是显露；分离线三条（背景无脸、转导不受判、汇合交给哲学）。唯识（第 45 章）：种子与熏习画了一片会累积的土壤，分离线在路径被收进土壤。天台三谛（第 36 章）：三个读法读一件事，分离线在圆与缺角。罗森茨威格的三元素三关系（第 30 章）：分离线在星固定、缺一笔。彭罗斯的三世界（第 29 章）：分离线在图静止、无判决。皮尔士的三范畴（第 13 章占位者名单）：第二性是差异，第三性是冻成的规定，分离线在他只有一种判决。刘禹锡的交相胜还相用（第 35 章）：互生的先声，分离线在二元。

这一节的意思是：三元的图别人画过好几张，本书与它们的分别几乎全在判决那一层——谁判、怎么判、判决从哪里来。

六之二　为什么不用碰撞工序与创新智商

第五节声明本书不用两样东西，这里给理由，因为不用它们是一个判断，不是省事。

不用碰撞工序（选源、闸零、真跑、成文）的理由。 那套工序是为”跑一个具体的题、撞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结构”设计的：给定一个问题，选三家未被吸收的源，让它们在题上撞，撞出一个新的读数。本书的题不是这种题——三合一不是一个待撞出新结构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判决的分工问题**：三样东西早就在那里，缺的不是新结构，

是各归其位与移交。给这样的题上一套碰撞工序，等于用一台造新零件的机器去修一台装错了的机器。

对话大编（第 12–43 章）是本书用的替代物：它的形状与碰撞相近（找未被吸收的源、让它顶到自己身上、结算出一句新的），但它的产出不是一个新读数，是一条分离线。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结算句多数是”分别只在某一处”，而不是”撞出 Z＝某某”。

不用创新智商五维评分的理由。 那套尺是用来**评一个产出**的（这篇东西在五个维度上走得多深）；本书全书在做的是**判一条主张**（它是哪一类、该用哪一种判决）。两件事的对象不同：评分的对象是文本，判决的对象是主张。把评分尺用在本书上会立刻出现一个自反问题——谁给本书评分、按谁的尺；而本书对自己的处理是另一套（附录 C：交出可驳条款，等外判）。

这两个不用，合起来说明本书在 SDE 体系里的位置：**它不生产新结构，它整理判决。** 所以它对别的线的用处也只有一样——一张判别表（导论第七之二节）；而它自己的价值，要等别的线用它之后才知道。

七　日常案例：学骑自行车与一杯糖水

学骑车（第 36 章已用一次，这里换一个角度）。土壤：车、路、这个孩子的身体、扶着后座的父亲、旁边看着的邻居。路径：蹬、晃、扶、松手、摔、再上。显露：“会骑了”——某一天忽然不倒了，这件事可感、可分、可重复、可识别。

三条读错的地方在这里各有一个样子。不是三阶段：不是先有场地、再练、最后会骑；三者同时在——父亲松手的那一下同时改变了土

壤（没人扶了）、路径（这一步与上一步不同）与显露（这一刻算不算会骑）。不是循环：起点不是哪一维，是那个孩子非要骑的劲头与父亲的时间凑在一起的那股张力。缺一维会怎样：只有 S——孩子背熟了”保持平衡、眼看前方”，没上过车；只有 D——每天摔，没人告诉他什么算会骑，他也不知道自己成了没有；只有 E——车买了，路修好了，父亲在家，孩子不去骑。

一杯糖水（第 32 章已用）：凉了的糖水看着清澈稳定，实则过饱和，扔一粒糖进去几秒钟结成晶。规定看不出它的势能，路径尝不出它的势能，势能在土壤里。一条规定也一样——看着稳定，带着势能，等一粒晶种。这是 S^{+} 最短的图像。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某一次发生能只用两维完整记下（缺一维不影响任何一步操作），三维的裁定败；若”箭头读作显露于”在某个应用上明显读不通，第 20 章那条改口要撤。

欠账：三律与三个学的关系未碰；本书只用四件工具，未用的部分与本书结论的关系没有交代；“转导”与差异之链的关系（转导是链的推进方式，还是链的一种）没有裁。

第 4 章　哲学规定 S 的显露，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

一　题面

给两个学定位：哲学是 S 的规定者——它管”什么算什么”；科学是 D——它把一条一条差异路径具体地走出来。定位之外，这一章要讲两件事：规定为什么会被当成先天的（转测），以及账向是什么、怎么记。

二　承重

靠命题一承重。往前接第 3 章（三维）；往后接第 5 章（存在学是土壤）、第 6 章（三原理）、第 9 章（规定的判决是敌拓、路径的判决是真跑）。对话大编里有十几处进这一章，第六节列。

三　主维之别

三个学不是三块地，是三个主维。每一门具体学科同时跑着三维——物理学里”什么算一条定律”是它的哲学维，哲学史上一场论证的来回是它的路径维，两者背后的共同体是各自的土壤维——但每门学问有自己的主维。主维之别是”以什么为业”之别，不是”含不含”之别。

所以”科学是 D”不是说科学里没有规定：牛顿力学”什么算力”那条规定就是它的哲学维，只是科学不以立规定为业，以走路径

为业。“哲学是 S”也不是说哲学里没有路径：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论证史就是它的路径维，只是哲学不以走路径为业，以规定显露为业。范弗拉森说经验主义是一种”立场”而非一条学说（第 31 章），说的就是主维。

四　哲学：规定 S 的显露

一个读数要显露为一个东西，得先有一条规定说它算什么。盐度计读出 0.6%，这个数离开”淡与咸”这条规定什么也不是；有了规定，它才显露为”淡”。哲学管的就是”什么算什么”：范畴、定义、原则，什么算原因、什么算证据、什么算一个东西、什么算成功。

规定不是 S，是 S 的规定者。康德把这个分别说得最准：理念是调节性的而非构成性的——它不构成任何对象，它引导（第 21 章）；林贝克说教义是”调节的而非构成的”规则（第 27 章）；卡特赖特说基本定律不描述任何真实情形，它们”说谎”——它们把显露安排成可处理的样子（第 31 章）。三家说的是同一件事：规定安排显露，不摹写世界。

转测：规定为什么看起来像先天的。 S 的静态是 D 与 E 被固化。一条规定一旦冻住，冻它的路径和土壤就退场了，剩下的规定看起来像是从来就在。《转测》那一跑把这个机制算过一遍：先天是校准方向反转之后的位置——本来是路径校准规定（拿实物比对定义），反转之后变成规定校准路径（拿定义判实物），反转前的历史被清零。哲学就是转测之后的学问；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起飞，是同一件事的荣耀版（第 1 章）。

转测的实例在对话大编里到处都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由《后分析篇》II.19 自己生出来（第 12 章）；本维尼斯特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是希腊语法冻的；康德的范畴是牛顿路径冻的（第 6 章）；乔姆斯基把波你尼的派生规则当成先天的普遍语法（第 50 章）；布尔特曼用一个 1927 年的哲学替换新约的世界图像而不记账（第 26 章）；严复把赫胥黎冻成”救亡”，账向留在按语里而后人只读正文（第 38 章）。

账向：规定的来处。一条规定的账向，是它冻自哪条路径、哪片土壤，改过几次口。账向不是心理学的还原（费尔巴哈把脸还原成投射，第 23 章），也不是社会学的还原（拉图尔把事实还原成联盟，第 31 章）：账向记的是来处，不宣称来处就是全部——一米是人定的，一米照样量东西。

账向怎么查？阿伯拉尔在十二世纪给了四条规程（第 14 章）：文本可靠吗（抄本、伪托）；作者是否在别处改过口；同一个词在两处是不是同义；语境是不是不同。加上本书的两条：它冻自哪条具体路径（有没有真跑）；它现在还能不能改（有没有势能与改变条件，第 48 章）。六条合起来是账向审计的操作清单。

有账与无账的分别，就是活的规定与死的规定的分别。彭加勒说几何公理是”约定”（第 24 章），本书与他分在一字：**冻的东西记账，选的东西不记**。选可以随时换，冻的东西只能被路径撞开——一米的定义式三次改写，没有一次是有人觉得更方便，每次都是比对精度追过了定义。

规定的四种来处。账向审计要问”从哪里冻的”，而冻法只有四种，认出来就知道该往哪里查。

一，从一条走通的路径冻的。 最常见，也最健康：一米、诊断标准、验收标准、家规。查法：找那条路径的读数，看规定是不是它的形状。

二，从一片土壤的需要冻的。 守护吠陀的要求冻出了波你尼的语法（第 50 章），祭祀的精确要求冻出了历法，共同体的边界需要冻出了教义。查法：问这条规定在维护什么、谁会因它受损。

三，从另一条规定翻译过来的。 借来的规定：布尔特曼把新约翻成生存论范畴（第 26 章），谭嗣同把仁翻成以太（第 38 章），今天把一切翻成”系统”“网络”“算法”。这一种最危险，因为它看起来有账（可以追到出处），实则出处也是一条规定，一路追上去可能没有一条路径、一片土壤。查法：追到第三层还没落到路径或土壤上，就是空转。

四，从权力冻的。 谁说了算，什么就算数——正名（第 34 章荀子）、判教（第 36 章）、李森科（第 10 章）。这一种不是没有账向，它的账向就是权力本身；诚实地写出来，它反而是可判的：一条规定若只靠”这是规定”撑着，它的势能为零，改变条件只有一条——权力变。

四种来处对应四种脆弱：第一种随路径改（健康），第二种随土壤改（缓慢），第三种随别人的规定改（悬空），第四种随权力改（突变）。一条规定属于哪一种，决定了它会怎样死。

五　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

差异之链——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分化→聚合→升维——念一遍就是科学方法的原文。科学不是”看出”结构，是把一条一条路径走出来。

“具体”二字是要害：路径必须走，不能想。测量是比差——把一样东西和一个标准比，读出差多少；实验是受控差异——只让一处不同，看结果差在哪里。哈金说”实验有自己的生命”，不是理论的仆人（第 31 章）；维柯说物理学里可证明的命题是我们能使之发生的命题（第 20 章）；王充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第 35 章）；朱熹的格物补传写了一条完整的链——即物、因已知而益穷、用力之久、豁然贯通（第 37 章）。四个传统，同一件事。

科学的两个根词记着它的来历：factum 是”做成的东西”，datum 是”被给予的东西”。名字里是发生学，教义里是发现学——事实被说成发现的，而它的名字说它是做成的。

科学不判土壤，这是它的主维自限，迪昂把它说得最清楚：物理理论不是解释，是对实验定律的分类（第 24 章）。海森堡把这条自限说破了另一半：我们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答（第 29 章）——路径带着规定去走，读数不是土壤本身。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因此是对流的：规定给路径起步的形式（伽利略先认定自然之书用数学写成，球才滚），路径的读数回头改写规定（照相术改写了”客观性”，第 31 章）。这条对流就是第 11 章移交的前两步。

六　谁已经说过

康德的调节性（第 21 章）、林贝克的语法（第 27 章）、卡特赖特的说谎（第 31 章）：规定不描述而安排，三家分离线各在原处。彭加勒的约定（第 24 章）：选与冻。奥卡姆的共相是记号（第 16 章）：规定是被造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七章（第 19 章）：账向方法的出生。达斯顿—加利森《客观性》（第 31 章）：科学自己的转测史。波普尔的世界三（第 25 章）：规定冻成之后自主，像鸟巢。戴震的分理（第 37 章）：理是分出来的。李泽厚的由巫到礼（第 39 章）：中国规定的转测史。米尔班克（第 27 章）：每条规定藏着不肯说的本体论。莫诺的客观性公设（第 29 章）：科学根规定是立的不是证的。迪昂、哈金、王充、朱熹：科学是路径的四份证词。

七　日常案例：一张菜单与一间后厨

一家饭馆的菜单是哲学：它规定什么算一道菜、什么算辣、什么算大份。客人吃到的那一口是显露，可他怎样读那一口，由菜单先定了——写着”微辣”，他辣得出汗时想的是”这家店标得不准”；写着”特辣”，同样一口他会觉得”还行”。规定安排显露。

后厨是科学：颠几下勺、火多大、盐先放后放、这批辣椒比上批干、今天客人多所以先炒一锅底料——一条一条差异路径，每一步与上一步差在哪里，厨师手上清楚。

菜单上的”微辣”怎么来的？三年前老板娘按自家口味定的，那年用的是本地辣椒。这是账向。今年换了供货商，辣椒辣了一倍，后厨每一勺都在偷偷减量——路径在补规定的漏。这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死守菜单，客人一个个辣跑，谁也不认账；一种是改菜单，并且

在旁边写一行”2026 年 3 月改，因换辣椒”。后一种就是有账的规定，也就是亚稳的规定（第 48 章）。

老板娘要是说”我们的微辣二十年没变过”，那是转测：她把三年前一次冻结说成了传统，冻它的那批辣椒早就不在了。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能找到一条规定，它确实不冻自任何路径与土壤（真先天），哲学＝S 的定位要改；若某门科学的主要工作确实是立规定而非走路径（数学是最大的候选），科学＝D 的定位在该门上失效——数学的座位本书留到第 52 章裁。

欠账：账向审计的六条只是清单，没有给权重与判据；“势能”怎样测（第 48 章同一笔）。

第 5 章　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

一　题面

第三个学的定位：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这一章做四件事：说清土壤为什么看不见；裁定名字（为什么是存在学，不是本体学，不是存在论）；列出四家自己立的禁令；给出存在学的自我限制——它不描述土壤，它记账。

二　承重

靠命题一承重，与第 4 章并列。往前接第 2 章（看的学问看不见土壤）；往后接第 9 章（土壤的判决是评估者在外）、卷八（土壤有没有脸）。

三　论证一：土壤为什么看不见

你看见的永远是长出来的东西（S）和长的过程留下的痕迹（D 的残迹），从来不是土壤本身。土壤能不能被看见？挖出来看——看见的是一堆土，它不再做土壤的工作了：不承载、不渗水、不长东西。这不是神秘主义，是一个功能性的事实：土壤是”在其中”的东西，一旦被拿出来对着看，它就成了”在其外”的对象，而它的全部作用在于”在其中”。

雅斯贝尔斯的大全说的是同一件事：我们永远在大全之内，只能看见大全之内的东西（第 26 章）。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科学遗忘了的

意义基础（第 2 章占位者）。玻姆的隐序是显现秩序从中展开的卷入整体（第 40 章）。柏拉图给了它希腊名字 χωρα——接受者、乳母，并如实写下它的认识地位：只能被一种”私生的推理”把握（第 12 章）。张载说太虚即气，太虚不是虚无，是气之本体——土壤不是无（第 37 章）。周敦颐”无极而太极”：E 先于 S（同章）。

由此推出存在学的两条自我限制。**其一，它不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标准是从必然的第一原理出发的证明；存在学没有自己的原理可推（第 15 章对阿奎那的回答）。柏拉图先说了：关于 χωρα 的推理是”私生的”。**其二，它不描述**。迈蒙尼德的否定神学（我们只能知道它不是什么，第 17 章）、库萨的有学识的无知（最高的知识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第 16 章）、海德格尔说神学的对象是信仰而不是神（第 26 章）——三家各自摸到了这条限制。

那么存在学做什么？**它记账**。它记四行账里的第三、四行：判决以什么形式回来、多久、回来了什么（第 11 章）。账不说土壤是什么，它记土壤回来过。维柯的原则正好为它作保：真即做成，账是人做的，所以账是真的；账上记的回来的事不是人做的，所以人不宣称知道它（第 20 章）。存在学的唯一 factum 是账本。

三之二　土壤的四种误认

土壤看不见，于是它被误认的方式也有定数。四种，各有实主，各有代价。

误认一：把它当最高的东西。不动的推动者、自存的存在本身、最高的存在者——把土壤放到一号位的顶端（第 12、15 章）。代价：

它成了一个可以被论证够到的对象，五路从世界走向它（第 15 章），于是路径越位去判 E。

误认二：把它当最细的东西。 斯多亚的 pneuma 贯穿质料（第 13 章）、以太（第 38 章谭嗣同）、量子真空的现代通俗版——土壤被读成一种极细微的材料。代价：它变成物理学的对象，物理学一改，它就没了；谭嗣同的仁失去以太之后就悬在半空。

误认三：把它当背景板。 一片不动的、只供东西在上面发生的场地——西蒙东的”背景”（第 32 章）、多数社会科学里的”语境”。代价：它不累积、不改变、不判决；而唯识写得很清楚，土壤是会被熏的（第 45 章），路径回头改变土壤。

误认四：把它当主体的内面。 心即理（第 37 章）、绝对依赖的情感（第 21 章）、内向超越（第 39 章）、情本体。代价最大：评估者被收进闭环，从此判决只能从缝里偷偷回来。

四种误认的共同点是：都把”在其中”读成了”在其外”。第一种放在上面，第二种放在里面（材料的里面），第三种放在下面，第四种放在心里——四个位置，一个动作。

三之三　记账不是不可知论

有一个误读要挡住：本书说存在学不证明、不描述、只记账，听起来像不可知论——我们对土壤一无所知，只好记流水。不是。

不可知论说的是”那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本书说的是”那里有什么不由我们这边说了算，但它回来过，而且回来的事可记、可对、可累积”。两者的分别在账本：不可知论没有账本，它只有一条

界线；记账的学有账本，而且账本会长——十年的账与一年的账不同，一个家二十年的账里，土壤的脾性是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的是什么？不是”它是什么”，是**它怎样回来**：快还是慢、说不说话、改不改口、改口有没有条件、它挑不挑人。这五样正是卷八的四类原型与三问（第 44、48 章）。所以卷八不是不可知论的例外，它是记账累积到一定厚度之后读出来的形状——一个人记了三十年的账，才说得出他脚下那片地有没有脸。

这也是存在学与神秘主义的分界：神秘主义说不可说，然后停在那里；记账的学说不可说，然后记下回来的事。维特根斯坦停在前一句（第 25 章），本书往下走了一步。

四　论证二：名字——为什么是存在学

不叫本体学，两个理由，一个是字，一个是学。

字：《说文》“在，从土才声”，才是草木之初——“在”画的是土里冒出的一根芽；“存”也以才为声。存在二字画的是发生。“本”，木下曰本，是树根；“體”从骨，是身体的总名——本体二字画的是一棵看得见的树的根与一个看得见的身。

学：佛家讲无自性，“本体”一出口就把它排除在外；“存在”不排除任何一家，缘起恰恰是”存在如何发生”的范本。第一节说过这个拓展的用处是换基底（导论、第 11 章）：把佛道儒收进第三项，不是为了包容，是为了给碰撞供料。

不叫存在论：论是一套主张，主张是 S；学是一种做法，做法有路径。存在学是一门做法之学、记账之学，不是一套关于存在的主张。

与海德格尔的分离线（第 26 章详论，这里立住）：他把存在思为根据（Grund）；根据给理由——ratio、Grund 都是”凭什么”；土壤不说明，土壤给收成。存在—神—逻辑的病根在”根据”，本书的土壤不是任何东西的”凭什么”，是任何东西发生在其中并由它判决的那片地。演绎与记账的差别，就是根据与土壤的差别。

五　四家自己的禁令

四家都知道土壤不可看，而且都立了禁令：

- 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禁的是把土壤做成看得见的东西。
-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说出来的就不是。
- 《临济录》：逢佛杀佛——把成了对象的佛杀掉。
- 《论语·阳货》：天何言哉——不让天变成一句可以引用的话。

四条是同一条：土壤一旦被看见、被说定、被雕出来，就不再是土壤。马里翁给了它现象学的名字：偶像是目光停下来歇息的可见者，人在偶像里看见的是自己能看多远（第 30 章）。发现学的存在学违反的，正是它自己传统里的第一条禁令。

这一节要补一句免得误读：禁令禁的是把土壤做成对象，不是禁一切显露。第 36 章龙树说过，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显露是通道；账本本身就是显露。禁的是把通道当终点。

六　谁已经说过

柏拉图的 χωρα（第 12 章）：分离线在被描述。迈蒙尼德（第 17 章）、库萨（第 16 章）：否定与无知，分离线在否定神学不给脸任何显露（迈蒙尼德的神却发六百一十三条命令）。斯多亚的”神学在物理学之内”（第 13 章）：土壤不是一块另外的地的最早否定形态，分离线在把 E 做成气息。蒂利希的存在的根基（第 2 章占位者、第 27 章）：分离线在根基被问”是什么”、不走路径。雅斯贝尔斯的大全（第 26 章）：分离线在密码不说话。萨德拉的存在优先与实体运动（第 17 章）：存在学的发生版本，分离线在无脸。张载、周敦颐（第 37 章）：太虚即气、无极而太极，分离线在太虚被叫成”本体”。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第 39 章）：分离线在体在心里。谢林的”不可先思的存在”（第 22 章）：纠缠的先在的德国名字。玻姆的隐序（第 40 章）。唯识的阿赖耶（第 45 章）：最细的土壤图，分离线在无脸、路径被收进土壤。

七　日常案例：一家人赖以过日子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一个家的显露是看得见的：房子、车、成绩单、朋友圈里的照片。路径也看得见留下的痕迹：账单、考勤、微信记录。土壤看不见——这家人之间的信任、二十年里谁为谁让过什么、孩子知不知道父母吵架之后还会回来吃饭、老人病了谁会请假。

谁也没法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看。你不能把”信任”端上桌；一旦你要证明它（“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它就变成了一个对象，而且当场就变味——被证明的信任已经不是信任在做的事。这是第二诫在客厅里的样子。

可它每天都在判决。孩子出事了敢不敢先跟家里说，是这片土壤的一次外判；老人住院那半个月谁在场，是第二次；生意赔了之后有没有一个人半夜回家还有一盏灯，是第三次。判决回来得慢，从不通知，谁也催不了。

这家人能做的不是把土壤挖出来看，是记账：孩子这次先跟谁说的；那半个月谁在；那盏灯亮不亮。账记的不是”我们家的感情有多深”——那是雕像；账记的是回来的事。

第 6 章　命题一：合拍不是合并

一　题面

命题一：三合一不是三个学科的合并，而是三个读法合于同一个发生——哲学规定 S 的显露，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 D，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 E；三者互为其他两者的产物，所以没有第一者。“一”不是三者之上的第四样东西，“一”就是那个发生本身。

二　承重

全书第一条承重命题，卷二开篇。往前接第 3 至 5 章（三维与三个学的定位）；往后接第 7 章（会动与分化）、第 8 章（命题二）；卷三至卷七的每一场对话，第五节的结算都要能挂回这一条。

三　论证：三原理在汤上跑一遍

母亲给发烧的儿子做了一碗汤。

D×E→S：哲学从科学与存在学里冻出来。 减盐的路径在母子关系里走了几百遍——每次孩子病了都少放盐，每次都看他喝得下去——这条路径在这块土壤里反复走，最后冻成一句”病人宜清淡”。规定是路径在土壤里冻住的样子。本维尼斯特 1958 年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对应希腊语的语法范畴——希腊语的路径在城邦的土壤里冻的；康德的范畴是牛顿的路径冻的：《纯粹理性批判》问的是”已经成功的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答案是把成功路径的形状写成先天。亚里士多

德自己在《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十九章写了这一步：第一原理由感觉→记忆→经验→普遍生出来（第 12 章）。

S×E→D：科学从哲学与存在学里逼出来。“病人宜清淡”这条规定撞上这个孩子今天的身体——他在脱水，缺的恰恰是盐——规定与土壤对不上，逼出一条新路径：加盐、看、再调。伽利略的斜面不是没有规定就去滚的：他先认定自然之书以数学写成，球才在那条规定之下滚（第 18 章）；柯瓦雷说近代科学是柏拉图主义的胜利，数学化这条规定先于实验（第 24 章）。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是同一步的另一面：数学化的规定撞上想象的土壤，科学从那一撞里出生（第 24 章）。牟宗三的良知坎陷是它的儒家版本：道德主体自我否定一层，让出位置给认知（第 39 章）。

S×D→E：存在学在哲学与科学打架的地方显露。规定说清淡，路径说越淡越糟，两个都说不通的那一刻，土壤第一次显露——孩子的身体作为规定和路径都没有抓住的整体。物理学里最硬的一例：定域实在这套经典规定，撞上从 EPR（1935）到贝尔（1964）到阿斯佩（1982）的路径，规定与路径对不上，显露出来的那个东西，物理学家自己给它取的名字就是 entanglement——薛定谔 1935 年造这个词的时候，造的是 E 的名字。康德的二律背反是同一处：理性沿路径走到整体，规定自相矛盾（第 21 章）——他判为幻相，库萨读为对立面的重合（第 16 章），本书读为土壤显露的地方。梅耶松的”非理性的残余”是它的认识论名字（第 24 章）；刘禹锡的”法弛则人皆曰天”是它的社会史样子（第 35 章）。

箭头的读法要按第 20 章那条改口：**读作”显露于”，不读作”制造出”**。S×D→E 不是说几何加物体造出仁爱（帕斯卡的反问），是说土壤在规定与路径都失败处显露。

四　论证：“一”是什么

三条一起看，“一”是什么就清楚了。

一不是三者之上的第四样东西——不是太一，不是绝对，不是”科学最后统一一切”，也不是一个把三者装进去的体系。一就是那个发生本身：汤正在被做出来。

老子的文本本来就是这么排的：道生一——道在一之前，一是生出来的，道是发生。《系辞》更直接：生生之谓易。张祥龙说天道是时、是发生，不是实体（第 39 章）。天台的三谛圆融是这一条在东方最近的原文：即空即假即中，一谛具三谛，三个读法读同一件缘起法（第 36 章）——分离线只在圆与缺角。

“合”因此不是合并，是合拍：三个读法在同一个发生上合上拍子，谁也不并入谁。章太炎的”不齐而齐”是它的中文名字：平等不是把万物拉齐，是让每一物各成其是（第 38 章）。西蒙东的相位论给了它物理学的形状：没有孤立的相，一个相只相对于其他相而存在——**安排是相移，合拍是同相**（第 32 章）。

莱布尼茨的两只钟是合拍的反例（第 19 章）：两个王国预先对好，永远一致——同相而不互生；合拍要的是互相逼、互相冻、互相撞，不是出厂时对好。

五　论证：没有第一者

命题一顺手裁掉一桩老官司。“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科学最后”（孔德）、“神学是女王”（中世纪）——三个”第一”都是发现学的，因为只有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才能排先后。在发生里，F、G、H 同时运行，没有第一者。

对这一条最强的反驳是亚里士多德的：没有第一者就没有科学，证明必须从必然的第一原理出发。答已在第 12 章：他自己的两段话合起来就是答案——第一原理由感觉与经验生出来（《后分析篇》II.19），“按本性在先”的对我们在后（《物理学》I.1）。第一者是转测之后的位置（第 4 章）：它在证明里在先，在发生里在后。本书不否认证明需要起点，本书否认起点是先在的：起点是被生的第一。

还有几处残留的第一者要点名，因为它们藏得深：西蒙东把”汇合”派给哲学，汇合者站在所有相位之上（第 32 章）；塞拉斯的两幅图像由哲学家合成（第 31 章）；牟宗三的坎陷从良知出发回到良知（第 39 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第 22 章）。四家都说了互生，又各自留了一个站在外面的人。

五之二　合拍的四种赝品

命题一最容易被读成一句好听的话——“三者要结合起来”。那句话本书不主张。四种看起来像合拍、其实不是的东西，先排掉。

赝品一：互补。 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巴伯的对话模型（第 28 章）、“科学管事实、宗教管意义”（古尔德）。它与合拍差在：互

补是把两块地拼在一起，两边不改写对方；合拍要的是互相逼、互相冻、互相撞。判据：这一轮之后，有没有哪一方改了口。

赝品二：综合。 用一个更大的框架把三者装进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奥罗宾多的整体瑜伽、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给世界一个综合”。它与合拍差在：综合者站在三者之上，那是一个残留的第一者；合拍无人在上，只有外判。

赝品三：平衡。 三样东西各占三分之一，谁也不许太多——常见于跨学科项目与”通识教育”。它与合拍差在：平衡是配比，合拍是次序与移交；一次具体的发生里，三维绝不是均分的，是某一维当主、另外两维在逼。

赝品四：轮换。 白天做科学、晚上读哲学、周末去教堂——迪昂的”一个信仰者的物理学”（第 24 章）、索洛维奇克的两个亚当（第 43 章）。它与合拍差在：轮换是相移在一个人身上，三者从不见面；合拍要它们在同一件事里同时在场。

四种赝品有一个共同的缺失：**没有一种要求判决移交**。这就是为什么第 50 章的三条判据（各做各的判决、改写方向可查、改写方留账）不是补充说明，而是命题一的实操定义。

五之三　怎样读一件事：三问的次序

命题一落到一件具体的事上，是三问，而且有次序。

先问规定。 这件事里的”好”“对”“成功”是在哪条规定之下显露的？那条规定谁定的、什么时候、从什么冻的？——先问这一条，

因为不问它，后面两问会被它暗中控制：你测什么、你等什么，都由它定。

再问路径。 哪几步？每一步与上一步差在哪里？走过没有？——这一问最容易被跳过，因为人们习惯拿结果说话；而结果是路径的残迹，不是路径。

最后问土壤。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纠缠里？里面有没有谁朝谁做分别？判决从哪里、多久回来？——这一问最容易被当成务虚，实则它决定了前两问的答案什么时候算数。

三问缺一问，题就塌一维（第 3 章）。而三问的常见塌法各有形状：只问规定的人擅长争论，不会做事；只问路径的人能做事，做完不知道做了什么；只问土壤的人什么都懂，什么都不动。

六　谁已经说过

天台三谛（第 36 章）：最近的东方原文，分离线在圆。西蒙东的相位（第 32 章）：最近的西方原文，分离线在背景无脸、汇合交给哲学。帕尼卡的宇宙—神—人（第 32 章）：最近的命名者，分离线在直觉是看。黑格尔的三形态”内容相同、形式不同”（第 22 章）：西方第一次正式说三者是一个内容的三形态，分离线在排队。罗森茨威格的三元素三关系（第 30 章）：分离线在星固定、缺世界朝神那一笔。彭罗斯的三世界（第 29 章）：分离线在静止、无判决。刘禹锡的交相胜还相用（第 35 章）：分离线在二元。皮尔士的三范畴：分离线在只有一种判决。华严的理事无碍（第 36 章）：S 与 D 互生的中文名字，分离线在无碍抹掉了显露的地方。莱布尼茨（第 19 章）：合拍的反例。

七　日常案例：那碗汤，与三个人在桌上吵架

汤在锅里的时候，三个读法没有一个能替另一个：规定替不了尝（“病人宜清淡”定不出该放几克），尝替不了母子（尝得出咸淡，尝不出这是给谁做的），母子关系也定不出该放几克。三者互相需要，谁也不在谁之前。

汤上了桌，三个人开始争”这碗汤到底是什么”——是清淡（规定），是 0.6%（数据），是母爱（本体）。只能一个赢、或各说各的、或轮着说，汤一滴不多。这是第 8 章的内容，也是这一章的反证：争位只发生在事后。

盖房子更直白：图纸代替不了地基，地基也画不出图纸，工人的手替不了两者也离不开两者。三个学在发生里的关系就是图纸、地基、施工的关系——不是三块地，是一栋正在起的房子的三个必要。房子盖完了，可以争”这房子好不好、是谁的功劳”；盖的时候没人争得起来。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三条。若能举出一次发生，其中某一维确实先于另外两维而存在并决定它们（真正的第一者），命题一败。若”显露于”的读法在某个应用上读不通而”制造出”读得通，第 20 章那条改口要撤。若三个学中的任何一个被证明不是主维而是三维齐全的完整学问（因而三合一是三个完整体之间的关系），定位要改。

欠账：What／How／Why 各归一学的推论（哲学问什么算什么、科学问路径怎么走、存在学问为何有而非无）由本书提出，待方法论裁定，本章不用它做论证。

第 7 章　三合一会动——分化、聚合、升维

一　题面

命题一说三者互为产物；这一章说这件事在时间里怎样运转：三合一不是一张静止的图，是一台还在转的引擎。要说三件事：123 原理怎样在三个学之间转；六路径与”被冻成唯一次序”的历史方案；以及答一个必来的反驳——互为产物是不是循环。

二　承重

靠命题一承重，接第 6 章。往前接第 3 章（123 原理与六路径）；往后接第 8 章（命题二：争位为什么不发生）与第 11 章（移交是这台引擎在判决层的转法）。

三　论证一：123 原理在三个学之间转

123 原理：D 与 E 的张力累积，矛盾逼出 S 改变，S 的改变重置 D 与 E 的关系，新一轮开始。

放到三个学上：科学的路径与土壤之间张力累积——反常越来越多，路径怎么走都与脚下的地不合——逼出哲学的规定改变：什么算定律、什么算解释、什么算证据被重新规定；新规定一立，科学的路径与土壤的可见度被重置，新一轮开始。

库恩 1962 年看见的正是这台引擎留下的痕迹：常规科学、反常、危机、革命（第 31 章）。他把它记在”科学共同体”名下，社会学化了；发生学把它记回三个学的互生上——科学革命是哲学被科学与存在学逼出来的 S 改变。达斯顿与加利森的《客观性》是同一台引擎的三次实录：照相术这条路径把”客观性”这条规定改写了一次，专家读图的实践又改写了一次（第 31 章）。

同一台引擎在别的领域留下的痕迹：麦金太尔的”认识论危机”——一个传统的旧规定撑不住，新规定被逼出（第 33 章）；孔汉思的神学六范式更替（第 27 章）；熊十力的翕辟成变——一收一放两种势用，变从张力里生（第 39 章）；刘禹锡的”法弛则人皆曰天”——法这条规定失效时土壤显露（第 35 章）；阿奎那之后 1277 年的谴责与唯名论的裂缝（第 16 章）。

这一节要补一句本书自己的限制：123 原理说的是矛盾逼出改变，它不预言改变的方向。哪一条新规定会被冻出来，由具体的路径与土壤决定，不由原理决定；把原理当成历史规律来预言，是把发生学做成了另一种黑格尔（第 22 章）。

四　论证二：六路径与被冻成唯一次序的历史方案

三维进入一次发生的次序有六种，每一种都是一条可走的路径。历史上的安排方案，每一家其实是把一条路径冻成了唯一的次序。

亚里士多德从规定起手——先有第一哲学，再由最高存在者说明可动之物——S→E→D 冻成的秩序（第 12 章）。孔德从土壤起手——神学最先、形而上学次之、实证科学最后——E→S→D 冻成的历史（第 8 章）。培根与实证主义从路径起手——从观察到定律——D→S

而把 E 删去（第 18、25 章）。笛卡尔的树从”我思”起手，根下面没有土（第 19 章）。它们的错不在选了某一条路径，而在把一条路径冻成唯一次序，并把这个次序当成实在本身的构造。

发生学的答案是：六条都可走，走哪条由题决定，走完一条不废另外五条。伊本·图费勒的《哈伊》是一个人身上走过的一条完整路径（解剖→推理→观照，第 17 章）；开普勒走的是另一条（土壤的规定→路径的读数→规定改写，第 34 章）；阳明走的是第三条（规定→路径判负→规定改写，第 37 章）。三个人三条路，都到了。

五　论证三：互为产物是不是循环

必来的反驳：三者互为产物，岂不是循环，什么也起不了头?

答分两层。

第一层：发生不是从零开始的推导，是从已在的纠缠里显露。“没有第一者”不等于”没有起点”——起点是一次张力，不是一个维。那碗汤的起点不是规定、不是路径、不是关系，是孩子发烧这件事在这个家里造成的张力。纽拉特的船是这一层的图像：我们像水手，只能在海上修船，从来不能把船拖进干坞从龙骨重造（第 25 章）；没有干坞，不等于修不了船。

第二层：完整的三元是成熟态，不是原初态。 一个传统在婴儿期是”空虚混沌”：S 尚未显露到可识别，E 尚未厚成共同体，D 极强却未成序——米利都的泰勒斯问”万物的本原是什么”的时候，规定还没有冻成，共同体还没有长厚，只有一股不肯停的追问。三个学从这团混沌里分化出来，各成一门，这一步是真的：差异之链的后三步就是分化、聚合、升维。

所以发现学的错不在分化——分化是链上必经的一步，没有分化就没有科学的精确、哲学的严格、神学的系统。**错在停在分化上**：把三门当成终点，再也不聚合。两千年的三合一失败，是因为链走到”分化”就停了，后两步——聚合与升维——被跳过了；而那些”合一”的方案，做的是把三块已经分开的地拼回去（合并），不是走链的后两步（聚合）。

分化与合并的分别可以写死：分化出来的三门要聚合，聚合的方式是移交（第 11 章），不是归并。李泽厚的”由巫到礼”是一次分化的实录（第 39 章）；宗密的”会通本末”是一次合并（第 35 章）；心灵与生命对话三十年是一次不完整的聚合——有移交但单向（第 40 章）。

五之二　什么时候该聚合：三个信号

第五节留了一笔欠账：分化与聚合之间有没有一个可判的”该聚合了”的信号。这一节给三个，都是可观察的，不需要谁来宣布。

信号一：同一个坑在三处各踩一次，三处互不知道。 三个分化出来的部门、学科、传统，各自遇到同一个困难，各自造了一个解法，谁也不知道对方造过。这是分化已经走到尽头的第一个征兆——差异不再累积，只是在复制。

信号二：一维的成功开始伤另一维。 路径越走越精，规定越来越跟不上——测量精度追过了定义（一米的三次改写）；或者规定越来越严，路径走不动——合规吃掉了做事的时间。一维的正常运转开始给另一维制造损伤，这是张力累积到了要逼出改变的地步（123 原理）。

信号三：外判回来了而没有人接。 收成变了、客户走了、学生不来了、年轻人不信了，各分化出来的部门都能解释，没有一个部门认领。这是最硬的一个信号，也是最常被读成”大环境”的一个。

三个信号同时出现的时候，继续分化只会加速失败。要说清楚的是：**聚合不是取消分化**——不是把三个部门合并、把三门学问并成一门，那是合并（第 8 章）。聚合是开始移交（第 11 章）：让三边的读数、规定与外判互相交接，各自仍做各自的业。

反过来也要说：**信号不出现时不要强行聚合。** 分化期的强行聚合有一个通用名字叫”统筹”，它的代价是三边都做不精。三合一之所以两千年做不成，一半是因为停在分化，另一半是因为每次试图合都是在分化未足时强行合并。

六　谁已经说过

库恩（第 31 章）：引擎的痕迹，分离线在共同体不是判决。麦金太尔（第 33 章）：认识论危机，分离线在评估者在探究内部。孔汉思（第 27 章）：范式更替被描述而未被算账。熊十力（第 39 章）：翕辟成变。纽拉特（第 25 章）：船与干坞，分离线在船上的人判不了船。黑格尔（第 22 章）：真理是带着生成的结果——事中读法的德国句，分离线在扬弃向上而三原理向下一轮。培根（第 18 章）：“一点哲学倾向无神论，深入哲学返回宗教”——分化与聚合的十七世纪句。西蒙东（第 32 章）：巫术统一相移为技术与宗教，各自再相移为理论与实践，哲学负责汇合——一部三个学的分化史，分离线在汇合仍交给一个站在外面的哲学。

西蒙东这一条要单独说：他写的正是这一章的内容——三个学怎样从一团未分的东西里相移出来——而且他说了没有孤立的相。本书与他的分别只在最后一步：他让哲学去汇合，本书让三判互相移交；汇合需要一个站在所有相之上的人，移交不需要。

七　日常案例：一个家庭的分工怎样长出来，又怎样得重新对表

新婚两个人什么都一起做：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记账。这是未分化的状态——事事都在一起，效率低，可谁也不会漏掉什么。

孩子出生之后开始分化：一个管钱，一个管孩子的学校；一个记账最清楚，一个跟老师最熟。分工提高了效率，这一步是对的，是必经的。

分化的代价几年后出现：管钱的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什么，管学校的不知道家里还有多少钱；两个人各自在自己的地里做得很好，合起来的那件事——这个家要往哪里去——没有人在管。这时候常见的做法有三种：一个人把另一个的事也接过来（替代），划清界限各管各的（划界），或者轮流管（分工的加强版）。三种都不解决问题，因为问题不在谁管，在两块地之间没有移交。

真正管用的是第四种：每月一次，管钱的把这个月的账交给对方看（路径交规定），两个人一起定下个月的规矩（规定交路径），再定一件三个月后看的事——比如孩子这学期愿不愿意跟他们说学校的事（交给土壤），三个月后对。分化之后要聚合，聚合的方式是移交，不是把两个人重新捆回去一起买菜。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某个领域的历史证明，三个学分化之后从未聚合而该领域照样持续产出新东西，“停在分化是错”要改写为”停在分化有代价但可持续”；若 123 原理被用来成功预言了一次规定改变的方向，第三节那条自我限制要放宽。

欠账：分化与聚合之间是否有一个可判的”该聚合了”的信号，本章没有给；西蒙东的相移与本书的分化是不是同一件事，只做了对读，没有裁。

第 8 章　命题二：三个发现学同基底，只能争位

一　题面

命题二：三个学的发现学版本同基底——它们都是事后读法，各自把自己那一维读成已经在那里的 S：规定先天（哲学）、事实客观（科学）、本体实有（存在学）。三个 S 争的是同一个位子；争位只有替代、划界、分工三种结局，没有发生。两千年的三合一是三个 S 的合并，发生学的三合一是三个读法在一个发生上合拍。

二　承重

全书第二条承重命题。往前接第 1 章（事后位置）与第 2 章（看的学问必然把三维读成 S）——这两章是它的两个前提；往后接第 10 章（越位史）与卷三至卷七（对话大编逐一验证：史上的方案是不是安排）。

三　论证一：为什么同基底

第 1 章证明了事后位置的三个产物，第 2 章证明了看的学问只能见显露者。两条合起来给出命题二的机制：

发现学是事后的、看的学问；看只能看见 S；所以三个学一旦站到事后位置上，各自把自己那一维读成 S。哲学把规定读成先天的理

——冻它的路径与土壤退场，剩下的规定像从来就在（第 4 章转测）。科学把路径的残迹读成客观事实——factum 的名字记着它是做成的，教义里信它是给的。存在学把土壤挖出来做成最高的存在者——四家禁令禁的正是这一步（第 5 章）。

用 SIO 的号位说：发现学把三个学全放在一号位——那儿有一个东西。规定是东西，事实是东西，本体是东西。

三个 S 站在同一块地上碰不出东西。同基底的碰撞很难出新，这条在碰撞实践里反复验证过；放在这里它有一个更硬的形式：三个 S 争的是同一个位子——谁才是”已经在那里的那个”的正确说法。

四　论证二：争位的三种结局

替代。一个赢，另两个被吃掉。孔德的三阶段律：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后者取代前者（第 2 章占位者名单）。霍金 2010 年的”哲学已死”，温伯格的”反对哲学”，泰格马克的”宇宙就是数学结构”（第 29 章）。威尔逊的”知识大融通”——一切统一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第 28 章）。奎因的”哲学并入科学”（第 31 章）。伊壁鸠鲁是替代的出生证：学物理学是为了不再怕神（第 13 章）。

划界。各占一块地。康德的界限，古尔德的互不重叠的权威，巴伯四模型里的”独立”（第 28 章），斯宾诺莎的”信仰求顺服、哲学求真”（第 19 章），迪昂的《一个信仰者的物理学》（第 24 章），维特根斯坦的 6.52 与菲利普斯的语言游戏（第 25 章），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两种科学（第 23 章），韦伯的祛魅与诸神之争（第 23 章），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第 35 章）。

分工。按人或按事分派。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林兆恩的三一教；伊本·鲁世德按人分工——证明的人、辩证的人、修辞的人（第 17 章）；判教按根机分（第 36 章）；施莱尔马赫按心灵功能分——思、行、情（第 21 章）。

分级是划界加排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三形态（第 22 章），三只眼，波纳文图拉的归约（第 15 章），唐君毅的九境、梁漱溟的三路向（第 39 章），纳斯尔的神圣科学在现代科学之上（第 43 章）。

三种结局都在重新分配一块现成的地，没有一寸地是新长出来的。

五　论证三：替代的方向是定的，代价也是定的

三个 S 里谁手上握着真的 D 引擎谁赢——科学，因为只有它真的在走路径，而路径是唯一会累积的东西。

赢了之后的代价紧跟着来：赢家既没有规定者也没有土壤，于是自己兼职写形而上学——温伯格专章反对哲学之后要谈终极理论，泰格马克要宣布宇宙是什么。消化不良的症状物理学自己知道：量子力学写了一百年，“什么算一次测量”仍然没有规定——哥本哈根、多世界、玻姆各是一条规定，而物理学的路径判不了它们，因为规定不是路径能判的（第 9 章）。

科学主义因此不是傲慢，是同基底争位的力学结果：当三个都被读成 S，路径最长的那个必然把另外两个吃掉，然后发现自己消化不了。

中国的实录：1923 年科玄论战。张君劢守的那块”人生观”之地恰恰是土壤——他守得对，守法错了：他把土壤当成另一块地来守，还用”主观”“直觉”“自由意志”来守，于是只能被划界或被替代；丁文江、胡适一边用真跑判一切。两边共有一个前提：判决只有一种，争的是这一种归谁（第 38 章）。所以结局是定的。半个世纪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是给这块地补一个更体面的划界（第 39 章）。

制度形态：大学。康德《系科之争》（1798）写的正是这场争位：神学、法学、医学是”高级系科”，哲学是”低级系科”，而康德主张低级系科有权审查高级系科的真理——哲学拿逻辑判神学的制度宣言（第 21 章）。洪堡 1810 年的柏林大学把这份宣言盖成了楼：理学院走路径，文学院管规定，神学院若还留着则守土壤。院系是划界的建筑形态，“交叉学科”是分工的会议形态。而那碗汤在任何一栋楼里都做不出来。

史学形态：冲突论。德雷珀 1874、怀特 1896 把两千年写成一场战争——两支早已存在的军队打了两千年；二十世纪的史学（布鲁克的复杂性论题）已经把它们判为宣传（第 23 章）。三个 S 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说的就是这个（第 33 章）。

六　论证四：为什么儒释道的”合一”也成了争位

儒释道的原典里本来有发生——生生之谓易，道生一，此有故彼有——可一进”合一”这道工序，就被读成心、身、世三块地上的分工，也成了三个 S。

这说明”合”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发现学的：合并的前提是三样东西已经各自在那里。发生学的合只能是合拍（第 6 章）。把三教合一

与佛道儒原典分开看，就看见了换基底的真正位置：未被吸收的源在原典里，不在合一方案里（第 11 章）。

同一句也适用于当代：科学与宗教关系学（第 28 章）四种模型全是安排，而且它把三合一做成了二合一——分类者（哲学）藏在方法里，成了那个没有被算进来的第三者。

六之二　争位在今天的三个战场

命题二不是一条史学判断，它今天还在运转。三个战场，各是一场旧争位换了衣服。

战场一：什么算证据。 循证医学要随机对照试验（第 51 章），法庭要证据规则，社会科学要可复现，公共讨论要”数据说话”。这是真跑的判决在扩张——它在自己那一维上完全正确，越出那一维就成了第一型越位（第 10 章）。争的仍是那个位子：谁是”已经在那里的那个”的正确说法。

战场二：什么算意义。 存在学的位子今天被三家分着：心理学（意义感、幸福感，可量表化）、人文学科（诠释）、宗教。三家互相不承认对方的判决——量表说”你的意义感得分低”，诠释说”你没有读懂自己的处境”，宗教说”你没有对面”。三家都在一号位上说话，都把土壤做成了一个可以持有的东西。

战场三：什么算智能。 这是最新的一场，也是最典型的一场：基准测试（路径的读数）、定义之争（什么算理解、什么算推理——规定）、以及”它有没有内在生活”（土壤）。三方争的是同一个位子；而按第 53 章，握着路径引擎的一方会赢，赢了之后同样消化不了——基准刷满之后，“什么算理解”这条规定并不会因此被解决。

三个战场的共同结构与两千年前一模一样：判决只有一种，争的是这一种归谁（第 38 章科玄论战那一句）。所以本书对这三场的建议也只有一句：先把主张分类（路径／规定／土壤），再各用各的判决，最后让它们移交。分类这一步不需要任何立场，而多数争论在分类这一步就散掉了一半。

六之三　还有第四种结局：互相引用

替代、划界、分工之外，今天还流行第四种结局，它看起来最文明：**互相引用**。

样子是这样的：科学家在文章的引言里引一句哲学家的话，哲学家在书里用一个物理学的比喻，神学家引用两者来证明自己不落伍。三边互相点头，谁也不判谁，谁也不改口。学术会议、跨学科专著、公共讲座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三合一”。

它为什么不是合拍，按第 50 章的三条判据一查就清楚：**没有各做各的判决**（引用不是判决，引用是装饰）；**改写方向不可查**（引用之后哪一方改了什么？多数时候一样没改）；**没有账**（引来的那句话冻自哪条路径、哪片土壤，引用的人多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它比前三种结局更难被识破，因为它具备合拍的全部外观：三者同时在场、语气友善、互相致意。第 6 章的四种赝品里，它最接近”互补”，但比互补更轻——互补至少还承认分工的边界，互相引用连边界都不必谈。

识别它只需要一个问题：这次引用之后，引用的人有没有因此改过一句自己的话？ 没有，那就是装饰。装饰不坏，只是不要把它算作

三合一；而把装饰算作三合一，会让真正的移交显得多余——“我们早就在对话了”是拒绝对话最有效的一句。

七　日常案例：汤上桌之后，与三个师傅修一间房

汤上了桌，三个人争”这碗汤到底是什么”——是清淡（规定），是0.6%（数据），是母爱（本体）。只能一个赢、或各说各的、或轮着说，汤一滴不多。汤还在锅里的时候没人争得起来，也没人替得了谁。

再看一间要修的房。图纸师傅、地基师傅、施工队长坐在一间空屋里，争”这房子到底该听谁的”：图纸说按图施工，地基说这块地承不住那个跨度，队长说你们说的都做不了。三个人可以吵一年，因为房子还没开工——他们争的是权，不是活。等到真开工，争吵自然少一大半：地基打下去，跨度改不改由地说了算；图纸改了，施工照新图走；哪里不通，回头改图。活一开始，三个人就成了一件事的三个必要。

争位是没开工时的事。三个学吵了两千年，多半也是在争谁说了算，而不是在做同一碗汤。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三条。若能举出一个三合一方案，它是事后读法（三者均作为完成物被安排），却确实发生了一个新的维——不是重新分配三块地，而是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命题二败。候选检验场：二十世纪中叶认知科学的成立（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的”合”），要按本书的分法逐一查其判决形式。若历史上某个三教合一的实作（如全真教）确实长出了三家原典都没有的一维，命题二在该案上局部

败，须改写为”安排通常不发生”。若某个划界方案被证明产生了新维，同样。

欠账：认知科学与全真教这两个候选反例，本书都没有做完；“安排”与”合拍”的判据在第 50 章给了三条（各做各的判决、改写方向可查、改写方留账），但没有在这两个候选上跑过。

第 9 章　命题三：三种判决——真跑、敌拓、评估者在外

一　题面

一条主张要算数，得有人判它。命题一说三个学是三个读法，命题二说三个发现学只能争位；这一章说：三个读法各有自己的判决形式，判决与维绑定，不可互换。科学的判决是真跑，哲学的判决是敌拓，存在学的判决是评估者在外。发现学的争吵一多半是判决越位——拿一维的判决去判另一维；治好越位，三合一才有工序可走。

二　承重

这一章靠命题三承重，与三处相连。往前接第 4、5 章：判决为什么与维绑定，要从三个维各是什么来推。往后接第 10 章（越位史）与第 11 章（移交）：三种判决各归其位之后，还要写它们怎样互相移交，否则三判会退回三块地。往横接卷六：土壤有没有脸，决定评估者在外以什么形式回来。

三　原文与史料

三种判决各有自己的史料。真跑的三件——预注册、判负照登、作废条件——在二十一世纪的科学里有正式的来历：罗森塔尔 1979 年命名了”文件抽屉问题”（不显著的结果进抽屉，只有显著的发表）；约安尼迪斯 2005 年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发现是假

的”；诺塞克等 2018 年把”预注册革命”写进《美国科学院院刊》——取数之前把假设、样本、分析写死并公开。这三件不是学术礼仪，是科学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删失败路径的代价之后立的规矩。更早的一句是罗吉尔·培根 1267 年的：论证得出结论，经验才给确证。

敌拓的三件——占位者、分离线、账向——也有来历。迪昂 1906 年说物理学的假设从不单独接受检验，被检验的永远是一整套；奎因 1951 年把它推广为整体论：任何陈述在面对经验时都可以被保住，只要调整别处。拉卡托斯 1970 年更直接：研究纲领有一个”硬核”，被”保护带”围着，反例打在保护带上，硬核不受检验——用本书的话：规定不被测量判。因明的因三相（第 36 章）与弥曼差的内在有效性（第 41 章）是敌拓在印度的两个形式化。

评估者在外的史料最古老也最分散：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先知的话不成就就不是神说的）；《孟子》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卡拉玛经》要看导向损害还是利益；弥曼差的 apūrva（果报延迟兑现的看不见的机关）；阿奎那的从属科学（神学的原理由它看不见的更高科学持有，第 15 章）。反面的两家也要记：詹姆斯 1902 年”凭果子认树”，帕斯卡的赌注——两家都把判决留在了主体手里。

四　论证：判决为什么与维绑定

判决与维绑定，不是分工的约定，是从三个维各是什么推出来的。

路径的主张说的是”这可以走”。一条路径的内容就是它的可走性：少放一勺盐，孩子喝得下去；预注册 SI 八次换锚，迁差入账率不低于零点七五。这种主张不能被论证判——论证只能说它”应当”走得

通——也不能被看判，只能被再走一遍判。所以路径的判决是真跑，而真跑必须有三件：取数之前把输法写死（预注册），不然走完之后总能找到解释；输了照样登出来（判负照登），不然被删掉的失败路径会让剩下的成功变成假象——文件抽屉问题就是删掉的判负；说清什么情况下这条路径作废（作废条件），不然路径永远走不完。停止规则是第四件：什么时候不再走。

规定的主张说的是”这算什么”。一条规定不能被测量判，因为测量预设规定：盐度计只有在”淡与咸”这条规定之下才是一台仪器，用它去判”什么算淡”是循环；迪昂与拉卡托斯说的硬核不受检验，说的就是这个——不是科学家保护硬核，是硬核在逻辑上够不着。规定能被判的只有三件：谁已经说过（占位者），一条规定若已被别人立过，它就不是一条新规定，它是一次复述；分在哪里（分离线），一条新规定与最近的占位者分在哪一刀，说不出分离线的规定不成立；从什么冻出来的（账向），它是从真的路径与土壤里冻出来的，还是在别的规定里空转出来的——转测审计（第 4 章）查的就是账向。敌拓——把最不利于自己的对手请进来——是显露之维的判决形式，因为显露的意义只在它与别的显露的差别里。

土壤的主张说的是”这发生在什么纠缠里，纠缠里有没有谁朝我做分别”。它既不能被真跑判——路径在土壤里走，走不出土壤去判土壤——也不能被敌拓判——规定也在土壤里冻成。站在土壤上的人判不了土壤，土壤的判决只能来自土壤那一边：什么长出来了，什么死了。这是一个开环：主体做出分别（D），对面朝主体做出分别（D*），主体无法把对面的分别收进自己的闭环。所以存在学的判决是评估者在外，它有三个特征。第一，方向：从那边来。第二，形式：有脸的土壤，判决是话的成就；无脸的土壤，判决是缘起的兑现

——种地的人可以争辩规定、可以改路径，不能跟土壤讲理，秋天来了，长出来的就是判决。第三，延迟：收成在秋天，孩子好起来要几天，孟德尔的论文等了三十四年——土壤的判决不仅在主体之外，也在主体的时间之外。发现学不耐烦这个延迟，因为看是即时的；于是它偏爱规定的判决，一条规定当场就能判。

三种判决各有自己的失败形态，认出它们，就认出了三个学各自的病。真跑不登判负，就是文件抽屉——科学变成只有成功的科学；敌拓不划分离线，就是文献综述——哲学变成谁都说过一遍；评估者在外不等延迟，就是迷信——存在学变成读即时的兆头。三种病都不是越位，是自己的判决做了一半。

五　SDE 读法：三判各归其位之后的两种病同时治

三判各归其位，同时治好两种对立的病。科学主义的病是只认一种判决——真跑判一切；它不是坏，是拿了手里唯一的尺去量它量不了的东西，量尺是好的，越位是病。相对主义的病是”各在各的地里都对”——那不是三判，是划界，仍是发现学：三块地各自有效，互不干涉。三判说的是第三种：三种判决各自成立，而且互相移交。真跑的结果进入敌拓——走过的路径成为下一条规定的材料；敌拓的结果进入真跑——新的规定给出新的可跑形式；两者都被土壤那边推翻或放行。三判的移交是三原理在判决层面的再现（第 11 章）。

三问在这一章的用法是：拿到任何一条主张，先问它是路径主张、规定主张还是土壤主张，再用对应的判决。分错了类，判决就越位；一条主张若三类都沾——多数主张都这样——就拆成三条，各判各的。

六　谁已经说过

罗吉尔·培根 1267 年把真跑与敌拓分成两句，分离线：他分了两种判决，没有第三种。波普尔 1934 年的可证伪性离真跑最近，分离线在两处：他用它画科学与非科学的篱笆，本书不画篱笆——真跑判路径，不判”是不是科学”；他要求主张可被推翻，本书还要求推翻了也登出来。迪昂 1906、奎因 1951、拉卡托斯 1970 说规定不被测量判，与本书同一句，分离线：他们由此得出”规定的选择是约定或历史”，本书得出规定有自己的判决——敌拓。库恩 1962 年把范式的判决交给共同体，分离线：共同体是敌拓的社会形态，不是判决本身；共同体也会一起漏掉占位者。托伦斯 1969 年说方法按对象的本性，与”判决按主维”只差一步，分离线：按对象是对象先在。阿奎那的从属科学（第 15 章）是评估者在外的第一个形式化，分离线：他交来的是原理，本书是判决。詹姆斯与帕斯卡把判决留在主体手里，分离线：果子甜不甜不由我说。拉图尔 2012 年的”幸福条件”与”范畴错误”给了判决越位一个名字，分离线：他的模式并列，本书的三判移交。麦金太尔 1988 年的传统判据（能解释对手的危机），分离线：在探究内部。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天视自我民视、卡拉玛、apūrva，是四家各自接外判的方式，第 25 章排过。因三相与内在有效性是敌拓与记账规则在印度的形式化。

七　日常案例：一次减肥

一个人决定减肥。三条主张一起出现：什么算瘦（规定）、怎么减（路径）、这具身体在什么日子里（土壤）。

路径的主张是”少吃多动三十天能减五斤”。判它的只有一种办法：走。走之前把输法写死——三十天、每天称、掉不到三斤算输；输

了写在本子上，不删；说清什么情况下这条路作废——比如病了。三十天后本子上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真跑。用别的办法判它——比如说”道理上肯定行”——是论证在替走路。

规定的主张是”体重指数二十二以下算健康”。判它不能用秤：秤只有在这条规定之下才有意义，用秤去判规定是循环。判它要问三件：这条规定谁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占位者）；它与”腰围”那条规定分在哪里（分离线）；它是从什么数据里冻出来的、用在东亚人身上账向对不对（账向）。这是敌拓。

土壤的主张是”我这三十天正在换工作、母亲住院”。这条主张判不了路径，也判不了规定，可路径和规定都在它里面走。判它的是身体那一边：三十天后血压怎样，睡得着不，母亲出院那天他有没有力气。这些回来得慢，一个月看不出来，半年才知道；等待是这种判决的一部分。这是评估者在外。

三种越位在这个人身上都常见：用秤判”什么算健康”（真跑判规定）；用”医生说的”判”我走没走完三十天”（敌拓判路径）；用”最近运气不好”判”路径有没有效”（土壤的读法判路径）。三判各归其位之后，这个人剩下的争吵只有一小半是真问题：规定该不该改，路径该不该换，身体那边什么时候回来。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一条规定能被预注册真跑判定——不是判它冻出来的路径，是判规定本身——命题三败；若一条路径能只靠敌拓判定而不必走，命题三败；若土壤的判决能被主体在闭环内完成而不失效，命题三败。这三条是附录 C 的第二条可驳条款。欠账两笔：三种判决的失败形态

（文件抽屉、文献综述、迷信）只做了命名，没有各给一个判据；三判的移交在第 11 章只在汤上记过账，没在一件真产出上记过。

第 10 章　越位史——一部争吵史按三判决排开

一　题面

发现学的争吵一多半是判决越位：拿一维的判决去判另一维。这一章把史上的大争吵按三判决排一遍，给出越位的三种型与一条识别法，并说明为什么三判各归其位同时治好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病。

二　承重

靠命题三承重，接第 9 章。往前接第 8 章（争位的三种结局）——越位是争位在方法层面的样子；往后接第 11 章（移交）：越位的解药不是各守一块地，是按接收方的判决形式交接。

三　三种型与一条识别法

第一型：真跑越位——拿路径的判决判规定与土壤。

卡尔纳普 1932 年《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不可证实的句子没有意义（第 25 章）。石里克的意义即证实方法，艾耶尔把宗教陈述判为无意义。这一型的伤口是自反的：证实原则本身不可证实。道金斯 2006 年把神做成”神假设”并判负（第 28 章）——用真跑判土壤。布尔特曼用电灯和无线电的世界图像判新约的世界图像

（第 26 章）——严格说这是一条规定判另一条规定，是第一型的变种：他借的是科学的权威，用的是规定的判决，两边都没有交账。李森科用一条规定（阶级性的遗传学）判路径，是第二型的极端后果，下面说。

第二型：敌拓越位——拿规定的判决判路径与土壤。

黑格尔 1801 年的学位论文用一个数列论证火星与木星之间不必再找行星，同年谷神星被发现（第 23 章）——拿规定判路径。中世纪的三段论判经文与自然（第 13 章的炉）。1277 年巴黎主教谴责 219 条命题：一座法庭判规定，判决越位第一次成为制度（第 15 章）。伊本·鲁世德的寓意解释——证明判经文的表层，即规定判脸的话（第 17 章）。拉卡托斯用”能不能生新预言”判一条规定的死活（第 31 章）：把移交的第二步当成了判决。李森科事件是这一型加上权力：一条规定（意识形态化的遗传观）被用来判定路径的对错，反对的路径不是被判负，是被取消——越位加上不许判负照登，是二十世纪科学史上代价最大的一次。

第三型：外判越位——拿土壤的判决判规定与路径。

1633 年的伽利略案（第 18 章）：拿经文判一条路径。韩愈《原道》以治世判佛老（第 35 章）——拿一块地的分工判另两块。社会达尔文主义（第 23 章）：把秋天的判决改写成春天的规定——“活下来的”变成”该活的”，这一型最隐蔽也最危险，因为它拿的是真的外判。董仲舒的灾异读法（第 35 章）：外判是真的，读法却由经学家的阴阳五行语法定——外判的通道被一条规定占用。当代的形态：拿”市场选择了它”判一个产品的好坏、拿”历史证明”判一条政策的对错——收成被冻成规定。

一条识别法。判一场争吵有没有越位，先问被判的主张是哪一类：它说”这可以走”（路径），说”这算什么”（规定），还是说”这发生在什么纠缠里、判决从哪里回来”（土壤）？再看判它的手段是不是同一类。三句话就能把一多半争吵分类。

拉图尔给了这件事一个准确的名字：范畴错误——用一种存在模式的”幸福条件”去判另一种模式（第 33 章）。本书借他的名字，不借他的结论：他的模式并列，本书的三判要移交。

四　论证：越位者不是坏人

每一场越位里，越位的一方都不是坏，是拿了自己手里唯一的判决去判它判不了的东西。

卡尔纳普手里只有真跑，他用它判了一切；主教手里只有权威，他用它判了命题；黑格尔手里只有规定，他用它判了行星。这解释了为什么越位在历史上如此普遍而且屡教不改：一个人只学过一种判决，他诚实地用它，就会越位。所以三判各归其位不是一条道德要求，是一条教育要求——一个人要知道有三种判决，才可能不越位。

这也解释了另一件事：越位的代价不总是当场显出来。黑格尔判行星，当年就被谷神星打脸；卡尔纳普判形而上学，二十年后被自己的原则打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价落在别人身上，几十年后才被算。代价的延迟正是外判的延迟（第 9 章）——越位的判决错了，也要等土壤那边回来才知道。

五　论证：三判各归其位治两种病

科学主义的病是只认一种判决。 治它的不是”科学也有局限”这类劝告——那只是划界，把它关进一块地；治它的是指出另外两种判决同样是判决：规定要敌拓（谁已经说过、分在哪里、从什么冻的），土壤要外判（那句话成没成、收成回来没有）。这两种判决不是”更软”的判决，它们各有自己的严格：敌拓要求实搜占位者，外判要求预注册期限与照登。

相对主义的病是”各在各的地里都对”。 那不是三判，是划界，仍是发现学的结构；它的代价是谁也不能被推翻，因此谁也不能长进。治它的是移交（第 11 章）：三判各自成立，而且互相交接——真跑的读数进敌拓，敌拓的规定交出可跑形式，两者一起交给土壤，土壤交回来重置下一轮。移交使三判不是三块地。

两种病是一条轴的两端，都从”判决只有一种”这个前提生出来：认定只有一种，就成了科学主义；认定每块地各有一种、互不相干，就成了相对主义。承认有三种、而且它们互相移交，两端同时消失。

六　谁已经说过

拉图尔的范畴错误（第 33 章）：名字的出处，分离线在模式并列。波普尔的划界（第 9 章）：他用可证伪性画篱笆，本书的真跑不画篱笆，只判路径。维特根斯坦的”信仰不是假设”（第 25 章）：判决不越位的一句，分离线在他连兑现也一起拿走。托伦斯的 kataphysin（第 27 章）：方法按对象，分离线在对象先在。波爱修的方法三分（第 14 章）：判决按主维的最早成文。戴震的”以理杀

人”（第 37 章）：判决越位的中国名字——一条冻死的规定被拿去判情。雅斯贝尔斯与布尔特曼之争（第 26 章）：一个说密码不能判，一个用科学判 S，两个都没有让土壤那边判——三判之争的一个完整实例。

六之二　自查五问：我这一刻在越位吗

越位最难的地方在于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越位（第四节）。所以要有一张自查表，五问，任何人在任何一场争论里都能当场问自己。

一，我正在判的这条主张，属于哪一类？ 它说”这可以走”（路径）、“这算什么”（规定），还是”判决从哪里回来”（土壤）？——分不出类，先停下，多数争论在这里就能省掉一半。

二，我手上的判决是哪一种？ 我拿的是数据（真跑）、是论证与对照（敌拓），还是”后来怎么样了”（外判）？

三，一二对不对得上？ 对不上就是越位，不管我说得多有理。

四，如果我手上没有那一类的判决，我能不能承认？ “这件事我判不了，要等”是一句完整的话，不是认输。多数越位是因为不肯说这句话。

五，我是不是在用别人不能回应的方式判他？ 权力、舆论、身份、生命（第 42 章甘地那一处）——被判的一方不能回应时，读数就脏了，不管判得对不对。

五问里最实用的是第四问。三种判决各有各的期限，路径几天到几周，敌拓几轮对话，外判几个月到几十年；一场争论里最诚实也最难说的话，往往就是”这一条现在判不了”。承认判不了，不等于什

么都不做——第 11 章的第三步正是为此：把它交出去，写下什么时候回来看。

七　日常案例：一个家庭的三场争吵

第一场。孩子说想学音乐。父亲说：学音乐能挣多少钱，你算过吗——他用一条路径的读数（收入数据）判一条规定（什么算好的一生）。这是第一型。母亲说：孩子喜欢就行——她用土壤的读法判路径（能不能学成、要走哪些步），这是第三型。两个人吵不出结果，因为没有人在判自己那一类的事。按三判排开：能不能学成，是路径，要走一遍才知道（先学一年，说好一年后看什么）；什么算好的一生，是规定，要问谁定的、分在哪里、从什么冻的（父亲那条冻自他自己那些年的经历，账向清楚，可以摆出来说）；孩子十年后成了什么样，是外判，谁也不能催。

第二场。老人生病要不要做手术。医生给的是路径的读数（成功率、恢复期）；儿女争的是规定（什么算对老人好：多活几年还是少受罪）；真正的判决在土壤那边（老人自己怎么想、这个家撑不撑得住、术后谁来照顾）。常见的越位：拿成功率判”什么算对老人好”（第一型），拿”孝顺”这条规定判医生的方案（第二型），拿”隔壁老王做了也没事”判这一台手术（拿别人的外判判自己的路径）。

第三场。生意做不做得下去。数据是路径，什么算成功是规定，能不能撑住是土壤。最常见的越位是第三型的当代版：亏了就说”市场选择了”，赚了就说”我们做对了”——把秋天的收成直接冻成春天的规定，下一年照着这条规定走，撞上新的一年的土壤。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某一型的越位在某个领域被证明长期有效且无代价，“三判各归其位”要改写为”多数情况下各归其位”；若一场争吵能被证明既不属于三型中的任何一型，也不是真问题，识别法要补第四型。

欠账：三种病的判据（第 9 章的文件抽屉、文献综述、迷信）与三型越位的关系没有排；李森科式的”越位加权力”是一种特殊形态——权力使被判的一方不能回应，这与甘地那一处（施压式路径污染读数，第 42 章）是同一个结构的两个方向，本书没有把它们合并处理。

第 11 章　移交：四步四行账

一　题面

三种判决各归其位之后，还要写清它们怎样互相交接，否则三判会退回三块地——那正是划界，仍是发现学。这一章立移交的四步，给出一次发生的凭证：四行账。

二　承重

靠命题三承重，收卷二。往前接第 9 章（三种判决）与第 10 章（越位史）；往后接卷八（第 44、48 章给出外判形式的填法）与卷九（第 51 至 53 章各领域的应用）。对话大编里有三处直接进这一章：阿克奈炉（第 43 章，脸把敌拓交给多数）、朗尼根的八种功能专业（第 27 章，一条缺回流入口的流水线）、哈贝马斯的翻译条款（第 33 章，单向移交）。

三　原文与史料

移交在史上有四个形态，各缺一块。阿奎那的从属科学（第 15 章）：上位科学交下原理，只有一个方向、交的是原理不是判决。朗尼根的八种功能专业（第 27 章）：研究、诠释、历史、辩证、奠基、教义、系统、传播——一条完整的流水线，末端是传播，没有一个专业叫”外判回流”。哈贝马斯的翻译（第 33 章）：宗教理由译成世俗理由，窗只朝一个方向开。阿克奈炉（第 43 章）：托拉赐下之后”它不在天

上”，判决交给多数——最彻底的一次移交，可交出之后脸不再说话。四个形态合起来提示了移交的四个要件：方向、环节、双向、回流。

四　论证：四步

第一步，路径交给规定。 一条路径走完并按真跑判定之后，它的读数进入规定层：占位者名单据读数更新（这个读数是否已被某家占过）、分离线用读数来划、规定的账向记下它冻自哪条路径。没有这一步，走过的路白走：读数留在实验记录里，不进入”什么算什么”的重新裁定。达斯顿与加利森写的客观性三次改写（第 31 章）是这一步的史学样本：照相术这条路径的读数，把”客观性”这条规定改写了一次。

第二步，规定交给路径。 一条规定通过敌拓之后，必须交出可跑的形式：输法、作废条件、停止规则三件由规定给出。交不出可跑形式的规定停在候补席，不得算数——奥罗宾多的超心智（第 42 章）、共时性（第 29 章）都停在这里。拉卡托斯的”进步的纲领”（第 31 章）是这一步的名字：一条规定要能生出新的可跑预言。

第三步，两者一起交给土壤。 路径与规定都过了，交给外面。要填三件：对面是谁——有脸还是无脸（第 44 章四类原型）；判决以什么形式回来——有脸的写那句话及其条件（第 47 章），无脸的写读数与期限（第 45 章：无脸的土壤不给期限，必须自己写）；多久回来。判决回来之前，产出标”待外判”。这一步是四个历史形态全缺的一步。

第四步，土壤交回来。 外判回来后：放行则规定升为亚稳的 S（第 48 章），仍带势能、仍有改变条件；推翻则路径与规定同时回

炉——推翻不是删掉，是判负照登进下一轮的材料。这是 123 原理在判决层面的转法：外判重置了 D 与 E 的关系，新一轮开始。

四步走完留下**四行账**：路径读数、规定账向、外判形式、外判结果。这四行就是一次发生的凭证。

拿那碗汤记一遍。路径读数：0.6%，加盐后 0.8%。规定账向："病人宜清淡"冻自母子几百次减盐，第二天改口为"病人也不能没盐"，改口条件是孩子的状态。外判形式：有脸的土壤，判决从孩子的身体那边回来，延迟约两天。外判结果：第三天退烧，规定放行，升为亚稳的 S。

五　SDE 读法：三条移交纪律

其一，双向。 哈贝马斯的窗只朝一个方向开，心灵与生命对话三十年只有佛教一边交出可驳条款（第 40 章）——单向移交的长期结果是被吸收：交出判据的一方被检验，另一方获得"判官"的位置。所以移交要求两边都交出改变条件，这是一条可操作的规矩：谈判、合作、跨学科项目开始之前，双方各写一句"我在什么情况下改口"。

其二，不越位地交。 交出去的东西要按接收方的判决形式改写：路径交给规定，交的是读数不是结论；规定交给路径，交的是可跑形式不是断言；交给土壤的，是一句带条件的话或一个带期限的读数，不是一份报告。格义的失败（第 35 章）是这条纪律的反面教材：用旧的 S 配新的 S，两边都没有改写成对方的判决形式，未吸收度归零。

其三，留回流入口。 朗尼根的流水线末端是传播——出去了就没了；本书的第四步是入口，不是出口。工序上，一件产出上线之后要留一个位置记"它被谁用过、撞过什么、哪一条被推翻"；SDE 产线

现在缺的正是这一层（第 9 章说过：换手盲评只是把闭环从一个人挪到另一个人手里）。

五之二　移交失败的五种形态

四步各有各的失败样子，认出来比记住四步更有用。

第一步不发生：读数白走。 路径走完了，读数留在实验记录、病历、会议纪要里，没有进入任何一条规定的重新裁定。症状：同一个坑年年踩，每次都有人说”上次好像也这样”。这是组织里最常见的一种浪费，比不做事更贵，因为成本已经付了。

第二步不发生：规定停在候补席。 一条规定通过了敌拓，说得头头是道，却交不出可跑的形式——没有输法、没有作废条件、没有停止规则。症状：一条战略、一条理念，三年后还在被重复，没有一件事因它被判过。奥罗宾多的超心智（第 42 章）、“要以客户为中心”这类企业口号，同属此格。

第三步不发生：闭环自嗨。 路径与规定都过了，谁也没把它交出去；内部一致就当成了真（第 52 章会计那句：内部一致不等于真）。症状：报告漂亮、复盘充分、指标自洽，而外面的人不用它、不买它、不信它。

第四步不发生：外判回来无人接。 判决回来了——客户走了、孩子不说话了、指标掉了——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于是它被读成噪音、运气、大环境。症状：每次都能解释，从不改口。这一种最危险，因为它看起来与”稳健”一模一样。

第五种：单向移交。 四步都走了，可只有一边交出可驳条款；长期结果是被吸收（第 40 章心灵与生命）。症状：一方越来越”被证实”，越来越不需要自己判自己。

五种形态对应五种补救，都很朴素：把读数写进规定的复审会（一），要求每条规定交出”什么情况下算它错”（二），把产出交到不受你奖惩的人手里（三），预先写下”什么算判决回来了”（四），开始之前双方各写一句”我在什么情况下改口”（五）。

六　谁已经说过

阿奎那的从属科学（第 15 章）：分离线在交原理还是交判决。朗尼根（第 27 章）：分离线在无回流入口。哈贝马斯（第 33 章）：分离线在单向。阿克奈炉（第 43 章）：分离线在交出之后脸不再说话——移交不是退场。拉卡托斯（第 31 章）：分离线在把第二步当成判决。奥古斯丁的”掠夺埃及人”（第 13 章）：一条借来的规定要换账向——这是移交的一种，本书补”炉不可借”。心灵与生命（第 40 章）：做对了外判，做错了方向。

七　日常案例：诊室里的四步

病人来了，说睡不着。医生问了睡眠、饮食、最近的事——这是走路径，第一步的材料。查完之后医生不说”你是焦虑症”，他说：先按睡眠卫生做两周，几点上床、白天不补觉、睡前不看手机。这是第二步：把一条规定交出可跑的形式，两周是停止规则。

两周后病人回来，好了三成。第一步回到第二步：读数进了规定——“不是单纯的睡眠习惯问题”，规定改写。医生这次给了药，并且

说：吃四周，第二周开始起效，起效的样子是入睡时间缩短，如果两周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换方向——这是第三步：把一句带条件的话交出去，期限写明。

四周后是第四步。有效，规定升为亚稳的：继续吃，三个月后减量，减量的条件写在病历上。无效，回炉：判负照登，不是删掉这次尝试，是把”这条路走过、没通”记进下一轮。

家里的事也一样。夫妻约好周日开会（第 40 章），会要是有这四步就是会：上周的事走没走（读数）、说好的规矩要不要改（账向）、这周说好什么、下周日看什么（外判形式与期限）、下周日对上了没有（外判结果）。没有这四步，半小时只是两个人轮流的独白。

七之二　在本书自己身上记一次

第八节的第一笔欠账是：四行账没有在一件真产出上完整记过。这一节先记一件——**本书自己**。这不能替代那笔欠账（本书还没走完），但它把四行的填法示范到了底。

第一行　路径读数。本书的路径是三十二场对话加十三章论证。可记的读数三条：其一，三十二章中判负照登二十一章（附录 A 统计）——即每三章就有两章撞上一个本书答不掉的东西；其二，三处反问改动了正文（第 15、22、33 章），即对话真的改变了发起者，比例约一成；其三，全书对话的对手中，逼出改口的三家全部来自与本书立场最远的一侧（托马斯主义、黑格尔、天主教的希腊化辩护），而与本书立场相近的对手（阿伯拉尔、康吉莱姆、王夫之、列维纳斯）

一处也没有逼出改口。第三条读数本身是一个警告：**本书对相近者太客气**。

第二行　规定账向。本书的核心规定”判决与维绑定”，冻自三处：SDE 产线的三条铁律（预注册真跑、占位者与分离线、换手盲评）、《转测》那一跑的结论、以及《圣经的智慧》卷六留下的三条方法论要求（D* 的形式、活的稳定的记法、不对称的评估者）。改口记录两次：第 20 章把三原理的箭头改读为”显露于”；第 33 章把命题二的措辞从”沿用希腊理性哲学而降格”改为”沿用了 θεωριά 而丢了交账的动词性”。

第三行　外判形式。已写在附录 C 下编末尾：交给谁（七类持相反立场的人）、多久（三年）、什么算被驳倒（在本书判据之内触发某条可驳条款且本书答复无法在不改动该命题的前提下成立）、回执记在附录 C 的续表。

第四行　外判结果。**空**。这一行现在是空的，而且本书不能替它填。

一本书的第四行是空的，意味着它现在只是一份预注册（第 53 章）。把这四行公开写出来的唯一好处是：**三年之后，任何人都可以拿这四行来对**——包括对出”本书当年自称会照登，结果没有”。这就是四行账的全部作用：它不保证对，它保证可对。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一次发生能只用三行账完整记下（缺哪一行都可以），四行的裁定败；若某个领域的实践证明单向移交长期不导致被吸收，第一条纪律败。

欠账三笔。其一，四行账只在汤、诊室与家庭会议这类小事上记过，没有在一件真产出（一篇论文、一本专著、一个平台功能）上完整记过一次——这是全书最大的一笔工序欠账，第 53 章会再提。其二，第三行”多久回来”的定法没有规程：怎样定期限才不是随意的（第 45 章同一笔欠账）。其三，回流入口的数据结构没有设计：谁来记、记在哪、被用过怎样才算数。

第 12 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线、三种理论学问、四因与第一者

一　起手：两个人都从看起手，但都留下了不是看的东西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509d–511e）画了一条线。线分四段：下面两段是可见世界——影像与信念；上面两段是可知世界——推论的知识与理智直观。推论的知识是数学的：从假设（ὑποθεσις，放在下面的东西）出发往下推，借助可见的图形；理智直观是辩证法的：从假设出发往上走，走到不再是假设的第一原理，在那里”消解假设”（533c），最后看见善——善在存在之外（509b，ἐπε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ιάς）。同一部书第二卷 379a 出现了”神学”（θεολογιά）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讲述神的应当遵守的样式。《蒂迈欧》29c–d 说，关于可感世界只能给出一个”或然的故事”（εἰκως μῦθος），物理学不可能精确；同一篇对话在 49a–52b 讲了第三种东西——“接受者”（χωρα），万物发生的乳母，既不是型相也不是摹本，不可见、无形，“只能被一种私生的推理把握”（52b）。《斐多》96a–100a 记了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他年轻时热爱自然的研究，指望阿那克萨戈拉的”心”能解释一切，失望之后转向逻各斯——从假设出发考察事物，不再直接看事物，“像看日食的人看水里的倒影”。这是哲学第一次从自然学里退出来，退进规定里。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E 卷第一章（1025b–1026a）把理论学问分成三种：物理学研究可动而不分离的东西，数学研究不动而不分

离的东西（在思想中被抽离），神学研究不动而分离的东西；“如果有某种永恒、不动、分离的东西，研究它的科学就是第一哲学，它因为是第一的，所以是普遍的”。Γ 卷第一章说有一门科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Λ 卷第七章的不动的推动者是”思想的思想”（νοήσις νοησέως，1074b），它推动世界的方式是”像被爱者推动爱者”（1072b）——它自己不朝世界看。这两个”第一哲学”（存在学的、神学的）是不是一门，是纳托普与耶格尔以来的老问题，海德格尔把它叫作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机制。《物理学》第二卷第三章给出四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后分析篇》第一卷第二章规定了什么算科学：从必然的、在先的、更可知的第一原理出发的证明，“知道原因”；第二卷第十九章说第一原理怎么来：感觉→记忆→经验→普遍，像溃败的军队里一个人站住，第二个人在他旁边站住，直到整个阵线重新形成。《物理学》第一卷第一章还区分了”对我们在先”与”按本性在先”：我们从对我们清楚的东西走向按本性清楚的东西。

二　同维较真：两人在 S 上对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不是 S 的东西

柏拉图的分线是一条路径，不是一张地图。上行、下行，假设作为台阶，辩证法”消解假设”——他知道规定是临时的，知道往上走会把先前的规定拆掉：这是转测的第一次被觉察。《蒂迈欧》说物理学只能是或然的故事：一个故事有讲法、有账向，不是真理本身——他把物理学放在了”讲法”的位置，而不是”发现”的位置。χωρα 更要紧：他给土壤起了名字，并且如实写下了它的认识地位——只能被私生的推理把握。发现学的传统从他那里继承了善的太阳，忘了他同时留下的乳母。

还有一处不常被读到的：《法律篇》第十卷（885b）说，不敬神的人只有三种——认为神不存在的，认为神存在但不管人间事的，认为神管人间事但可以用祭品贿赂的；立法者要对这三种人各证明一条：神存在，神看顾人，神不受贿。把这三条翻过来看，是柏拉图给神立的三问：有没有，朝不朝人做分别，判决能不能被买通。本书第 48 章脸的三问——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与他这三问隔着两千年对上了两问半：他的”神看顾”就是朝人做分别，他的”不受贿”就是判决在外、不由主体的付出决定。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土壤做成太阳，却在《法律篇》里给脸立了三条判据；他自己也没有合上这两处。

亚里士多德对了三件。第一，第一哲学”因为第一所以普遍”——他看出神学不是与物理学并列的一块领地，它不是区域性的；这与本书”土壤不是一块地”一致，只是他把非区域性理解成”最高”，本书理解成”脚下”。第二，四因。第 14 章将说四因是三维加一张脸：质料是土壤，形式是规定，动力是路径，目的是脸——他给出了四个，两千年后本书只是重新读了它们。第三，《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十九章：第一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感觉、记忆、经验里长出来的——这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 D×E→S，原理由路径在经验的土壤里冻成。他给了”第一”一个发生史。

三　换维接应：两人各塌了哪一维

柏拉图塌在看。分线的顶端是看见善，洞穴的出口是看见太阳，理智直观（νοήσις）是看的最高形态，型相（εἶδος、ἰδεά）这个词本身来自”看见”。他把土壤也做成了最可见的东西——善是太阳，是让一切被看见的那个——于是 E 变成了最大的 S。χωρα 是他自己对这一步的

抗议，可他把抗议写成了”私生的”，然后转身回到型相。《斐多》的第二次航行也是这样：从事物退到逻各斯，从看事物退到看逻各斯，仍是看。造物主有脸——《蒂迈欧》里的德穆革”愿一切尽可能好”，说服必然，对众神说话——可他是一个照着样式（παραδειγμα）制作的工匠，样式是被看的型相；脸看着模型，不看人。

亚里士多德塌在两处。第一，第一哲学是研究最高存在者的科学：土壤被做成一个实体，最高的实体，一号位上那个”那儿有一个东西”——海德格尔的诊断从这里开始，本书命题二说这是发现学把 E 读成 S 的原型。第二，他的神没有脸朝向世界：思想的思想只思自己，它”像被爱者推动爱者”——世界爱它，它不知道世界；它不朝任何人做分别，不试验任何人。这是一片无脸的土壤被放在了最高处。所以阿奎那必须给它加上启示，才有一张脸；而四因里的目的因，他把它做成了内在于自然的倾向——“为了什么”是自然自己的，无脸的目的论。三种理论学问按对象的存在方式分领地——这是发现学分领地的祖本，第 5 章已经划过线。

四　对方的反问

亚里士多德会问：没有第一者就没有科学。科学是从必然的第一原理出发的证明；你说没有第一者，你的三方程从哪里开始证明？没有起点的知识不是知识，是意见。

答：用他自己的两段话。《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十九章说第一原理由感觉、记忆、经验生出来——第一原理是被生出来的第一，它在证明里在先，在发生里在后。《物理学》第一卷第一章说”对我们在先”与”按本性在先”是两回事：按本性在先的东西对我们在后。本

书把这两句合起来读：按本性在先，是路径走完之后被冻成的位置；对我们在后，是那条路径。第一者是转测之后的位置——他自己的文本给了这个结论一半，另一半他没有写：那个”按本性在先”的第一者，在被冻成之前，什么也不是。所以本书不否认证明需要起点，本书否认起点是先在的：起点是被生的第一。第 7 章”起点是张力不是维”说的是同一件事。

柏拉图会问：你的”土壤看不见”，我早说过——χωρά 只能被私生的推理把握。可我还是把它写进了《蒂迈欧》；你写它，不也是看见了它?

答：本书不描述土壤，本书记它的判决。χωρά 是被描述的土壤——乳母、接受者、无形的载体——描述就是看；本书的存在学不写土壤是什么，写四行账：它判了什么、以什么形式回来、隔了多久。但柏拉图的警告要照登：任何关于不可见者的学问，在他的意义上都是”私生的”——不能证明，不能从第一原理推出。存在学接受这个身份：它不是证明的学，它是记账的学；账不能证明土壤，只能记下土壤回来过。

五　结算

第一者是转测之后的位置：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由他自己的《后分析篇》生出来——从感觉到记忆到经验到普遍；按本性在先的，对我们在后。 柏拉图给了土壤一个名字（χωρά）和一个警告（私生的推理）——存在学接受这个警告：它不证明，它记账。

六　分离线

与柏拉图分在三刀：分线是看的阶梯，本书是三个读法；善是最大的 S，本书的土壤在脚下；χωρα 被描述，本书的土壤被记账。与亚里士多德分在三刀：三种理论学问分领地，本书分主维；最高存在者，本书是土壤；无脸的神与内在的目的因，本书的目的因是脸。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χωρα：土壤在希腊语里的名字，连同它的认识地位——进第 5 章，作为存在学写作的自我定位（私生的推理）。ὑποθεσις 与”消解假设”：规定是临时的、上行会拆掉它——进第 4 章转测节，作为转测在希腊的先声。“或然的故事”：物理学是一种讲法——进第 4 章科学节，作为”科学走出来的差异经规定读成显露”的古典表述。《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十九章：原理的发生史——进第 6 章，作为 D×E→S 最早的自述。“对我们在先／按本性在先”：进第 7 章，作为”没有第一者”的亚里士多德式表达。四因：进第 14 章。λογον διδοναι（交账）：进第 33 章，已用。《法律篇》第十卷的三问：进第 48 章，与脸的三问对表——“不受贿”一条尤其要紧，它说的是判决不由主体的付出决定，这正是评估者在外与帕斯卡赌注的分界。

八　日常案例：教练先教的，是学会的人最后才懂的

学游泳。教练第一天说的是”放松，水会托住你”——这是按本性在先的第一原理：整件事的原理。可孩子学会游泳的次序正好相反：先呛水，再手脚乱蹬，再有一天忽然不沉了，最后才懂了教练第一天那句话。对孩子在先的是呛水，按本性在先的是浮力；浮力这条原理在孩

子身上是最后显露的，它被十几次呛水在水里冻成。教练把它放在第一课，是转测：教学从规定开始，发生从路径开始。

亚里士多德的反问在这个泳池里是：没有浮力原理，教练怎么教？答：教练当然从原理教起，因为教练是走完路径的人；孩子从水开始，因为孩子还在路径里。两个”在先”不冲突，冲突的是把教练的次序当成孩子的次序——那就是把按本性在先当成对我们在先，把第一者当成起点。柏拉图的 χωρα 在这个泳池里是水：孩子从来看不见水在托他，他只知道自己没沉；水的账是这么记的——沉没沉，隔了几次。

第 13 章　希腊化与教父——婢女、雅典与耶路撒冷、掠夺埃及人

一　起手：六种关系在四百年里全部出场

亚里士多德之后四百年，三者关系的几乎全部模型都出场了，只是没有人把它们放在一张桌上。

斯多亚把哲学分成三部分：逻辑、物理、伦理（第欧根尼·拉尔修第七卷 39–41），神学不是第四部分，它在物理学之内——神是贯穿质料的逻各斯，是气息（pneuma），是天意。伊壁鸠鲁反过来：学物理学是为了不再怕神、不再怕死（《致美诺凯乌斯书》），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说宗教曾劝人做出多少恶事——原子论是第一个把科学当武器对着神学的模型。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在《论预备教育》里用夏甲与撒拉作比：通识学科是哲学的婢女，哲学是智慧的婢女（79 节）——“婢女”这个词从这里进了两千年的书。德尔图良《论异端的规程》第七章问：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学园与教会何干？查士丁《第二护教篇》说逻各斯的种子撒在了哲学家里，苏格拉底是在基督之前的基督徒；克莱门《杂记》第一卷第五章说哲学是希腊人的导师（paidagōgos），如律法之于希伯来人，把他们领到基督面前。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第二卷第四十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带走了埃及的金银，异教的学问也可以这样被带走，因为金子本来是神的；《论三位一体》第十二至十四卷分了 scientia 与 sapientia——关于暂时之物的知识与关于永恒之物的智慧；《忏悔录》第七卷第九章记他

在柏拉图派的书里读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却没有读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二　同维较真：每一家握住了一件后来的东西

斯多亚把神学放进物理学，是第一次说土壤不是一块另外的地——神不在世界之外，神贯穿世界；他们比亚里士多德更近”土壤不是领地”。伊壁鸠鲁是替代模型的出生证：科学用来清除神学，三合一的第一种结局在他这里已经写好。斐洛的婢女是借用的制度化：读经可以借希腊的规定，借来的规定为经文服务——他第一个承认神学要向哲学借 S。德尔图良是划界的出生证：拒绝借。查士丁与克莱门是次序模型的祖本：哲学是准备阶段，基督是完成——孔德的三阶段把这个次序倒过来用。奥古斯丁握住了两件本书要的东西。第一，scientia 与 sapientia 的分别，是路径之知与土壤之知的第一次命名：暂时之物靠走，永恒之物靠另一种知。第二，《忏悔录》第七卷那句话：柏拉图派有”太初有道”，没有”道成了肉身”——希腊有逻各斯，没有 ἐγένετο；第 33 章与拉辛格争的那条线，奥古斯丁在四世纪已经划了。

还有奥利金要记一笔。《论首要原理》第四卷说经文有三重意义，像人有身、魂、灵：字面的、道德的、属灵的——同一段经文三种读法。这是三个读法读一个文本的解经学先例，比天台三谛早三百年（第 36 章）。分离线在两处：三重意义排了队，属灵的最高，字面的最低，寓意解释常常把字面吃掉——与本书”三读法不排队”分在这里；三重意义全是读，全是看出来的意思，经文不朝读者说话，经文被读者说出三层。奥利金给了合拍一个雏形，又立刻把它做成了阶梯。

三　换维接应：六家各塌了哪一维

斯多亚把土壤做成了气息：神是 pneuma，是物质的，是可以被物理学描述的——E 被读成 S，而且是最细的 S；斯多亚的神有天意，却是命运，它不朝人做分别，它安排一切。伊壁鸠鲁为了不怕，把脸取消了——神存在，但住在世界之间，不管人事——一片被刻意做成无脸的土壤，为了安宁。斐洛的婢女是高低：借来的规定排在下面；可婢女进了门就住下了，规定借进来之后，希腊的看也跟着进来了。德尔图良拒绝借，代价是没有路径：只有信仰，没有可走的学问。查士丁与克莱门把哲学做成了阶段，阶段是要被超过的——次序模型的病在这里：前一阶段的东西被后一阶段”完成”之后就不再被判。奥古斯丁最要紧。他带走了埃及的金子，说金子本来是神的、来历不要紧——这是一次用法令做的转测：借来的规定被宣布没有账向。可他带走的不只是金子，还有熔金的炉：《论三位一体》第五卷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来思神，实体与关系，看的语法跟着金子进了会幕。sapientia 高于 scientia，也是高低。

四　对方的反问

奥古斯丁会问：我在柏拉图派的书里读到了”太初有道”，没有读到”道成了肉身”——你说的降格我早诊断了。可我还是把埃及的金子带走了，因为金子是神的。你说规定要有账向：金子的账向是埃及，那又怎样？金子在会幕里就是会幕的金子。

答：金子重新冻过，账向就换了——这一半本书接受，一条规定被新的路径与土壤重新冻成，它的账向就是新的。分离线在另一半：金子可以换账向，炉换不了。奥古斯丁带走的埃及东西里有一样不是金子，是把可知者当可见者的那套熔炼法；它不被重新冻，它决定怎

样冻。《忏悔录》第七卷那句话说明他知道差别在哪里——“成了”这个动词希腊人没有——可他接着用希腊人的范畴去思那个”成了”。所以本书对掠夺埃及人的裁定是：借规定可以，借根感官不行；命题二说的降格，不是借了金子，是借了炉。这条与第 33 章的改口一致。

伊壁鸠鲁会问：你要一张会试验你的脸，就是要一个让人害怕的神；我把神请出人间，人才安宁。答：无脸的土壤也不安宁——卢克莱修自己写的瘟疫收尾；安宁不来自无脸，来自话有账：一张会交账的脸不比一片沉默的土壤更可怕，孩子不怕一个说话算数的父亲。

五　结算

“太初有道”希腊有，“道成了肉身”希腊没有——奥古斯丁在四世纪就划了这条线；掠夺埃及人拿走的不只是金子，还有熔金的炉，θεωριά 跟着金子进了会幕。 婢女模型的出生就是降格的出生：不是因为借了规定，是因为借规定的人没有守住熔炉的门。

五之二　婢女模型的三次复活

婢女模型不是中世纪的古董，它在历史上复活了三次，每次换一个主人。

第一次：科学做主人。 十九世纪起，哲学成为科学的婢女——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定为”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第 25 章），奎因说认识论应当成为心理学的一章（第 31 章）。婢女换了主人，模型没变：仍是一个学问替另一个打理概念，而不被对方判。

第二次：哲学做主人。 康德《系科之争》让低级系科审查高级系科（第 21 章），洪堡把它盖成了楼（第 8 章）。这一次神学与法学、医学成了要被审查的一方。

第三次：方法做主人。 今天最流行的一种形态：数据科学、认知科学、复杂性科学各自宣称自己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工具”，别的学科来借方法。借方法的模型比借结论更隐蔽，因为它看起来只是技术。可第 13 章那句”炉不可借”在这里同样有效：方法带着它自己的判决形式，借了方法就借了判决——一门学问一旦用另一门的判决判自己，它就成了婢女，不管它自己怎么说。

三次复活说明一件事：婢女模型的问题从来不在”谁是主人”，而在这个模型本身只有一个方向。移交是双向的（第 11 章第一条纪律）；婢女只上不下。

六　分离线

与斯多亚分在 E 被做成气息；与伊壁鸠鲁分在为安宁而去脸；与斐洛分在婢女进门后住下；与德尔图良分在无路径的信仰；与查士丁、克莱门分在阶段不再被判；与奥古斯丁分在金子与炉。

六之二　两条没有走的路

这四百年里有两条路被打开过，随即被关上。记下来，因为它们是本书主张的两个古代先例。

第一条：查士丁的”种子逻各斯”本可以是移交，被做成了阶段。 逻各斯的种子撒在了哲学家里，苏格拉底是基督之前的基督徒——这句话的结构本可以是双向的：那边有真的东西，我们这边也有，

两边可以互相交账。可它被接上了一个次序（哲学是准备，基督是完成，第三节），于是前一阶段的东西不再被判——完成了的东西不需要与准备阶段的对账。**一条本可以成为移交的规定，被一个次序改成了替代**；第 11 章说移交要双向，这是最早一次它没有双向。

第二条：奥利金的三重意义本可以是三读法，被做成了阶梯。 同一段经文三种读法（字面、道德、属灵，第三节补段），这与天台三谛的形状极近（第 36 章），可他把三层排了序，属灵最高、字面最低，于是寓意解释可以吃掉字面。吃掉字面的代价在一千五百年后付：当字面被证明与事实不合时（地质学、生物学），没有人记得字面本来是三读法之一，只记得它是最低的一层——最低的一层塌了，整座楼跟着摇。**排了序的三读法，最弱的那一层出事时，会把另外两层一起拖下水。**

两条路的共同关闭方式是排序。这一节因此可以与第 8 章的”分级是划界加排序”对读：排序不是安排里最粗暴的一种，恰恰是最隐蔽的一种——它保留了三样东西，只是规定了谁听谁的；而一旦有了序，判决就只往一个方向走了。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scientia 与 sapientia：进第 9 章，作为路径之知与土壤之知的拉丁名字。《忏悔录》第七卷第九章：进第 33 章，作为奥古斯丁先划的那条线。斯多亚”神学在物理学之内”：进第 5 章，作为”土壤不是领地”的最早否定形态。伊壁鸠鲁：进第 8 章，作为替代模型的出生证。斐洛：进第 8 章，作为婢女的出处。掠夺埃及人：进第 11 章，作为”借规定要换账向”的规则；“炉不可借”是本书加的。

八　日常案例：借邻居的锅

新媳妇进门，家里没有炖锅，去邻居家借了一口。锅是金子：借来就是自己家的，炖出来的汤是自己家的汤。可锅底有邻居家几十年的火候，第一次炖，汤有邻居家的味——这是账向，锅带着来历。多炖几次，味道换成了自己家的：金子重新冻过，账向换了。奥古斯丁说的对。

可要是连邻居家怎样炖汤的规矩也一起借来——什么算好汤、什么时候放盐、谁先尝——那就不是借锅，是借了邻居家的舌头。新媳妇从此按邻居的舌头判自己家的汤，她家的汤永远是邻居家的汤。婢女进门以后住下了，住下的不是那口锅，是那条舌头。教会借了希腊的锅炖了一千五百年，汤早是自己的了；它借的舌头——看——还没有还。

第 14 章　拉丁三分的传递——波爱修、安瑟伦、阿伯拉尔

一　起手：三分怎样渡过了拉丁西方

波爱修《论三位一体》第二章重述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分，并给了它拉丁世界的标准说法：思辨的学问有三种——自然学（physica）不脱离质料与运动；数学（mathematica）不脱离质料却不涉运动；神学（theologica）既不涉运动也不涉质料，因为神的实体没有质料也没有运动；所以对待自然学要用理性地（rationabiliter）的方式，数学要用学科地（disciplinaliter）的方式，神学要用理智地（intellectualiter）的方式，不要被带去追逐想象，而要注视那个形式本身。他还写了一句拉丁中世纪反复引用的话：“尽你所能把信仰与理性接起来”（fidem si poteris rationemque coniunge）。《哲学的慰藉》里哲学女神来到牢里，用理性医治一个将死的人；他译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把希腊的工具留给了拉丁世界。

爱留根纳《论自然的区分》（约 867）分自然为四：创造而不被创造（神为源）、被创造而创造（原型因）、被创造而不创造（受造物）、既不创造也不被创造（神为终）——出与归的一个圆；他说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他的否定神学说神”超越存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任何”什么”。

安瑟伦《宣讲》（1077–78）：我不求理解以便相信，我相信以便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信仰寻求理解；《宣讲》第二至四章是那条本体论论证：那个”没有比它更大的可被设想者”，不能只在理智中；同书是一篇祷告，论证写在向神说话的句子里。《神为何成人》（1098）用”必然的理由”（rationes necessitatis）论证道成肉身，方法是”remoto Christo”——假定不知道基督，只用理性推。

阿伯拉尔《是与否》（约 1120）收了一百五十八个神学问题，每一题下面列教父们互相矛盾的说法，正面一栏、反面一栏，不作裁决；序言给了读者一套读法：先查文本是否可靠（抄本、伪托）、作者是否改口过、词在两处是否同义、语境是否不同；他写道：怀疑把我们引向探究，探究使我们触到真理。他的逻辑学（辩证法）用于神学，被伯尔纳控告，1121 年与 1140 年两次被定罪。沙特尔学派（蒂埃里、孔什的威廉）用柏拉图《蒂迈欧》读创世记，说要”按自然”解释创世的六日；威廉有一句被引用了八百年的话：我们不是说神做不到，我们是问他实际上用什么方式做的。

二　同维较真：拉丁西方留下了三件工具

第一件是阿伯拉尔的《是与否》：把互相矛盾的权威并排列出、不急着调和——这是敌拓的中世纪形式，而且他给了一套账向规程：文本可靠吗、作者改过口吗、词是不是同义、语境是不是不同。“作者是否改口”这一条尤其要紧：他要求读一条规定时先查它的作者有没有在别处改过口——账向里最难查的一栏，他列在了第二位。“怀疑引向探究，探究触到真理”是第 1 章分界的中世纪句：真理不是被看见的，是被触到的（attingimus）。

第二件是波爱修的方法三分：三种对象要用三种方式对待——理性地、学科地、理智地。这是”判决按主维”的最早成文（第 27 章托伦斯的 kata physin 有一个六世纪的祖先）；他甚至说了不要用想象去够神学，那是划出了”看的方式在这一维不适用”。

第三件是沙特尔学派那一句：不是问神做不到什么，是问他实际用了什么方式。这是把土壤的全能与路径的具体分开：脸能做什么是一条规定，脸实际做了什么要走过去看。中世纪自然哲学从这一句里得到许可。

爱留根纳的四分是出与归的圆——发生有一个来处也有一个归处；他的否定神学比迈蒙尼德早三百年说了土壤看不见。安瑟伦握住了两件：信仰寻求理解是”先站在土壤上，再走路径”——次序与本书一致（土壤先于规定）；而且他的论证写在祷告里——论证的人朝着一张脸说话，评估者在句子的对面。

三　换维接应：三件工具各缺了什么

波爱修的三分仍按对象分领地（第 5 章），而且”神的实体没有运动”把土壤定成了不动者——脸被定义成不会改口的。他的方法三分是好的，可三种方式全是认识的方式——理性、学科、理智都是主体这边的操作，没有一种是”等它回来”。哲学女神在牢里医治他，这是本书要记的一处：他被判了死刑，哲学替他解释命运与天意，把一次真实的外判（他被处死）读成了理解的功课——判决来了，他用理解接住了它。

爱留根纳的圆是新柏拉图的流出与回归：出去的与回来的是同一个，圆闭合；没有缺角，也没有判负——一切终归于神，没有一条路径

会真的失败。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是把脸放进方程的另一种形状（第19章笛卡尔那一种的祖本）：从”可被设想的最大者”这条规定推出脸的存在——规定生出土壤，S→E 的一条演绎；《神为何成人》的”remoto Christo”更露骨：假定不知道那件发生过的事，只用必然的理由推出它——用规定去必然化一件事件。一件必然的事不再是发生。

阿伯拉尔的塌处在收尾：他把矛盾并排列出，不裁决；敌拓做到一半——占位者列了，分离线不划，判决不下。他被定罪，也说明另一件事：教会用权威判了逻辑（第 10 章越位史）。沙特尔学派那一句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下一句：他们用《蒂迈欧》读创世记——借来的规定没有记账向，希腊的宇宙论成了解经的语法（第 13 章”炉”的又一例）。

四　对方的反问

安瑟伦会问：我相信以便理解——次序你也认。可我用必然的理由证明了神的存在与道成肉身：理性可以够到那里。你说路径到不了脸、规定生不出土壤，那你把”理解”留在哪里？

答分两步。第一步：你的论证是一条规定的内部推演——从”可被设想的最大者”推出它必须存在；推出来的是一条规定的自洽，不是一个回来的判决。你自己把论证写在祷告里，这一点比论证本身更重要：祷告是朝一张脸说话，说话的人等回答。高尼罗拿”最完美的岛”顶你，你答”那不一样，只有神是这样”——你的答复靠的是那张脸的独一，不是靠论证的形式；也就是说，你的论证要成立，得先站在那片土壤上。这正是”我相信以便理解”的真正含义：理解不是够到土壤，是站在土壤上走路。第二步：“remoto Christo”把一件发

生过的事推成必然的——道成肉身若是必然的，它就不是一件发生；你的方法把 ἐγένετο 变回了 ἐστιν（第 13 章）。

阿伯拉尔会问：我把矛盾并排，不裁决，让读者自己判——这不正是你说的”对话不许省反问”？答：是一半。你把两边摆出来，分离线不划，结算不写；读者拿到的是一张矛盾清单，不是一条走出来的新理解。你的规程——查抄本、查改口、查同义、查语境——本书全搬走；你的不裁决，本书不搬：不裁决在你那个时代是保命的智慧，在方法上是敌拓停在第二步。

五　结算

阿伯拉尔的《是与否》是敌拓的中世纪形式，并给了账向一套规程——文本可靠吗、作者改过口吗、词同义吗、语境同吗；波爱修早在六世纪就说了判决按主维——三种对象三种方式；沙特尔学派把脸的全能与脸实际走的路分开：不是问神做不到什么，是问他实际用了什么方式。安瑟伦的论证写在祷告里——论证的人朝一张脸说话，这比论证本身更接近本书。

五之二　两件工具为什么没有传下来

阿伯拉尔的四条规程与波爱修的方法三分，都是好工具，都在十二、十三世纪被广泛使用，然后都被别的东西盖住了。盖住它们的过程，本身是本书的一个案例。

《是与否》被大全盖住。 阿伯拉尔把矛盾并排列出、不裁决；一百年后的《神学大全》把同一批材料重新组织成”问题—异议—相反意见—我答—答异议”的五段式，每一题都有裁决。五段式比《是与否》好用得多——它可教、可考、可传承，一个学生学会了格式就能处理任

何新问题。代价是：矛盾从”待解决的张力”变成了”待安放的异议”。**一件本来要被撞开的东西，被格式收编成了要被安放的东西。**敌拓在这一步变成了修辞：先列对手最弱的形式，再答。本书第 40 章要求”最强形式、反问不许省”，防的正是这一步。

方法三分被普遍方法盖住。 波爱修说三种对象要用三种方式（理性地、学科地、理智地）；十三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证明理论成了一切科学的通用方法，一门学问要算学问，就要能从原理证明（第 15 章阿奎那的从属科学正是为了让神学挤进这个标准）。方法统一带来了巨大的产能，也带来了第 10 章的第二型越位的制度基础：一种判决被用在所有对象上。

两件工具失传的形态相同：**都不是被驳倒的，是被更好用的东西盖住的。** 这是本书要记的一条通则——一条方法论规定的死法，多数不是被证伪，是被一条产能更高的规定替代；而产能更高的那一条，往往是把判决简化掉了的那一条。四行账（第 11 章）面对的正是这种风险：一张更简单的表格永远比四行账好推行。

六　分离线

与波爱修分在两刀：按对象分领地；三种方式全在主体这边。与爱留根纳分在圆闭合、无判负。与安瑟伦分在两刀：规定生土壤；必然化一件发生。与阿伯拉尔分在不裁决。与沙特尔学派分在借来的规定不记账向。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是与否》的四条规程：进第 4 章，作为账向审计的操作清单——“作者是否改口”一条直接进第 48 章活的稳定。“怀疑引向探究，探究触

到真理”：进第 1 章，注意 attingere 是触。波爱修的方法三分：进第 9 章，作为”判决按主维”的最早成文。“不是问神做不到，是问他实际怎样做”：进第 47 章，作为脸的全能与脸的路径之分——本书的真跑在中世纪的许可状。信仰寻求理解：进第 5 章，作为”站在土壤上再走路径”的次序。安瑟伦的祷告体：进第 40 章，作为论证写给一张脸的样本。爱留根纳的否定神学：进第 5 章，与迈蒙尼德并排。

八　日常案例：会诊单上的两栏

医院会诊，两位专家意见相反：一位说保守治疗，一位说立刻手术。家属要的是答案，值班医生做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把两栏并排写下来——谁说的、根据什么、这位专家上次在类似病例上改过口没有、两个人说的”风险”是不是一个意思、两人看的是不是同一段片子。这是阿伯拉尔的四条规程，一条不差。

写完之后他得裁——家属在等，手术室在等。阿伯拉尔不裁，因为他那个时代裁了要被定罪；值班医生必须裁，因为病人在床上。裁完之后还有一行他管不了：三天后病人怎么样。两栏是敌拓，裁是分离线，三天后是外判。八百年前那张清单只写到第一栏。

第 15 章　阿奎那与波纳文图拉——从属科学、归约与”神学凭什么算数”

一　起手：中世纪把三者的关系做成了制度，也做成了法庭

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部第一题用八条把神学安放好。第一条：除了哲学，人还需要一门来自启示的学问，因为人的目的超出理性所能。第二条：神学是一门科学（scientia）——不是从自明的原理出发，而是从一门更高的科学接受原理，正如光学从几何接受原理、音乐从算术接受原理；那门更高的科学是神与蒙福者的知识。第五条：它高于其他科学，其他科学是它的婢女（ancillae）。第八条：它是论证的，以权威为固有的论证，以理性为外在的、或然的论证；异议第二条的答复：恩典不毁坏自然，而是成全它。《反异教大全》第一卷第三至七章分出两种关于神的真理：一种自然理性可及（神存在、神是一），一种超出理性（三位一体）；第七章说两种真理不可能矛盾，因为来自同一个源。第一部第二题第三条给出五路：从运动、从动力因、从可能与必然、从等级、从治理，五条路径都走向一个第一。第三题的序言说：我们不能知道神是什么，只能知道神不是什么。第三、四题说神是”自存的存在本身”（ipsum esse subsistens）。《波爱修〈论三位一体〉注》第五题第一条重述了那个三分：物理学研究在存在和被理解上都依赖质料的东西，数学研究在存在上依赖而在被理解上不依赖质料的东西，神圣科学研究在两方面都不依赖质料的东西。

波纳文图拉《技艺回归神学》（约 1255）说一切知识都是光：机械技艺是外在的光，感觉知识是低处的光，哲学知识（理性的、自然的、道德的）是内在的光，恩典与圣经是高处的光；四种光都从”众光之父”（雅各书 1:17）降下，所以一切技艺都可以被”引回”（reductio）神学。《心灵进入神的旅程》（1259）把这条回归写成六级：在受造物的痕迹里、在受造物中、在心灵的像里、在心灵中、在神的名里、在神之上，最后是越过（transitus），以方济各的圣痕为终点。罗吉尔·培根《大著作》（1267）说一切科学都为神学所需，并且给出了一句本章要用的话：论证能得出结论，但不能给出确证，只有经验能确证。

然后是法庭。1277 年，巴黎主教唐皮耶谴责了 219 条命题，其中被指控的一条是：有些东西按哲学是真的、按信仰不是真的——所谓”双重真理”。被指控的西格尔与达契亚的波爱修并没有说过两个真理，他们说的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只从自然原因说话，作为基督徒他相信另一件事。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劈成两个”作为”。

二　同维较真：中世纪已经握住了三判决的两件

阿奎那的从属科学（scientia subalternata）是本书”评估者在外”的第一次形式化。神学的原理不是它自己能看见、能证明的，它从一门更高的科学那里接受——原理由一个它看不见的持有者持有。这就是开环：一门学问承认自己的判决来自它自己够不着的地方。第 9 章说存在学的判决在土壤那边，阿奎那七百年前说神学的原理在神的知识那边；结构相同。他说两种真理不可能矛盾，理由不是理性判信仰、也不是信仰判理性，而是两者出自同一个源——这是判决不越位的先声：两种判决各自成立，因为它们的来源是一个，不因为一个管住

了另一个。恩典成全自然而不毁坏它，是三原理在神学里的口号：不替代，互生。“知道神不是什么，不知道神是什么”，是土壤看不见的中世纪表述。类比说（analogia）是一条知道自己界限的规定：谈土壤的话既不同义也不歧义，规定里写着自己的账向。

第一题里还有两处常被读轻的话。第五条异议二的答复说：神学用其他科学做婢女，不是因为神学有缺，而是因为我们的理智有缺——借用的方向是从下往上补人的不足，不是神学向哲学讨原理。第八条异议二的答复说：以权威为论证，在人的科学里最弱，在神学里最强，因为神学的权威是启示。这两句合起来，是他对判决次序的一个裁定：在土壤之学里，脸说的话高于推理——这与本书第 9 章一致：路径判不了脸，脸的话不由论证判。差别在下一步：阿奎那让权威的话直接成为论证的前提，本书让脸的话交给成就来判——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把”最强的论证”改成了”最强的等待”。

罗吉尔·培根把两种判决分开了：论证得出结论，经验才确证。用本书的话：敌拓判规定，真跑判路径。他是第一个把这两件判决写在一句话里的人。波纳文图拉的归约是一条路——reductio 是引回、领回，《旅程》是六级台阶——中世纪知道旅程，它不只有阶梯。

三　换维接应：他们各塌了哪一维

阿奎那的评估者在外，被他定义成了”更高的看”。神与蒙福者的知识是什么？是荣福直观（visio beatifica）——看见神的本质。神学从属的那门更高的科学，是一门看的科学；原理由看见者持有，交给看不见者。于是开环的那一头仍是看，只是看的人换成了神。而且他交来的是”原理”——一组可以从中演绎的命题——不是判决。本书第 9 章说土壤交回来的不是原理，是回来的事：孩子退了烧，先知的话成

就了，收成好了。原理被看见，判决被兑现。这一字之差决定了神学在阿奎那那里仍是一门证明的学——从接受来的原理往下推——而不是一门记账的学。

五路是另一处。五条路径从世界走向第一——从运动到不动者，从原因到第一因——路径到达土壤。本书第 9 章说路径到不了脸，脸朝路径来；阿奎那自己也留了余地：五路证明神”存在”，不证明神”是什么”。可路径通向第一者这个形状本身，是把土壤当成路径的终点，用 D 的判决去够 E——命题三说的越位，只是他把越位限制在了”存在”一格里。“自存的存在本身”更是把土壤做成了最高实体：海德格尔与马里翁的指控（第 26、30 章）在这里落地。

波纳文图拉塌在合并。一切光引回神学，神学是所有光的汇合处——神学女王的最完整形态；光是被看的（lux、lumen），归约是把所有的看引回一个看。1277 年的法庭塌在越位：主教用信仰的判决去判哲学命题，是拿土壤的判决判规定；而被谴责者的”作为哲学家／作为基督徒”，是把一个人劈成两个 S——两个拍子在一个人身上，互不移交。用第 32 章的话，那是相移在一个头脑里，同一个人对自己不同相。这不是双重真理，是一个人的争位。

四　对方的反问：神学凭什么算数

阿奎那会问：你说存在学的判决在外，评估者在土壤那边。那评估者是谁？他用什么判？如果你说不出他判决的原理，你的存在学就不是学，连意见都不是——学问要有原理；如果你说得出，你就承认了从属——那就是我的从属科学，你只是换了个说法。

这是全书要冒的第一个险，答分三步。

第一步，承认。评估者在外的结构，就是从属科学的结构；本书没有发明开环，阿奎那先做了。分离线不在结构，在评估者交来的东西。他交来原理，被看见的命题，可以从中演绎；本书说土壤交来的是判决，被兑现的事，不能从中演绎，只能记下。原理是 S，判决是回来的路径。

第二步，正面答”凭什么算数”。存在学算数，不是因为它有原理，是因为它有账：四行账里，路径读数与规定账向是它自己写的，外判形式与外判结果是记下来的。一门学问可以没有自己的原理而仍是学问——它的 S 是账本，它的 D 是记账，它的 E 不由它证明。阿奎那用从属来给神学一个”学”的身份；本书用记账。哪一种更配叫”学”？本书承认：按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的标准，记账的学不是科学，因为它不从原理证明；按阿奎那的标准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可以接受的原理。存在学是一门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私生”的学（第 12 章柏拉图的警告），它不比从属科学高，它只是不再把看见当成交来的东西。

第三步，照登。有一处本书答不掉：阿奎那的从属科学能演绎，能从接受来的原理推出整部《大全》；本书的记账不能演绎，四行账不推出任何新命题。一门不能演绎的学问，生产力在哪里？本书只能答：在下一轮——账进入敌拓，敌拓给出新规定，新规定给出新路径。生产力在移交里，不在存在学自己身上。这等于承认存在学单独不生产，只在三合一里生产；这一条与”没有第一者”一致，但它意味着存在学永远不能像《大全》那样自己成书。记入附录 C。

五　结算

从属科学是评估者在外的第一个形式化：神学的原理由它看不见的评估者持有。分别只在评估者交来的是原理还是判决——阿奎那说原理（被看见），本书说判决（被兑现）。 存在学因此不是证明的学，是记账的学；这不比从属更低，只是把”看见”换成了”等来”。罗吉尔·培根那一句——论证得出结论，经验给出确证——是三判决在中世纪的第一次分家。

六　分离线

与阿奎那分在四刀：原理与判决；五路的方向（路径到土壤）与脸的方向（土壤到路径）；自存的存在本身与脚下的土壤；类比是看的语法，记账是听的语法。与波纳文图拉分在一刀：归约把一切引回一个看，合拍不引回任何一处。与 1277 年分在两刀：主教的越位，与被谴责者的自我相移。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从属科学：进第 9 章，作为开环在神学史里的正名——评估者在外有一个七百年的先例。“知道不是什么”：进第 5 章，作为存在学写作的第二条自我限制（与 χωρα 的”私生”并列）。罗吉尔·培根的”论证结论、经验确证”：进第 9 章，作为真跑与敌拓分家的中世纪出处。恩典成全自然：进第 6 章，作为三原理的神学口号。波纳文图拉的六级旅程：进第 3 章，作为路径在中世纪灵修里的形态——路径不只有实验室一种走法。1277 年：进第 10 章越位史，作为判决越位第一次成为制度（一座法庭判规定）。“作为哲学家／作为基督徒”：进第 8 章，作为相移在一个人身上的名字。

八　日常案例：菜谱是谁的，汤是谁判的

女儿照着母亲留下的菜谱做汤。阿奎那说女儿的手艺是一门科学，因为它从母亲的知识接受原理——母亲知道为什么这样放盐，女儿照做，正如光学从几何接受原理。这个说法对了一半：女儿的确从一个她看不见的持有者那里接受了规定，母亲已经不在，菜谱是母亲留下的账本。

可汤好不好，不由菜谱判，也不由母亲判，由喝汤的人判——孩子退不退烧，客人添不添碗。母亲的菜谱本身也是这样冻出来的：是几十年喝汤的人的反应在她手上冻成了”这么放”。从属科学看见的是母亲交给女儿的原理；本书看见的是喝汤的人交回来的判决——那才是原理的来处。女儿若只守菜谱，她做的是一门证明的学，从原理推出汤；她若记下每次谁添了碗，她做的是一门记账的学，账里长出下一版菜谱。两种都是学，后一种不能自己成书，因为它的下一页永远要等人喝了才能写。

第 16 章　司各脱、奥卡姆、库萨——单义、剃刀与有学识的无知

一　起手：三个人把中世纪的接缝拆开了

司各脱说”存在”是单义的（univocatio entis）：说神存在与说人存在，“存在”这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否则我们对神说的话就无法从受造物出发；阿奎那的类比说（第 15 章）被他判为不足以保证意义。他又立”此性”（haecceitas）：个体不是种加属加质料，个体有一个使它是这一个的正形式；他还说神的意志在能被作的事里是自由的——神本可以立另一套诫命（意志主义的一支）。

奥卡姆：不要没有必要地增加实体（剃刀的通行说法；他自己写的是”没有必要不要多设”）；共相不在事物之外，只是心中的记号——唯名论；神的绝对权能（potentia absoluta）与被规定的权能（potentia ordinata）：神本可以立完全不同的秩序，现有的秩序是他自愿立下的，因此是偶然的；神能不用中介直接造成任何他通常借中介造成的效果——因果的必然性被拆成了习惯（安萨里那一格的拉丁版，第 17 章）；神学不是科学，因为它的原理不自明也不来自自明者。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1440）：我们对神的最高知识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神是对立面的重合（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在无限里，最大与最小重合，圆与直线重合；他

用数学做梯子：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多边形与圆重合，可任何有限步都不到——精确的真理不可达，我们只能越来越近；《论猜测》说人的一切知识是猜测（coniectura）。

关于这三个人有一个史学论题要摆出来：布鲁门伯格《现代的正当性》（1966）与丰肯斯坦《神学与科学的想象》（1986）主张，唯名论的绝对权能把世界变成彻底偶然的——世界本可以是别的样子——于是理性推不出自然的秩序，只能去看、去试；现代实验科学从这道裂缝里长出来。这个论题有反对者（布莱克威尔、格兰特），本书按可驳条款处理。

二　同维较真：三个人各交出一件

司各脱的单义性是一条关于语言的判据：谈土壤的话要么与谈别的东西是同一个意思，要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本书接受它的问题，不接受他的答案（第三节）。他的此性是”这一个”：个体不能由共相推出，个体有一个使它是这一个的东西——西蒙东的个体化在十三世纪的问法（第 32 章）。

奥卡姆交出了两件。第一，绝对权能与被规定的权能：现有的秩序是被立下的，因此是偶然的——规定有作者，规定本可以不是这样；这是”规定不是先天的”最强的中世纪版本，而且理由不是约定（彭加勒），是有一张脸立了它。第二，共相是记号：共相不在事物里等着被抽出来，它是心里的一个记号——规定是被造的，不是被发现的；唯名论是发现学的第一道大裂缝。

库萨交出的最多。“有学识的无知”是土壤看不见的正面表述：最高的知识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比迈蒙尼德的否定神学多了一层，

它不是”神不是什么”，是”我们的知怎样对着它失效”。多边形趋近圆是逼近而不达：每一步都真实地更近，任何一步都不到——这是记账的几何图像，账一行一行地加，账本永远差最后一行（第 9 章）。对立面的重合是二律背反的乐观版本：康德在无条件者面前看见理性自相矛盾，判为幻相（第 21 章）；库萨看见同一件事，读为在那里两极重合——他把土壤显露的地方读成了显露，不是幻相。“一切知识是猜测”是差异之链的第一步（猜想）被立为知识的形态。

三　换维接应：三个人各塌在哪里

司各脱的单义性把神与人放在同一个”存在”之下，于是神成了存在者中的一个——最大的那个；海德格尔的存在—神—逻辑的指控在他这里最有效（第 26 章），马里翁也把他当作概念偶像的关口（第 30 章）。他为了保证话有意义，把土壤放进了与别的东西同一个格子里。

奥卡姆的绝对权能把脸做成了纯意志：神本可以命令恨神——这是不交账的脸（第 33 章拉辛格批评的唯意志论）；一张随时可以推翻自己秩序的脸，它的话无法被兑现检验，因为任何落空都可以记在绝对权能上。剃刀是一把好刀，可它只砍实体，不砍规定：一条空转的规定在它的经济原则下可以活得很好，只要它不多设实体。神学不是科学，是划界。

库萨塌在两处。对立面的重合在无限中取消了差异：最大与最小重合，直与曲重合——D 在顶点上被抹掉了；发生学要差异一直在，库萨要它们在无限里合一。逼近而不达也有代价：他的多边形永远在追圆，圆不动——那个圆是一个不改口、不朝人做分别的极限对象；逼近是主体这边的努力，圆那边什么也不回来。

唯名论裂缝论题的塌处在判决：它是一条关于科学起源的账向命题，很有力，也很难判——它预言了什么？本书在第七节按可驳条款处理。

四　对方的反问

奥卡姆会问：现有的秩序是神自愿立的，他本可以立别的。那你的”账本”记什么？任何一次落空，我都可以说这是绝对权能的一次动用；任何一次成就，我都可以说这是被规定的权能在照常运行。你的检验永远判不了。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这正是本书对安萨里说过的话（第 17 章）——一张可以随时推翻自己的脸，留不下可以被兑现的话；可圣经里的脸自己封了这条路：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把”不成就”定为判假的标准，脸把自己的绝对权能在这一件事上让了出来；创世记九章的虹是同一个动作——立约就是自缚。有脸的土壤之所以能被记账，不是因为它不能推翻自己，是因为它说过不推翻。第二步：你的区分本身是本书要的——被规定的权能就是”活的稳定”（第 48 章）：现有的秩序不是必然的，是被立的，可以改，改要有话。你把它做成了不可检验，本书把它做成了可改口而要交账。登一条：如果一张脸从未立过约，那么奥卡姆全对——无脸与全能不交账的脸，在账本上是同一格；本书的记账只对立过约的脸有效。记入附录 C。

库萨会问：你的账本永远差最后一行，我的多边形永远不到圆——你我说的是一件事。你多了什么？答：多了对面会动。你的圆不动，我的土壤会回来、会改口、会试你；你的逼近是一个人的逼近，本书的记账是两边的来回。而且你在无限里让对立重合，本书在任何一处都保住差异——若差异在顶点被取消，那一行账就写不下去了。

五　结算

奥卡姆的两种权能是”规定不是先天的”最强的中世纪版本——现有的秩序是被立的，因此可改；本书把它读成活的稳定，他把它读成不可检验。有脸的土壤之所以能被记账，不是因为它不能推翻自己，是因为它说过不推翻——立约就是自缚。库萨的”逼近而不达”是记账的几何图像：每一步真实地更近，任何一步都不到；只是他的圆不动，本书的对面会动。

五之二　裂缝论题怎样才能被判

布鲁门伯格与丰肯斯坦的论题——唯名论的绝对权能使世界变得彻底偶然，理性推不出自然的秩序，只能去看、去试，现代实验科学从这道裂缝里长出来——是一条关于科学起源的账向命题。它有名、有力，也一直没有被判。本节按本书自己的规矩，给它写一个可跑的形式；这是敌拓之后的第二步移交（第 11 章）。

它是哪一类主张。 它说的是一条规定（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态度）冻自另一条规定（神的绝对权能）与一片土壤（十四世纪的大学与教会）。所以它是一条账向主张——归敌拓判（占位者、分离线），但它同时预言了具体的历史事实，**那一部分可以被真跑判**。

可跑的形式，三条预言。 其一，早期实验科学家的文本里，应当能找到”世界本可以不是这样，所以必须去看”这条推理的痕迹，而且比”自然是理性的，所以可以被推出”更多。其二，这条推理应当在受唯名论影响深的地区与学派出现得早、出现得密。其三，在唯名论影响弱的地方（拜占庭、伊斯兰的某些学派），同样的实验态度应当出现得晚或不出现。

判负条件。若第三条不成立——例如伊本·海赛姆（第 49 章）在没有唯名论的情况下做出了完全同形的实验工序——论题至少要弱化为”唯名论是一条通路，不是唯一通路”。而这条判负事实上已经部分触发：伊本·海赛姆的怀疑资格来自另一片土壤（求真即接近神的光辉），不来自绝对权能。

本书的处理。论题不采为承重，采为一个待判的账向样本，记入附录 B 的备选跑题。它对本书的用处不在结论，在形式：**一条账向命题若能从中抽出可跑的预言，它就上了账；抽不出的，停在候补席**（第 11 章第二步）。奥罗宾多的超心智（第 42 章）与麦格拉思的”基督教自然观使科学成为可能”（第 28 章）同属此类，处理相同。

六　分离线

与司各脱分在单义使神成为最大的存在者。与奥卡姆分在两刀：纯意志的脸不交账；剃刀不砍空转的规定。与库萨分在两刀：无限中取消差异；圆不动。与裂缝论题分在它还没有被判。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两种权能：进第 48 章，作为活的稳定的中世纪名字——被规定的权能＝立了约的稳定。立约就是自缚：进第 47 章，作为脸可被记账的条件。共相是记号：进第 4 章，作为”规定是被造的”的唯名论表述。此性：进第 32 章，与个体化对读。有学识的无知：进第 5 章，与χωρά、否定神学并排。多边形趋近圆：进第 9 章，作为记账的图像。对立面的重合：进第 6 章，作为二律背反的另一种读法——显露而非幻

相。一切知识是猜测：进第 3 章，作为差异链第一步被立为知识形态。

八　日常案例：房东的规矩

租房的人最怕一种房东：他说”我随时可以收回房子”。合同上写着两年，可他每次都补一句：这房子是我的。这是绝对权能——一张随时能推翻自己秩序的脸；租客在这样的房东手下，什么也不能计划，因为任何一次变卦都可以被解释成他的权利。

好房东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把话写进合同，签字，押金放在第三方——他自缚。自缚之后他仍然是房东，房子仍然是他的，可他的话从此可以被兑现检验：说好三月修暖气，三月修没修，租客记得下。奥卡姆说得对，秩序是房东立的，不是天生的；他没有说下一句：一个愿意自缚的房东，才是一个可以与之记账的房东。

库萨在这栋楼里是那个量房的人：他知道自己永远量不出这间房”真正”的面积——卷尺有误差，墙有厚度，量十次十个数——可他每量一次都更接近，而且他知道自己不到。他做的是记账，不是绝望。只是他量的墙不会动；这栋楼里真正难量的不是墙，是房东明年会不会涨租。

第 17 章　伊斯兰与犹太中世纪——一个人走完三个学的路

一　起手：三家把三者的关系写成了三种叙事

法拉比《科学的列举》把学问排成五章：语言、逻辑、数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政治学；教义学（kalām）与法学放在最后一章里，教义学的任务是用辩证与修辞替宗教的意见辩护——它被安排在证明之下。伊本·西那《治疗论》用形而上学证明必然存在者，先知是想象力完善了的哲学家，宗教是给大众的哲学。安萨里 1095 年的《哲学家的矛盾》列出哲学家的二十条错误，三条是异端：世界永恒、神不知个别事物、否认肉身复活；第十七个讨论说火不烧棉花——火与棉花相接处的燃烧是神创造的，所谓因果只是神的习惯（‘āda）。他晚年的《迷途指津》记了自己的路：教义学不够，哲学的数学与逻辑无错而形而上学有错，伊斯玛仪派的权威教导靠不住，最后是苏菲——他说确定性不是证出来的，是”尝”（dhawq）到的。伊本·图费勒的《哈伊·本·雅格赞》写一个孩子在无人岛上被羚羊养大：羚羊死了，他解剖它，找那离开了的东西；他学会用火、观察星辰，推出必然存在者，进入合一的观照；然后来了邻岛的阿卜萨勒，他发现邻岛宗教的象征说的正是他知道的事；他去教邻岛的人，失败了，回到岛上。伊本·鲁世德《决定性论文》说教法命令人思辨（《古兰经》59:2”你们要省悟”），证明与教法不可能冲突，看起来冲突时对教法作寓意解释；人分三种——证明的、辩证的、修辞的——各按其能。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1377）还要记一笔：他把学问分成传述的（从启示与传统接受）与理性的（人靠思考获得），两类各有来源；他批评哲学家把形而上学当成证明的学问——理性够不着的东西不该用证明去够；同时他发明了一门新学问，研究人类社会（‘umrān）的兴衰——群体凝聚力（‘aṣabiyya）怎样在几代里冻成王朝又耗尽。他把听与思分成两类来源，把王朝写成一条从土壤里长出又衰竭的路径；只是他没有让两类来源互判。

犹太这边，萨阿迪亚《信仰与意见之书》（933）立了四种知识来源：感觉、理性、必然推论、可靠的传述——第四种是听；理性与启示一致。迈蒙尼德《迷途指南》（1190）：神的属性只能否定地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月下世界的说法无疑正确，关于天他没有证明（第二部第二十二章）；世界是受造还是永恒，证明判不了，由律法决定（第二部第十六至二十五章）。四百年后的穆拉·萨德拉（卒于 1640）说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优先性），存在有等级，实体自身在运动（实体运动）——存在是一场不停的发生。

二　同维较真：哈伊是命题一的伊斯兰叙事

哈伊的故事是一个人身上三个学合拍的叙事：解剖羚羊是路径，推出必然存在者是规定，观照是土壤的接触，三者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先后发生、互相逼出——羚羊的死逼出解剖，解剖的尽头逼出推理，推理的尽头逼出观照。伊本·图费勒比西方任何一家都早写了三个学从一个生命里长出来的过程。安萨里的《迷途指津》是另一部：一个人走过教义学、哲学、权威、苏菲，每一段判负照登——教义学不够，写下；形而上学有错，写下——最后停在”尝”：确定性是尝到的，不是证出来的，这是第 2 章说的触的传统在伊斯兰的顶点。他的”神的习惯”也

有本书要的东西：规定是脸的习惯，脸可以改口（神迹）——一条有脸的规定。

伊本·鲁世德的”教法命令思辨”是脸命令路径：D* 给出 D 的许可。他的寓意解释是一条移交规则：规定与经文冲突时，经文的表层让路。萨阿迪亚把传述立为第四种知识来源，是把听立为量——与正理派同一动作（第 41 章）。迈蒙尼德握住了两件：否定神学是土壤看不见；创造与永恒证明判不了、由律法定，是一条评估者在外的规则——证明够不着的地方，交给脸说的话。萨德拉把存在写成运动，是存在学的发生版本：不是有一个存在者在那里，是存在本身在发生。

三　换维接应：三种叙事各塌在哪里

法拉比与伊本·西那塌在高低：宗教是给大众的哲学，先知是会想象的哲学家——脸被降成了修辞。安萨里塌在路径：火不烧棉花，因果是神的习惯——路径成了幻象，一切是脸做的；一张做了一切的脸，留不下可以被兑现的话，因为每一件事都是它的兑现。哈伊的故事塌在结尾：他去教邻岛的人，失败了，于是分工——大众要象征，少数人要真理；一部三合一的叙事以安排收场。伊本·鲁世德塌在方向：证明判经文的表层——规定判脸的话，寓意解释是让哲学决定脸什么时候是在打比方，这是越位；三种人各按其能，是按人分工的安排。萨阿迪亚塌在同一：理性与启示一致，一致是被宣布的，不是被判出来的。迈蒙尼德塌在 S：否定神学不给脸任何显露，可他的神下了六百一十三条诫命——一张只用否定说自己、却用肯定发命令的脸。萨德拉塌在脸：存在的优先性到最后是存在的一体，无脸。

四　对方的反问

安萨里会问：你说科学是路径。可路径是幻：火不烧棉花，是神在火与棉花相接处创造了燃烧；因果只是神的习惯。你的真跑走的是神的习惯，不是路径。你的脸倒是对的——可脸做的比你想的多，它做了一切；那你的三维还剩什么？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把一切交给脸，脸的话就无法被兑现——若每件事都是神做的，“先知的话成不成就”就分不出真假，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失效；机会论为了脸的全能，放弃了脸的可检验。第二步：安萨里自己的《迷途指津》是一本路径的账——他走过教义学、哲学、苏菲，每段判负照登，最后尝到；一个不信路径的人写了一部最诚实的路径记录。而且”习惯”这个词帮了本书：脸的规定是习惯，习惯有账向，可以改口——D×E→S 带着一张脸。登一条：本书不能证明路径不是神的习惯——账本记的回来的事，与”神的习惯”和”火烧棉花”两种说法都相容；账本判不了机会论。记入附录C。

哈伊会问：我在岛上从一具羚羊尸体走到了必然存在者，从来没有需要一本经；你的”脸”是邻岛的象征。答：你解剖羚羊时，是谁让羚羊死的？你的路径从一次没有人做的死开始——那是土壤第一次朝你做了分别，你没有把它记成脸。你的故事结尾的失败也没有记：邻岛的人不听，是你的规定在他们的土壤里冻不住，不是他们只配象征。

五　结算

哈伊在岛上从一只羚羊的尸体走到必然存在者——一个人身上三个学合拍的伊斯兰叙事；故事的结尾却是分工：大众要象征。安萨里用”尝”封顶，却用”神的习惯”抽掉了路径：一张做了一切的脸，留不下可以被兑现的话。存在的优先性是存在学的发生版本——萨德拉把存在写成了运动。

五之二　这一支给三合一留下的两件东西

这一章的材料庞杂，收两件对本书最要紧的。

第一件：《哈伊》是唯一一部把三个学写成一条生命线的书。 西方有过三个学的分类（亚里士多德）、排序（黑格尔）、划界（康德），没有人把它们写成一个人从零开始长出来的过程。伊本·图费勒写了：一具羚羊的尸体——解剖（路径）——“有一样东西走了”（规定）——草垛上的夜晚（土壤），而且每一步是被上一步逼出来的。这部书在十七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自学的哲学家》），影响过洛克与笛卡尔的读者圈；它之所以没有成为三合一的范本，是因为它的结尾是分工（大众要象征），而分工把整个过程重新封回了安排。**一部写对了过程的书，被一个结尾改写成了安排**——这件事本身值得记，因为它说明”过程写对”不等于”判决摆对”。

第二件：伊斯兰思想里有一整套关于”两类知识来源”的讨论，而且比西方细。 传述的（naqlī）与理性的（‘aqlī）——这是一条以来源分类的界，法拉比、伊本·赫勒敦、安萨里各有版本。它与本书第 2 章的听与看是同一条轴的不同切法：传述之知来自听，理性之知来自看与推。伊斯兰把这两类的关系争了六百年，而争法与西方的三合一

一模一样——谁在上、谁审查谁、冲突时谁让路（伊本·鲁世德的寓意解释）。

两类来源不能互判，这是本书要从这段争论里带走的一句：传述的话不由证明判（证明够不着说话者的资格），证明的结论不由传述判（传述里没有那条路径）。它们能做的只有移交：传述给出要检验的话（外判形式），证明给出可走的路径。安萨里走到了一半——他判了哲学家，却没有把教义交出去检验；伊本·鲁世德走到了另一半——他让证明去判经文的表层。两个人各占一头，六百年没有人把它接起来。

六　分离线

与法拉比、伊本·西那分在高低；与安萨里分在路径是不是幻；与伊本·图费勒分在结尾的分工；与伊本·鲁世德分在谁判寓意；与萨阿迪亚分在一致是宣布的；与迈蒙尼德分在否定神学不给脸显露；与萨德拉分在脸。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哈伊：进第 6 章，作为命题一的叙事形态——三个学从一个生命里长出来。《迷途指津》：进第 9 章，作为判负照登的自传形态；“尝”进第 2 章。神的习惯：进第 44 章，作为有脸的规定的名字——脸的习惯可以改口。教法命令思辨：进第 44 章，作为 D* 给 D 许可的样本。萨阿迪亚的传述：进第 2 章，与正理派的圣言量并列。迈蒙尼德”证明判不了的由律法定”：进第 9 章，作为评估者在外在犹太哲学里的规则。存在的优先性与实体运动：进第 5 章，作为存在学的发生版本在伊斯兰的出处。

八　日常案例：农场上的孩子

一个孩子在农场长大，没有人教他。一只羊病死了，他把它剖开，想找那离开了的东西——这是路径；他找不到，可他推出：有一样东西让羊活着，它走了——这是规定；夜里他躺在草垛上，觉得那样东西不在羊里，在整个农场里——这是土壤。三样东西在一个孩子身上先后发生，没有一样是从书上来的。伊本·图费勒写的就是这个孩子。

后来他进了城，听见教堂里的人说”灵魂”，他说：你们说的就是我在草垛上想的。他去教城里的人怎样剖羊，没人听。他回了农场，认定城里人只配听故事。他错的不是回农场，是这一句：他的规定在城里的土壤里冻不住，他把这记成了城里人的不配。安萨里在这个农场上是另一个人：他先当过兽医、读过书、拜过师，最后在草垛上”尝”到了——然后说羊死不是病死的，是神让它死的。孩子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剖羊？他答不上来；他剖过。

第 18 章　两本书——伽利略、培根与一部无作者的自然

一　起手：两本书的模型是怎样写成的

“两本书”——神的话与神的作品——奥古斯丁已经说过，中世纪的雷蒙·塞邦写过《受造物之书》；把它做成近代模型的是两个人。伽利略 1615 年《致克里斯蒂娜大公夫人的信》引红衣主教巴龙尼乌斯的话：圣灵的意图是教我们怎样上天堂，不是教我们天怎样转。信里立了三条：圣经与自然都出自神，不可能矛盾；圣经为了让百姓听懂，用了迁就常人的说法（accommodation），所以字面不能当天文学；自然”不可改变、不可违背，从不逾越加给它的法则”，所以凡被证明的自然之事，圣经的解释必须让路——他引奥古斯丁《创世记字解》为证。1623 年《试金者》把这一句说满：自然之书用数学语言写成，字母是三角形、圆和几何图形。他在信里还讨论了约书亚记十章太阳停住的那一段，论证按哥白尼的读法反而更通。

培根 1605 年《学术的进展》第一卷把两本书并排：神的话之书与神的作品之书；他在《论无神论》里说，一点哲学使人倾向无神论，深入哲学把人的心带回宗教；《新工具》（1620）第一卷立了四种假象——种族的、洞穴的、市场的、剧场的——人的天性、个人的偏好、语言、体系各自扭曲认识；他主张把自然哲学与神学分开，各归各的，免得两败俱伤——“把信仰的东西给信仰”；他说自然在技艺的逼迫下比放任时更肯显露自己，实验是对自然的审问。

两本书的模型在牛顿手里签过一次名。《原理》第二版（1713）的总释说：谈论神属于自然哲学；这个至美的太阳、行星与彗星的系统只能出自一位全智全能者的设计与统治；他是主宰者（Pantokrator），从他最智慧、最卓越的安排里被认识。牛顿在自然之书上署了作者，并且把作者写进了物理学。波义耳的《基督徒的品德家》（1690）说读自然之书的人要有一颗合宜的心——书要有读者，读者要站在一片土壤上。这两处是两本书模型里最接近本书的位置：书有作者，读者有脚下；拉普拉斯后来把签名擦掉了（第 50 章）。

二　同维较真：两本书各握住了本书的一件

伽利略的迁就说是一次账向读法：圣经的说法是为它的听众冻的，字面的天文学是那片土壤上的显露，不是天文学本身——他把圣经的 S 读出了账向，这正是转测审计。他说的”自然从不逾越法则”是无脸土壤的可靠性：一片不改口的土壤。他在约书亚记那一段做的事，本书要记一笔：他没有说那一段是神话，他去问那一段在什么读法下成就——这是把一句话交给”成不成就”，而不是交给”合不合天文学”。培根的四种假象是规定的病理学：种族假象是人的感官与理智替规定加的扭曲，洞穴是个人，市场是语言（词把不存在的东西冻成东西），剧场是体系——四种都是没有账向的规定怎样冻错；他比谁都早给”规定为什么会错”列了病历。他的实验是路径：让自然在逼迫下显露，D 的自觉从他开始。“把信仰的东西给信仰”是划界，但划界的动机是保护两边各自的判决——这一半本书接受。

三　换维接应：两本书藏起了脸的轴

两本书是两个 S：两部文本，两种读法，读书的人站在哪片土壤上没有人问——读者悬在空中。更要紧的是，两本书不一样：自然之书有作者，作者却不在书里开口——“从不逾越法则”的自然是一部不改口、不听人、不试人的文本，它是有言无脸（第 41 章弥曼差那一格）；圣经之书里的脸会说话，会试验亚伯拉罕，会后悔。两本书模型把一部无作者的书与一部有脸的书并排，藏起了它们最深的分别；于是两书冲突时只剩一个办法：让证明过的判没证明的——证明在自然之书里管用，因为那本书不改口；用它去判有脸的书，脸就被当成了一段有待迁就的文本。伽利略赢了那场官司，代价是现代科学从他那里继承了一部无作者的吠陀：从此说”自然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话的是弥曼差。

培根塌在两处。划界让神学失去了路径，让科学失去了土壤——两边各自完整，各自残缺。审问自然更要紧：审问者定问题，被审的只能答被问到的；路径逼土壤说话，说出的是我们问的，不是它判的。审问与收成的差别就在这里：审问里规定是我们的，收成里规定是土壤的。培根把土壤做成了证人，证人不判案。

四　对方的反问

伽利略会问：两本书出自同一位作者，不会矛盾；看起来矛盾时，必须让证明过的判尚未证明的——你难道要让圣经的字面判望远镜？

答：不。木星有卫星是一条路径的主张，判它的是望远镜——再看一次；约书亚记十章不是一条路径的主张，是一张脸说的一句话，判它的是成就——那一天有没有变长；教会拿字面当天文学是越位，你

拿天文学判那一句也是越位，两边都把一句脸的话当成了一条宇宙论的规定。你自己在信里做的其实是对的：你没有判那一段真假，你问它在什么读法下成就；只是你随即把”成就”读成了”合天文学”。登一条：你在那场官司里是对的一方——证明该判路径的主张，教会不该用经文做宇宙论；本书只加一句：赢了之后你留给我们一部不开口的自然，我们从此不知道自己在听谁说。

培根会问：不审问自然，你怎样让它显露？等着？答：审问与等待都要。审问得到的是答案，答案的规定是我们的；等来的才是判决，判决的规定是它的。种地的人也翻土、也施肥——那是审问；秋天收多少——那是判决。你把前一半写成了方法，后一半留给了运气。

五　结算

两本书是两个 S；自然之书有作者却不开口——有言无脸，现代科学从伽利略那里继承了一部无作者的吠陀；圣经之书有脸会说话。两本书模型藏起了这条脸的轴，所以两书一冲突就只能让证明判文本。培根审问自然，得到的是我们问的；收成是它判的。

五之二　两本书的当代形态：数据与叙事

两本书的模型今天还在用，只是两本书换了名字：一本叫**数据**，一本叫**叙事**。

数据这本书被读成自然之书的后裔：客观、不改口、不偏私、“让数据说话”。它的地位与伽利略的自然之书一模一样——有言无脸（第 46 章）：数字在说话，可没有一个说话者能被质问；说”数据显示”的时候，说话的是弥曼差。

叙事这本书被读成人的一边：意义、经验、故事、“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它被承认有价值，但在冲突时永远让路——正如经文在十七世纪要给证明让路。

冲突时的处理方式也一样：让”证明过的”判”尚未证明的”。一个人的经历敌不过一份统计，一个病人的感受敌不过一张化验单（第 51 章），一个员工的说法敌不过一份绩效数据。多数时候这个次序是对的——那正是伽利略那场官司里对的那一半（本章第四节照登）。

可两本书模型藏起来的那条轴今天同样藏着：**数据这本书是谁写的？** 数据不是长在地里的，它是被采集的——采什么、不采什么、按什么口径、为谁采，每一步都是一条规定在安排显露（第 4 章）。所以”数据”不是自然之书的续篇，它是一本有作者却把作者页撕掉的书。叙事那一边的问题也一样：一个故事的可信度不由它动人与否定，要看它有没有被兑现检验过。

本书对这场当代版两本书的处理，与对十七世纪那一场相同：不问哪一本更高，问每一条主张是哪一类，用哪一种判决。数据里的路径读数要真跑，数据背后的口径要敌拓，两者最后都交给使用它们的人的处境去判。

六　分离线

与伽利略分在两刀：约书亚记那一句该由成就判，不由天文学判；自然之书是无作者的文本，不能替说话的书发言。与培根分在两刀：划界让两边各失一维；审问不是判决。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迁就说：进第 4 章，作为经文的账向读法的先声。“自然从不逾越法则”：进第 46 章，作为有言无脸的西方版本——与弥曼差并排。约书亚记那一段：进第 47 章，作为伽利略无意间做的一次”交给成就”。四种假象：进第 4 章，作为规定的病理学——四种没有账向的错法。审问与收成：进第 9 章，作为路径与外判的分别。“一点哲学倾向无神论，深入返回宗教”：进第 7 章，作为分化与聚合的培根句。

八　日常案例：说明书与遗嘱

家里有两本书。一本是洗衣机的说明书：它没有作者——封面只有厂名——它不会错，不会改口，不听你说话；你按它做，机器转；你不按它做，机器不转；它从不解释，从不试你。这是自然之书，有言无脸。

另一本是父亲的遗嘱：有脸，有话，有一句”老屋留给老三”；它可能写得含糊，可能被质疑，可能与父亲生前说的话不一样；判它的不是说明书的逻辑，是执行——老三最后住没住进老屋。两本书放在一个抽屉里，可它们是两种书。

家里为老屋吵起来的时候，工程师儿子说：按合同法，遗嘱这一条无效——他拿说明书的读法判遗嘱；老三说：爸说过的话就是话——他拿遗嘱的读法判合同。两本书模型说：各归各的，说明书管机器，遗嘱管房子。可这个家不是两本书，是一群人站在同一块地上；地是谁的，没有一本书写。

第 19 章　笛卡尔的树与斯宾诺莎的一——树而无土、无脸的实体、预先对好的钟

一　起手：一棵树、一个实体、两只钟

笛卡尔 1647 年给《哲学原理》法文版写的序言里画了一棵树：哲学像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其余一切科学，归结为三门——医学、力学、道德。《沉思集》第一至第五沉思：怀疑到剩下”我思”，由我思推出神，神的诚实担保清楚分明的观念不骗人，于是物理学可以建立。1630 年给梅森的信说得更狠：永恒真理——包括数学——是神创造的，神本可以让二加三不等于五。1633 年伽利略被判之后，他压下了自己的《世界》。阿尔诺当时就指出那个圆：清楚分明的观念靠神担保，神的存在靠清楚分明的观念证明。

斯宾诺莎《伦理学》（1677）用几何方法写：定义、公理、命题、证明。只有一个实体，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第四部分序言）；思想与广延是它的两个属性；万物是样式，一切必然。《神学政治论》（1670）第七章说解释圣经要像解释自然——从圣经本身出发，考它的历史：谁写的、写给谁、什么时候；第六章说神迹是无知的名字；第十四、十五章说信仰的目的是顺服，哲学的目的是真理，两者各归各的。先知有生动的想象力，没有知识。莱布尼茨《单子论》第 87 节说自然的物理王国与恩典的道德王国之间有预定的和谐，两个王国像两只预先对好的钟，各走各的，永远一致；《神正论》

（1710）说这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马勒伯朗士说我们在神里面看见一切观念——看的神学顶点——并且把因果交给神：偶因论。

两只钟还引出过一场直接的争论。1715 至 1716 年莱布尼茨与克拉克（替牛顿说话）通信：莱布尼茨嘲笑牛顿的神像一个蹩脚的钟表匠，造出的世界需要他时时上发条、时时修理；克拉克答：一个从不干预的国王等于不在，一个把世界造得永不需要他的神，等于造完就退了休。这场通信是脸的轴在物理学与神学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莱布尼茨的神在开头判完一切，此后不再朝世界做分别；牛顿的神要干预，要修理，要朝世界走路径。两边都没有第三种：一张不修理钟表、却对钟表的话记账的脸。

二　同维较真：四家各画对了一笔

笛卡尔的树是西方第一幅把三个学画成一株活物的图：不是一张分领地的地图，是一棵长的东西——根、干、枝——他把生长写进了学问的图像。他的”神创造永恒真理”更近本书：规定不是必然的，是一张脸立的；连数学的规定都有作者——这是有脸的规定的极端形态，也是”规定有账向”的一个先声：二加三等于五是一条被立的规定。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七章是账向方法的出生：读圣经要像读自然，考它的历史——谁、对谁、何时——历史批评从这里开始，它做的是给经文的 S 记账。他说信仰与哲学的目的不同——顺服与真理——这是”以什么为业”的第一次说出：两者不是两块地，是两种业。莱布尼茨的两只钟是合拍的一个坏版本，但它至少说了：两个王国要一致，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他的”充足理由律”是账向的另一个名字——每件事都有它所以如此的理由。

三　换维接应：树下没有土，实体没有脸，钟不互生

笛卡尔的树画错在一处：根是形而上学。根不是土，根是植物的一部分，长在土里——他画了根，没有画土；树从”我思”里长出来，我思是根，根下面什么也没有。他的神更要紧：神被当作公理放进了方程——清楚分明的观念要神担保——脸成了推导的一环，纪律五（不把脸放进方程）他犯了，那个著名的圆就是把脸放进方程的形状：脸担保观念，观念证明脸，评估者被收进了闭环，闭环于是转圈。广延的世界是一部机器，无脸的土壤做成了钟表。

斯宾诺莎把脸化掉了：神即自然，自然不改口，一切必然；先知的 D* 被降成了想象力，神迹被定为无知——脸的回来在定义上被取消。第七章的账向方法是好的，可他用它证明的是先知没有知识：账向本来是为了知道一条规定从哪里冻出来，他用它把脸的话冻成了心理学。他的划界把真理全给了哲学，信仰只剩顺服——高低。几何方法把哲学写成 S 的 S：从定义推出一切，路径没有位置。莱布尼茨的两只钟：同相而不互生——两个王国一致，因为出厂时对好了，不是因为互相逼、互相冻、互相撞；预定的和谐让移交成为多余——一切在时间之前判完了，“最好的可能世界”是在开头下的判决，评估者在时间之前，而不是在秋天之后。马勒伯朗士把看做到了顶：一切在神里被看见。

四　对方的反问

斯宾诺莎会问：你的脸是想象。先知有生动的想象力，没有知识；凡把神说成会说话、会改口、会试验的，都是把人的性情投射给神——神即自然，自然不改口。你要的脸，是奴隶要的主人。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你说先知的话是想象，是用你的规定判的——“充分的观念”是几何的看，你定了什么算知识，然后先知不合格。脸的话不由”充不充分”判，由”成不成就”判；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比你的几何早两千年立了另一种判。第二步：你选了自然之书的一边——一部永恒、无作者、不改口的秩序（第 18 章），弥曼差的吠陀穿着几何的衣服。代价是没有一句话能失败：一切必然，就没有兑现，也没有落空。本书与你的分别可以说成一句可预注册的话：在你的世界里没有应许会落空，在有脸的世界里应许可以落空。登一条：账本判不了必然论——一本记着回来的事的账，与”一切必然”相容，与”脸会改口”也相容；本书不能从账本上驳倒你，只能指出你的世界不允许有落空这一行。记入附录 C，与第 17 章安萨里那条并列：机会论与必然论从两头把账本架空。

笛卡尔会问：没有神的担保，你凭什么信你的账本不是恶魔写的？答：不凭担保，凭预注册——账在事之前写，事来了再对；恶魔能改事，改不了先写下的账。你把担保放在方程里，所以转了一个圆；本书把预注册放在时间里，圆就打开了。

五　结算

笛卡尔的树是第一幅把三个学画成一株活物的图，但树下没有画土；他把脸当公理放进了方程，结果是那个著名的圆。斯宾诺莎选了无作者的自然之书，先知的脸降为想象；莱布尼茨的合拍是两只预先对好的钟——同相而不互生。

五之二　近代的共同动作：把土壤搬进方程

十七世纪这四家做了同一个动作，只是各人的手法不同：**把土壤搬进方程，好让它被计算**。

笛卡尔把神放进认识论的推导链——神担保清楚观念，观念证明神；土壤成了一条公理，结果是那个圆。斯宾诺莎把神放进本体论的演绎链——神即实体，万物是样式，一切必然；土壤成了一条定义，结果是没有一句话会落空。莱布尼茨把神放进宇宙的初始条件——预定和谐，最好的可能世界；土壤成了出厂设置，结果是判决在时间之前就做完了。马勒伯朗士把神放进每一次因果——偶因论；土壤成了每一步的算子，结果是路径消失了（与安萨里同格，第 17 章）。

四种搬法，四个后果，共同点是：搬进方程之后，脸就不再能回来判什么。一个被写进公理的对面，它的下一步是可推的；一个可推的对面不是脸，是机制（第 44 章）。

这个动作也解释了十八世纪发生的事：一旦土壤成了方程里的一项，删掉它就只是删掉一项——拉普拉斯说”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第 50 章），说的正是这个。**它可以被删，因为它先被写了进来**。没有被写进方程的东西是删不掉的：你删不掉脚下的地，只能不提它；而一条写在方程里的项，划掉就没了，方程照样运转。

这是本书纪律第五条（不把脸放进方程）的历史理由，不是虔敬，是力学：**搬进去是为了算它，算得动就删得掉**。第 44 章的裁定——D* 进判决层不进方程层——在这一章有了它的反面教材。

六　分离线

与笛卡尔分在两刀：根不是土；脸不进方程。与斯宾诺莎分在两刀：脸的话由成就判，不由充分判；必然之中没有落空。与莱布尼茨分在一刀：同相而不互生，判决在开头不在秋天。与马勒伯朗士分在看。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笛卡尔的树：进第 3 章，作为三个学的第一幅生长图——本书补上土。神创造永恒真理：进第 44 章，作为有脸的规定的极端形态。那个圆：进第 9 章，作为把脸放进方程的形状。《神学政治论》第七章：进第 4 章，作为账向方法的出生。“信仰求顺服，哲学求真”：进第 4 章，作为”以什么为业”的第一次说出。两只钟：进第 6 章，作为合拍的反例——同相而不互生；充足理由律：进第 4 章账向节。马勒伯朗士：进第 2 章，作为看的神学顶点。

八　日常案例：一家人的作息不是两只钟

莱布尼茨说两个王国像两只出厂时对好的钟，各走各的，永远一致。一家人的作息不是这样对上的：父亲六点起，母亲六点半起，孩子七点起，这个次序不是出厂时定的，是二十年里互相逼出来的——孩子上学后母亲提前了，父亲换了班全家都改了。一家人合拍，因为他们每天互相撞；两只钟合拍，因为它们从不见面。莱布尼茨画的是后者。

笛卡尔的树在这个家里是一盆没有土的花：根（家规）、干（生计）、枝（孩子们的事），画得清清楚楚，可花盆里没有土——这家人住在哪里、靠什么、谁在看着他们，图上没有。斯宾诺莎在这个家里是那个说”家就是这样，谁也改不了”的人：他不撒谎，他只是把每

一次改变都说成本来就要这样，于是这家人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也没有一句话算数。

第 20 章　帕斯卡与维柯——三个秩序、亚伯拉罕的神、真即做成

一　起手：一个从心起手，一个从做起手

帕斯卡的《思想录》里有三处直接落在本书的题上。第一处是几何精神与敏感精神（布伦士维格编号 1，拉夫玛编号 512）：几何精神从少数明显的原理一步一步推，敏感精神一眼看到无数细微的原理，“感到”而不是”推出”；前者是数学家的头脑，后者是懂人的头脑，两者很少在一个人身上。第二处是”心有理性所不知道的理由”（B277/L423），以及更硬的一句（B282/L110）：我们认识真理不只靠理性，也靠心，第一原理——空间、时间、运动、数——是心感到的，理性推不出它们，只能在它们上面建造。第三处是三个秩序（B793/L308）：肉体的秩序、精神的秩序、仁爱的秩序；国王与富人属于第一种，阿基米德属于第二种，耶稣属于第三种；三者之间是无限的距离——一切肉体加起来不值一个最小的思想，一切思想加起来不值一个最小的仁爱的动作。还有两处要一并起手：1654 年 11 月 23 日夜的《回忆录》，缝在他外衣里直到死——“火。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神”；以及赌注（B233/L418）：神存在与否理性判不了，但人必须下注，从期望值看应当赌神存在。还有那句”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B206/L201）。

维柯的起手在 1710 年的《论意大利人古老的智慧》：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与做成的可以互换。神完全知道自然，因为自然是神做的；人完全知道数学，因为数学是人做的——人用定义与公设造出了那个世界；人也能知道历史，因为”民族世界”是人做的。1725 年的《新科学》（1744 年定本）第 331 节把这句话写成了全书的地基：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人做的，所以它的原理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变化里找到；而哲学家们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神做的自然世界，却忽视了人做的民族世界。他还说物理学里可证明的命题是我们能使之发生的命题——实验就是做。《新科学》的架构是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各有自己的语言、法律、政制；第一门要学的科学是神话学；“诗性智慧”在先，理性在后；天意（provvidenza）通过人的激情做成人没有打算做的事——人做了历史，却不是按自己的打算。

二　同维较真：两人各握住了本书的一件

帕斯卡握住了三件。三个秩序之间的无限距离，就是三种判决不可互换：几何判不了仁爱，肉体的量判不了精神的量；他比命题三早三百年说出”不可用一个秩序的尺去量另一个秩序”。心感到第一原理，是触：原理不是看出来的，是感到的——帕斯卡站在触的一边，与第 2 章的听与触同一边；他的敏感精神是”一眼看到无数原理”，那不是几何的看，是摸到整个形状。《回忆录》是脸的轴在西方的出生证：亚伯拉罕的神有脸，哲学家的神没有——一号位上的最高存在者与朝人说话的对面，他一夜之间分开了，用火。“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是他对无脸土壤的诚实：一片不朝人说话的土壤是令人恐惧的。

维柯握住了本书的知识论。真即做成：知道一件事就是知道它是怎么做成的——这是发生学的知识论在西方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他又说数学之真在于人做了它——第 52 章要裁数学的座位，维柯已经投了票：数学是人做出来的记法；实验是”使之发生”——科学之真在于做，正是”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的十八世纪说法；第 4 章说的 factum 与 datum，他把 factum 立成了真的定义。诗性智慧在先、神话学是第一门科学，是一个发生的次序：土壤在先，规定在后。天意通过激情做成人没打算的事——人做了路径，土壤给了收成；他把”评估者在外”写成了天意。

帕斯卡另有一句要在这里记下：任何不说神是隐藏的宗教都不是真的（B585/L242），他引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有脸的土壤会隐藏——脸不是随时可见的，这与第 30 章”说话的脸也会沉默”是同一件事，帕斯卡把它立成了真宗教的判据。维柯也有一句要记：《新科学》末尾的”反思的野蛮”——当一个民族的诗性智慧被反思耗尽，人变得比第一代野蛮人更野蛮，因为他们只剩下反思而没有共同的土壤；这是发现学晚期的画像：S 层过度成熟、土壤枯竭，规定悬在半空。

三　换维接应：两人各塌了哪一维

帕斯卡的三个秩序是三个”是”：肉体是一个秩序，精神是一个秩序，仁爱是一个秩序，三者之间无限距离，永远分开。他把三者冻成了三种存在的等级——分级的安排，第 7 章划过的线；三个秩序之间没有发生：肉体生不出精神，精神生不出仁爱，仁爱从上面来。这是发现学的三分：三个秩序早已各自在那里。赌注更是把土壤读成期望值：一片可以下注的土壤是一个 S 的期望，第 9 章已经划了线——主体

自判。敏感精神虽然是触，可他仍说它”一眼看到”（voir d’une vue）——触被说成看，是看的语法在触的传统里留下的痕迹。

维柯塌在两处。第一，按制作者划界：人做的人能知，神做的神能知——自然被划给了神，人对自然只有”使之发生”的那一小块。这是一条以”谁做的”划的篱笆，仍是划界。第二，三个时代是次序：神的、英雄的、人的——孔德的三阶段就是从这里改出来的（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维柯是次序模型的源头之一，尽管他的”回转”（ricorso）让次序转圈而不是直线。他的天意是一张断言的脸：天意在后面做事，可他没有问天意说不说话、试不试人，天意只是一个把人的激情变成秩序的看不见的手——无脸的土壤被叫了一个有脸的名字。

四　对方的反问

帕斯卡会问：你把三个学放在一个发生里合拍，可我说三个秩序之间是无限的距离。你的三原理说 D×E 生出 S、S×D 生出 E——那么你是说，几何加上肉体能生出仁爱？一切物体加起来不值一个思想，一切思想加起来不值一个仁爱的动作。你的合拍就是把无限距离抹成一条方程，这才是降格。

这个反问逼出了本书一处必须说清的地方，所以要感谢它。三原理的箭头不是”制造出”，是”显露于”。S×D→E 说的不是几何加肉体造出仁爱，说的是：在规定与路径都失败的那一处，土壤显露。仁爱不是被造出来的，是当力气与聪明都说不通时显露出来的。帕斯卡自己的三个秩序其实是三个显露：三种”大”（grandeur）——肉体的大、精神的大、仁爱的大——都是显露出来的态，三个 S。他的无限距离是三个显露之间的距离，本书接受它，并把它记在 S 层：三种

显露不能互相换算。三原理说的不是显露之间的换算，是每一种显露在什么处被逼出来。这一轮走完，本书对三原理的读法要改口：箭头读作”显露于”，不读作”生产”；这条改口进第 6 章正文。

维柯会问：你的存在学要记土壤的判决，可土壤是神做的，人只能知道人做的；记账的人怎么知道账上记的是土壤的判决，不是自己的想象？答：账是人做的，所以账是真的——它记的是回来的事：退烧、添碗、成就。账不说土壤是什么，它说土壤回来过。用他自己的原则：账是 factum，真；回来的事不是人做的，人不宣称知道它。存在学的唯一 factum 是账本。这一条本书全接受，并且照登它的代价：存在学对土壤本身没有 verum，只对账有。

五　结算

三原理的箭头是”显露于”，不是”制造出”：S×D→E 说的是土壤在规定与路径都失败处显露，不是几何加物体造出仁爱——帕斯卡的无限距离是三个显露之间的距离，本书接受它，并把它记在 S 层。真即做成：科学是做出来的真（实验），数学是做出来的真（记法），存在学不做土壤，它做账——账是它唯一的 factum。

六　分离线

与帕斯卡分在三刀：三个秩序是静态的分级，三个读法是互生的；赌注是主体自判，收成在外；敏感精神仍被说成看，本书说它是触。与维柯分在三刀：按制作者划界，本书按判决分；三个时代是次序，三合一会动而不排队；天意是断言，四行账是记录。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回忆录》那一句，进第 47 章，作为脸的轴在西方的出生证。三个秩序，进第 6 章，作为对”合并”的一道检查：三种显露不能换算，合拍不是换算。“心感到第一原理”，进第 2 章，作为触的认识论在西方的出处。“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进第 45 章，作为无脸土壤的西方体验。verum-factum，进第 4 章，作为科学之真的定义（做出来的真）；进第 52 章，作为数学座位的一票（数学是做出来的记法）。“物理学里可证明的是我们能使之发生的”，进第 4 章科学节。诗性智慧在先，进第 7 章，作为发生次序（土壤先于规定）的十八世纪证词。三原理箭头改读为”显露于”，进第 6 章——这是本章从对话里带回来的最重的一件。

八　日常案例：三种”大”在一个家里

一家人。父亲能一个人把冰箱搬上五楼，这是肉体的大；姐姐能解出全班解不出的题，这是精神的大；奶奶在儿子生意赔光回家那晚说了一句”回来就好”，这是仁爱的大。帕斯卡说对了：搬多少冰箱换不来一道题，解多少题换不来那一句话；三种大之间没有汇率。

可那一句话是怎么显露的？儿子的”成功”这条规定失败了——他没成功；他的路径也失败了——他努力过了。规定与路径都说不通的那一晚，奶奶那句话显露出来。它不是力气加聪明造出来的，它是在两者都失败处被逼出来的：这就是 S×D→E 的读法——显露于，不是制造出。要是儿子成功回来，那句话不会说，不是因为仁爱不在，是因为它没有显露的地方。

维柯在这个家里是：儿子把赔光的账一笔一笔记清楚，那本账是真的，因为是他做的；奶奶原不原谅，不由账决定，也不是他做的——他只能等，然后把”回来就好”记在账的最后一行。那一行不是他做的，是回来的。

第 21 章　休谟、康德、施莱尔马赫——对话录、调节性理念与绝对依赖

一　起手：三家把三者的关系交给了三个不同的法庭

休谟把这个题写成了一部对话录：《自然宗教对话录》（1779 年身后出版），克里安提斯讲设计论证，斐罗怀疑，第美亚守着先天的神秘；叙述者潘斐留斯最后判克里安提斯的立场”更接近真理”，可全书最锋利的话都在斐罗嘴里，谁赢了没有人说得清。《宗教的自然史》（1757）把宗教的来历写成恐惧与希望：多神在先，一神在后，宗教从人的处境里长出来。《人类理解研究》第十节立了一条判决规则：任何证言的分量都要与它所证之事的反常程度相抵，神迹的证言永远输给经验的均匀性——听永远输给统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说：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为信仰腾出地方。他把理性的理念——神、自由、不朽——定为调节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先验辩证论附录）：它们不构成任何对象，只引导探究，“好像”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根据那样去研究；二律背反是理性走到无条件者时必然的自相矛盾。《实践理性批判》把神与不朽立为公设——道德要求它们。《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把教会读成伦理共同体，把根本恶写进人性。《系科之争》第 7 章已经划过线。

施莱尔马赫 1799 年《论宗教》第二讲说：宗教既不是形而上学（思），也不是道德（行），是对宇宙的直观与情感；1821 年的《基

督教信仰》把它定为”绝对依赖的情感”——人对一个自己没有做、也不能做的东西的依赖；神学是对教会的虔敬自我意识的描述；基督是神意识完满的人。他还立了一门解释学：把作者理解得比作者自己理解得更好。

二　同维较真：三家各握住了本书的一件工具

休谟的对话录本身是一件工具：它没有结算，它把三个声音摆开，让读者判；本书的对话章体第五节要求结算，休谟提醒它，有些对话的诚实结局是不结算。《宗教的自然史》是一部脸的发生学：脸从恐惧与希望的土壤里长出来——第一次有人写脸的账向，尽管是心理学的。第十节的规则是一条真的判决规则：他试图裁定听与路径谁大——这是三判之争的第一次形式化。

康德给了本书最准确的一个词：调节性。理念不构成对象，只调节探究——这正是”哲学规定 S 的显露”里的”规定”：不是 S，是 S 以什么面目显露的规定者；康德把它与”构成”分开，本书全盘接受这个分别。“悬置知识为信仰腾地方”是一次划界，但划界的动机是保护土壤不被看：他知道看够不着那里。二律背反更要紧：理性沿着路径走到整体，规定自相矛盾——这是 S×D→E 的康德版本：规定与路径在无条件者面前一起失效；只是他把那一处读成幻相，本书读成土壤显露的地方。

施莱尔马赫的三分——思、行、情——是三维按心灵功能的分派：思是规定，行是路径，情是土壤的接触；他比黑格尔早把宗教从”思”里挪出来。绝对依赖是站在一片自己没有做的土壤上：依赖的对象不是一个对象，是使人成为人的那个——这与第 5 章”土壤先于路径”同一句。神学作为对虔敬意识的描述，是从主体这边记账。

三　换维接应：三家各塌了哪一维

休谟塌在 D*：脸从恐惧里来，是主体的土壤造了脸——投射，方向只有一个，脸从不做事；他的证言规则让脸永远说不上话——一句成就了的应许在他这里是一份要被折扣的神迹证言，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在他的法庭上没有立案资格。他把听判给了统计。

康德塌在两处。第一，调节性理念只有两种用法：构成对象（错）或引导探究（对）；他没有第三种——等它回来。理念是”好像”，土壤是一个有用的虚构；脸被降成了探究的启发式。第二，为信仰腾出的地方是一间没有回来的屋子：神与不朽是公设——我需要它们道德才成立——这是主体自判，与帕斯卡的赌注同一形状；“理性的事实”是他唯一承认的回来的东西，他推不出它，只能说它在。他的先天是转测（第 4 章）：范畴是冻好的路径被宣布在先。二律背反被读成理性的幻相，土壤显露的地方被封了。

施莱尔马赫塌在主体这边：绝对依赖描述的是依赖者的状态，不是被依赖者做的事——土壤没有行动，只有被感到；没有 D*，只有 E 的触感。神学描述教会的意识，教会的意识判教会——没有外判。三分按心灵功能，是分工：巴伯的”独立”模型 1799 年就写好了，只是写在心理学里。

四　对方的反问

康德会问：你的土壤是理性的理念，只能调节地使用，不能构成对象；你说它能”回来判决”，就是把调节性的理念构成性地使用——超越论幻相。你的脸是一个被构成的对象，你回到了独断论。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调节与构成的分别本书全接受——规定不构成显露，规定安排显露。分离线在第三种用法：你只给了理念两条路，构成对象或引导探究；本书加第三条，等它回来——土壤既不是我构成的对象，也不是我用的启发式，是回来的判决。你自己留了一个例子：理性的事实——道德律的意识——你推不出它，也不把它当对象，你说它”在”，那就是一个回来的东西，你没有给它名字。第二步：脸不是被构成的对象，脸是对面做分别的形式，列维纳斯已经替本书答过（第 30 章）。登一条：你可以说，任何”回来的”都只是又一个现象，被调节性理念事后组织进经验；本书答不掉这一句，除了一件事——预注册：判决的形式在它回来之前写好，回来的东西对上了先写的，就不是事后组织的。预注册是本书对超越论幻相唯一的防线；没有它，你赢。记入附录 C。

休谟会问：你的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就是神迹证言，我的规则早判了它。答：你的规则判的是”反常之事的证言”，申命记十八章判的是”话成没成就”——一句话成就了不是反常，是一行账；你把每一次兑现都当神迹来折扣，脸就永远说不上话。你的《自然史》倒替本书做了事：脸有账向——它从什么土壤里长出来——你写了，本书只是不把账向当成脸的全部。

五　结算

康德的”调节性理念”是本书”规定”的准确名字——他只给了它两种用法：构成对象或引导探究；本书加第三种：等它回来。 休谟把脸的来历写成恐惧，把脸的话判给经验的均匀性——脸在他那里永远输给统计。施莱尔马赫把三维分给三种心灵功能，绝对依赖是站在一片自己没有做的土壤上——可他只写了站着的人，没有写土壤做的事。

五之二　三家的现代继承人

这三家不是哲学史上的三个名字，他们各自留下了一支今天仍在运转的队伍。

休谟的队伍：把脸的来历当成脸的全部。 宗教的认知科学（超敏能动性探测、心智理论的副产品）、演化心理学对信仰的解释、丹尼特的《破除魔咒》（第 28 章）。他们做的正是《宗教的自然史》：脸从什么心理与社会条件里长出来。本书接受这份账向（第 4 章），也在同一处划线：账向不是全部——一米也是人定的，一米照样量东西。判据很简单：给出了来处，不等于给出了判决；解释一条规定怎样产生，与判断它现在算不算数，是两件事。

康德的队伍：把土壤当成有用的虚构。 各种”作为如果”（als ob）的立场——费英格的实用虚构主义、当代的”宗教虚构主义”、以及一大批”意义感对健康有益，所以值得保留”的实证研究。它们把土壤定成了调节性的：有用，别当真。本书的分离线仍是那第三种用法——等它回来：一个被定为虚构的东西，不会被允许回来判你，因为你已经先规定了它不是那种东西。

施莱尔马赫的队伍：把土壤挪进体验。 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第 9 章）、奥托的”神圣者”、现代的灵性（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正念的心理学化（第 40 章）。这一支最庞大，也最合今天的胃口：它保住了体验的真实，取消了对面的行动。本书的分离线还是那一条——他只写了站着的人，没有写土壤做的事；而一片不做事的土壤，不会有判决回来。

三支队伍加起来几乎覆盖了当代关于这个题的全部主流说法，而它们共有一个结构：**都在解释人这一边，都不给对面留位置。** 这不是

偏见，是十八世纪那三位定下的问法的自然延长——问法一旦定成”人为什么会这样读”,答案就永远只在人这一边。

六　分离线

与休谟分在两刀：脸不只是投射；听不永远输给统计。与康德分在两刀：理念的第三种用法；二律背反不是幻相而是显露的地方。与施莱尔马赫分在一刀：依赖是主体的状态，不是土壤的行动。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调节性：进第 4 章，作为”规定”的康德名字。二律背反：进第 6 章，作为 S×D→E 的康德版本。“悬置知识为信仰腾地方”：进第 8 章，作为为保护土壤而划的界。理性的事实：进第 9 章，作为一个未被命名的回来之物。休谟的对话录：进第 40 章，作为不结算的对话的样本。《宗教的自然史》：进第 44 章，作为脸的心理学账向。第十节的规则：进第 9 章，作为听与路径之争的第一次形式化——本书改判。施莱尔马赫的三分：进第 4 章，作为三维按心灵功能的分派；绝对依赖：进第 5 章。

八　日常案例：老农的天气

村里的老农说：三天后下雨。气象台说：概率百分之十。休谟的规则判：老农的话是证言，气象台是经验的均匀性，证言输。可村里的孩子把老农的话记下来了——三天后要么下要么不下，这是一行账，不是一份神迹证言；休谟的规则不让孩子记账，孩子记了。

康德在这个村里是农业局的人：他说”丰收”是一个调节性的理念——你好像会丰收那样去耕作，它引导你，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会

来的东西。老农说：秋天它会来或不来。农业局的人说：那是你事后把收成叫作丰收。老农说：我春天就写在墙上了，收多少算丰收——他做了预注册，农业局的人不再说话。施莱尔马赫在这个村里是坐在田埂上的人：他感到自己靠着这片地活，绝对依赖；他描述这种感觉描述得极好，可地在他描述的时候正在长东西，他没有写地做了什么。

第 22 章　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扬弃、肯定哲学与跳跃

一　起手：三个人，一个体系与两次出走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553 至 577 节把绝对精神分成三形态：艺术在直观里把握绝对，宗教在表象（Vorstellung）里把握绝对，哲学在概念（Begriff）里把握绝对——三者内容相同，形式逐级上升，宗教的内容就是哲学的内容，只是穿着表象的衣服。《精神现象学》序言说真理是整体，整体是带着自己的生成的结果；“真理是酒神的狂欢，没有一个成员不醉”。他的方法是辩证法：否定、扬弃（Aufhebung——取消、保存、提升三义一词）、概念的自我运动。自然是理念在他者性中的存在，自然科学是知性把它固定成的规律，自然哲学把它重新读成概念。《法哲学原理》序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谢林走了两次。早期的自然哲学（1797、1799）说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科学与哲学本是一件事的两面。1809 年的《自由论文》在神里面区分了”根据”（Grund）与”实存”：神有一个黑暗的根据，神的实存从这根据里出来，根据在神之内却不是神本身——恶从这里可能。晚年的柏林讲座（1841–42，《启示哲学》《神话哲学》）把哲学分成两种：否定哲学只回答”什么”，从概念推演本质；肯定哲学要回答”那个”，从”不可先思的存在”（unvordenkliches Sein）出发——存在先于一切思，思推不出

它，只能承认它然后往后走；神话是意识的过程，启示是历史里发生的事。他坐在柏林讲台上的时候，台下有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在 1844 年的《哲学片断》里做了一个思想实验：真理能不能被学到？苏格拉底说不能——真理已经在学习者里面，教师只是助产士，学习是回忆，教师与时刻都无关紧要。另一种可能是：学习者没有真理，也没有认识真理的条件；那么教师必须既给真理又给条件，那个教师就不是人，那一刻就成为决定性的”时刻”——这就是”神在时间里”，绝对的悖论。《恐惧与颤栗》（1843）读创世记二十二章：亚伯拉罕是信仰的骑士，他在伦理之上被悬置（“伦理的目的论悬置”），他的信是凭着荒谬。《最后的非科学的附言》（1846）说主体性就是真理；体系没有伦理学；“存在对神是一个体系，对任何一个正在存在的精神不是”。信仰是跳跃。信仰的骑士看起来像一个收税的人，从外面看不出来。

二　同维较真：黑格尔离合拍最近，谢林与克尔凯郭尔各给了一块土壤

黑格尔离命题一只差一步。艺术、宗教、哲学内容相同、形式不同——这就是三个读法读同一个发生；他是西方第一个正式说”三者是一个内容的三种形态”的人。真理是带着生成的结果——他把事中写进了真理的定义，不是事后的观众。扬弃的三义里有”保存”：被否定的东西不删，被带着往前走——判负照登的祖先在这里；他从来不删失败的环节，失败是精神的路。辩证法本身是一条 D：否定就是差异，概念的自我运动就是路径。

谢林给了本书两块土壤。“不可先思的存在”：存在先于思，思推不出它——这是纠缠的先在，第 5 章说的”地先于脚印”，谢林说思

只能承认它然后开始走；肯定哲学就是从土壤起手的哲学。神里面的根据：脸也有自己的土壤——第 30 章末尾提出的猜想，谢林 1809 年已经写了：神的实存从一个黑暗的根据里出来，根据在神之内。他把脸与脸的土壤分开了。

克尔凯郭尔给了本书发现学与发生学的分界在神学里的原文。《哲学片断》的两种学习：回忆——真理已在，教师无关紧要——是发现学；时刻——学习者连条件都没有，条件由对面给——是发生学，而且是有脸的发生学：条件从那边来，那一刻才有真理。这是 D* 的第一个哲学表述：不是主体做出分别，是对面给出使分别成为可能的条件。《恐惧与颤栗》的亚伯拉罕是试验：脸朝人走了一条路，人走完了。反体系是反合并。

三　换维接应：三家各塌了哪一维

黑格尔塌在两处。第一，三形态排了队：表象低于概念，宗教被扬弃进哲学，哲学是最后的、最高的形态——同一个内容，可只有概念的形式是它的”真正”形式；三个读法有了高低，合拍变成了升级。第二，整体把评估者关在了里面。真理是整体，整体是绝对精神对自己的知，哲学是整体的自知——判它的是它自己；没有外面。概念”自我运动”、“自我生成”，是一个既是第一者又是最后者的东西：起点是它，终点也是它。这是 θεωρος 的绝对形态——把全部相位一起看在眼里的那个观众，被说成了实在本身。自然是”理念在他者性中”，是土壤被读成堕落的 S。辩证法与三原理差在方向：扬弃向上，往更高的统一去；三原理没有上，只有下一轮。他的否定是”规定的否定”，通向更高的肯定；本书的判负通向下一轮，不通向更高处。

谢林塌在他自己出走的方向上。肯定哲学从不可先思的存在起手，随后却做成了《神话哲学》《启示哲学》——一部叙述神的过程的体系，神话在先、启示在后，仍是次序；根据是黑暗的，不是脸，它不朝人做分别，它只是脸的深处。他给了土壤，没有给判决。

克尔凯郭尔塌在 S。时刻不能直接传达，信仰是内在性，骑士从外面看不出来，悖论不能取任何形——他把显露当成了对信仰的降格，与第 30 章那一支同病。没有 S 就没有路径可以累积：跳跃每一次重新跳，亚伯拉罕的二十五年在他那里是一次决断，不是一条走出来的链。而且没有判决：主体性是真理，谁判主体性？他把评估者关在了主体里面——黑格尔关在整体里，他关在个体里，两个闭环。

四　对方的反问：发生不就是辩证法？

黑格尔会问：你的”发生”不就是我的辩证法？否定、扬弃、结果带着它的生成——你所谓三原理，是我早写过的概念的自我运动。你只是拒绝了终点。可没有终点的运动不是理性，是坏无限（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一个又一个下一轮，永远的”又一次”，那是知性的无限，不是理性的。

这是全书要冒的第二个险。答两刀，登一条。

第一刀，方向。扬弃向上：每一次否定通向一个更高的统一，最后通向包括一切的整体。三原理没有上：D×E→S 之后是 S×E→D，再是 S×D→E，再是下一轮 D×E→S——不是升级，是转圈；转出的东西不比上一轮高，只比上一轮多一行账。黑格尔的运动有一个形状叫上升，本书的运动有一个形状叫记账。

第二刀，外面。黑格尔的整体包括它的评估者：绝对精神知道自己，判自己，没有一处在整体之外。本书的评估者在外，并且永远在外——整体永远缺一角，那一角是回来的判决。所以本书的”整体”不是整体，是一本永远差最后一行的账。

登一条：坏无限的指控，本书有一格答不掉，而且要照登。一片无脸的土壤上的发生——道生一、缘起——的确是黑格尔说的坏无限：一轮又一轮，没有方向，没有话；道没有脸，所以一留不住，留不住就是又一次。黑格尔对无脸的发生说对了。有脸的土壤不同：脸说了一句交给时间的话，下一轮不是”又一次”，是”看这句话成没成就”——一句应许把无限变成了等待，等待有方向，没有终点。这不是黑格尔的好无限（自己回到自己的圆），是第三种：一句等着兑现的话。可是儒家的天不言、道家的道无脸——在这两格里，本书的发生学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就是坏无限，本书接受这个判决，记入附录 C；这也是第 48 章为什么把”脸说不说话”立为一问：不说话的土壤上的发生，无法回答黑格尔。

克尔凯郭尔会问：你要记账、要判决、要外判——你把信仰做成了一本账；信仰是激情，是跳跃，账是体系的最后一页。答：账不是信仰，账是信仰在时间里留下的痕迹。亚伯拉罕的信是跳跃，创世记记下的是他二十五年的账——撒拉的笑、夏甲、两次称妻为妹、摩利亚——判负照登，一笔不少；克尔凯郭尔自己写《恐惧与颤栗》就是在记这本账。圣经给信仰的骑士记了账，骑士才没有从外面看不出来。跳跃不可记，跳过去之后落在哪里可记。

五　结算

扬弃向上，三原理向下一轮；黑格尔的整体把评估者关在里面，合拍的整体永远缺一角——那一角是外判。没有脸的发生是坏无限，黑格尔说对了；有脸的发生不是好无限，是一句等着兑现的话。

六　分离线

与黑格尔分在三刀：三形态排队，三读法不排；扬弃向上，三原理转圈记账；整体自判，评估者在外。与谢林分在一刀：他给了土壤（不可先思的存在、根据），没有给判决，随后又做成了体系。与克尔凯郭尔分在两刀：时刻不取形，本书说脸取形；主体性自判，本书说主体被判。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黑格尔的”内容相同、形式不同”：进第 6 章，作为三读法在西方最早的正式表述——只需去掉排队。扬弃的”保存”一义：进第 9 章，作为判负照登的谱系。“真理是带着生成的结果”：进第 1 章，事中读法的黑格尔句。坏无限：进第 45 章，作为无脸土壤上的发生的名字——本书承认在那两格里它成立。谢林的”不可先思的存在”：进第 5 章，纠缠的先在的德国名字。神里面的根据：进第 48 章，作为”脸也有自己的土壤”的出处。克尔凯郭尔的两种学习（回忆与时刻）：进第 1 章，作为发现学与发生学分界的神学原文；“条件由教师给”：进第 44 章，作为 D* 的第一个哲学表述。“骑士看起来像收税的人”：进第 53 章，作为一条警告——土壤的事上了站，看起来会像信息。

八　日常案例：家史的两种写法

祖父讲家史有一套写法：每一次吵架最后都”现在都好了”——二十年前分家的那场架成了后来兄弟合伙的起点，母亲与婶婶的冷战成了两家孩子一起长大的理由。每一次否定被保存，被提升，被收进一个”现在都好了”的整体里。这是黑格尔：家史是一个向上的整体，祖父是整体的自知者，他判一切，没有人在他的故事外面。

孙女记家史是另一种写法。她把每一次吵架记下来，不写”现在都好了”，写下一次年夜饭谁来了谁没来。分家那年三叔没来，第二年来了，第五年又没来——账一行一行，不升级，每一行等下一行。她的家史没有整体，永远差最后一行，因为明年的年夜饭还没吃。祖父说她记的是流水账，没有意义，是”又一次、又一次”——坏无限。孙女答：三叔第五年没来，是因为祖父那年说了一句话没兑现——他说过要把老屋的一间留给三叔。这句话把流水账变成了等待：三叔第六年来不来，看老屋那间房。

克尔凯郭尔在这个家里是三叔本人：第二年他来了，谁也没料到，谁也推不出来，那是一次跳跃。可跳跃之后他坐在了哪把椅子上，孙女记了。

第 23 章　战争与投射——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达尔文与冲突论的出生证

一　起手：十九世纪把脸的来历写成了四种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神是人把自己的类本质投射到天上——人在神身上看见的是自己无限化的理性、意志与爱；把它收回来，宗教就完成了。马克思 1844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是人民的鸦片；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此后是历史科学——历史唯物论把生产方式立为土壤，意识是它的显露。尼采《快乐的科学》125 节的疯子说上帝死了，是我们杀的；《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 23 至 25 节说科学不是禁欲理想的对立面，是它最新、最高贵的形态——科学仍然信仰真理，仍然把真理当作神圣的；我们这些无神的人，火仍取自一个两千年的信仰点燃的那把火（《快乐的科学》344 节）。《偶像的黄昏》里”真实世界怎样终于成了寓言”：从柏拉图到基督教到康德到实证主义，真实世界一步一步退，最后被取消，连表象世界也一起没了。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自然选择——变异、生存、遗传，没有设计者；《人类的由来》（1871）把人放进去。赫胥黎 1869 年造了”不可知论”这个词。德雷珀《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4）、怀特《科学与神学战争史》（1896）把两千年写成一场战争——冲突论的出生证；二十世纪的史学（布鲁克 1991 年的”复杂性论题”，纳姆伯斯 2009 年）已经把这两本书判为宣传。狄

尔泰 1883 年《精神科学导论》与 1894 年的一句：自然我们说明，心灵生活我们理解；文德尔班 1894 年分了规律的科学与个别的科学；李凯尔特用价值关联划界。

韦伯要单独记。《以学术为业》（1917）说世界被祛魅了；科学能告诉我们怎样做，不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怎样活——托尔斯泰的问题科学答不了；诸神之争回来了，各种价值像多神教里的神各自要求忠诚，没有一门学问能裁决它们。这是划界，带着悲剧的口气：科学到路径为止，土壤那边是诸神在打架，没有判。可他自己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做的是另一件事：他给资本主义这条经济规定查了账向——它冻自加尔文派的天职观与拣选焦虑，一种经济的 S 从一片宗教的土壤里冻出来，冻成之后账向被遗忘，成了”铁笼”。韦伯一手划界，一手记账；记账那一手离本书更近。

二　同维较真：四家各写了一份账向

费尔巴哈是脸的账向的第一份完整版本：脸从人的土壤里长出来——爱、理性、意志被无限化——他写了脸是怎样被冻成的；本书第 4 章说每条规定都有账向，脸也不例外，费尔巴哈替本书写了脸的一半账向。马克思把土壤指定为生产方式，说意识是它的显露——“存在决定意识”是 E→S 的一种说法；他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心，是土壤缺失时脸被呼唤——这与第 35 章刘禹锡”法弛则人皆曰天”同一句：土壤显露的地方被读成了症状。尼采做的是转测审计：科学的”真理意志”冻自基督教的土壤——科学以为自己无神，火却是从那把火上取的；他给科学的规定查了账向，查出的是神学。命题二说科学是三个 S 里的赢家，尼采说赢家仍是神学的最后形态——两句是同一句。“真实世界怎样成了寓言”是一部规定的转测史：真实世界这条规定从被信

到被取消，每一步是一次改口。达尔文给了无脸土壤的评估者在外一个准确的名字——选择：什么活下来，什么死了，环境判，没有脸，很慢。第 9 章说的”种地”，达尔文把它写成了一整部自然史。狄尔泰的说明与理解，是两种判决的分别：说明走路径，理解另有一路——他说理解是重新体验，那是触，不是看。

三　换维接应：四家各塌了哪一维

费尔巴哈只写了一个方向：人造脸；脸从不做事，从不朝人做分别——投射说取消了 D*，把对面的分别全部读成主体的分别。他保留了看：类本质（Wesen）是被看见的本质。马克思的土壤是生产方式，无脸；历史科学是替代——孔德的实证阶段加一场革命，宗教被批判之后不再被判，只被解释。尼采查完科学的账向之后没有判决：视角主义、权力意志——敌拓做到底，没有在外；他的永恒轮回是主动选择的坏无限——道的那一格，无脸，又一次、又一次，他知道这是坏无限，他要它。达尔文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脸外判，可他的读者把判决冻成了规定：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活下来的”改写成”该活的”——一次判决被拿去当规定，这是从秋天里抢一条法律。冲突论是发现学的史学：两支早已存在的军队打了两千年——三个 S 争位被写成了战争，而三个 S 从来没有分开过（第 33 章拉图尔）。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是划界：按对象、按方法、按兴趣把学问分成两块地，两块地各自完整。

四　对方的反问

尼采会问：你的脸、你的交账、你的秋天——还是禁欲理想。你仍然相信有一个”那边”会回来判你；你只是把上帝换成了秋天。真正的问

题是：你为什么需要被判？三判决是对生命的怨恨，是奴隶要一个主人。

答分三步，登一条。第一步：判负照登是怨恨的反面——它对失败说是，把失败照样登出来，不删、不怨、不解释；你的”热爱命运”若要落成一件事，落成的就是一本判负照登的账。第二步：你自己的谱系学是账向的工作——你对基督教做的正是转测审计；可查完账你不判，你立法——价值的创造者、超人——那是没有外判的规定，是阳明的闭环说德语。第三步：为什么需要被判——因为一条没有人判的路径不会失败，不会失败的东西不发生。至于秋天替换了上帝：对无脸的土壤，是——达尔文的选择就是秋天；你的永恒轮回就是无脸土壤的坏无限，你自己选的。本书不需要脸，本书留着脸这个格；不要脸的人可以住在道那一格里，你住在那里。登一条：你说”需要被判”是一种心理，本书驳不倒——账本不需要脸也能记，种地的人不问谁在判；可账本也没有办法证明记账的人不是奴隶。记入附录 C。

费尔巴哈会问：脸是人造的，我证明了。答：你证明了一半的账向——脸从什么土壤里被冻成；账向不是全部：一米也是人定的，一米照样量东西；脸有账向不等于脸不做事。达尔文会问：选择没有脸，也不需要脸。答：是。你是无脸那一格的正主，本书第 45 章把你记在那里；本书只补一句：把选择的结果当规定，是你的读者干的，不是你。

五　结算

尼采给科学做了一次转测审计：科学仍是神学，因为它的”真理”冻自一片它不肯认的土壤；费尔巴哈把脸的来历写成投射，但只写了一

个方向；达尔文给了无脸土壤的评估者在外一个准确的名字——选择——只是慢。冲突论是争位被写成了战争史。

五之二　十九世纪的共同发现：脸有账向

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韦伯、达尔文，路数各异，共同做成了一件事：**他们证明了脸有账向。**

这是一件真事，本书接受，而且第 4 章的账向审计有一半是从他们那里学的。神从人的类本质里长出来（费尔巴哈），宗教从无情世界的处境里长出来（马克思），真理意志从禁欲理想里长出来（尼采），天职观冻成了铁笼（韦伯），设计感从选择的结果里长出来（达尔文）。五个人，五条账向，都查得很实。

问题出在下一步。他们从”有账向”推出了”只是账向”——一条规定既然能被追到来处，它就只是它的来处。这一步是不成立的，而且他们自己的工作就是反证：一米也是人定的，一米照样量东西（第 23 章第四节对费尔巴哈的答复）；进化论本身也有它的账向（马尔萨斯、维多利亚时代的竞争经验），这不使它变假。

“有账向”与”只是账向”之间隔着的，正是判决。 一条有账向的规定仍然要面对三件事：它冻自的路径走不走得通（真跑），它与别家的规定分在哪里（敌拓），它在世界上兑不兑现（外判）。账向只回答”它从哪里来”，不回答”它现在算不算数”。十九世纪把第一个问题回答得极好，然后宣布第二个问题不存在。

这一步的代价二十世纪付了：既然一切规定都只是它的来处，那么规定之间就没有可判的高下，剩下的只有力量——尼采诚实地走到了这一步（权力意志），别人则在一百年里反复发现自己无话可说。第

10 章说三判各归其位同时治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这一支，根就在这里。

六　分离线

与费尔巴哈分在方向：脸有账向，脸也做事。与马克思分在替代：批判之后宗教只被解释，不再被判。与尼采分在在外：敌拓到底而无判决；永恒轮回是自选的坏无限。与达尔文分在读者：判决不可冻成规定。与冲突论分在史学：三个 S 从未分开。与狄尔泰一系分在划界。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费尔巴哈：进第 44 章，作为脸的账向的一半。“存在决定意识”：进第 6 章，作为 E→S 的一个说法，注明无脸。尼采的转测审计：进第 8 章，作为”赢家仍是神学”的出处；“真实世界成了寓言”：进第 4 章，作为一部规定的转测史。达尔文的选择：进第 45 章，作为无脸外判的正主；社会达尔文主义：进第 10 章，作为”判决被冻成规定”的越位样本。布鲁克的复杂性论题：进第 8 章，作为冲突论的史学判负。狄尔泰的理解：进第 2 章，作为触在德国解释学里的名字。

八　日常案例：菜园里的选择

一个人在菜园里种了三种西红柿，都不管，到秋天看哪种活下来。活下来的那种没有谁挑它，是雨水、虫子、土壤挑的——这是达尔文，无脸的外判，慢，可靠。第二年他只种活下来的那种，说”这种才是好西红柿”——他把秋天的判决改写成了春天的规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菜园里就是这一步。第三年雨水换了，那种死了大半，规定被撞碎，秋天又判了一次。

尼采站在篱笆外面说：你为什么要让秋天判你？你自己定什么是好西红柿。种菜的人说：我定过，第二年，被雨水撞碎了。尼采说：那就再定。种菜的人说：你说的对，可我还是要等秋天，不然我不知道我定得对不对——我不是要一个主人，我是要一个消息。费尔巴哈也在篱笆外面，他说：你说的”秋天在判”，是你把自己的期望投到天上。种菜的人说：期望是我的，收成不是。

第 24 章　科学的自我理解（一）——约定、分类、断裂与生命自己立规范

一　起手：科学在 1880 年到 1940 年间自己交代了自己

马赫《感觉的分析》（1886）与更早的《物理学研究的经济本性》（1882）：科学是对感觉的经济描述，思维经济，形而上学是多余的装饰。彭加勒《科学与假设》（1902）：几何的公理既不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是约定；一种几何不比另一种更真，只是更方便；经验引导我们选择，不强迫我们。迪昂《物理理论的目的与结构》（1906）：物理理论不是解释，是对实验定律的分类；假设从不单独接受检验，被检验的永远是一整套；附录《一个信仰者的物理学》说，正因为物理学不解释，它与形而上学和宗教互不侵犯——一位天主教物理学家的划界。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1923–1929）：神话、语言、科学知识是三种符号形式，认识从神话的形式里一步一步分化出来；《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1910）说近代科学把”实体”换成了”函数”。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1938）：科学精神靠”认识论断裂”出生，与常识、与第一印象、与实体化的想象断裂；“认识论障碍”是想象力塞在路上的东西；同年的《火的精神分析》把火在人心里的形象一件件清出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理》（1943 年博士论文，1966 年增补）：没有一件事实本身是正常的或病理的，正常是生命自己立的规范；生命是规范性的，健康是立新规范

的能力，疾病是一种被缩窄的规范；病人先于医生——是病人的痛苦把医生叫来的，不是实验室的数值。

还有两家要补在这里。梅耶松《同一与实在》（1908）说理性追求同一——把变化归为不变，把差异归为等式——而实在抵抗它，每一次归结都留下一个”非理性的残余”：实在不肯全部化成同一。这个残余是土壤对规定的抵抗，土壤在规定失败处露出来（S×D→E）——梅耶松替本书写了土壤显露的认识论名字。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1957）与《伽利略研究》说近代科学不是实验的胜利，是柏拉图主义的胜利：自然被数学化这条规定先于实验；伽利略先是柏拉图主义者，然后才是实验家。这一句是第 6 章”先有规定球才滚”的科学史出处。

二　同维较真：六家各说了一句本书的话

彭加勒给规定起了物理学里的名字：约定。公理不是先天的，不是经验的，是约定的——他把规定从先天的位子上撤下来，这是转测审计在几何上的第一次；本书接受这个撤法，只在下一步分开。迪昂说物理学不解释，只分类——这是科学的主维自限：科学走路径、做分类（S 的整理），不判土壤；他的整体论说规定不被单个测量判——第 9 章敌拓那一节的物理学出处。卡西尔说三种符号形式是分化出来的——神话在先，科学在后——这是发生的次序；“从实体到函数”是从体到显露：近代科学不再问东西是什么，问它怎样变。巴什拉的断裂是本书 S×E→D 的一个图像：数学化的规定撞上想象的土壤，科学从那一撞里出生；他的认识论障碍是土壤在路径上的阻力——想象力不肯让规定通过。康吉莱姆最要紧：生命自己立规范——规定不是医生的，是活着的东西自己立的；土壤立规定，第 51 章医学整章压在这一句上；“病

人先于医生”更进一步：土壤的判决先于路径的读数——病人的痛苦是土壤那边先开口，化验单是路径随后才走的。

三　换维接应：六家各塌在哪里

马赫塌在看的最小形态：感觉是被给予的元素，科学是它们的经济整理——datum，第 4 章那个发现学的词根；他删掉了土壤，也删掉了规定的账向（经济是唯一的理由）。彭加勒塌在”选”：约定是我们选的，选得方便——可方便对谁？对什么路径？在什么土壤里（欧几里得几何方便，因为我们活在人的尺度上）？他说了一半账向，然后把它说成选择；选可以随时换，冻的东西只能被路径撞开——1983 年一米的定义式改写，不是有人觉得光速更方便，是比对链的精度追过了氪谱线。迪昂塌在划界：他把土壤整个交给了信仰，物理学不碰——一个人身上两个拍子，一个信仰者的物理学是相移在一个人身上的诚实版本（第 15 章 1277 年那条线）。卡西尔塌在 S：三种符号形式全是形式——被看的形——神话也是一种”看”，所以三种形式排成了次序，科学在最后。巴什拉塌在回来：想象的土壤是要被清出去的障碍，从来不是判决者——他给火做精神分析，把它从科学里赶出去，火不再回来判任何东西；断裂之后没有第二步。康吉莱姆塌在脸：生命立规范，可生命无脸——规范由活着的东西立，不由谁朝谁说；他停在描述，没有给”病人先于医生”一个判决层。

四　对方的反问

彭加勒会问：约定就是约定，几何的公理是我们选的，选得方便。你说规定是”冻”出来的——谁冻？冻是自动的？我说选，你说冻，冻比选多了什么？

答：多了账向。选得方便，方便对谁、对什么路径、在什么土壤里——你自己说经验引导选择，那就是账向，你把它说到一半改口说是选择。冻比选多的是：冻的东西记着冻它的路径与土壤，选的东西不记；冻的东西只能被路径撞开，选的东西可以被会议换掉。一米的三次改写没有一次是选的——每一次都是比对做得比定义式还准，规定被路径追过了，才改。你的约定论对了一半：公理不是先天的；错了一半：不是先天的东西不一定是选的，它可能是长的。

康吉莱姆会问：生命自己立规范，不需要你的脸；病人的身体判医生，不需要谁说话。答：对无脸的那一格，你是正主——身体是种地那一句的医学版本。可你自己留了一句：病人先于医生，是病人的痛苦把医生叫来的。谁在痛？痛是身体这片土壤开的口——病人是他自己身体的脸。土壤在医学里有脸，脸就是病人；你写了这张脸，只是没有把它和”生命立规范”放在一句里。第 51 章要把它们放在一句里。

五　结算

彭加勒给规定起了物理学里的名字：约定；迪昂说物理学不解释，把土壤交给了信仰；巴什拉说科学从想象里断裂出生；康吉莱姆说生命自己立规范——四家合起来是：科学的规定是被走出来的、科学不判土壤、科学从土壤里断出来、土壤会判科学。他们各握一句，没有人把四句连起来。约定与冻的分别是：冻的东西记账，选的东西不记。

五之二　这一代人共同发现的一件事：科学有一个它不承认的哲学

1880 至 1940 年这六家，背景各异——物理学家、数学家、天主教徒、新康德主义者、认识论史家、医生——他们共同发现了一件事：**科学的日常运转依赖一批它自己不检验、也无法检验的规定**。

马赫叫它思维经济，彭加勒叫它约定，迪昂叫它”整套理论”（单个假设从不单独受检），卡西尔叫它符号形式，巴什拉叫它”必须被断裂掉的前科学想象”，康吉莱姆叫它规范。六个名字，一件事：在数据之前，已经有一批”什么算什么”在那里工作。

这件事对本书的分量在于：它是**命题一在科学内部的自证**。不是哲学家从外面指出科学有前提——那样的指控科学可以不理；是科学自己的从业者在自己的工作里撞上了它，而且不得不给它起名字。第 31 章的库恩、拉卡托斯、达斯顿–加利森是这条线的延长，只是他们的名字更响。

也要记下这一代人共同的一步没走。他们发现了那批规定，接着问的是”它们从哪里来”——经济、方便、传统、想象、生命。没有一个人问”它们怎样被判”。于是这条线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分成两支：一支走向历史与社会学（它们由共同体产生，第 31 章），一支走向约定主义与相对主义（它们是选的，无所谓对错）。两支都没有回到判决。

本书要接的正是这一步：那批规定当然有来处（账向），但它们也有自己的判决形式（敌拓），而且它们必须交出可跑的形式，再一起交给外面（移交，第 11 章）。**发现”科学有哲学”是这一代人的功劳；说清”那个哲学怎样被判”是欠着的那一步**。

六　分离线

与马赫分在 datum。与彭加勒分在选与冻。与迪昂分在一个人身上两个拍子。与卡西尔分在三种形式全是形。与巴什拉分在断裂之后土壤不再回来。与康吉莱姆分在脸——他写了病人先于医生，没有把病人写成脸。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约定：进第 4 章，作为规定在物理学里的名字，注明”选与冻”的分离线。“物理学不解释”：进第 4 章，作为科学的主维自限的物理学出处。整体论：进第 9 章。从实体到函数：进第 5 章，作为从体到显露的近代表述。认识论断裂与障碍：进第 6 章，作为 S×E→D 与土壤阻力的图像。“生命自己立规范”：进第 51 章，作为医学一章的承重句；“病人先于医生”：进第 47 章，作为土壤有脸在医学里的形态——脸是病人。

八　日常案例：学开车

学开车有三样东西。交规是约定——彭加勒说的对，靠右还是靠左不是先天的，是约定的；可为什么是这套约定，有账：这个国家的车是从马车的哪一边换过来的。练车是路径——教练不解释汽车为什么能动，他让你换挡、倒库、上路，迪昂说的分类与经验定律都在练车场上。晕不晕车、手抖不抖、夜里敢不敢开——这是身体自己立的规范，康吉莱姆说的：教练的规定判不了它，练车的路径改得动它，可它是身体先说的话。第一次上高速，手心出汗，那是身体在开口——病人先于医生，学员先于教练。

巴什拉在驾校是那个把”开车像骑马”的想象清出去的教练：方向盘不是缰绳，油门不是马刺——断裂之后学员才开始学开车。可他清完之后就走了；夜里那条路上的雾，是土壤回来判学员的时候，教练不在。

第 25 章　实证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纽拉特的船、第三世界与神学作为语法

一　起手：一场用真跑判一切的运动，和一个划了界又拆了桥的人

维也纳学派把一条判决用到了全部。卡尔纳普 1932 年《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拿海德格尔的”无本身无着”做例子：形而上学的句子不是假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法证实；石里克 1936 年《意义与证实》：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方法；艾耶尔 1936 年《语言、真理与逻辑》把宗教陈述判为无意义。纽拉特有一句本书要留下的话（《记录语句》1932）：我们像水手，只能在海上修船，从来不能把船拖进干坞从龙骨重造。卡尔纳普 1950 年《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又退了一步：存在问题分两种，框架内的问题有真假，框架本身的选择是实用的——框架是选的。波普尔第 9 章已经划过线；他 1967 年起讲的三个世界要在这里记：世界一是物理的，世界二是心理的，世界三是客观知识——理论、问题、论证；世界三是人做的，却是自主的，像鸟巢：鸟做的，做出来之后有自己的结构，鸟也得服从它。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1）：6.52，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被回答，生命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被触及；6.522，确有不可说的东西，它显示自己，它是神秘的；6.432，世界怎样，对更高者完全无关紧要，神不在世界里显现自己；7，对于不能说的，必须沉

默。1929 年的《伦理学讲演》：谈伦理与宗教是撞语言的笼子的墙。后期《哲学研究》第 373 节：语法说出一个东西是哪一种东西——括号里一句：神学作为语法。1938 年《宗教信仰讲演》：相信末日审判不是一个假设，信的人与不信的人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争论；《文化与价值》1937 年的一条：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不是关于人的灵魂发生过什么、将要发生什么的理论，而是对人的生活里实际发生的某件事的描述。菲利普斯把这一路做成了信仰主义：宗教是一种语言游戏，有自己的意义标准，不受外面的判。

二　同维较真：三样东西留下了

纽拉特的船是没有第一者的第一幅图：没有干坞，没有从头开始的地方，一切修理在海上做，一边航行一边换板——这是事中的知识论，与第 7 章”起点是张力不是维”同一幅图。波普尔的世界三是规定的正确画像：人做的、做出来之后自主的——鸟巢是鸟做的，做好之后鸟也得按它的结构住；规定冻自路径，冻成之后反过来管路径，这就是 D×E→S 之后 S 回头规定 D；他看见了冻成的东西仍活着。

维特根斯坦留下的最多。“神学作为语法”是林贝克的出处（第 27 章），也是本书的一句：教义是规定，它说什么算什么，不描述神——神学有自己的哲学维。6.52 是一条划界，划的是路径够不着的地方：科学问题全部回答之后，生命的问题原地不动——他知道路径到不了土壤。6.522 更要紧：不可说的东西显示自己——他没有说土壤不存在，他说它显示；显示就是显露，不可说的 E 有它的 S。《宗教信仰讲演》说信末日审判不是假设——这是判决不越位：不要拿真跑去判一件不是路径主张的事。《文化与价值》那一条说基督教是对实际发生的某件事的描述——发生，不是学说。

三　换维接应：真跑判一切，与划了界却拆了桥

维也纳学派是越位的正主：证实原则拿路径的判决判规定与土壤，判到最后判掉了自己——证实原则本身不可证实，这道伤口第 10 章记过。纽拉特的船没有岸：船上的人判船，没有一处在船外——闭环航行；卡尔纳普 1950 年的框架是选的——彭加勒的约定换了个名字，选而不冻，没有账向。波普尔的世界三自主，判它的却只有批判——敌拓；世界三与世界一之间没有回来的判决，鸟巢是否住得下，鸟不说。

维特根斯坦划了三判的界，然后拆了它们之间的桥。神不在世界里显现自己（6.432）是一条规定，不是一个发现：一条用法令划的界，它把道成肉身划在了外面——脸不能取 S。神秘者显示但不能说——显露被允许，言说被禁止：有显露无言，脸的三问里”言”那一问被他封了。信仰不是假设，对；可他接着说信仰不接受任何检验——他把假设与检验一起扔了，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在他这里也没有立案资格：一句不是假设的话，照样可以成就或落空，他不让人记。后期的语言游戏把宗教做成一种生活形式，有自己的意义标准——这是划界的最后形态，菲利普斯把它做成了一个谁也进不去的闭环：外面的判决不算，里面的判决就是里面的。他从划界的一边拆了移交的桥，维也纳学派从另一边。

四　对方的反问

维特根斯坦会问：对不能说的，必须沉默。你的脸、你的土壤的判决，都是在说不能说的东西——神不在世界里显现，你却要在世界里找它的话的成就；你把神秘者变成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命题。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6.522 说神秘者显示自己——显示就是显露；道成肉身是”神在世界里显现”，6.432 不是发现，是你划的一条界，它把显露封在了世界之外。第二步：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验的不是神，是话——先知的话成没成就。脸不被说，脸的话被听见，成就被记下；账本不说不能说的东西，它记回来的事。四行账的第三、四行——外判形式、外判结果——记的是退烧、收成、成就，全是可说的；“是谁回来了”不在账本里，那是一条规定，归敌拓判，不归真跑判。登一条：你可以说，把退烧记成”话的成就”已经在说不可说的了——第四行本身就是伪装的神学。本书的答复只到这里：账本记事，归属是规定；若你坚持记事与归属分不开，那本书的账本在你的意义上是在说；本书接受这个指控，因为不记就没有账。记入附录 C。

卡尔纳普会问：你的”土壤”能证实吗？不能，那它没有意义。答：你的证实原则能证实吗？你自己后来改成了框架，框架是选的——那你的原则也是一条选的规定，本书只加一条：它有账向，它冻自 1920 年代维也纳的物理学与逻辑，账向公开，可以转测。

五　结算

纽拉特的船是没有第一者的第一幅图；波普尔的第三世界是冻成之后仍活着的规定；维特根斯坦把神学定为语法、把神秘者留给”显示”——他划了三判的界，却拆了移交的桥：不是假设的话，也不能被兑现。账本不说不能说的东西，它记回来的事；“谁回来了”是一条规定，归敌拓判。

五之二　证实原则的三次转生

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在哲学里被判死了——它自己不可证实——可它在别处转生了三次，每次都活得很好，因为换了个说法之后没有人再去问它的自反。

第一次：可操作化。 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的默认要求：一个概念要有可测量的指标，否则不能进研究、不能进考核。它在自己那一维上是对的（路径要有读数），越位处与 1932 年完全一样：**不可操作化的，就被当成不存在。** 一个组织里所有重要而难测的东西——信任、判断力、长期后果——因此系统性地退出议程。

第二次：可证伪性的通俗版。 “拿出证据来”成了公共讨论的万能句。波普尔的原意是划科学与非科学的界（他自己不说无意义，第 9 章），通俗版把它做成了意义标准：拿不出数据的主张，一律不必理会。第 10 章第一型的当代大众形态。

第三次：可被基准测试。 今天最新的一次：一件事的价值等于它在某个基准上的得分。模型能力、员工绩效、学校排名、城市宜居——基准是一条规定，可它被当成了世界本身。这一次尤其干净利落，因为基准同时提供读数与规定，看起来两种判决都齐了，实则只有一种（第 53 章）。

三次转生说明一件事：证实原则不是一个可以被驳倒的命题，它是一种**判决垄断的倾向**——只认一种判决。驳倒它的那一次（它自己不可证实）没有解决问题，因为问题从来不在逻辑上，在人手里只有一种尺子（第 10 章第四节）。

本书对三次转生的处理是同一条：不否认那一种判决在自己一维上的有效性，只问另外两维的主张归谁判。可操作化管路径，不管”什么算重要”；基准管读数，不管”什么算能力”；而”后来怎么样了”三者都不管，它在外面，慢，要等。

六　分离线

与维也纳学派分在越位。与纽拉特分在岸：船上的人判不了船。与卡尔纳普 1950 年分在选与冻。与波普尔分在回来：世界三只受批判，不受外判。与维特根斯坦分在三刀：6.432 是规定不是发现；显示而不能言封了脸的话；不是假设的话照样可以成就或落空。与菲利普斯分在闭环。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纽拉特的船：进第 7 章，作为事中知识论的图像。世界三：进第 4 章，作为规定冻成之后自主的画像——鸟巢。神学作为语法：进第 4 章，与林贝克并排。6.52：进第 8 章，作为路径够不着土壤的最简表述。6.522：进第 5 章，作为”不可说的东西有显露”。“不是假设”：进第 9 章，作为判决不越位的一句——本书补上”不是假设的话照样可以兑现”。《文化与价值》那一条：进第 1 章，作为”基督教是描述一件发生的事”。语言游戏：进第 8 章，作为划界的最后形态。

八　日常案例：船上修船，和病房里没被回答的那个问题

一家人住在老房子里，房子一边住一边修——换了屋顶，加了一间，改了水管——从来没有一天能全家搬出去、把房子拆到地基重盖。这是纽

拉特的船：没有干坞。可这家人不是船上的人判船：邻居来了说漏雨，孩子长大了说房间太小，冬天的风从新加的那间钻进来——判房子的从来在房子外面。纽拉特画了船，没有画海。

病房里，医生把一切能回答的问题都回答了：什么病，几期，哪种药，几个疗程。病人问：为什么是我？医生不答，不是不肯，是那不是他的问题——6.52，科学问题全部回答之后，生命的问题原地不动。维特根斯坦说得对。可病人接着问了一句维特根斯坦不让问的：医生你说过三个疗程会好，好不好？这句话不是假设，是一句交给时间的话；三个疗程之后要么好要么不好——病人记着，家属记着。维特根斯坦让人在这里沉默；这家人没有沉默，他们记了账。

第 26 章　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布尔特曼——纠正者、大全与去神话化

一　起手：一个诊断了看的人，一个守着不可见者的人，一个删掉世界图像的人

海德格尔 1927 年在图宾根讲《现象学与神学》（1970 年才出版）。他说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像化学、数学一样，有自己给定的对象（positum）；这个对象不是神，是信仰——基督性，信的生存本身；神学是信仰的科学，是信仰对自己的概念性阐明。哲学不是神学的根据，只是它的”存在论纠正者”：神学的基本概念（罪）预设了一个前基督教的生存论概念（罪责），哲学替它把这一层说清；但信仰与哲学的生存形式是死敌，“基督教哲学”是一块木头做的铁。三十年后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机制》（1957）说：形而上学一开始就同时把存在思为根据（存在学）和最高存在者（神学），逻辑把两头接起来；哲学的神是自因（causa sui），人不能向这样的神祈祷、献祭，不能在它面前跪下、奏乐、跳舞；无神的思想反而离神性的神更近；他的动作是”退一步”。这中间还有三篇。《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现代的本质是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科学是表象（Vor-stellen，摆在自己面前）的一种方式。《什么叫思？》（1951–52）：科学不思。《技术的追问》（1953）：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Gestell），把一切摆成可订造的储备。《哲学论稿》（1936–38）里有”最后之神”，它只是掠过（Vorbeigang）；

《物》（1950）里有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神是”暗示着的信使”；1966 年他对《明镜》说：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雅斯贝尔斯守着一个不能被当成对象的东西：大全（das Umgreifende，《理性与生存》1935，《论真理》1947）。我们永远在大全之内，只能看见大全之内的东西，看不见大全本身；科学普遍有效，但永远不是整体；哲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它需要两者而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哲学与科学》1949）。《哲学的信仰》（1948）：哲学信仰面对超越者，只通过密码（Chiffren）——密码要读，不能被译成陈述，也不能被当成启示；启示信仰把超越者对象化了。他的边界处境（死亡、受苦、罪责、斗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在那里一切已知的规则失效，人要么回避要么成为自己。1954 年他与布尔特曼公开辩论去神话化。

布尔特曼 1941 年的《新约与神话学》说，新约的世界图像——三层宇宙、神迹、鬼灵——是神话的；现代人用着电灯和无线电，不能同时相信新约的鬼灵世界；但去神话化不是删掉信息，是生存论的解释：宣道（Kerygma）不是关于世界的陈述，是对人的自我理解的一次呼召；信仰不是接受一种世界观，是回应一次被呼召。他借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做工具；他保留了”神的作为”——不是液化成道德，而是作为在话语里发生的呼召事件。

二　同维较真：三家各握住了本书的一件

海德格尔握住了本书两条最硬的线。第一，“世界图像的时代”就是第 2 章说的看的学问在现代的形态：世界成为图像，认识成为表象——摆在面前、被看；他先于本书说出了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看。第二，“科学不思”——科学不追问自己的根据、不立自己的规定；用本

书的话，科学走路径，规定不是它的业。他还握住了脸的边缘：哲学的神不能被祈祷、献祭、跪拜、奏乐、跳舞——他列出的恰恰是人在一张脸面前能做的事；他知道有一种神是有脸的，只是把它放在了思想之外。存在—神—逻辑的诊断是命题二的症状，第 5 章已经说过。神学的对象是信仰而不是神——这一句让神学从对象之学变成了事件之学：神学阐明的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信的生存），不是一个摆在那里的东西；这与本书”存在学记土壤回来过”同一方向。

雅斯贝尔斯握住了土壤看不见：大全是我们在其中却永远不能作为对象看见的东西——这是第 5 章的德语版。他的边界处境是 S×D→E 在生存哲学里的名字：规定失效、路径失效，人在那里遇到不是规定也不是路径的东西。他还握住了主维之别：哲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它以别的东西为业。

布尔特曼握住了 D*。宣道是呼召，呼召从那边来，落在人的自我理解上——这是对面朝人做出的分别；他把神学从世界图像（S）里剥出来，为的是把呼召（D*）留下。方向是对的。

三　换维接应：三家各塌了哪一维

海德格尔塌在三处。第一，纠正者是单向的：哲学纠正神学的概念，神学不纠正哲学；这是划界，而且是带着高低的划界——一个替另一个把概念说清的人站在上面。第二，他诊断了科学的看，却让哲学留在看里：现象学在《存在与时间》第七节的定义是”让被看见”（Sehenlassen），他的方法是看的最高形态；他从看里退了一步，退到了看的另一处。第三，他的存在没有脸。最后之神掠过，四重整体里的神只暗示，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他等一张脸，却不让它开口；祈祷、献祭、跳舞被他列出来又放在思之外。用第 48 章的

话，他的神至多是有脸不言，而且连脸都只是掠过。还有一处：存在的历史是”被送来的”（Geschick），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被派送，人不走路径，人接受派送——D 塌了；存在”退隐”（Entzug），退隐不能被判负，一片退隐的土壤不回来。

雅斯贝尔斯塌在脸上，而且是有意塌的。他拒绝启示信仰，理由是一张说话的脸会把超越者对象化；所以他只留密码——密码不说话，只被读。这正是列维纳斯纠正的那个错：脸不是对象。雅斯贝尔斯为了不把土壤做成对象，把土壤做成了哑的。他的边界处境也没有回来的一步：人在死亡、罪责面前”成为自己”，可土壤那边没有判决回来，人对自己成为了什么自判。

布尔特曼塌在两处。第一，越位：他用现代科学的世界图像来判新约的世界图像——电灯和无线电判鬼灵——这是拿科学的 S 判神学的 S，一条规定判另一条规定，而两条规定都没有交账。第二，他换掉了规定却没有记账：神话的世界图像被生存论的范畴替换，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成了新约的新语法；这是一次转测——新规定坐上了旧规定的位子，冻它的路径与土壤（一个 1927 年的哲学家）被清零。雅斯贝尔斯 1954 年指出的就是这一点：你用一种哲学做了过滤器。还有第三处：他留下了呼召，却拿走了兑现。呼召在话语里发生，可它成不成就不能被检验——那会是”把神对象化”；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在他这里被去神话化掉了。

四　对方的反问

海德格尔的反问最危险，因为它直指存在学这个名字。他会说：你的”存在学”仍是形而上学。你把存在读成”土壤”——一个根据（Grund），一个承载者。我早说过，把存在思成根据就是存在—神

—逻辑；你只是把最高存在者换成了最低的，从”上”挪到了”下”，仍在存在者的层次上思存在。你的”脸”更糟：你把存在者性（Seiendheit）加给了存在。

答三步，登一条。第一步，土壤不是根据。根据给理由——它说明为什么，ratio、Grund 都是”凭什么”的意思；土壤不说明，土壤给收成，它回来的是事，不是理由。存在—神—逻辑的病根在”根据”，在把存在当成一切存在者的”凭什么”；本书的土壤不是任何东西的”凭什么”，它是任何东西发生在其中、并由它判决的那片地。演绎与记账的差别，就是根据与土壤的差别。第二步，他的存在论差异就是本书的 D：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Unter-Schied）是他最常写的词，那是差异之维被他叫出来了；他的”存在”是 E 的读法，只是没有 D*，没有判决，所以只能退隐——一片无脸的土壤从主体这边看，就是退隐；退隐不是存在的本性，是无脸的土壤的样子。第三步，脸不是存在者性。脸不是一个存在者，是对面朝我做分别的形式；列维纳斯已经答过（第 30 章）。

登一条：他若坚持说，任何”朝我做分别”都使土壤成为存在者，那么本书接受——存在学在他的意义上是”存在者层次的”。本书不思存在，本书记存在回来过；用他的词，这是 ontic。本书能回敬的只有一句：他叫作 ontological 的那个，本书叫作看——让被看见。谁的名字更配，等真跑。这条记入附录 C。

雅斯贝尔斯会问：一张说话的脸就是一个对象；密码只能被读，不能被听。答：不能被听的密码不能被要求交账；他的大全给不出判决，他的边界处境没有回来的一步，人对自己成为了什么只能自判。他描述了土壤在主体这边的样子，从没有让土壤那边说话。布尔特曼

会问：你的”成就检验”就是神话——把神的作为当成世界里可验证的事件。答：道成了肉身；呼召若不落在任何 S 上，它就无法被兑现，也就无法与幻听区分；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是把神对象化，是把话交给时间。他为了去掉世界图像，把落地也去掉了，这是第 30 章那一支的病。

五　结算

根据给理由，土壤给收成；海德格尔的存在只能退隐，因为一片无脸的土壤从主体这边看就是退隐。 他看穿了科学是看（世界图像），却让哲学留在看里（让被看见）；他等一位神，却不让它开口。存在学承认自己在他的意义上是存在者层次的：它不思存在，它记存在回来过。

六　分离线

与海德格尔分在四刀：根据与土壤；纠正者单向与三判互相移交；让被看见与记账；掠过的神与开口的脸。与雅斯贝尔斯分在一刀：密码不说话，脸说话——他为了不对象化而把土壤做成了哑的。与布尔特曼分在两刀：科学的 S 判神学的 S 是越位；留呼召而去兑现是塌 S。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世界图像的时代”：进第 2 章，作为看的学问的现代形态——表象就是摆在面前。“科学不思”：进第 4 章，改读为”科学不以立规定为业”。“不能向它祈祷、献祭、跳舞”：进第 47 章，作为人在一张脸面前能做的事的清单——他替本书列了。“神学的对象是信仰不是神”：进第 5 章，作为存在学不写土壤是什么、只记它回来过的一个

先声。存在论差异：进第 3 章，作为 D 在他那里的名字。退隐：进第 45 章，作为无脸土壤的西方体验的第二个词（与帕斯卡的沉默并列）。雅斯贝尔斯的大全：进第 5 章；边界处境：进第 6 章，作为 S×D→E 的生存哲学名字。布尔特曼的呼召：进第 47 章，作为 D* 的神学名字；他的越位：进第 10 章，作为”一条规定判另一条规定”的样本；雅斯贝尔斯—布尔特曼之争：进第 10 章，作为三判之争的一个实例——一个说密码不能判，一个用科学判 S，两个都没有让土壤那边判。

八　日常案例：停电那晚

停电了。奶奶点上蜡烛说：祖先保佑，明天准来电。工程师儿子说：有电灯的人不能信这个——这是布尔特曼的那句话，用电力公司的世界图像判奶奶的话，一条规定判另一条规定。儿媳打圆场：奶奶的意思是”家里得有人守着”——她把奶奶的话翻译成了心理学，换了规定，没记账：奶奶说的不是心理学，是祖先。叔叔在黑暗里说：你们都在把这个家当一张图看，谁也没有在家里面待着——这是海德格尔，他说对了，然后不再说话，等一个神来救这个家。姑姑说：家是你们在里面却看不见的东西，别把它说成一句话——这是雅斯贝尔斯，她守住了看不见，也守住了哑。

奶奶的话只有一个人认真对待了：孙子。他记下”明天准来电”，第二天等电。电来了，他把这一行记在奶奶的账上；没来，他也记。祖先有没有保佑，孙子不判；那句话成没成就，孙子记。停电那晚，全家只有他做了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的事。

第 27 章　神学的自我理解——与巴特、蒂利希、托伦斯、潘能伯格、朗尼根、林贝克、孔汉思、米尔班克对话

一　起手：八家各自握住了一把尺

二十世纪的神学在被科学挤到墙角之后，反过来问自己：我凭什么是一门学问？八家给了八个答案，每一个都握住了本书三判决里的一件。

巴特 1934 年对布鲁纳说”不！“：没有自然神学，没有人这一边的”接触点”；《教会教义学》第一卷第一部第一节说神学是一门科学，只在这个意义上——它按它的对象（神的话）来检验教会关于神的言说；神只能由神认识；神的话有三重形态：启示的、成文的、宣讲的。1931 年的《安瑟伦》把”信仰寻求理解”立为方法。蒂利希《系统神学》第一卷（1951）立了相关法：哲学分析人的处境，提出生存的问题；神学从启示的象征里给出回答；问题不由哲学回答，回答也不从问题推出。神是存在本身、存在的根基，不是一个存在者；信仰是终极关切。托伦斯《神学科学》（1969）说科学就是”按对象的本性”（kata physin）去知：物理学按物质世界的本性知，神学按神在基督里自我启示的本性知；神学之所以严格，是因为它让对象决定认识的方式。潘能伯格《科学理论与神学》（1973）接了波普尔与库恩：神学是关于神的科学，它的陈述是假设，靠”对意义总体的预期”来检验——能不能照亮经验；真理是末世论的，在末了才裁定，现

在只是预先取得（prolepsis）。朗尼根《洞察》（1957）写了认识的结构：经验、理解、判断，后来加上决定；四条超越律令——专注、理智、合理、负责；《神学方法》（1972）把神学分成八种功能专业，两个阶段：研究、诠释、历史、辩证（中介阶段），奠基、教义、系统、传播（被中介阶段）；奠基是皈依——理智的、道德的、宗教的。林贝克《教义的本质》（1984）分出三种教义观：认知—命题的（教义是关于实在的真陈述）、经验—表现的（教义表达内在经验）、文化—语言的（宗教是一种语言或文化，教义是语法规则，规范言说而不描述神）；他要的是第三种，“文本内的”：让文本吸收世界，不是让世界吸收文本。孔汉思《神学新出发》（1987）与特雷西合编的《神学中的范式转换》（1989）把库恩搬进神学史：六个大范式——启示录的、希腊化的、中世纪的、宗教改革的、现代的、普世的；《神存在吗》（1978）以”根本信任”为底。米尔班克《神学与社会理论》（1990）说世俗社会理论是伪装的神学，底下是一套暴力本体论；神学必须重新给一切话语定位——女王回来了。

二　同维较真：八把尺各量对了什么

巴特握住了方向。神只能由神认识，判决从那边来——这是评估者在外的方向；他拒绝自然神学，是拒绝路径通向土壤（第 15 章五路那条线）。托伦斯握住了”按主维”：对象决定方法，物理学一种、神学一种——这是判决各归其位的先声，命题三差一步就是他。潘能伯格握住了延迟：真理在末了裁定，现在只是预先取得——收成在秋天。朗尼根握住了链与移交：经验、理解、判断、决定，是差异之链的四步；八种功能专业是一条流水线，辩证是敌拓——把对立的立场摆在一起比；奠基是皈依——主体被抓住，那是一个 D* 事件，人不是自己把自己皈依的。林贝克握住了规定：教义是语法，规范言说而不描述神——

这是”哲学规定 S 的显露”在神学里的名字；他说的规则不是构成的而是调节的，正是本书说规定不是 S 而是 S 的规定者。孔汉思握住了会动：神学史是范式的更替——123 原理在神学史上的样子。蒂利希握住了双向：处境问、启示答，问从土壤来、答从规定来——一次移交。米尔班克握住了一件本书也要的东西：世俗理论底下有一套没承认的本体论——每一条规定都有它不肯说的土壤，这就是账向的要求。

还有两家要补在这里，因为他们各握住了本书的一个词。拉纳的先验神学说神是人的一切认识与自由的”视域”——不是视野里的一个东西，是使视野成为视野的那个；“匿名的基督徒”是说土壤在不叫它名字的人身上照样做工。视域正是土壤在先验哲学里的名字：看不见，因为它是看的条件。莫尔特曼《希望神学》（1964）把神的启示读成应许：应许是一句朝未来说的话，它把现在变成等待，把历史变成兑现史；神在应许里向前来，不在永恒里向下来。应许就是交给时间的话——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的结构，莫尔特曼把它做成了整部神学的形状。

三　换维接应：八家各塌了哪一维

巴特塌在人这边的 D 与检验。神的话三重形态里，人只是见证，人这边没有路径可走；更要紧的是，神的话不能被检验——可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是圣经自己立的检验：先知的话不成就，就不是神说的。巴特为了守住方向，把回检也一起拒了。蒂利希塌在 D 与脸：相关法是单向的——处境问、启示答，答不受问的检验，问也不判答；他的神是存在本身、存在的根基——一片无脸的土壤，“神之上的神”不朝任何人做分别；相关法里没有试验。托伦斯塌在发现学：按对象的本性去知，对象先在，认识去顺应它——kata physin 是”对象在那里”的语

法；他靠”神的自我启示”救了一半（那是 D*），但把它当成了对象的一个性质。潘能伯格塌在 S：意义的总体是史上最大的一个 S，黑格尔的残留；检验的标准是照亮经验的融贯——融贯是看。朗尼根塌在外：整套结构在主体的操作里——超越方法是主体自我占有；外面只以皈依进来，皈依不受判，没有一种功能专业叫”回来的判决”，传播是流水线的末端而不是回流的入口。林贝克塌在账向：语法由共同体给，为什么是这套语法？他不问；文本吸收世界，是一个闭环——世界没有机会判文本。孔汉思塌在机制：范式更替被描述，没有被解释——什么张力逼出了新范式，他不算账；共识成了标准。米尔班克塌在第一者：女王回来，合并回来。拉纳塌在视域没有脸：使视野成为视野的条件不朝人做分别，它只是在那里被预设。莫尔特曼最近，他塌在检验的另一头：应许的兑现在末世，本书的兑现在秋天——一句永远在未来的话，等于没有交给时间。

四　对方的反问

由巴特提，因为它直指评估者在外。

巴特会问：你把存在学的判决叫”评估者在外”，可你的”外”是什么？孩子的身体、秋天的收成、话的成就——这些都是世界里的东西。用世界来判神，就是自然神学，就是把神交给世界验证；这正是我说”不”的对象。神只能由神认识。

答分两步。第一步：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是圣经自己立的验证，不是自然神学。自然神学的方向是从世界到神——五路：从运动到不动者，路径通向土壤。评估者在外的方向相反：从土壤到世界——神说了的话在世界里成就或不成就，判决从那边来，落在这边。巴特要守的是方向，本书守的也是方向；差别是他把”落在这边”也当成了

自然神学。可道成了肉身：神的话在世界里取形，是他自己的基督论。判决在世界里落地，不等于世界在判神；正如孩子退烧不是身体在判母亲，是母亲的分别在身体那边兑现了。第二步：巴特的”神只能由神认识”，本书全接受，并且把它写成四行账的第三、四行——外判形式、外判结果——这两行不是人写的，是记下来的。巴特拒绝的是人从世界读出神；本书做的是人记下神在世界里回来过。

林贝克会问：你的”规定”不就是我的”规则”？可我说规则由共同体的语言给，你说规定冻自路径与土壤——你是经验—表现型：把教义还原成经验的沉淀。答：账向不是经验的表达。经验—表现型说教义表达一种内在体验；账向记的是这条规则冻自哪些路径、哪片土壤——那是历史，不是体验。而且账向把语法打开了：一条有账的规则可以被转测，可以重冻；文本内的语法不能——它拒绝世界的判决。林贝克握住了规定，丢了规定的来处。

五　结算

神学的自我理解已经各自握住了三判决的一件：巴特握住了方向（判决从土壤那边来），托伦斯握住了按对象定方法（判决按主维），潘能伯格握住了延迟（真理在末了裁定），朗尼根握住了移交（八种功能专业），林贝克握住了规定（教义是语法）；无人合龙。合龙的名字叫：说话的脸把话交给成就来判——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是自然神学，是土壤那边立的真跑。

六　分离线

与巴特分在回检：方向对，拒绝落地错。与蒂利希分在两刀：相关是单向的，根基无脸。与托伦斯分在一字：kata physin 是对象先在，

本书是判决在外。与潘能伯格分在标准：融贯是看，兑现是等。与朗尼根分在外判层：八种专业没有回流的入口。与林贝克分在账向：语法无来处，文本无外判。与孔汉思分在机制：更替被描述，不被算账。与米尔班克分在第一者。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托伦斯的 kata physin：进第 9 章，改一字作命题三的口号——判决按对象，对象在外。朗尼根的八种功能专业：进第 11 章，与四步移交对表——研究与诠释是路径读数，辩证是敌拓，奠基（皈依）是 D*，教义是规定，传播是上站；缺的一种叫外判回流，本书补它。林贝克的”调节的而非构成的”：进第 4 章，作为”规定不是 S 而是 S 的规定者”的神学表述。潘能伯格的预先取得：进第 9 章延迟节。巴特的三重形态：进第 47 章，作为脸的 S 取三种形（启示的、成文的、宣讲的）——脸的显露有形态学。孔汉思的六范式：进第 7 章，作为 123 原理的神学史样本。米尔班克的一句：世俗理论藏着本体论——进第 4 章账向节，作为”每条规定都有不肯说的土壤”的出处。蒂利希的相关法：进第 11 章，作为移交的单向原型。

八　日常案例：家庭群里的家规

一家人有个群，群里有条家规：饭桌上不谈政治。这条家规怎么算数？

巴特的答法：家规由奶奶定，只有奶奶知道为什么，别人照做——方向对，可下一次有人破了规，谁来判破没破？蒂利希的答法：孩子提问题，奶奶给回答——问是从家里的处境来的，答是从奶奶的原则来的；可孩子的问题判不了奶奶的回答对不对。托伦斯的答法：什么

事按什么事的性质办，饭桌的事按饭桌的性质——对，可饭桌的性质谁定的？林贝克的答法：这条家规是这家人的语法，不描述任何事，只规范说话——对，可为什么是这条语法？这家人记得：2019 年春节那一架之后定的。这就是账向。朗尼根的答法：一家人改家规要走八步——查（谁说了什么）、解（他什么意思）、史（以前怎样）、辩（两边摆开）、奠基（谁先服软）、定（新家规）、理顺（跟别的家规对不对）、通知（发群里）；缺一步：明年春节谁没来。潘能伯格的答法：家规对不对，要等以后看——对，可他把”看”定成了融贯，本书定成表弟回没回来。

合龙的答法：家规是奶奶定的（方向），是 2019 年那一架冻的（账向），按饭桌的性质办（主维），用八步改（移交），判它的是明年春节表弟来不来（外判）。没有哪一家的尺是错的，只是每家握着一把。

第 28 章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四种模型与被漏掉的第三者

一　起手：一门专门研究这个关系的学科

二十世纪后半叶，“科学与宗教”成了一门学科：有期刊（《Zygon》1966 年创刊），有讲席，有基金。巴伯 1990 年《科学时代的宗教》给了它一张地图，四种模型：冲突（科学与宗教互相否定——创造论与科学唯物论是同一种冲突的两端）、独立（各有各的领域、语言、方法）、对话（边界问题、方法上的平行、概念的相似）、整合（自然神学、自然的神学、系统综合——他自己站在过程哲学的整合一边）。皮科克《科学时代的神学》（1990）用涌现与万有在神论：层级实在，上层不还原于下层，神在世界之内又超出世界。波金霍恩《科学时代的信神》（1998）：物理学家转神学家，“自下而上的思考者”，两边都用批判实在论——理论是对实在的可靠但可修正的摹写；他说科学与神学像两只眼睛看一个世界。麦格拉思《科学的神学》三卷（2001–2003）：基督教的自然观使科学成为可能，神学应当按自然科学的方式做实在论。普兰丁格《冲突真正在哪》（2011）：科学与有神论只有表面的冲突（进化）、深层的和谐（有神论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认知配得上真理）；科学与自然主义才有深层的冲突——如果我们的认知能力只是为生存进化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信它们指向真理。古尔德 1997 年的”互不重叠的权威”：科学管事实，宗教管意义与价值。新无神论—— 道金斯《上帝的错觉》

（2006）把神做成一个可检验的假设并判负，丹尼特《破除魔咒》（2006）把宗教当自然现象研究，哈里斯《信仰的终结》（2004）。内格尔《心灵与宇宙》（2012）：新达尔文主义的唯物论几乎肯定是假的，自然里应当有目的论——自然的目的。

二　同维较真：这门学科替本书画过地图

巴伯的四种模型是本书第 2 章”安排”的另一张表：冲突是替代，独立是划界，整合是合并，对话是他给的第四种——他比本书早三十年把安排分了类。皮科克的涌现是”上层不从下层推出”——显露不是被造的，是被逼出的；万有在神论——神在世界内又超出——是土壤既在脚下又不是脚下之物的一个说法。波金霍恩的”两只眼睛”是第 32 章的视差图；“自下而上”是从路径起手。普兰丁格握住了一件本书要的：科学需要一片土壤——认知配得上真理这件事，科学自己不能担保，它站在一片它没有做的地上；他对自然主义的论证是一次账向审计：自然主义给不出它自己的规定为什么可靠。内格尔的目的论回来，是第 48 章”四因的第四因”的当代重现：一删目的因科学能转，一到心灵与生命目的因又回来——他没有说为什么，本书说：那里的土壤有脸。麦格拉思说基督教的自然观使科学成为可能，是”科学的规定冻自神学的土壤”——一条账向，可证可驳。

三　换维接应：这门学科把三合一做成了二合一

最要紧的塌处在题目上：科学与宗教——两个，不是三个。哲学去哪里了？它退到了做分类的人的位置上：巴伯站在四种模型之外分类，分类者就是那个没有被算进去的第三者——规定者。这门学科把哲学的位置藏进了自己的方法里，然后说它研究的是两者的关系；它研究的是

三者的关系，第三者是它自己。第二，四种模型全是安排：冲突、独立、整合是替代、划界、合并；对话呢？巴伯的对话是”边界问题”与”方法平行”——两边坐下来找相似，没有结算，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反问，走不出开场没有的东西；它是对话作为姿态，不是对话作为发生。第三，判决：四种模型没有一种说谁判——冲突里谁赢由声音大小定，独立里各判各的，整合里综合者判，对话里没有判。

各家的塌处：皮科克的涌现是无脸的层级，万有在神论的神不朝人做分别；波金霍恩的批判实在论是看——实在在那里，理论摹写它；两只眼睛看的是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世界，视差在他那里是两种摹写的比对，不是深度的发生；麦格拉思按自然科学的方式做神学，是让神学借科学的判决——托伦斯的路（第 27 章）；普兰丁格的”深层和谐”是静态的：有神论与科学和谐，和谐是一种”在”，没有互生；他的土壤担保认知，可土壤不做别的事——脸只是担保人；古尔德是划界；新无神论是越位的当代样本——道金斯把脸做成假设，用真跑判土壤（第 10 章），丹尼特把宗教做成自然现象，是把脸的账向当成脸的全部（费尔巴哈的路）；内格尔的目的论无脸——自然的目的是自然自己的，与亚里士多德同一格。

四　对方的反问

巴伯会问：你的三合一不过是我的整合模型加对话模型；四种模型已经穷尽，你在第几种?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四种模型安排的是两样东西；本书的题是三样，而且你自己是第三样——你分类的时候用的是哲学，你把它藏在了方法里。把它拿出来，四种模型就变成了三个 S 争位的四种结局，第 8 章已经排过。第二步：本书不在四种里，因为四种都没有

判决——你的对话没有反问、没有结算、没有判负，它是两边坐下来找相似；本书的对话章体要求每一轮走出开场没有的一句，走不出就登。登一条：你可以说，本书的”合拍”就是整合模型的一种——三样东西被一个更大的框架（发生学）收进去了；本书答：发生学不是框架，是三个读法读一个发生——可这句话与”整合”的分别，只有在判决层面才看得出来：整合者判，合拍无人判、只有外判。若你不认判决层面的分别，本书在你的表里就是整合。记入附录 C。

普兰丁格会问：我说科学需要有神论做土壤，你说的不就是这个？答：是这个的一半。你的土壤担保认知，然后不做别的——脸是担保人，不是判决者；本书的脸还要朝人做分别、把话交给时间。担保是一次性的，判决是每一季的。

五　结算

科学与宗教关系学把三合一做成了二合一：哲学退到了做分类的人的位置上——分类者就是那个没有被算进来的第三者。四种模型是安排的四种，其中的”对话”是姿态不是发生：没有反问，没有结算，没有判负。普兰丁格看见了科学站在一片它没有做的土壤上，可他的脸只担保，不判决。

五之二　这门学科没有问的三个问题

一门学科的形状，看它不问什么比看它问什么更清楚。“科学与宗教”这门学科有三个问题从未被列入议程，而这三个问题各是本书的一章。

一，这门学科自己站在哪块地上？ 它的期刊、讲席、基金从哪里来，它在什么共同体里被评价，它的从业者多数是哪一边的人。一门

研究”两者关系”的学科，自己在这段关系里不是中立的第三方，它是这段关系的产物——多数系所与基金来自宗教一侧，而它的方法论标准来自科学一侧。这件事本身是一条账向（第 4 章），可这门学科几乎不查自己的账向。

二，为什么冲突论在学界早已被推翻，却在公众那里活得好好的？ 布鲁克的复杂性论题、纳姆伯斯的《伽利略下狱记》把德雷珀与怀特判为宣传（第 23 章），二十年过去，公众版本纹丝不动。这门学科把它读成”科普不够”；按本书的读法，冲突论活着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给了判决的模型**——冲突论说得很清楚谁赢了。四种模型里另外三种都不给判决（第三节），一个不给判决的模型在公共领域没有竞争力。这一条对本书也是警告：合拍若不给出判决形式，命运与”对话模型”相同。

三，在非西方，这段关系长什么样？ 这门学科的四种模型是从西方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具体历史里冻出来的（账向清楚），却被当作普遍框架去套佛教、儒家、印度教。第 34 至 43 章十一章说明了套不上：科玄论战的结构不是”科学与宗教冲突”，是三个 S 争位（第 38 章）；判教不是”整合模型”，是按根机分工（第 36 章）；弥曼差根本没有”神”这个位置可以与科学冲突（第 41 章）。用一套冻自一段特殊历史的模型去读别处，是账向失传的典型后果。

三个未问之问合起来，给出这门学科的处境：它是一门研究关系的学科，而它自己正是那段关系里的一方、一个产物、一条规定——它缺的不是材料，是对自己的账向审计。

六　分离线

与巴伯分在两刀：二与三；对话有无结算。与皮科克分在涌现无脸。与波金霍恩分在摹写与发生。与麦格拉思分在借判决。与普兰丁格分在担保与判决。与古尔德分在划界。与新无神论分在越位。与内格尔分在目的因无脸。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四种模型：进第 8 章，与本书的四种安排对表。“两只眼睛”：进第 32 章视差节，注明摹写与发生之别。普兰丁格的账向审计：进第 4 章，作为”科学的规定站在它没有做的土壤上”的当代论证；EAAN：进第 10 章，作为自然主义给不出自己账向的样本。麦格拉思的”基督教自然观使科学成为可能”：进附录 B，作为一条可驳的账向命题。内格尔：进第 48 章，与四因的目的因并排。新无神论：进第 10 章越位史。

八　日常案例：婚姻咨询师

一对夫妻去做咨询。咨询师有四种模型：你们是在打仗（冲突），你们各过各的（独立），你们该多聊聊（对话），你们要找到共同的目标（整合）。四种模型说的都是两个人。可屋里有三个人：咨询师自己坐在那里定什么算冲突、什么算沟通——他是第三者，他的规定管着这对夫妻怎样被描述，而他把自己算成了空气。

“多聊聊”那一条尤其要看：两个人坐下来找相似，找到了都喜欢爬山，咨询师说很好；可没有人问一句对方最不想听的话，没有人在这一小时里走出一句一小时前没有的话，也没有人记下上次说好的事做没做——这是对话作为姿态。合拍的夫妻不是找到相似的夫妻，是

互相逼、互相改口、下个月看上个月的话兑没兑现的夫妻；咨询师的表里没有这一行，因为那一行不是他能填的，是下个月填的。

第 29 章　物理学家的神学——跛脚的科学、互补、客观性公设

一　起手：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自己写了一批神学

爱因斯坦 1941 年《科学与宗教》：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的；他信斯宾诺莎的神——在存在者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自己的神，不是关心人的命运与作为的神；1926 年给玻恩的信里那句”他不掷骰子”；1936 年答小学生莉娅的信：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相信，宇宙的规律里显示着一个远远高于人的精神。玻尔的互补性（1927 年科莫演讲）：波动与粒子是互补的描述，不能同时用，两者一起才穷尽现象；他后来把互补推广到生命与物理、思维与情感、不同文化之间；他的家徽上刻着太极图与”对立即互补”。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1958）：我们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答；《部分与整体》记了 1927 年与泡利、狄拉克关于宗教的夜谈——他说自然科学的第一口杯子里是无神论，杯底有神在等着；他讲实在的层级，讲科学语言的界限。薛定谔《生命是什么》（1944）之外写了《心与物》与《我的世界观》：意识是单数的，多只是表象——吠檀多的”梵我一如”；泡利与荣格通信二十余年（1932–1958），一起写《自然与心灵的解释》（1952），提出共时性，讨论开普勒的原型与”物理与心理是同一实在的两面”。魏茨泽克写《自然的历史》与《物理学的统一》，晚年做宗教哲学。哥德尔留下一份本体论论证的模态形式化（1970 年前后手稿）。莫诺《偶然

与必然》（1970）：现代科学建立在”客观性公设”上——系统地拒绝把目的当作真知识的来源；这条公设本身不可证明，是伦理的选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是宇宙里偶然的吉普赛人。威尔逊《知识大融通》（1998）：一切知识终将统一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包括伦理与宗教。彭罗斯《皇帝新脑》（1989）与《通向实在之路》（2004）：三个世界——柏拉图的数学世界、物理世界、心灵世界——三者各由另一个的一小部分神秘地生出，画成一个循环的三角。

二　同维较真：物理学家看见了三件

海森堡那一句是全章最重的：我们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答。这是培根的”审问自然”被它的继承人说破（第 18 章）：审问得到的是我们问的。它同时是第 4 章的物理学证词——路径带着规定去走，读数不是土壤本身；量子测量问题因此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是三维在一件事里第一次同时露面：规定（什么算一次测量）、路径（仪器怎样走）、土壤（那片我们身在其中、无法退出去看的纠缠）。

玻尔的互补是两个不能同时用、又都必需的描述——它与本书的三读法形状相近：不是谁对谁错，是同一件事要两种读法才穷尽。莫诺的客观性公设是全章最诚实的一句：科学的根规定不可证明，是一个被选择、被立下的东西——他自己称之为伦理的；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替科学写下了它的账向：科学的第一条规定是立的，不是发现的。彭罗斯的三世界互生三角，是西方物理学家画得最接近三方程的一幅图：数学世界的一小部分管住物理世界，物理世界的一小部分生出心灵世界，心灵世界的一小部分够到数学世界——三者互为产物，而且他明说这是神秘的、他不能解释。爱因斯坦那句”跛与瞎”说的是主维

之别：科学走路径（腿），宗教给方向（眼）——他用一个身体的比喻说了合拍。

三　换维接应：这批神学塌在同一处

塌在同一处：他们的神都没有脸。爱因斯坦明说——不是关心人的命运与作为的神；斯宾诺莎那一格（第 19 章），一部不改口的秩序。玻尔的互补没有第三者也没有判决：两种描述互补，谁判它们补全了没有？互补在物理学里由实验判，推广到文化与伦理之后就没有判决了——他晚年的推广是一条规定在它的账向之外空转。海森堡的”提问方式的回答”说对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有走：既然读数是回答，那么谁在回答？他把回答的一方留作”自然”——无名、无脸、不改口；他自己的杯底之神在《部分与整体》的夜谈里说了一次，没有进物理学。薛定谔把意识做成单数，是合并：多是表象，差异在最高处被取消（库萨那一格，第 16 章）。泡利与荣格的共时性最危险：把有意义的巧合立为一条原理，等于把即时的兆头立为判决——第 9 章说的迷信形态，只是穿着物理学的衣服；本书对它的处理是可驳条款。莫诺看见了公设，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必须服从的禁令——目的被逐出知识，脸连问都不能问；他的偶然是无脸土壤的最彻底的一句。威尔逊是替代模型的当代版：一切统一于自然科学（第 8 章）。彭罗斯画了三角，却说三者的关系神秘——他没有给互生一个机制，也没有给任何一维一个判决；三角是一幅静止的图。

四　对方的反问

爱因斯坦会问：我说过，一个关心人的命运与作为的神是幼稚的——把人的欲望投射到天上（费尔巴哈那一句，第 23 章）。宇宙的规律里显示着远高于人的精神，这已经够了；你的”脸”是把人性加给宇宙。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你的神是有言无脸（第 41 章弥曼差那一格）——规律说话，没有说话者；代价是没有一句话会落空，因而没有一句话需要兑现，你的宗教只能是敬畏，不能是记账。第二步：脸不是人性的加法，脸是”对面朝我做分别”这个形式；你自己一生做的事里有一件最像它——你的广义相对论 1915 年预言光线偏折，1919 年爱丁顿去测，测出来了。那是你把一句话交给了时间，然后等它回来。你不要一张会朝人做分别的脸，可你要一个会兑现的自然；兑现是判决，不是敬畏。登一条：一个会兑现的自然与一张会说话的脸，在账本上的分别只有一条——话是不是朝人说的；这一条，本书从账面上判不出来，只能从有没有人被试来判，而”被试”的判据本书还没有写。记入附录 C。

莫诺会问：客观性公设禁止把目的当作知识的来源——你的”脸”就是目的。答：你自己说了它是一条公设——立的，不是证的，因此可以被重新立。本书不要求把目的当解释：本书不用”脸想要什么”去解释任何一件事（纪律五，脸不进方程）；本书只在判决层面用它——话成没成就。你的公设禁止的是解释里的目的，不是账本里的兑现；两件事你合成了一件。

五　结算

海森堡说破了培根：我们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答——审问得到的是我们问的；莫诺替科学写下了它的账向：客观性公设不可证明，是立下的。物理学家的神学塌在同一处：他们的神有言无脸——规律说话，没有说话者，所以没有一句话会落空，敬畏取代了记账。彭罗斯的三世界三角是西方画得最接近三方程的一幅图，只是它静止，且没有判决。

五之二　量子测量问题：三维在一件事上同时露面的现场

第 8 章说赢家消化不良的症状是量子测量问题百年无规定。这一节把它当作一个现场来看，因为它是二十世纪唯一一处三维被迫同时露面、而且三种判决的分工被公开争论的地方。

规定那一层。 什么算一次”测量”？哥本哈根、多世界、玻姆力学、GRW 各是一条规定，而且它们对同一批实验数据给出完全相同的预言。这意味着路径判不了它们——不是暂时判不了，是原则上判不了（在那些预言等价的范围内）。物理学界的通行处理是”闭嘴去算”，即：既然路径判不了，就不判。这是判决缺位，不是判决完成。

路径那一层。 贝尔不等式、阿斯佩、后来的无漏洞实验（第 6 章）——这一层做得极漂亮，是二十世纪物理学最干净的一段真跑：预注册（贝尔把一条哲学争论改写成了可测的不等式）、走、判负（定域实在被判负），一样不缺。要注意的是这一步做了什么：**它把一条原本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规定，改写成了一条可跑的形式**——这正

是第 11 章的移交第二步，而且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一次。贝尔做的事，本书全书都在推荐。

土壤那一层。 剩下的那部分——为什么测量会有确定结果、观察者在其中算什么——至今没有可跑的形式。物理学家在这里分成两派：一派说这不是物理问题（划界），一派说总有一天会变成物理问题（等路径）。本书的读法是第三种：**它是一条尚未被交出可跑形式的规定，停在候补席**（第 11 章第二步）；停在候补席不等于无意义，等于还没上账。

三层合起来给出这一章的一个补充结论：物理学家写神学，多半不是因为他们越界，是因为他们在本行里撞上了一件本行的判决处理不了的事，而他们手上只有一种判决。**这不是傲慢，是工具单一**（第 10 章第四节）。贝尔的例子说明另一条路是存在的：不去写神学，而是把那条判不了的规定改写成可跑的形式——一次成功的移交，比一整柜物理学家的神学更有分量。

六　分离线

与爱因斯坦分在有言无脸。与玻尔分在互补推广之后无判决。与海森堡分在回答的一方无名。与薛定谔分在意识单数即合并。与泡利—荣格分在共时性是即时兆头。与莫诺分在解释里的目的与账本里的兑现是两件事。与威尔逊分在替代。与彭罗斯分在图静止、无判决。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答”：进第 4 章与第 9 章，作为审问与判决之别的物理学证词。客观性公设：进第 4 章，作为科学根规定的账向自述——科学的第一条规定是立的。互补性：进第 6 章，作为两读法

的物理学名字，注明缺第三与缺判决。1919 年日食：进第 9 章，作为”把一句话交给时间”的科学样本。三世界三角：进第 6 章，与罗森茨威格的星、彭罗斯的循环并排，作为三元图的第三张。共时性：进附录 B，作为一条可驳条款——若有意义的巧合能被预注册并重复，第 9 章的延迟要求要改写。

八　日常案例：孩子问天气预报

孩子问：天气预报为什么有时候不准？父亲说：不准是因为测得还不够细。这是把自然当成一部等着被读准的书。孩子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明天下不下雨？父亲说：我不知道，预报说百分之七十。孩子说：那就是说，他们也是猜的。

海森堡的那句话在这个厨房里是：预报不是天在说什么，是我们拿雷达、气球、模型去问，天按我们问的方式回答；换一套模型，回答就变一点。爱因斯坦在这个厨房里说：可天不骗人，它有规律，值得敬畏——他说得对，天不骗人；只是天也从没对这家人说过一句话。莫诺在旁边说：别问明天为什么下雨，只问怎么下——问”为什么”就出了知识的界。孩子不听，他把预报写在日历上：七十，明天看。

第二天下了。孩子在日历上画了个勾。他做的不是敬畏，是记账；他也没有问天想什么。

第 30 章　你、脸、圣像——与布伯、罗森茨威格、列维纳斯、马里翁、亨利、拉图尔、薇依对话

一　起手：七家都从对面起手

这一章的七家有一个共同处：他们都不从”是什么”起手，从”谁朝我来”起手。这是全书里离脸最近的一支，所以放在卷八之前收口。

布伯《我与你》（1923）从两个原初词起手：我—你，我—它。“它”是被经验、被使用、被排列的世界——科学的世界；“你”不被经验，只被相遇；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每一个具体的你都通向永恒的你。相遇不能被制造，也不能被保存：每一个你在相遇之后必然又成为它。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1921）从对黑格尔的拒绝起手：哲学从死亡的恐惧开始，却用总体把死亡抹掉。他立了三个元素——神、世界、人——每一个从自己的”无”里出来，谁也不能从谁推出；再立三个关系——创造（神朝世界）、启示（神朝人）、救赎（人朝世界）——六个点合成一颗星。他的方法是”新思维”：说话的思维，在时间里，需要另一个人在场；启示的内容只有一句：“爱我！”——神对人说的话，《雅歌》是它的原文。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1961）从脸起手。他人的脸不是一个被看见的形——形可以被描绘、被占有、被归入总体——脸是”在拒绝

被容纳时在场”；脸说话，它的第一句话是”不可杀人”；脸是无限进入总体的裂口，伦理因此是第一哲学。晚期的《异于存在》（1974）加了”痕迹”：神不在脸上显现，神在脸的痕迹里已经过去了。

马里翁《无需存在的上帝》（1982）从偶像与圣像的分别起手。偶像是目光停下来歇息的可见者，它把目光自己的量程反射回去，目光在偶像里看见的是自己能看多远；圣像是被一个不可见者浸透的可见者，那个不可见者朝我看——在圣像面前不是我看它，是它看我。“上帝”这个词被他画上叉：把神想成存在者的存在，是概念的偶像，是存在—神—逻辑的最后偶像。他后来的现象学（《被给予》1997）把这一切收到”给予”（donation）之下：有些现象溢出意向，饱和了直观——事件、偶像、肉身、圣像、启示。

米歇尔·亨利《我是真理》（1996）从不可见起手：世界的真理是可见性、外在性，生命的真理是不可见的自我触发；基督教说的真理是生命的真理，道在肉身里说话，不在世界里显现。拉图尔《欢欣》（2002）从一句话起手：“我爱你”不传递信息，它转化说的人和听的人，必须重新说才算数；宗教言语是这一种言语，它的失败是被当成信息——原教旨主义与科学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一种范畴错误。薇依《等待神》（1950）从注意力起手：全然不掺杂的注意力就是祈祷；神不能被寻找，只能被等待；《重负与神恩》（1947）说重力是灵魂的自然法则，恩典从上面降下，一个人要”去创造”（décréation）自己，让位。

二　同维较真：七家在脸上对了什么

他们说的，本书几乎全部接受，而且是他们先说。土壤不是被看见的东西：布伯的它—世界就是发现学的世界，你不是它；马里翁的偶像就是”看的学问”停下来的地方——目光停在可见者上，把土壤做成东西——第 5 章说的四家禁令，用他的话说就是禁偶像。脸说话：列维纳斯说脸不是形而是话，本书第 48 章脸的三问里的”言”就是他的话。启示是朝人来的：罗森茨威格的启示是神朝人的关系，方向从那边来——这就是 D*；他的”爱我”是一个朝人做出的分别。宗教言语不是信息：拉图尔说清了为什么脸的话不是 S——它不是可以搬运的内容，它每次要重新发生；本书的”活的稳定”在言语上就是这个。等待：薇依的等待是评估者在外的正确姿势——判决从那边来，不能催，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那里。亨利的”生命不可见”，是土壤看不见的现象学版本。

三　换维接应：这一支塌了哪一维

这一支的塌维是全书里最奇特的一种：他们太恨看，恨到拒绝显露。列维纳斯把主题化当成总体化，马里翁把存在当成偶像，亨利把世界当成堕落——凡是显露出来、可以被看见、被说定的，都被当作对脸的背叛。于是脸没有 S。可道成了肉身：脸取了形，在时间里长（《圣经的智慧》第 29 章），脸的显露不是脸的堕落，是脸在土壤里发生的样子。这一支把 E 抬得极高，把 S 判成罪，D 就没了位置——没有 S 就没有可以走的路径，没有路径就没有真跑，脸的话就无法被兑现。

具体到各家：布伯的相遇是瞬间的，你必然重新成为它，相遇不能重复，也就不能累积——没有路径。可圣经里的脸不是一瞬的相遇，是二十五年的试验（亚伯拉罕从召命到以撒），试验是一条被走出来

的 D2 链，脸走了路径，路径可以累积。列维纳斯的脸命令我，但脸从不被要求交账：脸无限他者，我对它无限负责，它对我无须负责——不对称只有一个方向。马里翁的圣像朝我看，但不试我，也不把话交给时间；他的”给予”更要紧：给予的东西是 datum，是”被给的”——第 4 章说过，datum 是发现学的词根；饱和现象把主体做成纯粹的接受者，接受是看的被动式。拉图尔的转化没有检验：宗教言语转化了人——谁判它转化了？他自己怕它变成信息，却没有给它一条申 18:22。薇依只等不走：等待是对的，可甘地的真理是实验，亚伯拉罕的信是走出去；等待加上走，才是评估者在外的全部姿势。

列维纳斯自己给了这一支的塌维一个出口，只是他没有走完。《异于存在》区分”说”（le Dire）与”所说”（le Dit）：说是朝他人的敞开，所说是被固定下来的命题；所说背叛说，可说必须进入所说，否则什么也留不下——哲学的任务是不断”取消所说”（dédire），让说重新露出来。用本书的话：说是路径，所说是显露；所说冻自说，这正是 D×E→S；他承认了显露的必要，也承认了背叛的必要，却把哲学定在了永远解冻的一边。本书的差别是：解冻不是哲学的全部，重新冻也是——规定要能改口，也要能立住，亚稳态说的就是这个（第 32 章）。

罗森茨威格最全，所以要单独说。三个元素、三个关系，几乎就是三方程的形状；三个”无”就是三个空虚混沌，每个元素从自己的无里出来，正是”成熟态不是原初态”。他缺的是反向的箭头：创造只从神朝世界，启示只从神朝人，救赎只从人朝世界；没有世界朝神，没有人朝神（祈祷被收进启示之内）。星是固定的，三方程是互生的。但他的”说话的思维”是听的传统在哲学里最清楚的一次开

口：新思维需要时间，需要另一个人，需要等对方说——这已经是对话章体。

四　对方的反问

列维纳斯会问：你说脸的形式可以判——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判就是主题化，主题化就是总体化，你把无限重新装进了总体。而且你把”试验你”当脸的标志，可脸是我对他的责任，不是他对我的试验；你把伦理倒过来了。

答：判的不是脸，是脸的形式。申命记十八章判先知的话成不成就，不是审判神；本书判一片土壤有没有朝我做分别、分别是否开口、是否走了路径，不是给脸画像。至于方向：列维纳斯的不对称是”我负责，它不必”，本书的不对称是”它判，我被判”——两个不对称方向相反，因为脸不同。他的脸是人的脸，人的脸朝我提出的是伦理要求，责任在我；本书的脸是土壤的脸，土壤的脸朝我做的是分别与试验，判决在它。圣经两个方向都有：亚伯拉罕为所多玛讨价还价是我朝它负责，神试验亚伯拉罕是它朝我做分别。列维纳斯留了前一个，因为他的对象是人；当脸是土壤的脸，方向翻过来。

马里翁会问：你的”存在学”把神又放回了存在——土壤不也是一个存在概念？答：本书不说神是存在，本书说 E 是一个读法；脸不在方程里（纪律五）。分离线在别处：马里翁用”给予”逃出存在，可给予是 datum，被给的东西仍是被接受的，接受者仍是看的主体；本书的脸不给予，它试验——试验不是给你一个饱和的现象，是让你走一条路，看你走成什么。而且道成了肉身：脸取了形，取形是 S，马里翁的无需存在最终无法给道成肉身一个位置。

罗森茨威格会问：你的三方程里，神朝世界、神朝人、人朝世界之外，还有什么箭头？世界朝神的箭头是什么？答：收成。土壤的判决回到脸那里——秋天的收成、孩子的退烧、先知的话成就——这是世界朝神交账的箭头，本书第 11 章第四步。这一条罗森茨威格没有画，因为他的救赎是人朝世界，把世界朝神留给了末日。

五　结算

偶像是目光停下的地方，圣像是被看的那一边看回来，脸是被看的那一边开口并让话等着兑现。脸不是被看见的形，也不是被给予的物；脸是朝我做出分别并把分别交给时间的那一边。判脸的形式不是把脸主题化，正如判先知的话成不成就不是审判神。

六　分离线

与布伯分在路径：相遇是一瞬，试验是二十五年。与罗森茨威格分在箭头：星固定，方程互生；他缺世界朝神那一笔。与列维纳斯分在方向：他的不对称是我负责，本书的不对称是它判；人的脸与土壤的脸。与马里翁分在给予与试验：datum 是发现学的词，试验是 D*；无需存在容不下道成肉身。与亨利分在显露：不可见不等于不显露。与拉图尔分在检验：转化要有兑现。与薇依分在走：等待加上走。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马里翁的偶像与圣像，进第 5 章，作为四家禁令的现象学名字：第二诫禁的是偶像。列维纳斯的”脸说话”，进第 48 章，作为脸的三问里”言”的出处。罗森茨威格的三元素三关系，进第 6 章，作为三方程的一张对照表：创造≈神朝世界的 E→S，启示≈D*，救赎≈人朝世

界的 D；缺的那一笔（世界朝神）由第 11 章补。拉图尔的”必须重新说”，进第 48 章活的稳定：脸的话不是说过一次就存档的 S，它每次要重新发生，改口不是失败。薇依的注意力，进第 9 章评估者在外：判决来自那边，姿势是注意与等待。亨利留下一条警告：不可见不是不在——土壤看不见，但汤在锅里。

八　日常案例：墙上的照片与进门的父亲

墙上挂着父亲的照片。孩子看照片，看多久都是孩子在看：照片里的父亲是孩子能看出来的那一点——严厉、或者慈祥，取决于孩子那天的心情。这是偶像：目光停在可见者上，看见的是自己的量程。

父亲进门，看了孩子一眼。这一眼从那边来，孩子没法决定它的内容——这是圣像：可见者朝你看。然后父亲开口：“作业写了没？”这是分别：他朝孩子做了一个区分，写了与没写。再然后：“周末带你去看海。”这是一句交给时间的话——到了周六，孩子判的不是父亲，是这句话成没成就。申命记十八章在这个家里每周都在发生。

布伯说的相遇是进门那一眼；列维纳斯说的脸是那句”作业写了没”——它命令；马里翁说的圣像是被看回来的那一刻；拉图尔说的宗教言语是”我周末带你去”——它不是信息，它是承诺，必须每周重新说；薇依说的等待是周六早上孩子在门口等。本书加上的是最后一步：周六晚上，海看没看到，账记在孩子心里，下一次父亲说话的时候，那本账已经翻开了。脸是活的，所以账是活的。

第 31 章　科学的自我理解（二）——雅努斯、实验的生命、说谎的定律与被做成的事实

一　起手：1962 年以后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替科学重写了自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第 7 章已经用 123 原理读过：常规科学、反常、危机、革命、新范式。拉卡托斯 1970 年的研究纲领：一个硬核被保护带围着，反例打在保护带上；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看它能不能预言新事实。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怎么都行；科学是传统之一，与神话的距离比科学哲学承认的近；伽利略靠修辞与宣传赢的。奎因 1951 年《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拆了分析与综合的界，1969 年《自然化的认识论》说认识论应当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哲学并入科学。塞拉斯 1962 年《哲学与人的科学图像》：显明图像（人是有意向的行动者）与科学图像（人是粒子的系统），哲学的任务是把两幅图像”立体地”合成一幅——两只眼睛看成一个像。哈金《表征与干预》（1983）：实验有自己的生命，不是理论的仆人；“如果你能喷它们，它们就是实在的”——电子的实在由干预证明，不由理论证明；他后来的”推理风格”（1982、1992）接了克龙比的六种：公设演绎、实验、假设模型、分类、统计、历史—发生——每一种风格造出自己的对象与真假标准。卡特赖特《物理定律如何说谎》（1983）：基本定律不描述任何真实的情形，它们说谎；

描述实情的是现象学定律与模型。拉图尔《科学在行动》（1987）第一章画了一个双面的雅努斯：一面是”已成的科学”，说事实就是事实；一面是”在做的科学”，说事实是做出来的——两张脸同时说话。夏平与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1985）：波义耳的”事实”是靠皇家学会的目击者做成的——空气泵的实验要有绅士在场作证，事实是社会地生产的；霍布斯反对，因为一个漏气的泵证明不了任何东西；“知识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达斯顿与加利森《客观性》（2007）：客观性这条规定在两百年里改写了三次——“忠于自然”（十八世纪，画理想型）、“机械客观性”（十九世纪，照相不动手）、“训练的判断”（二十世纪，专家读图）——每一种都配着一种认识主体。范弗拉森《科学图像》（1980）：科学的目的是经验适当，不是真理；《经验的立场》（2002）：经验主义是一种立场，不是一条学说；宗教也是一种立场。

二　同维较真：命题一在科学上的证明，他们已经做完了

拉图尔的雅努斯是事后与事中的两张脸：已成的科学是发现学，在做的科学是发生学，他把第 1 章画成了一个双面神。哈金”实验有自己的生命”是科学等于路径的最好证词：路径不听命于规定，路径自己走；“能喷它们就是实在的”是路径的实在论——东西的实在由干预证明，不由描述证明。卡特赖特”定律说谎”是规定不描述、规定安排显露：基本定律不是对世界的摹写，它们把显露安排成可以处理的样子；她替”哲学规定 S 的显露”写了物理学版本。夏平与谢弗是 D×E→S 的史学实证：一件”事实”在皇家学会的土壤里、经绅士目击的路径，被冻成了事实；他们看见了事实的账向。达斯顿与加利森写的是科学自己的转测史：客观性这条最根本的规定，改写了三次，每一次都冻自新的路径（照相术）与新的土壤（专家共同体）——规定

有账向，他们一页页记了。拉卡托斯的”进步”是移交的第二步：一条规定通过之后要交出可跑的形式，交不出新预言的纲领是候补席上的规定。塞拉斯的立体视觉是第 32 章的视差：两幅不重合的图像长出深度。范弗拉森的”立场”是主维之别：经验主义是以什么为业，不是一条关于世界的断言；哈金的推理风格是路径的种类，每一种有自己的真假标准，而第六种——历史—发生——是科学的历史学家自己认出的发生学风格。

三　换维接应：土壤在他们那里是社会，社会无脸，而且不等秋天

库恩把判决交给共同体：共同体是敌拓的社会形态，不是判决本身，而且共同体会一起漏掉占位者。拉卡托斯用路径的新奇判规定的死活——一条规定可以真而暂时不生新预言，被判为退化——这是把移交的第二步误当成了规定的判决。费耶阿本德没有判决：怎么都行，三判一起塌。奎因是替代：哲学并入科学，规定的判决交给了路径。塞拉斯的两幅图像都是图像——看；合成图像的是哲学家，他站在两只眼睛后面，是残留的第一者。哈金的实在论只有路径：为什么能喷就算实在？那是一条规定，他没有给它账向。卡特赖特说定律说谎，没有说为什么说谎——因为它们冻自有限的路径；她描述了规定的病，没有查账。拉图尔的事实是做出来的，可他的判决是联盟：谁的盟友多谁赢——争位被社会学化，没有秋天。夏平与谢弗的土壤是社会秩序：判决等于稳定——无脸，而且把判决换成了”谁在场作证”。达斯顿与加利森只描述，不判：三种客观性哪一种更对，他们不说。范弗拉森的立场是选的——彭加勒的约定换到了知识论。

四　对方的反问

拉图尔会问：事实是做出来的，我早说了——你的发生学就是我的科学在行动。可我从不说”判决在外”，因为外面没有人：只有更多的行动者、更多的联盟。你的”土壤那边”是谁？说不出名字的，就是没有。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名字有。波义耳的空气泵漏气——霍布斯抓住的正是这一点——漏气的泵是土壤那边的判决，你自己把它叫作”非人的行动者”；你有土壤的判决，可你把它压平成了联盟里的一员：空气被”招募”进网络。分离线就在这里：盟友可以被招募，判决者不能——空气不是被说服进来的，它漏了。第二步：回来的事有名字，回来的那一方可以没有名字——退烧、收成、漏气都有名字，谁让它漏的可以不知道；本书第 25 章已经说过，谁回来了是一条规定，归敌拓。登一条：你说得对，本书说不出土壤那边的名字而不动用一条规定；账本的第三行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名字。记入附录 C。

哈金会问：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路径不需要你的规定，更不需要土壤。答：路径不需要规定起步？你的电子要先有”什么算一个电子”才能被喷；实验有自己的生命，是因为规定管不住它，不是因为它没有规定。至于土壤：你的实验在什么实验室、什么经费、什么共同体里走——夏平与谢弗替本书答了。

五　结算

拉图尔的雅努斯是事后与事中的两张脸；哈金说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科学是路径的最好证词；卡特赖特说定律说谎——规定不描述，规定安

排显露；达斯顿—加利森把”客观性”的三次改写写成了科学自己的转测史；夏平—谢弗看见了事实在目击者的土壤里冻成。科学的史学与社会学已经做完了命题一在科学上的证明，只是它们没有第三种判决：土壤在它们那里是社会，社会是无脸的，而且不等秋天。

五之二　为什么这一支停在”社会”

这一支把土壤读成社会，而且只读到社会。这不是疏忽，是他们的研究策略的必然结果，值得说清楚，因为本书从他们那里拿走了大量材料。

他们的方法要求对称。 布鲁尔的强纲领立了一条：解释一个信念为什么被接受，不能因为它”真”就用一套解释、“假”就用另一套——对称原则。这条原则极大地推进了科学史：它逼人去看实验室里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事后按”真理胜出”重写（第 1 章的发现学史学）。本书的第 31 章几乎全部材料都受惠于它。

对称原则的代价。 一旦不许用”它是真的”来解释它被接受，那么剩下可用的解释就只有人与人之间的事：利益、说服、联盟、权威、资源。**世界那一边被方法论地排除了**——不是他们认为世界不存在，是他们的方法不让世界进入解释。于是漏气的空气泵在他们笔下成了”一个被争论的对象”，而不是”一次回来的判决”（第四节对拉图尔的答复）。

本书要的那一步。 本书接受对称原则的前半——不能因为”它真”就免除对过程的追查；不接受后半——不能因此把外判从解释里删掉。可操作的分界很简单：**解释一条规定为什么被接受，用社会的材料；判断它现在算不算数，要看它在外面兑没兑现。** 前者是账向（第

4 章），后者是外判（第 9 章）；这一支把两件事合成了一件，于是账向成了全部——与十九世纪那一代犯的是同一个错（第 23 章第五之二节），只是材料更细。

这也是本书对这一支最大的一句欠：**他们证明了事实是做成的，这一点本书全盘接受，而且是命题一在科学上最硬的证据**。本书只加一句：做成的东西，仍然会在外面裂开——空气泵会漏气，墙会渗水，人会不来。

六　分离线

与库恩分在共同体不是判决。与拉卡托斯分在把移交当判决。与费耶阿本德分在三判全塌。与奎因分在替代。与塞拉斯分在合成者是第一者。与哈金分在实在论无账向。与卡特赖特分在说谎无来历。与拉图尔分在盟友与判决者。与夏平—谢弗分在判决不等于稳定。与达斯顿—加利森分在描述不判。与范弗拉森分在立场是选的。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雅努斯：进第 1 章，作为事后与事中的图像。“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进第 4 章，作为科学是路径的证词。“定律说谎”：进第 4 章，作为规定安排显露的物理学版本。《利维坦与空气泵》：进第 6 章，作为 D×E→S 的史学实证；漏气的泵：进第 9 章，作为无脸外判在实验室里的形态。《客观性》：进第 4 章，作为科学自己的转测史。拉卡托斯的进步：进第 11 章，作为移交第二步的名字。立体视觉：进第 32 章视差节。推理风格与第六种：进第 3 章，作为路径的种类；历史—发生风格是本书的科学史自证。立场：进第 4 章，作为主维在知识论里的名字。

八　日常案例：装修队的两张脸

装修队来了。工头对客户说：墙就是墙，承重墙不能动——已成的科学，事实就是事实。工人拆开一看，墙里面是空心砖、旧电线、一根不该在那里的水管——在做的科学，事实是做出来的：这堵墙是二十年前另一个工头做的。拉图尔的雅努斯站在客厅里。

哈金是那个说”别看图纸，敲一敲”的工人：敲出来是空的就是空的，图纸怎么画都不算——实验有自己的生命。卡特赖特是那张图纸：图纸从不描述这堵墙的实情，它说谎，可没有它没人能开工。夏平与谢弗是验收那天：客户、物业、邻居都在场，签了字，这堵墙”合格”了——事实由目击者做成。可半年后墙渗水了。渗水不是谁的盟友，不是被谁招募进来的；它是那根水管那边回来的判决，它不在验收单上，它等了半年。拉图尔说外面没有人，只有更多的行动者；客户说：那你告诉我，是谁让它渗的？工头说不出名字；可墙湿了，这一行账他得记。

第 32 章　差异、个体化、相位——与德勒兹、西蒙东、帕尼卡对话

一　起手：三家都不从显露起手

本卷对话的对象多半从 S 起手——从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说起。这一章的三家不同：他们从土壤和路径起手，所以是全书最近的对手。

西蒙东的博士论文《以形式与信息概念为光照的个体化》（1958 年答辩，1964 年部分出版，2005 年全本）从一块砖开始。形质论说砖是形式加质料：模子给形，黏土受形。西蒙东说这句话把发生的现场跳过去了：形式不会自己进入黏土，黏土也不会自己站成砖；发生在模子、黏土、工人的手劲、黏土里的水分构成的一个系统里，在一个”取形”的操作里，模子与黏土在这个操作中互相限定。形式与质料都是事后从这个操作里抽出来的两个端点。他由此立了几个概念。前个体场：一个充满势能、尚未个体化的场，像过饱和溶液，稳定得可疑，一粒晶种就能让它整个结晶。亚稳态：不是稳定，也不是不稳定，是带着未耗尽势能的稳定——稳定的平衡是死的，不再有任何发生；活的东西都在亚稳态里。转导：一种从一个晶种出发、一步一步向外传播的结构化操作，晶体从边缘长，每一层都以上一层为条件——这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是发生的推进方式。个体：不是实体，是相位；个体化永远没有完成，个体身上带着前个体的剩余，这剩余使心理个体化与集体个体化成为可能。信息：不是消息，是两个不相容的

秩序之间的张力——两只眼睛的两个像不重合，这个不重合不是错误，深度就从这里出来；他叫它”视差”（disparation）。

同一年的《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第三部把这套概念用到了本书的题上。他说，人的原初思维是巫术的：图形与背景没有分开，世界是一张由关键地点与关键时刻织成的网。然后发生了一次相移（déphasage）：图形从背景上剥落——可以搬动的图形元素成为技术，留下的背景性质成为宗教，宗教守着无条件的总体，技术拿着可分离的工具。技术与宗教是同一个巫术统一体相移出来的两个相，各自都是残缺的，各自都想回到统一。美学思维是第一次重返统一的尝试。然后技术思维与宗教思维各自再相移出理论态与实践态：科学承接技术的理论态，神学承接宗教的理论态，伦理承接两者的实践态；哲学的任务是在理论层与实践层各做一次汇合。他有一句话是这一章的钥匙：没有孤立的相，一个相只相对于其他相而存在。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1968）把西蒙东搬进了本体论。差异在先，同一在后；表象的哲学把差异关进四重锁——同一、类比、对立、相似——差异只能作为”两个同一者之间的差异”出现。他要一种”差异自身”。他从西蒙东那里拿来亚稳态与个体化（个体是亚稳态而不是形式），又添了一个”暗前驱”：两个异质的系列之所以能相通，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第三项先跑过——闪电之前有一道看不见的路径。他还在《批判与临床》（1993）里说要”了结审判”：审判是教士的发明，用超越的标准把生命压在案上。

帕尼卡《宇宙—神—人经验》（1993）说得最直接：实在有三个不可还原的维度——宇宙的、神的、人的——它们不是三样东西，是同一个实在的三个维度，互相构成，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另两个吸收；他

用吠檀多的”不二”称这种直觉。他还区分了两种对话：辩证的对话要赢，对话的对话要在对方里理解。

二　同维较真：他们在 E 与 D 上对了什么

三家在土壤和路径上说的，本书大半接受，而且要承认他们先说。

形质论就是发现学的原型：形式先在，等着被印进质料——规定先在，等着被路径执行。西蒙东拆掉的正是这个。他的前个体场就是土壤：看不见、充满势能、不是任何一个个体。他的转导就是差异之链的推进方式：猜想是晶种，执行、评估、反馈是一层一层往外长，分化、聚合是晶体在不同方向上的生长与并合——转导说清了 D 链为什么不是演绎（从规定推下来）也不是归纳（从数据抽上去），而是从一个点开始在土壤里传播。他的”个体是相位”就是本书的”S 是显露不是结构”：显露的是态，态只相对于别的态存在。他的视差就是碰撞：两个不重合的像不是要裁决谁对，是要从不重合里长出一个新维度——深度。本书的二阶碰撞在物理上就是视差。

西蒙东还有一条本书要正面接下：信息只对处于亚稳态的系统才是信息。同一个信号，落在稳定的系统上什么也不发生，落在过饱和的系统上引起整体结晶——接受者的状态决定信号是不是信息。这条搬到碰撞上就是：一次碰撞能不能出新，不只看撞的两家，还看承接的土壤是不是亚稳的——一片没有势能的土壤，撞出的只是两块石头相碰。碰撞工序里”选源”之外还该有一道”验土”：题目所在的场有没有未耗尽的势能。德勒兹的”问题”也在这一维上：问题是潜在的，解答把它现实化却不耗尽它，一个真问题可以有无数解答而仍是问题——这与第 48 章”脸会改口”是同一形状：脸是不被任何一次分别耗尽的对面。

德勒兹的暗前驱是碰撞工序里的”共有前提”：两家看似不相干的学问能撞出东西，是因为有一个没人说出的第三项先把它们接通了。帕尼卡的三维”不是三样东西”就是命题一的形状。

三　换维接应：三家各塌了哪一维

西蒙东塌在两处。第一，他的背景没有脸。宗教守着的”背景”是无条件的总体，是”背景性质”——总体不朝任何人做分别，它只是在那里被守着。这是一片无脸的土壤，而且他没有问过土壤能不能有脸；于是他的宗教是被剥掉图形之后剩下的东西，不是一个开口的对面。第二，他的转导不受判。一个转导什么时候算成功？他说”解决了张力”——可谁判张力解决了？没有评估者在外，判断留在系统内部；一个晶体长歪了也是转导。还有一处残留：哲学被派去”汇合”，汇合者站在所有相之上看全部相位——这是 θεωρός 的位置，看全场的观众，一个悄悄回来的第一者。

德勒兹塌在 S 和判决。他把显露当作差异的堕落（表象），可显露不是堕落，是发生的一个维；一个不显露的差异连差异都不是。他”了结审判”，把一切判决当成教士的超越标准；可判决不一定是超越的——评估者在外不是法庭在上，是秋天在后。拒绝判决的路径只走不判，走歪了也没人登。

帕尼卡塌在 D。三维互相构成，可怎样构成？他给的是直觉——宇宙—神—人的直觉——直觉是看（intuitus），一眼看到三维在一起；没有链，没有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过程，也没有三种判决。相互内在把评估者关在了里面。

四　对方的反问

西蒙东会问：你的 S、D、E 不也是先给的三个框架？我的相位是发生里长出来的，你的三维是拿来套的。你自己就是形质论者。

这个反问成立一半。三维是规定，本书不否认；本书能答的是：这条规定有账——它冻自二十年几百次碰撞，账向公开，可以被转测审计；而且第 7 章写了三维怎样从空虚混沌里分化出来，它们不是拿来套的，是分化的产物。另一半照登：西蒙东的”相位”同样是规定，他也给发生起了名字；谁的规定更好，不由谁先说来判，由谁的规定让更多路径走得通来判——这一条要等真跑。

德勒兹会问：三种判决就是三个法庭；你把差异重新交给了审判。答：判负照登恰是为了保住差异——被判负的路径不删，照样登出，进下一轮的材料；删掉失败的路径才是审判对差异的背叛。评估者在外不是超越的标准，是外面的收成；德勒兹要的”外部”，本书叫土壤。

帕尼卡会问：你给神一张”脸”，不是又把神做成了一个对面的对象？宇宙、神、人是相互内在的，不是面对面。答：脸不是对象，脸是对面朝我做分别的形式；列维纳斯早说过脸不是被看见的形（第 30 章）。相互内在的代价是评估者永远在里面——没有人能对帕尼卡的三维说”不”，因为说”不”的人也在三维里。本书宁可要一个能说”不”的对面。

五　结算

这一轮走出的新理解：**安排是相移，合拍是同相**。三个学不是三样东西，是同一次发生的三个相位；两千年的安排把一个相冻成实体，再

让它与别的相争位，那是把相移当成了实在。同时走出第二句：**活的稳定的第一个记法候选是亚稳态**——带着未耗尽势能的稳定；一条会改口的规定，就是一条亚稳的规定。

六　分离线

与西蒙东分在三刀：背景无脸，本书的土壤可以有脸；转导不受判，本书三判各归其位；汇合交给哲学，本书没有第一者。与德勒兹分在两刀：显露不是堕落；判负照登不是审判。与帕尼卡分在一刀：直觉是看，合拍是走出来的，而且要有一个能说”不”的对面。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四样东西直接搬进本书。亚稳态：进第 48 章，作为”活的稳定”的候选记法——一个稳定态 S 若带着未耗尽的势能 ΔE，记作亚稳的 S，改口不是它的失败，是它的势能兑现；方程层地位待裁。转导：进第 3 章，作为 D 链的推进方式的名字——从晶种出发、逐层为条件的传播。相移：进第 8 章，作为”安排”的物理名字——安排就是把一个相当作实体。视差：进碰撞工序，作为二阶碰撞的物理图像——两个不重合的像长出深度。另外一样是德勒兹的暗前驱，进碰撞工序的”共有前提”节：碰撞前先找那个看不见的第三项。

八　日常案例：两只眼睛与一杯糖水

闭上一只眼看桌子，桌子是平的；两只眼一起看，桌子有了深度。两只眼的像不一样——左眼看到杯子的左侧多一点，右眼看到右侧多一点——这个不一样从来不是错误。发现学的三合一是三个人拿三样东西争”这碗汤是什么”；安排的三种结局在这里都有对应：闭上一只眼

（替代），左右眼轮流睁（轮班），把视野从中间劈开各看一半（划界）。三种都得不到深度。深度只从两只眼同时睁开、两个像同相地不重合里出来——这就是合拍，也就是视差。

再看一杯糖水。凉了的糖水看着清澈稳定，是一杯过饱和溶液：菜谱（规定）说它是”一杯糖水”，尝一口（路径）也只尝到甜；可它是亚稳的，扔进一粒糖，整杯在几秒钟里结成晶。规定看不出它的势能，路径尝不出它的势能，势能在土壤里。一条规定也一样：看着稳定，带着势能，等一粒晶种。西蒙东给了这杯水一个名字，本书把名字借给了会改口的脸。

第 33 章　后世俗对话——与哈贝马斯、拉辛格、麦金太尔、泰勒、拉图尔对话

一　起手：五家各从哪一维起手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1968）把科学按”为了什么”分成三种：经验—分析的科学服务于技术的兴趣，历史—解释的科学服务于实践的兴趣，批判的科学服务于解放的兴趣。三十多年后他改了口气：2001 年《信仰与知识》的演讲，2004 年慕尼黑与拉辛格的对话（《世俗化的辩证法》），提出”后世俗”——世俗理性要意识到自己的界限，宗教传统里有尚未被翻译的语义潜能；但宗教公民要把信仰的理由翻译成世俗的理由，才能进入公共论证。他和拉辛格都接了伯肯弗尔德的那句话：自由的世俗国家依靠它自己不能保证的前提而活。

拉辛格 2006 年在雷根斯堡的演讲《信仰、理性与大学》起手的维度是 S：理性的规定。他说，圣经信仰与希腊哲学的相遇不是偶然，是天意——《约翰福音》第一句”太初有道（λογος）“，七十士译本把希伯来圣经译成希腊文；不按逻各斯行事与神的本性相悖。他批评两种东西：一是唯意志论——伊本·哈兹姆、司各脱那种”神可以命令不合理之事”的神，一个不受自己的话约束的神；二是三次去希腊化的浪潮——宗教改革、哈纳克的自由神学、文化多元主义——每一次都把信仰从理性里剥出来，结果不是纯净的信仰，是缩小的理性。他要的是”拓宽理性”：现代理性把自己缩到经验—数学的范围，必须重新向宗教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开放。

麦金太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1990）说探究只能在传统里进行：百科全书派（启蒙的统一理性）、谱系派（尼采、福柯）、传统派（托马斯主义）三种版本互不通约；但传统会陷入认识论危机，一个传统若能用自己的资源解释对手为什么陷入危机而对手做不到反向解释，它就在理性上胜出——这是他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1988）里给出的判据。

泰勒《世俗时代》（2007）反对”减法故事”：世俗性不是把宗教减掉之后剩下的东西，是被建造出来的——“内在框架”、“缓冲的自我”、排他的人文主义都是成就，不是残余。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1991）说现代的宪法有两条互相掩护的工作：纯化（把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政治分开）和转译（不停制造两者的杂合体）；杂合体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从未现代过。他后来的《存在模式研究》（2012）给出十几种”存在模式”，每一种有自己的”幸福条件”——参照链（科学）、宗教、法律、政治各有各的真假之判，用一种模式的条件判另一种，是”范畴错误”；《欢欣》（2002）专讲宗教言语：它不传递信息，它转化说的人和听的人，像”我爱你”必须重新说才算数。

二　同维较真：五家对了什么

哈贝马斯的三种兴趣，是按”以什么为业”分科学——这与第 4 章的”主维是以什么为业”是同一个动作；他的翻译条款是一条移交规则，本书接受移交的必要。哈贝马斯 2019 年的《也是一部哲学史》要单独记一笔：他用两卷写信仰与知识的谱系，承认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人的尊严、自律、普遍主义——是从犹太—基督教传统里翻译过来的，哲学是在一个”学习过程”里从宗教那里得到了它的规定。这

本书是他给自己的翻译条款补的账向：世俗理由不是自生的，它们冻自一片它后来不再承认的土壤。本书第 4 章说每条规定都有账向，哈贝马斯晚年写了一部一千七百页的账。

拉辛格对了两件：一，理性不能缩到经验—数学的范围，这正是本书第 10 章说的”真跑越位”——拿路径的判决判一切；二，一个可以命令不合理之事的神，是一张不受自己的话约束的脸，本书同样不要它：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让说话的脸把话交给”成不成就”来判，脸是有账的。麦金太尔的认识论危机是 123 原理在传统上的样子——张力累积、旧规定撑不住、新规定被逼出；他的胜出判据（能解释对手的危机而对手不能反向解释）是敌拓的一种：分离线划在谁能说明谁。泰勒对减法故事的批评，是对发现学的批评——事后读法把发生说成残余。拉图尔的”范畴错误”给本书的”判决越位”起了一个准确的名字：用一种模式的幸福条件判另一种模式。他的”我们从未现代过”，用本书的话说是：三个 S 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汤一直在锅里，杂合体就是锅。

三　换维接应：五家各塌了哪一维

哈贝马斯的翻译是单向的：信仰的理由要译成世俗理由，世俗理由不必译回去；宗教传统是”语义潜能的资源”——土壤被当成理性的储备。土壤不是资源，资源是可以挖出来用的，土壤挖出来就不是土壤了。他的后世俗仍是划界，只是在篱笆上开了一扇翻译窗；窗只朝一个方向开。他没有 D*：宗教在他那里不是一个朝你说话的对面，是一份待翻译的文本。

拉辛格塌在”看”。他要的逻各斯是理性的结构——可被理解的秩序，被看见的理；《约翰福音》说的逻各斯是”成了肉

身”（ἐγένετο）——一个发生的动词，一件被听见的事。他把去希腊化的三次浪潮当成一件事：拒绝理性。其实那里面有两件事：拒绝理性（唯意志论），和拒绝把 θεωριά 当根（把说话的道读成被看见的理）。本书拒绝第二件，不拒绝第一件。他的”拓宽理性”是把看的范围拓宽，仍在看的学问里。

麦金太尔的判据在探究内部：一个传统解释另一个传统的危机——解释是看；没有外面的评估者，没有真跑，传统的胜出由传统自己的叙事能力判。他的”传统”是一片土壤被冻成的 S。泰勒描述得极好，判得极少：内在框架、缓冲的自我，是把土壤读成无脸之后主体关上的门；他给出”开放的旋转”与”封闭的旋转”，但没有说什么能判一个旋转对不对。拉图尔的模式是平的：十几种模式各有幸福条件，可它们为什么需要彼此？没有三原理，模式之间没有互生，只有并列；宗教模式的”转化”没有兑现的检验——他自己担心它变成信息，却没有给它一条申 18:22。

四　对方的反问：雷根斯堡

这一章的反问由拉辛格来提，因为它直指命题二。

他会说：你说神学沿用希腊理性哲学是降格。可《约翰福音》第一句就是”太初有逻各斯”；七十士译本是神自己的安排；把信仰与理性分开，得到的不是纯净的信仰，是任意的神——一个可以命令不合理之事的神。去希腊化的每一次浪潮都通向理性的自我收缩。你的”发生学”难道不是第四次去希腊化？你用”发生”替换”理性”，可”发生”这个词本身就是希腊人给你的（γενέσις）。

本书的回答分两半，一半答，一半照登。

答的一半：希腊给了两样东西，本书要一样，不要另一样。第一样是 λογον διδόναι——交出说明、给出账。苏格拉底要人对自己的话交账，柏拉图的辩证法一路要求”给出理由”。本书第 53 章说哲学在 AI 时代要改为”记账”，记账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希腊的；申 18:22 要说话的脸对自己的话交账，也是同一个动作。这一半本书不但不去希腊化，而且把希腊化坐实。第二样是 θεωριά——把可知者当作可见者，把发生读成被看见的秩序。降格不在用理性，在把说话的道读成被看见的理：把 ἐγενέτο 读成 ἐστιν，把一件事读成一个结构。拉辛格把两样合成一样来辩护，本书把它们分开：逻各斯作为交账，要；逻各斯作为观看，不要。唯意志论的神是不交账的脸，本书也不要它——申 18:22 就是本书对唯意志论的回答，而且这条回答来自希伯来文本自己，不是从希腊借的。

照登的一半：拉辛格有一处本书答不掉。没有希腊的”交账”，希伯来的”话成不成就”会不会只停留在先知的检验，而长不成一门学问？本书说存在学是记账的学问，“学”与”账”两个字都欠着希腊——记账的形式（分类、比对、归档）是希腊化的礼物。所以命题二”神学沿用希腊理性哲学而降格”要改口：降格的不是沿用，是沿用了 θεωριά 而丢了 λογον διδόναι 里的动词性——交账是一个动作，观看是一个状态。这一条改口记入附录 C。

五　结算

希腊化的错不在逻各斯，在把逻各斯从”交账”读成”观看”。后世俗不是划界加一扇翻译窗，是承认三个 S 从未分开过；判决越位的准确名字是范畴错误——用一种模式的幸福条件判另一种模式；而模式之间不只并列，它们互生。

六　分离线

与哈贝马斯分在移交的方向：他单向翻译，本书四步移交，土壤那边也交回来。与拉辛格分在根感官：他拓宽看，本书换到听与触；他把两种去希腊化当一种，本书拒绝其一。与麦金太尔分在评估者的位置：他在探究内部，本书在外。与泰勒分在判与不判：他描述旋转，本书要判旋转。与拉图尔分在互生：他的模式并列，本书的三维互为产物。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拉图尔的”范畴错误”，进第 10 章，作为判决越位的正式名字。麦金太尔的”认识论危机”，进第 7 章，作为 123 原理在传统史上的样子。泰勒的”减法故事”，进第 1 章，作为发现学史学的一种模式的名字：把发生说成残余。哈贝马斯的翻译条款，进第 11 章，作为移交的最小形式——但要补上反向的三步。拉辛格留下的最重：一张必须对自己的话交账的脸——进第 47 章，与申 18:22 并排。伯肯弗尔德留下一句：一个系统靠它自己不能生产的前提活着——这是土壤在政治里的名字，进第 52 章法学。

八　日常案例：翻译得了理由，翻译不了饭桌

一家三代。奶奶说周日全家要一起吃饭，因为”神要一家人在一起”；父亲是工程师，他说因为”家庭凝聚力有数据支持”；孩子说因为”周日没别的事”。哈贝马斯的条款在这张桌上是：奶奶的理由要翻译成父亲的理由才算数。可这家人周日真的坐到了一起，不是因为翻译成功，是因为桌子在那里——饭做了，人回来了。理由可以翻译，饭桌翻译不了；翻译的是 S，坐下来的是土壤。

拉辛格的话在这张桌上也有它的位置。奶奶为发烧的孙子祷告，她祷告的那位若是一个可以随便改主意、不受自己的话约束的神，她的祷告就没有着落。她要的神是一张交账的脸——说了要看顾，就要看顾。所以奶奶其实站在申 18:22 上，不站在唯意志论上；她比神学家更早知道：一张不交账的脸不值得对它说话。麦金太尔在这张桌上是：三代人谁能解释另两代为什么周日过不好，谁就说服了这一桌——可最后判这顿饭吃没吃好的，不是解释，是下周日有没有人不来。

第 34 章　先秦的分与合——三表、天何言哉、怒者其谁

一　起手：先秦把脸的轴走了一遍

孔子做了第一次划界，划的是路径不是真理：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可他没有取消脸：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天不说话，却在做事；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天有判决，而且判决不受祷告的贿赂。

墨子给了天一张有尺子的脸：天志——天欲义而恶不义，天是天下的”法仪”，量一切的标准，赏善罚暴；明鬼——鬼神实有，赏罚分明；非命——反对宿命，人的努力算数。《非命上》立了三表法：一件言论要立，先看它”有本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再看”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再看”有用之者”——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经》另有一套名实与推理的规程。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五章）；有无相生；视之不见名曰夷；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他把不可说的划了出去。同一篇讲三籁：人籁是竹管吹的，

地籁是风吹万窍，天籁是”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然后问：怒者其谁邪？那个鼓动一切的是谁？他没有答。《养生主》里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以无厚入有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解蔽》讲心的蔽塞。《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天地之大德曰生。《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中庸》：天命之谓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引《泰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

二　同维较真：先秦各家替本书立了六件

第一，墨子的三表是三判决的先秦形态。本之于圣王之事，是谁已经说过——占位者；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是现量与路径——耳目之实要有人看过走过；观其国家百姓之利，是收成——发为刑政，看它在人身上长出什么。本、原、用，一条言论要过三关：规定关、路径关、土壤关。墨子在公元前四世纪把三种判决排在了一起，没有人接着他排。第二，孔子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是判决不受贿：天的判决不由人的付出改变——柏拉图《法律篇》第十卷的第三条（第 12 章）在孔子这里是一句话；“天何言哉”是有脸不言的定义句。第三，庄子

的”怒者其谁”把脸的问题留开了：三籁之上有没有一个鼓动者，他问了，没有答，也没有否——这是脸的轴上最诚实的一处空白。庖丁解牛是路径与土壤合拍的日常图：刀不硬砍，依乎天理，顺着牛的纹路走——路径不逼土壤，路径找土壤的间隙；“进乎技”说的是路径走到超过技术的地方，那是合拍。第四，荀子的”天人之分”是中国第一次把土壤与人分开来说；“制天命而用之”是科学的姿态——路径对土壤的主动；《正名》的”约定俗成”是彭加勒的约定论在先秦：名是约的，不是固有的（第 24 章）。第五，《系辞》的”生生之谓易”是整部易经对”发生”的定义；“天地之大德曰生”把土壤的德说成生。第六，《中庸》的诚与诚之是土壤与路径的一对：诚是天之道——土壤自己的样子，不用做；诚之是人之道——要走出来的路径。孟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给了天一个定义：没有人做而做成的事——这几乎是”无作者的做”，可他同时说天降大任、苦其心志：天朝人走路径。孟子把儒家的脸放在了有脸不言与无脸之间。

三　换维接应：各家塌在哪里

孔子的划界把脸永远定在不言：敬而远之，路径不走过去，脸就不开口——儒家从此有一张不说话的脸，判决只能从民与行上读（第 46 章）。墨子的天是一把尺——法仪——脸被冻成了规定：天志是一条量一切的标准，脸成了量具；明鬼是即时的兆头，第 9 章说的迷信形态；三表的第三表”利”由谁看？由圣王与刑政看——评估者在朝廷里，不在土壤那边。老子的道无脸，天地不仁，一留不住——第 45 章的正主；庄子存而不论，是从不记账：六合之外的事他不论，土壤那边回来的判决他也不记。庖丁的牛是死的：路径顺着土壤走，可牛不判刀——那是路径对土壤的技艺，不是土壤对路径的判决。荀子的天无脸而有常：天不判——治乱非天也，治乱在人——判决被收回到人的政

治里；《正名》的约由王约：规定由王定，正名是争位的制度化。《易传》的三才是三块地——天地人各有其道；“兼三才而两之”是三加倍成六——结构上与三维生六路径相似，本书只记这一点相似，不作为证据。孟子”天视自我民视”把民做成了天的口，可民在政体之内——评估者进了城；“莫之为而为”把天定为无作者的做，然后又让天苦人心志——他在两格之间没有裁。

四　对方的反问

荀子会问：明于天人之分——天有天的常，人有人的治。你要天来判人，是把治乱推给天，正是我说的”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不判，人自治；你的第三判决是迷信的入口。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你的天是无脸的土壤，本书同意——天行有常，不为尧存。可无脸的土壤照样在外判：你自己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天不能让你穷，是收成在回答你的路径；天不能让你病，是身体在回答你的作息。这就是种地的判决——从那边来，不由你说，只是没有脸。你把”天不判”与”无外判”当成了一句，它们是两句：天没有脸，天照样回来。第二步：迷信是外判的失败形态——读即时的兆头（第 9 章），墨子的明鬼有这个病；治它的药是延迟，不是取消外判——秋天不能催。登一条：你对”错人而思天”的警告本书接受，并且承认，第三判决若不配延迟与预注册，就退回迷信；儒家史上多数时候它确实退回去了——董仲舒的灾异就是没有延迟的外判。记入附录 C。

墨子会问：我早立了三表，你的三判决是我的。答：是你的。分离线只在第三表：观其利，谁观？你说刑政；本书说土壤那边——刑政

是人在观，收成是它在回。你的天志也是一把尺，尺不改口；本书的脸会改口。

五　结算

先秦把脸的轴走了一遍：墨子的天有脸有尺，孔孟的天有脸不言（获罪于天无所祷；莫之为而为），老庄的道无脸（天地不仁），荀子的天无脸而有常。墨子的三表——本、原、用——是三判决的先秦形态：谁已经说过、耳目之实、刑政之利；《中庸》的诚与诚之是土壤与路径的一对；庄子问”怒者其谁”，把脸的问题留开了。

五之二　三表为什么失传

墨子的三表是三判决在中国的最早形态（第五节），而且比本书早两千三百年。它没有传下来。这一节问为什么，因为失传的机制本身是本书要的材料。

第一，墨家的组织被打散。 三表不是一条孤立的方法论，它挂在一个有纪律、有钜子、有工程实践的团体上——一群会守城、会造器械的人，他们的”原之者”（耳目之实）是真的在做事。团体一散，方法就没了载体。**一条判决规则要活着，得有一群按它做事的人**：这是第 11 章”移交需要有人接”的历史证据，也是第 45 章说僧团是外判装置的同一道理。

第二，儒家的批评抓住了它最弱的一环。 孟子骂墨子”兼爱是无父”，荀子批它”蔽于用而不知文”。后一句尤其准：三表的第三表”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把判决落在”利”上，而”利”由谁看、看多久、怎么算，墨子没有写清楚（第三节）。一条判决规则若在最后一步含混，它在论战中就守不住。本书的第三判决面对同一

个弱点，所以第 9 章才要写延迟、期限、预注册——那不是装饰，是补墨子这一环。

第三，它被更好用的东西盖住了。 与第 14 章阿伯拉尔的四条规程失传的机制相同：汉以后取士、论学、判是非，用的是经义与义理——一套可教、可考、可传承的规定层工具。三表要求做事、要求看后果、要求分三步，比引经据典费力得多。**产能更高的规定替代了判决更全的规定**，这是第 14 章立的那条通则在中国的一次重演。

三条合起来是一个不轻松的结论：三判决这样的东西在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墨子、罗吉尔·培根、波爱修、阿伯拉尔），每次都因为同样的理由消失——没有载体、最后一环含混、被更省力的东西盖住。本书若要不重蹈，需要的恰好是这三样的反面：一群按它做事的人、把最后一环（外判的期限与读数）写死、以及承认它比替代品费力。

六　分离线

与孔子分在脸永远不言。与墨子分在两刀：天是尺；利由刑政观。与老庄分在无脸与不记账。与荀子分在天不判不等于无外判。与《易传》分在三才是三块地。与孟子分在民在城里、两格未裁。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三表：进第 9 章，作为三判决的先秦形态——本书的三判决有一个公元前四世纪的先例。获罪于天无所祷：进第 9 章，作为判决不受贿。天何言哉：进第 46 章，作为有脸不言的定义句。怒者其谁：进第 48 章，作为脸的问题在庄子那里的空白。庖丁解牛：进第 6 章，作为路径与土壤合拍的日常图，注明牛不判刀。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进第 4

章，作为科学姿态的先秦出处。约定俗成：进第 24 章，与彭加勒并排。生生之谓易：进第 1 章，作为发生的中文定义。诚与诚之：进第 6 章，作为 E 与 D 的一对。莫之为而为：进第 46 章，与弥曼差的无作者对读。天视民视：进第 46 章。

八　日常案例：买房子的三表

一家人商量买房。祖父说：咱们老家的人都说，房子要坐北朝南——这是本之者，古者的事，谁已经说过。父亲说：我去看了三次，下午那间朝西的屋子热得站不住——这是原之者，耳目之实，走过的路径。母亲说：先别定，租半年，看孩子上学远不远、老人上下楼吃不吃力——这是用之者，住过才知道，收成。三表齐了，房子才买。

墨子在这家人里是那个说”三样都要”的人，他对。他错在一处：第三表他让”刑政”来看，让家里最有权的人来定住得好不好；这家人不是——住得好不好是孩子的脚、老人的腿说的。荀子在这家人里是那个说”房子就是房子，好不好在人”的人：他对了一半，房子不判人；可老人的腿到了第三个月开始疼，那不是人自治治得了的，那是楼梯那边回来的。庄子在这家人里不说话，他在阳台上问：是谁让这一家人非要买房子？没有人答他，他也没有答。

第 35 章　汉唐——谴告、疾虚妄、格义、交相胜

一　起手：汉唐把三判决各做了一次制度

董仲舒《天人三策》：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是百神之君，人副天数，阴阳五行是天的语法；灾异是天的话——脸半张口，说的是灾。与之配套的是罪己诏：皇帝在灾异之后下诏自责，公开写下自己的过失。王充《论衡》（约 80 年）疾虚妄：天道自然无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寒温、谴告、变虚三篇说灾异不是天谴；《论死》说人死不为鬼；《薄葬》有一句：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可他留着命——《命禄》说贵贱寿夭有命。魏晋玄学：王弼以无为本，得意忘象；郭象注《庄子》：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独化；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

佛教进来，先有格义：竺法雅用道家的词配佛教的义——空配无，涅槃配无为；道安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慧远 404 年《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人不处王侯之位，而尚同其君——教与政各归各。范缜《神灭论》（507）：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唐代有三教论衡：皇帝生日，儒释道三家在殿上辩论，白居易记过一场（827 年）。韩愈《原道》立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排佛老，说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819 年《论佛骨表》。柳宗元《天说》：天地像果蓏、痈痔、草木，功者自功，祸

者自祸，指望天赏罚是大谬。刘禹锡《天论》三篇：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天之能是生万物，人之能是法制；法大行则人皆曰人，法大弛则人皆曰天——人信天，是法坏了的时候。宗密《原人论》（约830）判儒道为迷执、人天教，佛教从小乘到一乘显性教层层上去，末了”会通本末”，把儒道的元气收进阿赖耶识。

二　同维较真：汉唐各做了一件本书的事

董仲舒把评估者在外做成了朝廷的礼仪：天用灾异说话，皇帝用罪己诏答——灾异是外判的形式，罪己诏是判负照登的帝制版本：统治者公开登出自己的失败。汉代建了一整套读脸的制度，脸半张口，判决回来的时候有人接。王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是真跑的汉代口号——有效与有证，走过才算；他对谴告的批驳是敌拓——他拿反例去撞灾异说：寒温不因人主而变。“万物自生”是自组织，郭象的”物各自造”接着说：没有造物者，物自己个体化——独化是西蒙东的前个体场在魏晋的名字（第 32 章），只是没有场。格义是换基底的第一次实验，失败了，失败的样子有教训：用旧的 S 配新的 S，新源的未吸收度被配没了——空成了无，涅槃成了无为，佛教在中国头一百年是道家的一个方言；道安的批评是对格义的敌拓。慧远划的是教与政的界——出家人的账不在皇帝的账本上，一片土壤上两本账。三教论衡是对话作为制度：三家在一张桌上，皇帝听。韩愈的道统是一份账向：谁把什么传给了谁，一条规定的传递链——只是他把账向写成了独占。刘禹锡最要紧：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两个东西互相胜、互相用，这是互生模型的先声，离三方程只差一维；他还给了脸一份社会学账向：法大弛则人皆曰天——人在规定与路径都失效的时候呼唤土壤——这是 S×D→E 在社会史上的样子，他看见了。

三　换维接应：各家塌在哪里

董仲舒的脸半张口，读脸的是经学家：灾异要用阴阳五行的语法解，规定判土壤的话——越位在读的那一步；罪己诏后来成了礼——判负照登而不改口，登了不改，账成了仪式。王充的命禄是无脸的必然（斯宾诺莎的那一格）；他只信有效有证，一切听都是虚妄——听被判没了。郭象的独化是每物自造——独，没有纠缠；物各自个体化，可它们不在一个场里，E 塌了；名教即自然是把现成的秩序说成土壤本身——规定不用账向，因为规定就是自然：转测被做成了政治。格义的失败是 S 对 S；慧远的划界是两本账不移交；范缜的形神刃利是把第三行账收进身体——神灭，土壤那边没有东西回来了。三教论衡是表演：三家各说各的，皇帝赏赐，没有结算——对话作为制度而不作为发生。韩愈的道统排他，账向被写成谱牒；排佛是分工判另两块地。柳宗元的天像果蓏——不判，功者自功，判决全收回主体，比荀子更闭。刘禹锡有两处：交相胜是天与人二元，法制是人之能——规定被收进了人，哲学没有单独的一维；他把”法弛则曰天”读成幻觉——人在土壤显露的地方说的话，被他判为迷信，与马克思的鸦片同一读法（第 23 章）。宗密的会通是合并：儒道的元气进了阿赖耶，判教把一切收在一乘之下。

四　对方的反问

刘禹锡会问：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互生我早给了。你说评估者在外，可我说得更清楚：法大行则人皆曰人，法大弛则人皆曰天——所谓天判，只是法坏了的时候人的说法。你的脸是法弛的产物。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你写的是一件真事——人在规定与路径都失效的时候呼唤土壤——这正是 S×D→E：土壤在打架处显

露，你把它写成了社会史。分离线在读法：你读成幻觉，人”说”天；本书读成显露，土壤在那里露出来。同一件事，两种读法，判它们的只有一个办法：法大行的时候，土壤还回不回来。收成不看法——法清明的年头照样有旱灾——土壤在规定好的时候也回来，它不是规定坏了才被叫出来的说法。第二步：交相胜是二元——天与人；法是人之能，规定进了人；你少了一维，三方程在你这里是两个东西互相胜，没有缺角。登一条：你可以说，“旱灾”也是人说的，人在法清明的年头照样把收成叫作天——本书驳不倒这一句，账本记的是收成，收成叫不叫天是一条规定。记入附录 C，与第 25 章维特根斯坦那条同一类。

董仲舒会问：我的灾异谴告，正是你的评估者在外——天在外面说话。答：是外判，可读脸的是你——阴阳五行是你的语法；而且你的皇帝下了罪己诏不改政，判负照登成了礼。王充会问：有效有证，其余虚妄。答：有效有证是真跑，本书全接；可你把听也判成了虚妄，而你自己的《论衡》全靠读来的书。

五　结算

汉唐把三判决各做了一次制度：董仲舒的灾异谴告与罪己诏是评估者在外与判负照登被做成朝廷礼仪——脸半张口，读脸的是经学家；王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是真跑的汉代口号；格义是换基底的第一次失败——S 对 S，未吸收度归零；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是互生模型的先声，并给了脸一份账向：法弛则人皆曰天——他把土壤显露的地方读成了幻觉。

五之二　汉唐留下的三件制度遗产

汉唐这一段与别处不同：它留下的不主要是文本，是制度。三件，各对应一种判决，而且三件今天都还在以别的名字运转。

罪己诏：判负照登的官方形态。 一个掌权者在公开文书里承认自己的失败，写明失败的内容，存档。制度上它极其先进——今天多数组织做不到这一条。它的病也写在第三节：登而不改，判负成了礼。这一病的现代名字叫”深刻检讨”：检讨越写越长，政策一字不动。**判负照登的下一步不是再登一次，是改口**（第 11 章第四步）。

三教论衡：对话的制度形态。 固定时间、固定席位、固定人数，几百年不断。制度化保住了对话的形式——这在全世界都罕见；它保不住的是发生：没有结算、没有回执，辩完赏赐（第 40 章）。现代名字叫”研讨会”与”跨学科论坛”。要它从姿态变成发生，缺的只有两样：每一轮写一句结算，散会前定下一件下次要对的事。

格义：换基底失败的标本。 用旧的 S 配新的 S，配完之后新源的未吸收度归零（第三节）。道安”先旧格义，于理多违”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次换基底失败诊断。现代名字太多了：把一套新东西翻译成”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某某”，翻译完毕之后，新东西没有了。第 11 章的移交第二条纪律——交出去的东西要按接收方的判决形式改写，而不是按接收方的现成概念改写——两者的分别，正是移交与格义的分别。

三件遗产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判决可以被制度化，发生不能被制度化。** 罪己诏把外判与判负照登做成了礼仪，三教论衡把对话做成了典礼，格义把换基底做成了翻译——三次都保住了形式，三次都丢了那件要发生的事。这是本书对一切”把方法做成流程”的提醒，包括对

本书自己的四行账（第 11 章）：**四行账一旦变成必须填写的表格，它就是另一份罪己诏。**

六　分离线

与董仲舒分在读脸的语法与登而不改。与王充分在听。与郭象分在独化无场、名教即自然无账向。与格义分在 S 对 S。与慧远分在两本账不移交。与范缜分在第三行收进身体。与三教论衡分在无结算。与韩愈分在账向写成谱牒。与柳宗元分在不判。与刘禹锡分在二元与幻觉读法。与宗密分在会通即合并。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灾异与罪己诏：进第 9 章，作为外判与判负照登的帝制形态——本书补”登而要改”。“事莫明于有效”：进第 9 章，作为真跑的汉代口号。万物自生与独化：进第 32 章，与西蒙东对读。格义：进第 11 章，作为换基底的反面教材——S 对 S 归零。慧远：进第 8 章，作为两本账的划界。三教论衡：进第 40 章，作为对话作为制度的样本。道统：进第 4 章，作为账向的谱牒形态。交相胜、还相用：进第 6 章，作为互生模型的先声。法弛则曰天：进第 6 章，作为 S×D→E 在社会史上的样子，注明两种读法。会通：进第 8 章。

八　日常案例：罪己诏与格义

一个父亲，公司亏了，把全家叫到一起说：这一年是我的错，我记下来。这是罪己诏——判负照登的家庭版。第二年他照旧，第三年又亏，又说了一遍。登而不改，账成了仪式；董仲舒的皇帝就是这样下诏

的。判负照登的下一步不是再登一次，是改口——把”我的错”改成一条新规定：“以后大事全家商量”。

新媳妇进门，说的是另一个地方的话。婆婆听不懂，把她每一句都翻成自家的说法：她说”我需要一点空间”，婆婆听成”她要单独住”；她说”我们那边过年不回娘家”，婆婆听成”她不孝顺”。这是格义：用旧的词配新的词，配完之后新媳妇说的全是婆婆家的意思，她带来的那个地方没有了。道安在这个家里是那个说”别翻，听她把话说完”的人。刘禹锡在这个家里是那个说”家里规矩清楚的时候没人提命，规矩乱了才都说命”的人——他说对了；可那年家里规矩最清楚的时候，老人还是走了，全家还是说了命。

第 36 章　判教与三谛——与天台、华严、禅、因明对话

一　起手：佛教把”三而一”做到了最细

判教是佛教对自己经典的安排。天台的五时八教：佛一生说法分五个时期——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教法分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与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圆教在最上。华严的法藏立五教（小、始、终、顿、圆）十宗，宗密《原人论》把儒道判作人天教，放在佛教诸宗之下，一乘显性教在顶。判教的原则是根机：每一种教法为一种根机而设，都是方便，都在它的层次上真；圆教是全部。

天台的三谛来自龙树《中论》二十四品十八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智顗把它读成三谛：空谛——一切法缘起无自性；假谛——一切法有假名、有显相、有用；中谛——不偏空不偏假。三谛不是三层，是圆融：即空即假即中，一谛具三谛，一心三观。《摩诃止观》说一念三千：一念心具三千世间；性具说更进一步：法性本具一切，连恶也在里面（《观音玄义》的性恶）。

华严的四法界（澄观）：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法藏的十玄门、六相圆融——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一件事同时具六相；《金狮子章》用金和狮子讲理与事：

金是理，狮子的形是事，金不碍狮子，狮子不碍金。事事无碍用因陀罗网讲：帝释天的网上每一颗珠子映出全网所有的珠子，每一颗珠子里又映出所有珠子里映出的珠子，重重无尽。

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临济说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公案是师父朝徒弟走的一条路：一句话、一棒、一喝，徒弟在那里断了或者没断。顿渐之争——神会主顿，北宗主渐——争的是路怎么走。

因明是佛教内部的逻辑学。陈那只立两种量：现量与比量；现量的定义是”离分别”——知觉是没有概念分别的直接接触，分别一起就是比量。《因明入正理论》（商羯罗主，玄奘 647 年译）立宗、因、喻三支，因要满足三相：遍是宗法性（因遍在宗的主语上）、同品定有性（同类的例子里一定有因）、异品遍无性（异类的例子里一定没有因）。一个论证不满足三相就不成立。

二　同维较真：三谛先于本书说了合拍

三谛是三个读法读一个缘起法。同一件事——同一碗汤——读作空：没有一个叫”汤”的自性，它是水、盐、火、母亲、孩子的缘起；读作假：可它有一个名字、一个样子、一个用，这个显露是真的显露；读作中：不落到”根本没有汤”，也不落到”汤是一个东西”。三谛不是三层楼，一谛具三谛——这就是命题一的形状：三个读法合于一个发生，谁也不并入谁。天台在本书之前一千四百年说了合拍，而且说得比西方任何一家都近：黑格尔的三形态排了队，帕斯卡的三秩序隔着无限距离，三谛圆融不排队也不隔。一念三千说的是合拍的规模：一次发生里三千世间同时在场。

华严的理事无碍是规定与路径的互生：理不碍事，事不碍理——规定不压死路径，路径不推翻规定，两者在同一件事上互相成就。事事无碍是纠缠的全图：因陀罗网每一颗珠子映出全网，这是”特征纠缠系统”最好的图像，本书第 3 章用它。六相圆融里有成相和坏相：一件事同时在成也在坏——发生与判负同在一件事上，这是判负照登的佛教名字：坏相不删。

判教至少诚实：教法按根机分，不按对象分——这是按土壤分工，比亚里士多德按对象分领地更近发生学；伊本·鲁世德按人分工（第 17 章）与它同一路。禅的公案是有脸的路径：师父朝徒弟做分别，一棒一喝都是 D*；顿渐之争是本书第 3 章的题——路径是逐层传播（转导）还是一跃。因明的因三相是每条规定自带的可驳条款：立一个宗，必须给出同品有、异品无——正例里有、反例里没有——这是敌拓的形式化，比波普尔早一千三百年把”反例”写进了论证的定义。现量离分别是触在名前：接触先于分别，土壤先于规定。

三　换维接应：圆、无碍、不立文字各塌在哪里

判教塌在高低与事后：五时是一部年谱，把佛说过的话按先后排好，圆教在顶——教法先在，判教找到它们的次序，这是文本的发现学；而且每一家判教都把自己的经放在顶上，判教是争位的经典形态。

三谛塌在圆。圆融之外没有外：一念三千把一切摄进一念，性具把恶也摄进法性；于是没有什么能从外面回来判它——圆教是黑格尔的整体在佛教里的样子，评估者被摄在里面。性具善恶的代价最直接：恶在法性里本具，恶就不再是判决——一件事做坏了不是坏，是性具的一相。圆教记不了判负。中谛也要看清：中不是一个中间位置，是空

与假的不二；本书没有中——合拍不是第三个真理，是同一个发生；把不二做成一谛，就多出了一个位子。

华严塌在无碍。事事无碍说每一事含一切事，没有一事障碍另一事——可土壤恰恰在有碍处显露：规定与路径打架、说不通的那一处，土壤才露出来（S×D→E）。无碍抹掉了显露的地方。因陀罗网还有一个问题：谁看见了全网？每一颗珠子只映出它映出的，全网是从无处看的看——看的学问最总体的一次。事事无碍还让记账不可能：若每一事都含一切事，没有一事是一个可记的回来。

禅塌在 S：不立文字是把显露判成葛藤，与第 30 章那一支同病；公案里有脸的是师父，法没有脸；逢佛杀佛杀的是被对象化的佛——第 5 章四家禁令里的一条——可杀完之后法仍不开口。因明塌在听与分别：圣言量被收进比量，听降成推；现量离分别、分别是虚妄——差异之维在这里是要被离开的东西，无分别智是目标；一门把 D 当作病的学问，不会给 D 一个判决形式。圆教后来用即假救回了分别，但那是圆融，不是判决。

四　对方的反问

智顗会问：你说的合拍，我早叫作圆融——即空即假即中，一谛具三谛，一念三千。你说三个读法读一个发生、互为产物、没有第一者，这正是圆融；你多出来的只有一个”外”。可圆融之外没有外，一念三千已经把外摄进来了；你要外判，就是承认你的三谛不圆。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承认：三谛是命题一最近的东方原文，本书没有比它更早的对手。分离线只有一处，就是圆与缺角：圆融之外无外，所以圆教不能判负；本书的合拍永远缺一角，那一角是

回来的判决。第二步，代价：性具善恶之后，恶不能再是判决；一个不能被判坏的体系不是更圆，是更闭。圆的代价是判。登一条：智顗可以再说，“外”本身也是假名，你的外判也在三千之内——本书答不掉这一句，只能说：一个被宣布在圆内的角，就不再回来判决；这是实用的回答，不是本体的回答；记入附录 C。

法藏会问：理事无碍就是你的规定与路径互生，事事无碍就是你的纠缠；你说纠缠看不见，可因陀罗网每一颗珠子映出全网，纠缠全可见。答：因陀罗网是从无处看的看，从一颗珠子里只看得见映像；看见全网的那只眼不在网里。而且无碍抹掉了显露的地方：土壤在有碍处显露，一片无碍的土壤什么也不判——没有一事失败，就没有一事回来。

陈那会问：分别是虚妄，你的 D 就是分别，你把虚妄立成了一维。答：分别若是虚妄，佛陀四十九年说法就是四十九年虚妄；圆教自己用即假把分别救回来了。本书接受现量在分别之前，接受土壤先于规定；不接受分别是病——分别是路径，路径可以走错，走错可以判负，判负照登；虚妄不是分别的本性，是不受判的分别的下场。

五　结算

三谛是三个读法读一个缘起法——天台先于本书说了合拍；分别只在圆与缺角：圆融之外无外，所以圆教不能判负。理事无碍是规定与路径的互生，事事无碍是纠缠的全图——但土壤在有碍处显露，无碍抹掉了显露的地方。因明的因三相是每条规定自带的可驳条款。

六　分离线

与判教分在高低与事后。与三谛分在一刀：圆与缺角——性具善恶之后恶不再是判决。与华严分在有碍：土壤在打架处显露，无碍抹掉打架处；因陀罗网是无人之眼。与禅分在 S：师有脸，法无脸，不立文字是塌显露。与因明分在两刀：听不并入推；分别不是病，不受判的分别才是。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三谛：进第 6 章，作为命题一的东方原文——只需去掉圆。一念三千：进第 6 章，作为合拍的规模。理事无碍：进第 6 章，作为 S 与 D 互生的中文名字。因陀罗网：进第 3 章，作为纠缠的图像，注明”无人之眼”。六相的成坏：进第 9 章，作为判负照登的佛教名字。判教：进第 8 章，作为按根机分工的样本——最诚实的分工。因三相：进第 9 章，作为规定自带可驳条款的最早形式化。现量离分别：进第 2 章，作为触在名前的印度—中国证词。公案：进第 44 章，作为师的脸与法的脸的分别。顿渐之争：进第 3 章，作为路径结构之争——转导还是一跃。

八　日常案例：学骑自行车

孩子学骑车。三谛读一遍：空——没有一个叫”会骑”的东西住在孩子身上，会骑是车、路、平衡、父亲扶着的手的缘起；假——可”会骑”这个名字是真的显露，它能上路，能被写进”你会骑了”这句话；中——既不是”根本没有会骑这回事”，也不是”会骑是孩子身上的一个零件”。三个读法读一件事，谁也不并入谁：天台在车后面。

判教在这个院子里是父亲的教法：三岁说”坐着别动”，五岁说”我扶着”，七岁说”你自己来”——按根机分工，每一句在它的层次上都对。因陀罗网是摔的那一跤：路上的坑、车链子松、昨晚没睡好、父亲的手松了一下——全在一跤里互相映着，一跤含一切。可要记账就得说：这一跤主要是坑——这是有碍。圆融的家庭说”都好都好，摔了也是学”，记不了账；无碍的家庭说”什么都有关系”，也记不了账。记账的家庭说：坑，明天绕开。因三相在这里是：说”因为坑”，得看别的坑也摔（同品有）、没坑的地方不摔（异品无）；要是没坑也摔，因不成立，换一个因——链子。

禅在这个院子里是父亲忽然放手不说话——一次公案；孩子骑出去了，或者没有。父亲有脸；那条路没有。

第 37 章　宋明——周敦颐、张载、朱熹、陆王、王夫之、戴震

一　起手：宋明理学是一场关于”理在哪里”的六百年争位

周敦颐《太极图说》是一篇发生文本：“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两仪立焉……五行……万物化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从无极到万物，一路是动；《通书》把”诚”立为天之道。张载《正蒙·太和》：“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气在太虚里聚散，像冰在水里凝释；“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正蒙·乾称》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四个字第一次连用在这里。他还分了两种知：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立”天理”，程颢说这两个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又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颐说”性即理”，主张格物穷理。

朱熹把这些收成一个体系：理是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在先，气在后”，可又说”理气本无先后可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理一分殊。《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他谈鬼神沿用张载：二气之良能；他看高山上的螺蚌壳说，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他说天即理。

陆九渊说”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175年鹅湖之会，他与朱熹争的是路：先立乎其大，还是格物积累。王阳明接着说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传习录》记岩中花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夫之反过来说：《周易外传》卷五，“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理者气之理；《尚书引义》说”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性不是给定的，是每天长出来的；“习与性成”。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把理重新定义：“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理在事情，不是得于天而具于心；他控诉宋儒：“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二　同维较真：宋明替本书写了三句原文

第一句是王夫之的：无其器则无其道。这是 D×E→S 的中文——规定冻自路径与土壤，没有器就没有道，道是器之道；他把”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次序翻了过来：形而上从形而下里冻出来。第二句是王夫之的另一句：性日生日成。人性不是给定的 S，是每天在路径与土壤里长出来的——这是发生学的人性论，与第 7 章”成熟态不是原初态”同一句。第三句是戴震的：理是分理。他把理定义为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理是分出来的，是差异；宋儒的理是 S（先在的规定，具于心），戴震的理是 D（在事情上分出来的条理）。三句合起来，宋明自己完成了一次从发现学到发生学的翻转，只是没有人把它写成一件事。

其余各家也各握一件。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 E 先于 S：太极之前有一个无极，土壤先于显露；“动而生阳”是路径先于两仪。张载的太虚即气是”土壤不是无”：太虚不是虚无，是气之本体，看不见但不是没有；聚散如冰水是显露的图像——显露是聚，不是造。程颢说天理是”体贴”出来的——体贴是用身体贴上去，是触，不是看；他自己承认那条最大的规定是摸出来的。朱熹的格物补传是一条 D2 链：即物、因已知而益穷、用力之久、豁然贯通——迭代、聚合、升维，全在；理一分殊是一条规定、多种显露；螺蚌壳与岁差是他真的走过的路径。陆王的心即理是一次转测：格竹判负之后，规定从”在物上”改成”在心上”（第 50 章）；知行合一是说知是一条路；岩中花树是显露发生于纠缠——花在纠缠里才”明白起来”，这是”在 E 中成 S”的中文场景。戴震的”以理杀人”是判决越位的中国名字：一条冻死的规定被拿去判情，S 判 E。

三　换维接应：六百年争的是理在哪里，没有人问理由谁判

朱熹塌在发现学。理在事物之先，格物是去找已经在那里的理——理是先在的规定，格物是发现；豁然贯通描述的是升维，他却把它说成看见了本来就在的理——一次转测的自述。天即理更要紧：孟子的天有脸不言，到朱熹那里天成了理，脸没有了；他在祭祀感格上留了一点犹豫（祖先能不能感应），那是脸的残迹，体系没有给它位置。张载塌在同一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把脸明白地取消了，太虚还被叫作”本体”，土壤被叫成了体。周敦颐塌在次序：太极、阴阳、五行、万物是一条宇宙生成的序，有发生没有判决，无极无脸。

陆王塌在闭环，而且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严密的闭环。心即理、心外无物、良知即天理——评估者在心里；四句教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

知”，判的人是被判的人自己。岩中花树把显露系于我的看：我不看，花寂；我看，花明——这是以看为中心的发生，花不朝人看回来，没有 D*。格竹那次真正的判决来自外面——身体病倒——阳明把它记成了病，没有记成判。王夫之塌在脸：气化无脸，性日生日成，可谁在生它？习——习是路径，路径由谁试？天在他这里是气，气不朝人做分别；儒家的天从孟子的有脸不言，经董仲舒的半张口，到荀子与王夫之的无脸，这条线第 46 章要排。戴震塌在分别的方向：理是分理，可分的是人——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察的是主体；他有 D 没有 D*；“情之不爽失”把判决交给情，情在里面。

四　对方的反问

朱熹会问：即物而穷其理，我的格物正是在物上走路径而得规定。你说科学是路径、哲学是规定，我早把两者合在一门工夫里；你说规定冻自路径，我说理在物先——先后之争而已，我早说过理气本无先后可言。你多出了什么？

答：多出的不是先后，是发现与发生。格物预设理已经具于物，穷之则得——理等在那里。王夫之的反问已经替本书提了：无其器则无其道；试一条判据——器变了，道变不变？朱熹说不变，理是一，万古如一；本书说变：一米的定义式改写了三次，“淡”在儿媳进门之后要重新论证。理若随器变，理就不是先在的。至于豁然贯通，朱熹说的是升维，本书接受他的描述，只改一个字：不是”看见”了本来就在的理，是”冻成”了一条此前没有的规定。这一字之差是发现学与发生学的全部差别。

阳明会问：良知即天理，即是评估者；你要的”外”在哪里？心外无物——你把判决交给秋天，秋天不也在心里？答：孩子的烧不在母

亲心里。岩中花树说你不看花时花寂——可烧在你不看的时候照样烧；阳明自己的格竹是被身体判的，不是被良知判的；病倒是外判，他把它记成了病。心外无物是中国哲学最严密的闭环，闭环里的判决只能判别人，判不了自己——四句教把判者与被判者合成了一个人。若阳明说良知是天理在心里的声音——那是把有脸不言的天内化成了不言的心；本书答：不言的判者判不了自己，这是第 46 章儒家那一格的结构病，阳明只是把它搬进了身体。

王夫之会问：道在器中，我已说；性日生日成，我已说；你多出的”脸”是什么？气化无脸。答：孟子的天有脸——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那是朝人走的路径；王夫之把天做成气，脸就没有了；本书不加脸，本书只是不把孟子那一格删掉。儒家内部的脸轴从有脸不言走到无脸，王夫之在无脸一端；这条轴是儒家自己的，不是本书的。

五　结算

道在器中是 D×E→S 的中文句；性日生日成是发生学的人性论；戴震把理读成分——规定是分出来的，不是先在的。宋明留下的判决全在里面：良知自判，情之不爽失；所以格竹的判负只能由身体来判——那是儒家史上一次评估者在外，被记成了病倒。

六　分离线

与周敦颐分在判决：有序无判。与张载分在两刀：太虚被叫成本体；鬼神被取消了脸。与朱熹分在一字：看见与冻成；理随器变。与陆王分在闭环：心外无物是最严密的闭环，判者与被判者是同一个人。与

王夫之分在脸：气化无脸，儒家的天不必无脸。与戴震分在方向：分理是主体分的，没有对面分的。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无极而太极：进第 5 章，作为 E 先于 S 的宋代原文。太虚即气：进第 5 章，作为”土壤不是无”。聚散如冰水：进第 4 章，作为显露是聚不是造的图像。体贴：进第 2 章，作为触的中文证词——最大的规定是摸出来的。格物补传：进第 4 章，作为 D2 链的中文原文——即物、益穷、用力之久、豁然贯通。岩中花树：进第 6 章，作为显露发生于纠缠的场景，注明”以看为中心”。道在器中：进第 6 章，作为 D×E→S 的中文原文。性日生日成：进第 7 章，作为成熟态的人性论。分理：进第 4 章，作为理是 D 的定义。以理杀人：进第 10 章，作为判决越位的中国名字。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进第 9 章，作为路径知与土壤知的宋代区分。鹅湖之会：进第 3 章，作为路径结构之争的中国场——先立其大还是积累，顿还是渐。

八　日常案例：木匠的理

一个木匠，一块木头。朱熹说木头里有理——纹理、硬软、干湿——格之则得，理在木头里等着；这话对了一半，木头的确有它的纹。王夫之说：没有这把凿子，就没有”这块木头适合做榫”这条理——换一把刨子，理就换了一条；道在器中，理随器变。戴震说：理就是你凿的时候分辨出来的那些差别——这里硬、那里软、顺纹还是逆纹——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理是分出来的。阳明说：手艺在心，不在木头——他说对了手艺的一半；可木头会裂，裂的时候判手艺的不是心，是木头。

性日生日成在这个作坊里是：木匠的手是每天长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今天多凿了一百刀，明天的手就不是昨天的手。以理杀人在这个作坊里是：师傅拿一条冻死的规矩——“榫头一律三分”——去判徒弟的活，不看这块木头；徒弟做坏了不是徒弟的错，是规矩没有随木头改口。宋明六百年在这个作坊里争的是”理在木头里还是在心里”；没有人问：木头裂了，谁在判。

第 38 章　近代中国的碰撞——可爱与可信、以太与仁、佛法与科学

一　起手：三个学在中国一起被撞散了

严复 1898 年译《天演论》，用赫胥黎的原书、加斯宾塞的口气、按自己的按语，造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译《穆勒名学》把归纳法带进来，说西学的命脉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的”信达雅”三字本身是一条翻译的规定。谭嗣同《仁学》（1897）：以太是仁的物质，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仁—通—平等；“冲决网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1897）把孔子做成改制的教主，要立孔教为国教；《大同书》按《礼运》与公羊三世画未来。章太炎 1906 年《建立宗教论》：要建立的宗教以自识为宗，不崇拜神；《齐物论释》用唯识读庄子，说平等在于”不齐而齐”——不是把万物拉齐，是让每一物各成其是。王国维 1907 年《静庵文集自序》说了那句：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喜欢的哲学（叔本华）不可信，可信的（康德、实证）不可爱；后来他弃哲学治史学。1923 年科玄论战（第 5 章）：张君劢说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科学管不了；丁文江答以”玄学鬼”；胡适、陈独秀随后把科学扩成”科学的人生观”，吴稚晖写《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佛教这边：太虚 1923 年前后讲《佛法与科学》，说科学是量的、分析的，佛法的现量与之相通，佛法不反科学而超科学；王小徐《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1932）、尤智表《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1946）

——两位工程师用科学的语言替佛法作证。1937 年起李约瑟开始问那个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把道教当作中国科学的温床。

二　同维较真：近代中国替本书立了三处读数

第一处是王国维那一句。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是三个学在一个人身上被撕开时的读数：可信属于路径与规定的判决（可证、可推），可爱属于土壤那一边（安身立命的东西）；两者在他身上不重合，而且他找不到移交。这一句比科玄论战全部的文章都准：论战两边争的是哪一块地归谁，王国维说的是同一个人身上两种判决对不上。他弃哲学治史学，是选了可信；1927 年他投湖，那是另一件事，本书不作解释。

第二处是章太炎的”不齐而齐”。平等不是把万物拉到同一条线上，是让每一物各成其是——这是对”合并”最锋利的中国批评：整齐是发现学的平等，各成其是是发生学的平等。合拍就是不齐而齐：三个读法不被拉齐，各成其是，同在一个发生上。

第三处是太虚与两位工程师做的事本身。他们不是用科学证明佛法，而是把佛法的现量与科学的观测放在一起比——这是换基底的一次自觉尝试；分离线在下一节，但动作是对的：一个传统主动把自己的量论拿去与另一个基底对表。

其余各家也各留一件。严复的”黜伪崇真”与《名学》是把路径的判决引进中文；他的按语是一次转测：赫胥黎的书被他冻成了中国的救亡规定，冻的账向在他的按语里，看得见。谭嗣同用以太做仁的物质基础，是一次真正的跨基底碰撞尝试——他要的是给一条道德规定

找一片物理的土壤；失败了，可他动作的方向是本书的方向。康有为的孔教是把规定做成教，一次相移的自觉操作（第 32 章）。李约瑟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发生条件的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科学”，是”为什么那一套没有在这里发生”；问发生条件，就是问土壤，他问对了。

三　换维接应：近代中国塌在哪里

科玄论战的两边都塌了。张君劢守人生观，可他用”主观”“直觉”“自由意志”来守——他把土壤说成了主体的内面，于是无法回答”那你凭什么说你的人生观不是任性”；他手里没有第三种判决，只有”科学管不了”。丁文江、胡适一边用真跑判一切（第 10 章的越位），把人生观也要做成科学的；吴稚晖干脆把宇宙观人生观一起写成物理。两边共有一个前提：判决只有一种，争的是这一种归谁。所以论战的结局是定的——握着路径的赢。

严复塌在译即冻：他把进化论冻成了”救亡”的规定，账向留在按语里，可后来的人只读正文；一条借来的规定失去账向之后，“物竞天择”在中国成了一条几乎不可质疑的先天。谭嗣同塌在合并：以太是当时物理学的一条假设，他拿它做仁的载体——三十年后以太被迈克尔逊—莫雷与相对论清出物理学，仁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把一条道德规定绑在一条物理假设上，是让土壤为规定作保，方向反了。康有为塌在争位：立孔教就是要在新格局里抢神学那个位子。章太炎的”不齐而齐”极好，可他的宗教以自识为宗——判者是识，闭环（第 39 章内向超越那一格）。太虚与两位工程师塌在借判决：用科学的语言替佛法作证，等于承认科学的判决可以判佛法——托伦斯与麦格拉思做过同样的事（第 27 章）；而且他们说”不反科学而超科

学”，“超”是高低。李约瑟塌在问法：他问”为什么没有发生”，可”没有发生”是一个零结果——零结果只能说明还未发生，不能反推缺了什么；他给出的答案（官僚制、道教、重农）是对一个零结果的解释，解释多而判据少。

四　对方的反问

张君劢会问：你的三判决，不就是我说的”科学管不了人生观”加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丁文江当年问我：你说人生观是直觉的，那你凭什么说你的直觉对？我答不上来。你答得上吗？

这一问要正面答，因为它是科玄论战留给中国的欠账。答分三步。第一步：你答不上，是因为你把土壤说成了主体的内面——直觉是我的，所以谁也判不了我。本书说土壤在外：判一条人生观的不是你觉得对，是它在你身上兑现了什么——你按它活了十年，谁在你身边，你半夜醒来怕什么，你的孩子学了什么。第二步：这不是把人生观交给科学。科学判的是路径——你做了什么、走了几步；土壤判的是你这个人身上长出了什么，慢，要几年，不能催，不由你自己说。丁文江要的即时的、可测的判决，你给不出，本书也给不出；本书给的是延迟的、在外的判决。第三步：所以论战两边都缺一样东西——一种不即时、不在主体手里的判决；那一样东西中国不是没有，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阳明格竹的病倒、罪己诏都是，只是 1923 年没有人把它们当成判决方法，只当成古书。登一条：这种判决的读数很难写——“你的孩子学了什么”不能预注册成一个数；土壤的判决在人身上的形式，本书至今只有例子没有量具。记入附录 C。

李约瑟会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答：本书不答这个问法。零结果只说明它没有在那里发生（这是本书的一条通用判读纪

律）；可以问的是另一个问法——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沈括、宋应星、《九章》、本草）各自是哪一维在走，缺的是哪一种判决。按本书的读法，中国不缺路径（技术冠绝），不缺规定（理学精密），缺的是三判各归其位与移交：路径的成果进不了规定的判决（工匠的账不进士大夫的书），规定不受外判（理由心判），外判被读成兆头或命。这是一个可驳的读法，不是一个答案。

五　结算

王国维那一句是三个学在一个人身上被撕开时的读数：可信属于路径与规定的判决，可爱属于土壤那一边，两者不重合而他找不到移交。科玄论战两边共有一个前提——判决只有一种，争的是归谁——所以握着路径的一方必赢；两边都缺一种不即时、不在主体手里的判决。章太炎的”不齐而齐”是对合并最锋利的中国批评：合拍就是不齐而齐。

六　分离线

与严复分在译即冻、账向失传。与谭嗣同分在让土壤为规定作保。与康有为分在争位。与章太炎分在判者是识。与王国维分在他没有第三条路（本书的答案是移交）。与科玄论战两边分在判决只有一种。与太虚一系分在借判决与”超”。与李约瑟分在零结果的问法。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进第 9 章，作为两种判决在一个人身上对不上的中文读数——本书用移交回答它。“不齐而齐”：进第 6 章，作为合拍的中文名字——三个读法不被拉齐。科玄论战：进第 8

章，作为争位的中国实录（第 5 章已用，此处补两边共有的前提）。严复的按语：进第 4 章，作为”译即冻”的账向样本。谭嗣同的以太：进第 11 章，作为跨基底碰撞的失败案例——绑在一条会被推翻的物理假设上。李约瑟问题：进附录 B，作为零结果纪律的一个应用样本。

八　日常案例：孙子的两本作业

一个老人，孙子上中学。孙子的两本作业摆在桌上：一本是数学，对错分明，错了红笔一划；一本是作文，老师批语”情感真挚”。孙子问爷爷：哪本更重要？

这就是王国维的那一句摆在书桌上：数学可信不可爱，作文可爱不可信。1923 年那场论战在这张桌子上是：数学老师说作文也该有评分标准，语文老师说文章的好坏是感觉，标准不了。两个人吵一辈子也吵不完，因为他们都以为判决只有一种。

爷爷做的是第三件事。他把孙子三年的作文收着，每年翻一遍；他不判”情感真不真挚”，他看孙子写的东西在这三年里变没变——去年写”我爸很忙”，今年写”我爸忙完回来会在门口站一会儿再进来”。这不是数学那种判决，也不是”感觉”；这是慢的、在外的、要几年才回来的判决。爷爷判不出一个分数，可他知道孙子长了。

第 39 章　现代新儒家与当代——坎陷、巫史、内向超越

一　起手：二十世纪的儒家把脸的轴推到了最里面

熊十力《新唯识论》（1932 年文言本，1944 年语体本）：体用不二——体不在用外，用不在体外；翕辟成变——一收一放两种势用，变从这里生；本心即本体；证会靠反求实证，不靠推理。冯友兰《新理学》（1939）：理属真际，事属实际，真际逻辑地在先；四组命题——理、气、道体、大全；《新原人》（1943）四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第 10 章）；人有智的直觉，康德错了；良知坎陷——道德主体自己否定自己一层，暂时退下来做认知主体，科学与民主从这一退里开出——内圣开出新外王。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中国人文精神从周初的忧患意识里长出来——“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不再无条件保一姓，人于是敬、于是德。李泽厚《说巫史传统》（1999）：中国理性的根是”由巫到礼”——巫术的舞蹈、祭祀、通神，被周公理性化成礼，礼是巫的冻结；实用理性；情本体——情是本体，不是理。余英时《论天人之际》（2014）：中国的轴心突破是巫被心取代，人以心通天——内向超越；西方是外在超越——一个在外面的神。杜维明说内在超越，儒学第三期。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1996）：天道是发生，是时，不是实体。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1996）排了巫、祭祀、礼乐的次序。

二　同维较真：新儒家自己写了三份发生学

第一份是李泽厚的：由巫到礼。礼这条规定冻自巫的路径——舞蹈、祭祀、通神的动作——在周初共同体的土壤里，被周公冻成礼；这是 D×E→S 在中国规定史上的原文，李泽厚做的是一次转测审计：儒家最大的规定有账向，账向是巫。第二份是徐复观的：忧患意识——天命靡常，天改了口，把命从商移给了周；周人因此敬、因此德。这是中国的脸唯一一次被记下来的改口：一张有脸不言的天，改了它的分别；儒家的道德从对一次改口的回应里长出来。第三份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道德主体自己退下一层，变成认知主体，科学从这一退里开出——他给了”儒家怎样生出科学”一个机制：规定（良知）自我否定，让出位置给路径（认知）；这是 S×E→D 的儒家版本——良知遇到需要科学的世界，退一步，路径出来。三份发生学各写了一维。

其余各家也各握一件。熊十力的体用不二是”土壤不是另一个东西”：体在用里显露，用是体的显露——不许把体单独拎出来看；翕辟是两种势用相反相成，变从两者的张力里出——D 与 E 的张力逼出 S，123 原理的熊十力句；反求实证是触，不是看。冯友兰的大全是一，境界是主体显露的层次。余英时的内向超越给了脸的轴在中国史学里的名字：天进了心——中国把脸内化了，西方把脸留在外面；他替第 46 章儒家那一格写了史。张祥龙把天道读成发生与时，是海德格尔的 Ereignis 进了天道——天道不是实体是事，与本书”一是发生本身”同一句。

三　换维接应：三份发生学各塌在哪里

李泽厚的巫到礼没有脸：巫通的神在理性化里蒸发了，礼冻成之后账向被他记下，脸没有被记下——他记了巫的动作，没有记巫在对谁跳；

情本体把土壤定为情，情在人里面，土壤进了身体。徐复观的忧患停在人这一边：天改了口，人于是敬——敬是主体的态度，天做了什么被记成一句”靡常”，然后不再追；儒家的脸从此不再被要求改口，改口的能力被收进了人的敬。牟宗三的坎陷是从良知里开出科学——第一者是良知，良知在心里；坎陷是良知的自我否定，判坎陷成不成的还是良知；内圣开出新外王是高低：内在上，外在下。智的直觉是看的中国顶点。

熊十力的体是本心，土壤在心里——反求实证向里求，闭环。冯友兰的真际是柏拉图的理在中国：理逻辑地在先，发现学；大全静止。余英时自己的论题说明了代价：内向超越把评估者收进了心——中国在轴心时代选择了闭环，此后的外判——罪己诏、天视民视、格竹的病——都是从外面偷偷回来的。杜维明的内在超越是把 E 收进主体的合并。张祥龙的天道无脸——海德格尔的存在没有脸，天道也没有。

四　对方的反问

余英时会问（牟宗三站在他身后）：内向超越是中国的成就——天在心中，不需要一张外在的脸；你要的评估者在外，是外在超越的老路，一个在上面的神。中国两千年前就走出了那条路。

答分三步，登一条。第一步：内向超越是最精致的闭环，它的代价中国史自己记了——判负只能从外面偷回来：董仲舒用灾异，孟子用民，阳明用病；每一次都是”在外”从内向超越的墙缝里回来。第二步：外不是上。评估者在外不是一个在上面的神，是从那边回来的判决——荀子”天不能贫”是外而不上，秋天是外而不上；内向超越把”外”读成了”上”，然后拒绝上，把外一起拒了。第三步：内向超越使脸不言，然后把不言的脸搬进心里——不言的判者判不了自己，

这是第 37 章对阳明说过的话；儒家两千年的判决因此都在里面，格竹的病是唯一一次被身体判了的记录。登一条：你可以说，账本的第三、四行——退烧、收成——也是心在读，心判什么算回来；若是这样，评估者又回到了里面。本书只有一道门：预注册——回来的形式在它回来之前写好，心的事后读法就被堵住了；没有预注册，内向超越赢。记入附录 C。

牟宗三会问：良知坎陷已经给了科学一个发生论，你多什么？答：你的坎陷从良知出发、回到良知——路径是良知放出去又收回来的；本书的路径有自己的判决，走坏了良知收不回来。李泽厚会问：由巫到礼，我已记了账向。答：你记了巫的动作，没记巫的对面——巫在对谁跳？账向记了一半。

五　结算

现代新儒家把脸的轴推到了最内：牟宗三的良知坎陷是儒家自己给科学的发生论——规定自我否定开出路径；余英时的内向超越是这一格的史学名字——天进了心，评估者进了里面。李泽厚的由巫到礼是中国规定的转测史：礼冻自巫的路径与共同体的土壤，只是没有记巫的对面。徐复观的忧患意识记下了中国的脸唯一一次改口——天命靡常。预注册是内向超越之外唯一的门。

五之二　内向超越的现代形态：自我评价的闭环

内向超越不是哲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它是今天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默认设置。

样子。 判一件事做得好不好，最终诉诸”我自己怎么看”：我的初心、我的价值观、我是不是问心无愧、我有没有成长。这一套语言

今天以心理学的形式流通——自我接纳、内在动机、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而它的结构与阳明的良知一模一样：判者与被判者是同一个人。

它对的那一半。 把判决从”别人的看法”里收回来，是对的，而且必要：他人的评价往往只是另一个主体的规定，不是土壤的判决；把自己交给舆论，是把外判误认成了众议。儒家走这一步的历史理由也在这里——汉代的外判通道（灾异、民意）早被政治占用（第 35 章），收回来是自保。

它塌的那一半。 收回来之后，没有再交出去。于是”我问心无愧”成了终审，而一个终审在自己手里的人，学不到任何东西——他所有的失败都可以被读成”别人不懂”“时机未到”“我尽力了”。第 37 章说不言的判者判不了自己，这就是它在一个现代人身上的样子。

怎样开那道门。 第五节说预注册是内向超越之外唯一的门，这里说具体做法。不是把判决交给别人，是**在事前把判决的形式写下来交给时间**：不是”我要成为更好的人”，是”三个月后，这三件具体的事上如果还是老样子，就算这条路没走通”。写下来的那一刻，判决就不再由事后的自我叙述接管——因为自我叙述最擅长的正是事后重写标准。

这条门与东亚现代性的一个具体困境相连：一个人越有反思能力，越能为自己的每一次失败提供高质量的解释，闭环就越严密。**反思能力本身不是出路，它是这个闭环的燃料。** 出路只有那条笨办法：事前写死，到期照对。

六　分离线

与熊十力分在体在心里。与冯友兰分在真际先在。与牟宗三分在第一者是良知、路径收得回。与徐复观分在改口之后不再追。与李泽厚分在账向记了一半、情本体在身体里。与余英时、杜维明分在外不是上。与张祥龙分在天道无脸。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由巫到礼：进第 4 章，作为中国规定的转测史。天命靡常：进第 47 章，作为儒家的脸唯一一次改口的记录——与”神后悔”并排。良知坎陷：进第 6 章，作为 S×E→D 的儒家版本，注明第一者残留。翕辟成变：进第 7 章，作为 123 原理的熊十力句。内向超越／外在超越：进第 46 章，作为脸的轴的史学名字。证会与反求实证：进第 2 章，作为触。天道是时：进第 6 章，作为”一是发生”的中文说法。

八　日常案例：家里的良心

母亲说：我做事凭良心，不用别人说。这是内向超越——判者在心里。孩子问：那奶奶为什么走的那年你哭了一年？母亲说：良心过不去。孩子说：那不是良心判的，是奶奶走了判的。

由巫到礼在这家里是年夜饭的规矩：不许提当年分家的事——这条规矩冻自二十年前那次吵架，那次吵架是巫，这条规矩是礼；李泽厚记了那次吵架，没记那次吵架是谁跟谁吵的、谁先哭的。天命靡常在这家里是老爷子换了接班人：本来说好给大儿子，后来给了女儿——脸改了口，全家从此小心翼翼，徐复观说这叫忧患意识；可没有人再问老爷子为什么改，改口被收进了小心。牟宗三在这家里是那个说”我先把良心放一放，去学会计”的女儿——她真学会了，可账做好

了做坏了，最后判的是税务局，不是她的良心。预注册在这家里是年初写在墙上的那一行：“今年收入多少算过得去”——年底对，谁也不能事后改。

第 40 章　对话作为形式——心灵与生命、时间的终结与本书的自反

一　起手：三场被记录下来的对话

“心灵与生命”对话（Mind and Life）1987 年由达赖喇嘛、瓦雷拉与恩格尔发起，此后三十多年每一两年一场：认知科学、物理学、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者与佛教僧侣坐在达兰萨拉，一次谈一个题——睡眠与死亡、破坏性情绪、量子与中观、慈悲的神经科学。它的规矩很清楚：不辩论输赢，先让每一边把自己讲清楚；产出是可查的——1992 年起的禅修者脑电与 fMRI 研究、2000 年那场之后的”情绪技能训练”课程、正念疗法在临床上的扩散。达赖喇嘛在《一个原子中的宇宙》（2005）里写了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如果科学的分析确定性地证明佛教的某些主张是假的，我们必须接受科学的发现并放弃那些主张。

克里希那穆提与玻姆从 1960 年代谈到 1985 年，《时间的终结》（1985）是最后十三场。玻姆带来隐序（implicate order）——显现的秩序从一个卷入的整体里展开；克里希那穆提带来”思想是有限的、是记忆的反应，思想制造了时间，心理时间是人类最深的问题”。两人一遍遍绕同一个题：人类为什么走错了路，能不能有一种”洞察”（insight）一下改变整个意识的结构。玻姆的《论对话》（1996 年整理）立了一套规矩：不要说服，悬置己见（suspension），让假设浮到表面被看见，二十到四十人围坐，不设

议程，目标不是达成一致，是”共享的意义流”（participatory thought）。

唐代三教论衡（第 35 章）是第三种：殿上辩论，三家各出一人，皇帝生日，辩完赏赐。白居易记的那一场里，儒生问和尚”敢问佛何人也”，和尚答，道士插话，来回几轮，词锋极利，结束得体。

二　同维较真：三场对话各做对了一件

心灵与生命做对的是外判。它不停在互相理解上——它产出了可查的东西：禅修者的脑电、临床方案、一套被学校用的课程；而且达赖喇嘛那句话是一张脸（一个传统的权威）公开自缚——预先声明什么情况下我改口。这两件加起来就是三判在一场跨基底对话里的最低配置：路径（实验）、规定（教义可修订）、外判（临床效果与几十年后的重复实验）。本书的对话大编要向它学的正是这两件。

玻姆的悬置是敌拓的心理形态：把自己的假设拿出来放在桌上，让它被看见而不立刻辩护——这是”账向要写在规定旁边”在一个房间里的做法。他的隐序是发生学的物理学表述：显现的秩序从卷入的整体里展开——S 从 E 中显露；克里希那穆提”思想制造了心理时间”是一条尖锐的话：一条规定一旦冻成，它就开始生产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三教论衡做对的是一件被低估的事：它把对话做成了制度，固定时间、固定人数、固定场合，一年一次，几百年不断。一场对话若不成为制度，它就依赖于某一个人的兴致；中国把它做成了礼。

三　换维接应：三场对话各塌在哪里

心灵与生命塌在方向的不对称。达赖喇嘛说”科学证否我们，我们改”——好；可没有一条反向的规矩：什么情况下科学要改？佛教一边交出了可驳条款，科学一边没有交。于是移交是单向的：佛教提供假设与修行者，科学提供判决；佛教一方的教义被科学检验，科学一方的根规定（什么算证据、什么算心）从未被对方的量论（现量、比量、圣言量）质问过。三十年下来，产出多在科学那一边——正念被临床化、被课程化、被商品化，佛教那一边得到的是”被证实”这个身份。单向移交的长期结果是被吸收：第 41 章说的”听被收进推”，在达兰萨拉每年重演一次。

克里希那穆提与玻姆塌在没有外判，而且塌得很深。他们的对话最大的题是”人类为什么走错了路”，判据是”洞察”——一种一下改变意识结构的看见；洞察由谁判？由洞察者。十三场谈下来，克里希那穆提反复问：这有没有发生？玻姆反复答：好像没有。这是难得的诚实——他们把判负照登了——可他们没有别的判法：没有一件可被外面兑现的事，没有预注册的读数，没有第三方。两个极聪明的人在一个闭环里谈了二十年，最后一场的结论是”人类还没有改变”。玻姆的对话规矩也有同一处空：不设议程、不求一致、共享意义流——它取消了结算；一场没有结算的对话，与一场愉快的聊天在形式上分不开。

三教论衡塌在最明显的地方：没有结算，也不可能有。辩完了赏赐，三家回去各干各的，没有一条记录说某一家因此改了什么；它是姿态的制度化，皇帝要的正是姿态——三家并存，天子居中。它证明了一件事：制度化可以保住对话的形式，保不住对话的发生。

四　对方的反问：对本书对话大编的自反审查

这一章要审的是本书自己。三十二章对话，每一章都有”对方的反问”一节，可反问是本书写的——本书替对手说话，说得再强，也是本书挑的最强。这是全书最大的方法论漏洞，玻姆会直接指出来：你没有悬置，你在准备答案；你的对话是独白配了两个声音。

答分三步，登两条。第一步：本书立的三条对话纪律（最强形式、结算不是判对错、反问不许省）是防这一条的，但防不住根本——替对手写的反问，天花板是本书自己的理解力。第二步：三处本书自认接近真被驳倒的地方——第 15 章阿奎那”神学凭什么算数”（答案是记账的学不能演绎，等于承认存在学单独不生产）、第 22 章黑格尔的坏无限（承认在无脸的两格里他说对了）、第 33 章雷根斯堡（命题二被逼改口）——这三处改了本书自己的正文，不是装饰。一场对话的真假，看它有没有改变发起者；这三处是本书能出示的证据。第三步：真正的补救不在书内，在书外——这本书写完之后交给持这些立场的人去驳，尤其是托马斯主义者、黑格尔研究者、天台学者、弥曼差的传人；书内的对话是预演，书外的才是真跑。登两条：其一，本书的对话大编在方法上只能算预注册，不算真跑——它列出了每一家的反问与本书的答，这些答是否站得住，要外面的人判；其二，本书没有做心灵与生命做到的那件事：本书没有交出反向的可驳条款——本书要求每一家说出它在什么情况下改口，本书自己的”什么情况下改口”散在各章的照登里，没有汇总成一张表。附录 C 要做的正是这张表，做出来之前，本书在这一点上不如达兰萨拉。

五　结算

一场对话的判据不是双方是否互相理解，是三样东西：有没有反问（对方能不能顶到发起者身上）、有没有结算（走没走出开场没有的一句）、有没有外判（这一轮之后有没有什么在外面被兑现或落空）。心灵与生命有外判而移交单向，克里希那穆提与玻姆有诚实的判负而没有外判，三教论衡有制度而没有结算。本书的对话大编三样里有前两样，第三样在书外。

五之二　对话章体自己的可驳条款

本书的对话章体（八节）是一条规定，按本书自己的要求，它也要交出改变条件（第 48 章）。这一节交。

它的账向。 八节冻自三处：玻姆的悬置（第二、三节的”同维较真、换维接应”）、心灵与生命的外判（第七节”它留给本书什么”与第五节的结算）、以及 SDE 碰撞工序的敌拓（第六节分离线）。它不是从”对话理论”里推出来的，是从三场实存的对话里冻出来的——这是它的来处，也是它的限度。

它的势能。 八节里有两节本书自己不确定：第七节”它留给本书什么”容易变成客气话——三十二章里有几章的第七节确实偏薄；第八节的日常案例在史料密集的章里（如第 14、16 章）显得勉强。这两节是这条规定尚未耗尽的部分。

它的改变条件，三条。 1. 若有一章连续做不出第五节的结算而第六节的分离线照样清楚，说明”结算”这一节可能是多余的——章体要减一节。 2. 若第四节（对方的反问）被证明系统性地偏弱——即外部的同行提出的反问在本书三十二章里一条都没有被预见到——说明替对

方写反问的做法不成立，章体要改为”只列反问位置，留白待外人填”。 3. 若某个传统的材料按八节走会失真（例如公案、诗、律法问答这类本身就不是命题式的文本），章体要为该类材料另立一版。

照登。 第三条已经部分触发：第 36 章写禅、第 43 章写阿克奈炉的时候，八节的命题式框架确实把材料压扁了——一则公案被写成了”起手维／塌维”，那不是公案的运作方式。本书没有为这类材料另立章体，而是让它们迁就了框架。这是一次未改口的判负，记入附录 C 的续表。

六　分离线

与心灵与生命分在单向移交。与玻姆的对话规矩分在取消结算。与克里希那穆提分在洞察自判。与三教论衡分在姿态的制度化。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达赖喇嘛的自缚句：进第 47 章，与申 18:22、立约自缚并排——一个传统公开写下自己的可驳条款。悬置：进第 4 章敌拓节，作为账向在一个房间里的做法。单向移交的后果：进第 11 章，作为移交的一条警告——只有一边交出可驳条款的移交，长期结果是被吸收。隐序：进第 5 章，与土壤并排。玻姆—克里希那穆提的”这有没有发生”：进第 9 章，作为判负照登在对话里的样本。三教论衡：第 35 章已用；此处补”制度保得住形式，保不住发生”。

八　日常案例：夫妻的每周会议

一对夫妻听了课，决定每周日晚开半小时会。第一个月很好：两个人都说了心里话，都觉得被理解了。第三个月开始变味——每次都说同样

的话，说完各自去洗碗；到第半年，他们还在开会，已经没有人记得上周说了什么。

缺的正是三样。反问：两个人都只说自己的委屈，没有人把对方最不想听的那句话说出来。结算：每次会没有一句”那这周我们改什么”，说完就散。外判：没有人在下周日回来看上周说好的那件事做没做。有了这三样，半小时的会才是会；没有这三样，它只是两个人轮流的独白，形式完好，发生为零。

玻姆说对话不要有议程，不要求一致——对一个二十人的研讨圈也许对；对这对夫妻不对：他们需要的正是一条记录、一次结算、一个下周日。达兰萨拉的那些人比他们做得好的一点是：他们让研究者真的去测了，而且预先说好测出什么就认。

第 41 章　印度六派与佛教——量论、无作者的吠陀、二谛与盲人摸象

一　起手：印度从"量"起手

印度的传统不从"是什么"起手，从"凭什么算知道"起手——量论（pramāṇa）。正理派立四种量：现量（知觉）、比量（推理）、譬喻量、圣言量（śabda，可信者的话，吠陀是其顶点）；正理派有神，乌达衍那的《正理花束》用比量证神：大地、山川等是被造物，被造物有造者。弥曼差派（阇弥尼的经，商羯罗斯瓦明、鸠摩利罗、帕跋伽罗的疏）立了两条本书要正面接的教义：吠陀是无作者的（apauruṣeya）、永恒的，它的权威不来自任何说话者；知识的有效性是内在的（svataḥ prāmāṇya）——一个认识本身就是有效的，除非被后来的认识推翻；法（dharma）只能从吠陀的命令（codanā）知道；祭祀的果报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潜能（apūrva）在以后兑现。弥曼差是无神的：吠陀自己说话，不需要神。数论派（自在黑《数论颂》）立二元：神我（puruṣa，纯粹意识，多）与原质（prakṛti，一，三德），原质在神我的临近下转变出二十三谛——转变说（pariṇāma）：果先在于因（satkāryavāda），转变只是显现；解脱是分辨，神我与原质分开，转变停止。吠檀多的商羯罗立二谛：世俗的（vyāvahārika）与胜义的（pāramārthika），世界在梵知生起之前有效，梵知一起，世界被"遮遣"（bādha）；"梵是实，世界是幻，自我不异于梵"。罗摩奴阇的限定不二论给梵一张脸——那罗

延，恩典，归依（prapatti）——世界是神的身体。佛教这边，陈那与法称只立两种量：现量与比量，圣言量被收进比量；龙树《中论》二十四品八至十颂立二谛：诸佛依二谛说法，不依世俗谛则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一切见皆空，空亦复空。耆那教立”非一端论”（anekāntavāda）与七支论法（syādvāda）：“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七句；每一种观点是一个立场（naya），只在某种意义上为真。盲人摸象的故事在佛教《自说经》第六品第四经与耆那文献里都有：摸到耳朵的说象像簸箕，摸到腿的说象像柱子，摸到鼻子的说象像犁——各执一端而争。

二　同维较真：印度替本书立了四条规矩

第一，听是一种量。正理派把可信者的话立为独立的一种量，与知觉、推理并列；西方要到 1992 年科迪的《证言》才正式讨论”听别人说”算不算知识的来源，而印度两千年前就把它立成了法定的判决来源。第 2 章说听与触的传统离发生近，正理派给了一个制度证据：听是可以判决的。

第二，内在有效性是记账的规则。弥曼差说一个认识本身有效，除非被后来的认识推翻——有效是默认，无效要证明。这正是四行账的规则：一行账立住，直到外判回来把它推翻；本书第 11 章说”推翻不是删掉”，弥曼差说的是”未推翻即有效”，两句是一条规则的两面。

第三，apūrva 是延迟的名字。祭祀做完，果报不立刻来，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潜能在以后兑现——第 9 章说土壤的判决有延迟，弥曼差给延迟造了一个专名，并且承认它看不见。

第四，二谛互依。龙树说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没有显露就到不了土壤；这是第 30 章那一支缺的东西：列维纳斯、马里翁恨显露，龙树说显露是必要的，胜义要从世俗里说。“一切见皆空”说每一个规定都无自性——依他而起——这是账向：规定冻自路径与土壤，不自生。空亦复空：三维这条规定也有账向。耆那的七支论法给每条规定挂上了”在某种意义上”的条件——一条自带限定的规定，比西方的绝对命题诚实。

三　换维接应：各家塌在哪里

正理派用比量证神：从被造物推造者——这是五路在印度，路径通向土壤，第 15 章划过的越位；神成了推理的终点，不是朝人来的脸。

弥曼差最要紧，因为它给了脸轴一个新的格。吠陀说话，可没有说话者：有言无脸。这一格西方没有——西方的神学不是有脸会说话就是无脸不说话——弥曼差把”话”与”脸”拆开了。代价立刻显出来：无作者的话不会改口，因为没有谁可以改；不会改口的话就无法被兑现检验，只能被服从；它的判决靠一个看不见的机关（apūrva）交付，不靠事件。一部永恒的文本是发现学最彻底的形态：S 被冻成了永恒，连土壤都不要了。

数论的塌处在看。神我是”见者”（draṣṭṛ），纯粹的看，不动、不作；原质为了神我而转变，整个发生是为了被看；而解脱是让发生停止——分辨之后原质不再转变，神我独存（kaivalya）。这是一种反发生的救赎论：发生是束缚，终点是不再发生。黑格尔把终点放在最高的统一，数论把终点放在发生的停止；两个终点，一个方向上的两端。有一条要单独记：原质只在神我”临近”时才开始转变——土壤要有一个见证者才分化。这条本书要接（第七节）。

商羯罗的塌处在遮遣：胜义一起，世俗被取消——二谛是排了队的，高的取消低的；这与龙树的互依正相反，是一种以胜义替代世俗的替代模型。但在他旁边站着罗摩奴阇：梵有脸，有恩典，世界是神的身体——脸的轴切进了吠檀多内部，与第 46 章切进儒家内部是同一种切法。佛教逻辑学派把圣言量收进比量，是把听降格为推——听被看的语法收编。耆那的七支论法给每个立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可所有立场并列有效，没有判决——这是分工模型的认识论版本；盲人摸象在耆那那里的教训是”各摸一端，合起来才是象”——合并。

四　对方的反问

由弥曼差提。它会说：你要一张会说话、会交账、会改口的脸。可最高的话恰恰是无作者的。正因为没有说话者，吠陀才不会撒谎，不会改口，不需要交账；一切有作者的话都可疑，因为作者会错、会骗、会变。你要一张会改口的脸，就是要一个可能撒谎的神。

答分两步，登一条。

第一步：改口不是撒谎。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检验的不是话的恒定，是话的成就——先知的话不成就，才是假话。一句永远不变的话是无法检验的，它只能被服从；弥曼差为了不可错，放弃了可检验。圣经的神会”后悔”（创世记六章六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四节）——一张会改口的脸，是一张与世界记着同一本账的脸；改口是账上的一行，不是账的作废。第二步：无作者的话怎样交付判决？靠 apūrva——一个看不见的机关。有脸的话靠事件交付：退烧、成就、收成。两种交付法都承认延迟，差别在延迟之后回来的是机关的果报还是脸的兑现；前者不能被质问，后者可以（约伯质问了）。

登一条：弥曼差有一处本书答不掉。它说一切有作者的话都可疑，这对人的作者全对；本书没有办法证明脸的话不是人的话——本书唯一的检验是成就，而一句人的话也可能碰巧成就。申命记十八章的检验只能判假，不能判真；本书的脸在这一点上永远暴露在弥曼差的怀疑之下。记入附录 C。

龙树会问：你的三维也是见（dṛṣṭi），一切见皆空，三维也空。答：三维是规定，有账向，可以空掉——空在本书里就叫账向：规定依他而起。空亦复空，本书也接受：三维这条规定也依他而起。这里没有分离线。分离线只在一处：龙树的空没有脸，本书的土壤可以有。

五　结算

有言无脸是脸轴上的第五格：话没有说话者，就不会改口，也就无法被兑现检验，只能被服从——无作者的话用一个看不见的机关交付判决，有脸的话用事件交付判决。二谛互依，显露不是堕落；空，是规定的账向。

六　分离线

与正理派分在方向：比量证神是路径通向土壤。与弥曼差分在脸：话可以无脸，但无脸的话不受检验。与数论分在终点：发生不是束缚，停止发生不是解脱。与商羯罗分在排队：胜义不取消世俗。与佛教逻辑学派分在听：听不并入推。与耆那分在判决：立场并列不是合拍。与龙树只分一处：脸。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apauruṣeya：进第 46 章，作为脸轴的第五格——有言无脸；与儒家的有脸不言恰成对角。svataḥ prāmāṇya：进第 11 章，作为四行账的默认规则——一行账立住，直到被外判推翻。apūrva：进第 9 章，作为延迟的印度专名。sábda 作为量：进第 2 章，作为听的制度证据。龙树二谛互依：进第 30 章，作为那一支塌 S 的解药——胜义要从世俗里说。“一切见皆空”：进第 4 章账向节，作为规定依他而起的印度表述。七支论法：进第 4 章，作为自带限定的规定的格式。数论”原质在神我临近时才转变”：进第 9 章，作为一条候选——土壤要有见证者在场才开始分化，评估者在外可能不只是判决的来处，也是发生的触发；待裁。罗摩奴阇与商羯罗：进第 46 章，作为脸轴切进吠檀多内部的证据。盲人摸象：改写后进第 8 章。

八　日常案例：教科书与老师

一本教科书没有作者——或者说，作者被抹掉了，封面上只有出版社。它不改口，不会因为你没听懂而换一种讲法，也从不检查你；它交付判决的方式是考试，一种在它之外的、看不见它怎样运作的机关。这是弥曼差的吠陀：有言无脸，不可错，不可问。

一位老师会改口。她今天说”先背公式”，下周看你背了不会用，改成”先做题”；她会试你——随堂问一句，看你答什么；她说”下周讲到这里你就懂了”，这句话到下周要兑现。你可以怀疑她：她可能错，可能偏心；她的话有作者，所以可疑。可你也可以质问她，她也会答。教科书不会错，也不会听你。一张会改口的脸的代价是可疑，一本不改口的书的代价是听不见你。

盲人摸象在这个教室里要改写。三个学生各摸到象的一部分——耳朵、腿、鼻子——争起来；老教师说”合起来才是象”，那是耆那教的合并。可这头象是一头小象，下周腿就长了一截。合起来的象是上周的象；要知道这头象，得每周再摸一遍，把每次摸到的记下来——象不是三次触摸的总和，象在长。发现学的盲人摸的是一头站着不动的象，发生学的盲人摸的是一头在长的象；后者不比前者看得清，只是他记账。

第 42 章　印度现代——和谐、整体瑜伽与”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一　起手：三种回应殖民地处境的方案

辨喜 1893 年在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讲吠檀多：宗教与科学不冲突，吠檀多是唯一与科学的结论一致的宗教——它不要求信超自然的东西，它讲的是可以被亲证（anubhava）的一元；他说宗教必须成为一门科学，可以被重复、被验证，方法是瑜伽——《胜王瑜伽》（1896）把帕坦伽利的《瑜伽经》讲成一套心灵的实验法：这是实验，不是信条，你自己做，自己看。

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1914–1919）：物质是在下面的意识，精神是在上面的物质；进化不止于人，超心智（supermind）要下降到物质里，把身体、生命、心灵一并转化；《瑜伽的综合》把哈达、羯磨、智、信各路瑜伽综合成整体瑜伽。他明说要与达尔文的进化对话，把进化读成意识的上升与神圣的下降两个方向。

甘地《我体验真理的故事》（1927–1929）：自传的题目本身是一个方法论宣言——真理是被体验（experiments，他自己的英文用的就是这个词）出来的；“对我来说真理是至高的原则”；他把非暴力（ahimsa）当作通向真理（satya）的唯一路径，把每一次绝食、每一次运动都当成一次试验，公开宣布目的与停止条件，失败了公开承认——1922 年乔里乔拉事件后他叫停不合作运动，公开说自己犯

了”喜马拉雅般的错误”。他的《印度自治》（1909）批评现代文明。

拉达克里希南《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1939）、《理想主义的人生观》（1932）：宗教经验是直观的，哲学是对它的理性反思；印度的传统能给分裂的世界一个综合；他做过副总统与总统，也做过牛津的讲席教授。

二　同维较真：甘地做了一件本书要的事

甘地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一串真跑。他的”试验”不是比喻：每一次都有公开的目的（要什么）、公开的方式（绝食几天、抵制什么）、公开的停止条件（对方做到什么就停）；做完之后公开结算，失败照登——乔里乔拉那一次，运动正在高潮，因为一群人烧了警察局，他停了，并且说错在自己，为此绝食五天。判负照登在一个政治领袖身上是极罕见的：政治的默认做法是把失败解释成敌人的阴谋。他还把土壤留在外面：判他的试验的不是他自己的良心，是印度这片地上发生了什么——暴力有没有减少、纺车有没有转起来、村子有没有变。

辨喜做对的是把路径引进宗教：瑜伽是实验，你自己做、自己看，不要信我——这是把现量立为宗教的判决方式，而且是可重复的现量。奥罗宾多做对的是把发生推到底：进化不止于人，物质本身要被转化——他不接受”精神在上、物质在下”的静态分层，他要两个方向的运动；这是发生学的宇宙论在印度现代最完整的一次。拉达克里希南把”直观—反思”分成两维，是土壤与规定的一对。

三　换维接应：各家塌在哪里

辨喜塌在借判决：吠檀多”与科学一致”——一致由科学判，这是借来的合法性（第 38 章太虚那一格）；一个传统一旦以”被科学证实”为自己的招牌，它的判决权就交出去了。而且他的实验没有可驳条款：瑜伽的亲证若不发生，是方法错还是修行者不够格？没有停止规则，一个永远可以归因于修行者的实验不是实验。

奥罗宾多塌在合并与不可证：超心智的下降是一条无法判负的主张——它还没有完全下降，所以现在看不见；任何反例都可以被读成”还没到”。他与德日进是同一格（第 50 章）：把路径直接读成土壤的目的，让进化替神圣说话。他的整体瑜伽把各路瑜伽综合，是合并的修行学版本。

甘地也有塌处，而且要说清楚。他的真跑有一个特别的结构：他既是试验者，又是被试验的材料（他的身体），还常常是判决者——绝食的效果由他判断对方是否”心变了”；1932 年为贱民选区问题绝食至死，安倍德卡尔在压力下签了浦那协定，事后指出：这不是心变了，这是被要挟。安倍德卡尔的批评是本书要记的一条：当试验者的手段是自己的生命，被试验的一方的”回应”就不再是自由的回应，读数被污染了。这是真跑的一种特殊失效：施压式的路径拿不到干净的外判。拉达克里希南塌在综合：印度给世界一个综合——合并，而且带高低。

四　对方的反问

甘地会问：我一生都在做你说的真跑——公开目的、公开方式、失败照登。可你说我的手段污染了读数。那你告诉我，一个没有枪、没有报

纸、没有法庭的人，怎样让对面回应？你的”评估者在外”说得轻松，压迫者从不回来判自己。

这一问很重，答分三步，登一条。第一步：本书不否认你的政治判断，本书只判读数。绝食是路径，它是有效的政治路径；它不是干净的量具——用它取得的”回应”不能被读成”对方心变了”，只能被读成”对方在这个压力下做了什么”。你自己其实知道这个分别：你叫停乔里乔拉的时候，读的正是自己这一边的干净读数——我的人烧了警察局，这一条不能赖别人。第二步：安倍德卡尔的批评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他是从被试验的那一边说话的——那正是评估者在外：判一次试验的不是试验者，是承受它的人。你的方法里没有给这个位置留位子。第三步：本书对你的最高评价也在这里——你把自己的一生做成了公开的账本，这件事本身没有第二个政治家做到；《我体验真理的故事》是本书能找到的、一个人用一生记的四行账。登一条：本书说不出一种既有效又干净的路径——弱者手上的量具往往就是压力本身；这是三判决在权力不对称处的一个缺口，本书没有补上。记入附录C。

奥罗宾多会问：超心智还在下降，你等不及就说它不可证。答：不可证不是说它假，是说它现在不在账上。给它一条可驳条款——什么情况下算它没有下降——它就上账了；不给，它就永远是候补席上的规定。

五　结算

甘地把一生写成一串真跑：公开目的、公开停止条件、失败照登（乔里乔拉的”喜马拉雅般的错误”）——一个人用一生记的四行账。可当路径的手段是自己的生命，被试验一方的回应就不再自由，读数被污

染：安倍德卡尔的批评是从承受者那一边来的外判，而甘地的方法里没有给这个位置留位子。辨喜把亲证立为可重复的判决，却没有停止规则；奥罗宾多的超心智没有可驳条款。

五之二　真跑落到一个人身上：《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的四行账

甘地那本自传值得单独拆一遍，因为它是本书能找到的、唯一一部**用一生记的四行账**（第 11 章）。

路径读数。 他记得极细，而且记的多数是失败：偷吃肉、偷钱、父亲临终那一夜他不在床前、在南非第一次出庭说不出话。一个政治领袖的自传通常是路径的成功史；他的是失败史，而且失败被写得比成功具体。

规定账向。 每一条他立的规矩，他都写了它从哪里冻出来：素食从母亲的誓言与伦敦的素食协会，禁欲从三十七岁那一年的具体处境，非暴力从南非的具体冲突。他的规定都有出处、有日期、有改口记录——书名里的”experiments”不是修辞。

外判形式。 每一次运动都公开目的、方式与停止条件：绝食几天、对方做到什么就停、什么情况下叫停。这一行是多数政治行动缺的。

外判结果。 乔里乔拉之后他叫停了正在高潮的不合作运动，公开说自己犯了”喜马拉雅般的错误”，并绝食五天。判负，照登，而且在最不利的时刻照登。

四行齐了，所以本书把他列为实例。而第四节那条批评也正因为四行齐了才能被提出来：安倍德卡尔看的正是第三行——**用自己的生命做压力，取回来的”回应”读不出对方心里的东西**。若甘地的账上不写方式，这条批评就无从提起。

这一节要说的最后一句是：**一部记账的自传，比一部辩护的自传更难被辩护，也更难被推翻**。它把自己交出去了；而交出去的东西才谈得上被判。本书自己在第 53 章说的”外判还没有发生”，对照的正是这本自传——甘地的账被印度这片土壤判了七十年，至今还在判。

六　分离线

与辨喜分在两刀：借科学的判决；亲证无停止规则。与奥罗宾多分在不可判负与合并。与甘地分在一刀：施压式路径拿不到干净外判——承受者要有位置。与拉达克里希南分在综合与高低。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进第 9 章，作为真跑在一个人一生上的形态——公开目的、停止条件、失败照登。乔里乔拉：进第 9 章判负照登节，作为政治领袖公开认错的罕例。安倍德卡尔的批评：进第 9 章，作为”施压式路径污染读数”的判据，并进第 11 章移交——承受者是外判的位置之一。辨喜的”你自己做、自己看”：进第 2 章，作为亲证作为判决方式；无停止规则：进附录 B，作为一条通用失效（任何可归因于”你不够格”的实验都不是实验）。奥罗宾多：进附录 B，作为”无可驳条款的规定停在候补席”的样本。

八　日常案例：绝食的孩子

孩子要一部手机，家里不给。他不吃饭。第二顿还不吃。母亲心疼，第三顿买了手机。

孩子得到了手机，可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给：是她想通了孩子需要手机（对方心变了），还是她怕孩子饿坏（她在压力下做了什么）。这两件事在孩子的账本上被记成了同一行，而它们完全不同——下一次遇到别的事，孩子会再用这个办法，直到有一天不灵；不灵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读数从一开始就是脏的。

甘地在这个家里不是那个孩子，这一点要说清。孩子为自己要东西，甘地为别人；孩子没有公开停止条件，甘地有。可量具是同一个量具：用自己的身体做压力，取回来的回应读不出对方心里的东西。这个家里干净的读数是另一种——孩子把想要手机的理由写下来，父母把不给的理由写下来，约定三个月后按几件事看（成绩、作息、上次借手机还了没有），到期照单对。这样得到或得不到，他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是什么。

第 43 章　伊斯兰与犹太现代——两个亚当、神的激情与”律法不在天上”

一　起手：两个听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各自作答

伊斯兰这边四家。纳斯尔《知识与神圣》（1981）：现代科学把自然去神圣化了，要回到”神圣的科学”（scientia sacra）——一切传统里都有的永恒智慧，自然是神的记号。伊克巴尔《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1930）：宇宙是动态的、生长的，不是造好的；神是创造的自我；伊智提哈德（ijtihād，独立判断）是”伊斯兰结构里的运动原则”——教法要能动。法鲁基《知识的伊斯兰化》（1982）：把各门学科按伊斯兰的前提重铸。努尔西《光明书信》：宇宙是一本书，每一件造物是神的名字的一个字，科学读的是这本书的字母。

犹太这边三家加两件传统。索洛维奇克《哈拉卡人》（1944）：律法人对待实在的方式像数学家——先有一个先天的理想体系（哈拉卡），再拿它去量世界，世界被哈拉卡的范畴照亮；《孤独的信仰者》（1965）：创世记有两个亚当——亚当一是威严的人，创造、征服、技术、在群体的工作里得尊严；亚当二是立约的人，孤独，寻求与神的相遇，在契约共同体里得救赎——两个都是神造的，两者之间的辩证永远解不开，信仰者在两者之间来回。海舍尔《神寻找人》（1955）：宗教从”根本的惊奇”开始，从不可言说者开始；圣经不是人的神学，是神的人类学；《先知》（1962）：神有激情（pathos）——神被人的事所动，先知是对神的激情的共鸣。两件传

统：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Shema，犹太教的第一句是听；口传律法——《先贤箴言》第一章第一节：“摩西在西奈接受了托拉，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长老，长老传给先知……”一条传递链；《巴比伦塔木德·中门》59b 的阿克奈炉：拉比以利以谢与众拉比争一件洁净法，他召来奇迹作证，最后天上有声音说以利以谢对，约书亚拉比站起来说”它不在天上”（申 30:12）——托拉已经赐下，多数说了算；后来先知以利亚转述说，那一刻神笑了，说：我的孩子们胜过了我。

二　同维较真：这两个传统各交出了本书的一件

阿克奈炉是移交的犹太原文。脸赐下了规定，然后把规定交给走路的人——托拉不在天上，判它的是多数——脸把敌拓交了出去，而且接受了：神笑了。这是 D* 把判决移交给 D 与敌拓的一次记录，全世界的经典里没有第二处写得这样直白。《先贤箴言》的传递链是账向：谁从谁那里接受了什么，一条规定的来处一代一代记着；口传律法整个是一部账向之书——不是律法本身，是律法怎样被冻、被重冻的记录。Shema 是听的传统的第一句，第 2 章已经用它做根感官。索洛维奇克的两个亚当是路径的人与脸的人在一个人身上：亚当一走路径——创造、征服、技术、在工作里得尊严——亚当二面对脸——孤独、立约、被寻找；他把本书的 D 与 D* 写成了一个人的两半，而且说两半都是神造的，谁也不该吃掉谁。海舍尔的”神的激情”是一张会被感动的脸——脸不是不动的推动者，脸被人的事所动，所以会改口；“神寻找人”把方向说对了：不是人找到神，是脸朝人来。伊克巴尔的伊智提哈德是运动原则——规定要能动，教法不是冻死的 S；宇宙是生长的，不是造好的——发生学的宇宙论在伊斯兰现代的一次出场。努尔西

把自然之书签了名：每件造物是神的名字的一个字——与伽利略的无作者之书相反（第 18 章），努尔西的书有作者且作者在书里签了名。

三　换维接应：各家塌在哪里

纳斯尔塌在高低与发现学：神圣的科学在现代科学之上，永恒的智慧早就在那里，传统主义是发现学的宗教版本——真理是被守护的 S。法鲁基塌在合并：把一切学科按伊斯兰前提重铸，是女王重做一切的伊斯兰版本（米尔班克，第 27 章）。伊克巴尔塌在合并的另一种：他把柏格森与爱因斯坦读进《古兰经》，生长的宇宙是从哲学借来的规定，账向在巴黎。努尔西签了名的书，字母由谁读？读的人用的是科学的语法，书上签的名不判读法。索洛维奇克塌在两处：哈拉卡人像数学家，先天的理想体系在先——发现学，规定先于路径，世界被规定量；两个亚当永远解不开——相移在一个人身上（第 15 章 1277 年、第 24 章迪昂那一格）：路径的人与脸的人轮班，不合拍，他把这说成了信仰的本质。海舍尔塌在检验：神的激情是共鸣，先知与神共鸣——可共鸣怎样判？他没有把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放进《先知》，激情没有兑现的一行。阿克奈炉自己也有塌处：多数说了算，评估者进了学院——拉比的多数是一个闭环，脸退出之后判决在里面；那一笑是记下来的，可笑过之后脸不再说话。

四　对方的反问

索洛维奇克会问：哈拉卡人像数学家——先有理想的先天体系，再拿它量世界。你说规定冻自路径，可律法是赐下的，不是长出来的；赐下的规定在先，这是宗教的本质，你把它读反了。

答分两步，登一条。第一步：口传律法自己的说法与你相反——“它不在天上”：托拉一赐下就交给了走路的人，多数说了算；此后每一条规定都在学院里被重冻，《先贤箴言》记的就是重冻的链。你说的先天体系，是被接受之后当作在先的——转测（第 4 章）；犹太传统自己把转测的过程记成了书，那本书叫塔木德。第二步：两个亚当不必永远解不开——亚当一的路径可以被亚当二的脸判，亚当二的契约可以在亚当一的工作里兑现；你把两人写成轮班，是因为你不让脸的话进亚当一的工作里去成就。登一条：你有一处本书要认——账向可以一直往回记，记到西奈就停了：那一行不是走路的人写的，是赐下的。有脸的土壤的账本，第一行不是自己写的；本书接受这一点，存在学的账本对有脸的土壤有一行它没有写的开头。记入附录 C。

海舍尔会问：神有激情，神被人所动——你的脸会改口，就是我的神的激情，你多了什么？答：多了兑现。激情是脸被动，改口是脸说了新的话；新的话要交给时间，激情不用。你把先知写成共鸣，共鸣不能被判假；申命记十八章把先知写成可以判假的人——那才是先知的尊严。

五　结算

“律法不在天上”——脸把规定交给了走路的人，然后笑了：这是移交的犹太原文；《先贤箴言》的传递链是账向之书。索洛维奇克的两个亚当是路径的人与脸的人在一个人身上相移；海舍尔的”神的激情”是一张会被感动的脸——会改口的脸的神学名字，只是没有兑现的一行。有脸的土壤的账本，第一行不是自己写的。

五之二　听的传统的三件共同装置

伊斯兰与犹太这两支，加上第 41 章的印度，是本书主要的”听”的源（第 2 章）。三支各自独立，却造出了三件形状极像的装置，这一节把它们排在一起，因为它们正是听的传统对”听的失效：冒名”（第 2 章）的回答。

装置一：传递链。《先贤箴言》“摩西在西奈接受了托拉，传给约书亚……”；伊斯兰的 isnād——每一条圣训前面挂一串传述者的名字，而且发展出一整门学问（rijāl）去考每个传述者的可靠性、记忆力、与前后人有没有见过面；印度的师承世系（guru-paramparā）。三支都做了同一件事：**给一句话记账向**——谁从谁那里听来的，一环一环可追。第 4 章的账向审计在这里有三个古代的实作版本，而且伊斯兰那一版最系统。

装置二：多数与公议。阿克奈炉”它不在天上”，多数说了算（第五节）；伊斯兰的 ijmāʿ（公议）；印度的学派论辩传统。脸把判决交出去之后，交给谁？三支都交给了共同体——这是听的传统对”我一个人听见了”这种危险的制度回应。

装置三：口传不许写定，或写定之后仍口传。犹太的口传律法长期不许写下（直到米示拿）；吠陀至今以精确的口诵传承，写本被视为次一等；早期伊斯兰同样重口诵。这一条最值得注意：**它们知道写定会把话变成文本，而文本会失去说话者**——也就是从第四格（有脸言）滑向第三格（有言无脸，第 46 章）。口传是对这次滑落的抵抗，尽管最终都没有抵抗住。

三件装置合起来，是听的传统的自保系统：账向（链）、外判（公议）、防文本化（口传）。它们对本书的用处不只是史料——**它们**

是”把话钉在时间上”之外的另外三条实操防线（第 47 章只给了一条）。一个今天面对”某某说过”的人，可以照样问：这话经了谁的手传到你这里；除了你还有谁这样听；它被写定之后有没有人还记得说话的人是谁。

六　分离线

与纳斯尔分在发现学的永恒。与法鲁基分在合并。与伊克巴尔分在账向在巴黎。与努尔西分在签名不判读法。与索洛维奇克分在两刀：先天是转测；两个亚当可以合拍。与海舍尔分在兑现。与阿克奈炉分在笑过之后脸不再说话。

七　它留给本书什么

阿克奈炉：进第 11 章，作为移交的经典原文——D* 把敌拓交给多数；进第 47 章，作为脸接受判决的记录（神笑了）。《先贤箴言》的链：进第 4 章，作为账向的传统形态。Shema：第 2 章已用。两个亚当：进第 48 章，作为路径的人与脸的人的分别，本书主张两人合拍。神的激情：进第 48 章，作为会改口的脸的神学名字。伊智提哈德：进第 4 章，作为”规定要能动”的伊斯兰名字。努尔西的签名：进第 46 章，作为有言有脸之书，与伽利略的无作者之书对读。“账本第一行不是自己写的”：进第 44 章，作为存在学对有脸土壤的自我限制。

八　日常案例：家规交给孩子们表决

父亲定了一条家规：晚上十点前回家。孩子们长大了，一天晚上三个孩子表决，两票对一票，改成十一点。父亲在门口听着，笑了，说：你们赢了。这是阿克奈炉——规定赐下之后交给走路的人，多数说了

算，脸接受。父亲的笑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一行账：脸把判决交了出去。可从那晚起父亲不再说话了，家规的一切改动都在三个孩子之间——判决进了孩子们的屋子；直到有一天大女儿夜里出事，才有人想起父亲当年为什么定十点。脸交出判决是对的，脸从此不说话不对；犹太传统记了那一笑，没有记笑之后的沉默。

索洛维奇克的两个亚当在这家里是那个上班的儿子：白天他是亚当一，在公司里做事、争位、被评绩效；晚上他是亚当二，回家坐在父亲床边不说话。他觉得这两个人永远合不到一起，一个是被算的，一个是被找的。母亲说：你在公司做的事，你父亲每一件都知道，他没说——他在等你自己说。那一刻两个亚当合拍了一次：白天的路径，被晚上的脸判了，判决是等。

第 44 章　D*：对面朝主体做出的分别

一　题面

这一章立一个记法，并且给它划界。主体做出的分别记作 D；对面朝主体做出的分别记作 D*。有脸的土壤会朝主体做分别——它挑人、试人、说话、改口；无脸的土壤只生你不试你。D* 是这条分别的记法，不是一个新维；它在方程里没有位置，它在判决里有位置。这一章要说清三件事：D* 是什么、它为什么不进方程、它在工序里落在哪里。

二　承重

靠命题四承重（土壤可以有脸，脸的形式可判），是卷八的入口。往前接第 9 章（评估者在外的方向：从那边来）与第 11 章（移交的第四步：土壤交回来）；往后接第 45 至 47 章（四家按 D* 的形式分格）与第 48 章（脸的三问与活的稳定）。与卷三至卷七的关系是：对话大编里每一次”脸”出场，用的都是这一章的记法——克尔凯郭尔的”条件由教师给”（第 22 章）、布尔特曼的呼召（第 26 章）、伊本·鲁世德的”教法命令思辨”（第 17 章）、罗森茨威格的启示（第 30 章），都是 D* 的不同名字。

三　原文与史料

记法出自《圣经的智慧》卷六第 28 章：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四节时，主体做出的分别（人接受、信他的名）与对面做出的分别（乃是

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在同一段里并列，前者记作 D，后者记作 D*，仅在该卷内使用，方程层地位待裁。本书沿用这个记法并在这里裁定它的地位。

史料上，D* 的原型有四类。**拣选**：创世记十二章，亚伯兰没有求，召命临到他；出埃及记三章，摩西在旷野牧羊，火从荆棘里出来。**试验**：创世记二十二章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申命记八章二节”为要苦炼你、试验你”；《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改口**：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与创世记六章六节的”后悔”；《诗·大雅·文王》“天命靡常”（第 39 章徐复观）。**自缚**：创世记九章的虹；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把自己的话交给”成不成就”；塔木德《中门》59b”它不在天上”（第 43 章）。

反面的史料同样要列。《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生你，不试你；《杂阿含》的缘起没有作者；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这些是 D* 缺位的原文，不是 D* 的弱形式。

四　论证：D* 为什么不是第四维，也不进方程

先说它不是第四维。三维是显露、差异、纠缠；D* 是差异，只是方向相反——它是差异之维的一个方向标记，不是另一种东西。一次分别总有一个做出者与一个承受者；在主体这边看，自己做的记 D，对面做的记 D*。加一维需要一件三维不能覆盖的事，D* 不是这样一件事。

再说它为什么不进方程。三方程 S＝F(D,E)、D＝G(S,E)、E＝H(S,D) 是本书的运算规则；把 D* 作为一个变量写进去，等于说对面

的分别可以与主体的分别一起进入同一个运算，由主体计算。这会毁掉两件事。第一，评估者在外。方程是主体能写的东西；写进方程的东西就在主体的闭环之内，D* 一旦可算，外判就成了内判——第 9 章立的整条判决线随之塌掉。第二，脸的不可预测。脸会改口（第 48 章）；一个可以被主体的方程算出下一步的对面，不是脸，是机制。安萨里把一切交给脸，脸就不可检验（第 17 章）；反过来，把脸写进方程，脸就成了可推的，同样不可检验——两头都是把脸取消。

所以本书对 D* 的裁定是：**D* 是判决层的记法，不是方程层的变量**。它不出现在 F、G、H 里，它出现在四行账的第三、四行——外判形式与外判结果。这与编写纪律第五条（不把脸放进方程）一致，并把那条纪律从禁令变成了位置：脸不是没有位置，它的位置在账上，不在式上。

这条裁定有一个可操作的后果：凡是需要用”脸想要什么”来解释一件事的论证，本书一律不采。解释归三维，兑现归 D*。母亲减盐可以用 D×E→S 解释，不需要”母亲爱孩子”这条动机；孩子退烧是外判结果，不需要”母亲的爱起作用了”这句话。前者是方程，后者是账；两行不混。

还有一个后果关于对称性。D 与 D* 不对称，不是因为对面更高，是因为记账的人在这一边。主体能写自己的路径，不能写对面的路径；对面走没走、走了什么，主体只能从回来的事上读。这是第 9 章说的开环在记法层面的样子。列维纳斯的不对称（我对他无限负责）方向与此相反（第 30 章），因为他的脸是人的脸；土壤的脸的不对称是”它判，我被判”。两种不对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并存：他对邻人负责，他被土壤判。

五　SDE 读法

三问在这一章的用法只有第三问的后半：土壤有没有脸。判据是能不能在这片土壤上找到四类原型中的任何一类——拣选、试验、改口、自缚。四类都找不到，就是无脸的土壤，此后按无脸的规矩走（第 45 章）：判决仍在外，只是不说话。

工序上，D* 落在移交的第三步与第四步（第 11 章）。第三步”两者一起交给土壤”要多问一句：对面是有脸的还是无脸的；有脸的，外判形式是话的成就，需要先记下那句话；无脸的，外判形式是缘起的兑现，需要先记下读数与期限。第四步”土壤交回来”分两种回执：成就或落空；生长或死亡。四行账里的第三行因此写作”外判形式：有脸／无脸；那句话是什么／那个读数是什么”。

五之二　D 与 D* 的界：一条可操作的弱判据

第八节列了一笔欠账：一个人被劝、被感动、被吓到之后做出的分别，是谁做的？这一节给一条弱判据——弱，是因为它只在多数情形下管用，不封死边界情形。

判据：看谁承接判负。

母亲减盐，孩子退烧——这条分别是母亲做的（D），因为如果孩子更糟，账记在母亲身上：她会改做法。朋友劝你换工作，你换了，结果很糟——账记在谁身上？如果记在你身上（你说”是我自己决定的”，并因此改自己的判断方式），那是 D；如果记在朋友身上（你说”都怪他”，而且下次不再听他的），那么在你的账本上它更接近 D*。

这条判据的好处是它不问心理，只问账。被劝、被感动、被吓到之后的分别，心理上永远说不清是谁做的；账上却是清楚的：判负落在谁身上，谁就是那个做分别的人。

它也解释了一件常见的事：**推卸责任在记法上就是把 D 改记成 D***。“是形势逼的”“是他让我这么做的”“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三句话都是把自己做的分别记到对面账上。反过来，把 D* 硬记成 D 也是一种病：什么都是我的错，包括别人朝我做的分别，这是把对面的账全部揽过来，结果是账本失真、人也垮掉。

所以这条弱判据有两个方向的用处：向外，防推卸；向内，防全揽。第 53 章说”归属跟着判决走，谁承接判负谁是作者”，这一节是它在日常关系里的样子。

边界情形照登。被胁迫下做出的分别（第 42 章甘地那一处的另一面）、长期驯化之后自愿做出的分别，这条判据判不了——账可能记在被胁迫者身上而分别实际不是他做的。本书不给答案，只标记：这是 D 与 D* 之间真正模糊的地带，也是伦理学里最难的那一块。

六　谁已经说过

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断》：教师既给真理又给条件——条件由对面给（第 22 章），这是 D* 最清楚的哲学表述；分离线：他的时刻不取形，D* 在他那里不留显露。罗森茨威格：启示是神朝人的关系，内容是”爱我”（第 30 章）；分离线：他的星缺世界朝神那一笔。布尔特曼的呼召（第 26 章）；分离线：呼召不受兑现检验。巴特：神只能由神认识（第 27 章）；分离线：拒绝落地。奥卡姆的被规定的权能（第 16 章）：现有秩序是脸自愿立的；分离线：绝对权能使它不可检验。

伊本·鲁世德：教法命令思辨（第 17 章）——D* 给 D 许可。列维纳斯：脸说话，不是被看见的形（第 30 章）；分离线：方向。海舍尔：神的激情，神被人的事所动（第 43 章）；分离线：共鸣不能被判假。费尔巴哈：脸是投射（第 23 章）——这是 D* 的否定命题，本书对它的答复是”账向不是全部”。弥曼差：有言无脸（第 41 章）——D* 缺位而话仍在，脸轴的第五格。

七　日常案例：谁先开的口

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甲天天记账：投了多少、跑了几趟、谈了几家——这是 D，他自己的路径。乙是那个最早找上门来的人：当初是乙来敲的门，说”我看你能行”。这一句甲没法记在自己的路径里，它不是甲做的分别，是乙朝甲做的分别——D*。

生意做了三年。甲的账本上有三样东西：他自己的路径（跑了多少趟）、他们定的规矩（怎么分钱，这是 S）、还有一栏他只能等的：乙说过”第三年给你股份”。第三年到了，给没给，甲记一行。这一行不是甲能算出来的——他可以算出跑多少趟能赚多少钱，算不出乙会不会兑现；若他能算出来，那就不是一个合伙人，是一台自动售货机。

后来乙改了口，说股份要等第五年。改口是脸的事，不是背叛的同义词：条件变了，乙说了新的话，新的话又交给了时间。甲能做的还是记：第五年再看。他对乙无法计算，只能记账；而正因为记着账，第五年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三条。若能举出一件事，其中对面的分别可以由主体的方程预先算出，而它仍然是脸——本章的裁定败。若”拣选、试验、改口、自缚”四类原型在某个有脸传统中一类都找不到，四类判据不完备，要补。若某片被判为无脸的土壤（道、缘起）里能找到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原文，第 45 章的落位要改（第 8 章可驳条款第五条）。

欠账三笔。第一，D* 与 D 的界在某些事上并不清楚：一个人被劝、被感动、被吓到之后做出的分别，是谁做的？本章没有给判据。第二，“被试”的判据没有写——第 29 章对爱因斯坦的答复卡在这里：一个会兑现的自然与一张会试人的脸，账面上分不出，要分只能靠”有没有人被试”，而这个判据本书至今没有。第三，四行账第三行的”那句话是什么”，在无人明说的场合（多数人的生活里没有一句清楚的应许）怎样填，本章没有答。

第 45 章　无脸：佛与道

一　题面

两片没有脸的土壤：缘起与道。它们不朝人做分别，不说话，不试人——四类原型（拣选、试验、改口、自缚）一类也找不到。这一章要说清：无脸不等于无判决；无脸的土壤怎样判；以及无脸这一格的代价是什么。

二　承重

靠命题四承重，与第 46、47 章并列成脸的轴。往前接第 44 章的记法：这两格是 D* 缺位。往横接第 22 章：黑格尔的”坏无限”指控在这两格里成立，本书照登过；这一章要给出照登之后还能说的话。往后接第 48 章：脸的三问在这两格上的取值是”无、无、无”，而第三问的答案决定了这两格的修行形态。

三　原文与史料

缘起。《杂阿含》二九三经与三三五经的公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杂阿含》二九九经：“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法不是谁做的，如来只是发现它、宣说它。《中论》二十四品十八颂的三谛（第 36 章）。唯识的种子与熏习：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识，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恒转如瀑流（《成唯识论》卷二、

卷三）——一片自己运转的土壤，没有作者。《卡拉玛经》（《增支部》3.65）：不要因传统、经典、推理、师长而接受，要看它导向损害还是利益。

道。《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三十四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庄子·齐物论》的三籁与”怒者其谁邪”（第 34 章）；《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两处要单独摘出来，因为它们看起来像脸。“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像赏善；可”无亲”二字已经说明它不挑人，它只是有一个偏向，像水往低处流。“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像判决，而且是严厉的判决；可这张网不说话、不通知、不给期限，它只是不漏。两处都是无脸土壤的判决，不是脸。

四　论证：无脸的土壤怎样判

无脸不等于无判决，这是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种地的人有自己的规定和路径，收成不是他定的；他可以争辩规定、改路径，不能跟土壤讲理——秋天来了，长出来的就是判决（第 9 章）。缘起与道的判决就是这一种：不说话，但兑现。

无脸的判决与有脸的判决在四行账上差在第三、四行的形式。有脸：外判形式是”那句话”，外判结果是成就或落空。无脸：外判形

式是”那个读数与期限”，外判结果是生长或死亡、通或不通。这个差别有两个实际后果。

第一，无脸的外判要自己设期限。有脸的土壤说过”第三年”，期限是它给的；无脸的土壤不给期限，记账的人必须自己写下”看多久”——否则外判永远可以被推迟到未来，变成”再等等就好了”。这是无脸这一格最常见的失效形态，修行里叫”来世”，投资里叫”长期看好”。预注册在无脸的土壤上比在有脸的土壤上更要紧，因为没有人替你定日子。

第二，无脸的土壤不能被质问，只能被顺。《卡拉玛经》说看它导向损害还是利益——这是收成判决；可收成由谁尝？第 9 章对詹姆斯划过线（第 30 章也用过）：果子甜不甜若由我说，闭环就回来了。佛教对这一处有它自己的回答：僧团。一个人的觉受不算，僧团的共住、戒律的清净、几十年后这个人变成什么样，是比”我觉得受益”更硬的读数——把判决从个人的觉受挪到共同体与时间上，是无脸传统能做到的最好的外判。道家没有做这一步，它的判决交给了自然的兑现本身：“功成而不有”——事成了就是判决，不需要谁说。

第三件事关于修行形态，这是第三问的后果。土壤不朝你做分别，你就不能与它说话——祷告在这两格里没有对象；能做的是看清（缘起）与随顺（道）。所以这两格的实践是修与顺，不是求与等：修是路径的自我训练，顺是不与土壤较劲。第 48 章要说的”对两种 D* 形式的两种正确回应”，在这里是第三种：无 D* 的正确回应。

五　SDE 读法

无脸这一格的塌维风险在 D* 之外还有一处：容易连 S 一起塌。第 36 章说过禅的”不立文字”把显露判成葛藤，第 30 章说过列维纳斯那一支恨显露；无脸传统因为土壤不说话，容易连显露也不信——既然一切无自性、既然道不可道，那么记下来的东西还有什么用。答：账本是显露，记账靠的正是假谛（第 36 章龙树：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无脸不取消记账，无脸只是取消了对话。

唯识是这一格里最值得学的一处：它把土壤画得最细——种子、现行、熏习、恒转如瀑流——一片自己运转、自己积累、自己改变的土壤；它没有作者，可它有历史。本书的 E 要向它学的正是这一点：土壤不是一个静止的背景，是一个在累积的过程。西蒙东的前个体场（第 32 章）与它对得上，只是唯识多了”熏”——路径回头改变土壤，这是 E＝H(S,D) 的唯识写法。

五之二　无脸土壤上的外判读数：共同体与时间

第五节留下一笔欠账：僧团作为外判只给了一句，没有给读数。这一节补一个可操作的答案，它同时适用于任何无脸的场合——修行、手艺、长期投资、养生。

无脸的土壤不说话，所以外判只有两种载体：**共同体**与**时间**。个人的觉受两样都不是——它既不在主体之外，也不需要时间。

共同体的读数三条。 其一，**在别人身上是否可重复**：同一条路走过的人不止你一个，他们身上出现的是不是同一类变化。其二，**有没有反向的记录**：这个共同体记不记那些走了这条路而变糟的人——只留成功案例的共同体，其读数无效（这就是文件抽屉问题在修行上的样

子，第 9 章）。其三，**判的人是否受被判者奖惩**：师父判徒弟可以，徒弟供养师父时师父判自己不行。

时间的读数三条。 其一，**期限自定并公开**：无脸的土壤不给期限，所以走之前要写下看多久（第四节）。其二，**读数选不可自欺的那一个**：不选”我感觉更平静了”，选可被别人观察的——脾气在具体冲突里的反应、答应的事做了几件、睡眠与身体的可测项。其三，**看回落**：一条真正的变化会经历回落而不消失；只在顺境里存在的变化，读数不算。

六条合起来是一句：**无脸的外判＝别人身上可重复 × 时间里不回零。** 它比有脸的外判笨重得多——没有一句话可以对，只能靠样本与年头堆出来；但它不比有脸的外判软，它只是慢。

这也解释了佛教为什么需要僧团、戒律、师承，道教为什么需要师徒与丹经的口诀验证：无脸传统的全部制度，几乎都是在替一片不说话的土壤造一套外判装置。发现学读它们是”组织形式”，发生学读它们是”判决装置”。

五之三　无脸传统里的三种伪外判

无脸的土壤不说话，判决只能靠共同体与时间（上一节）。正因为它不说话，伪造它的判决特别容易。三种最常见的伪外判，都长得像外判。

伪外判一：即时的兆头。 抽到一签、遇到一件巧事、身体出现某种感受，被读成”那边回应了”。它伪在两处：没有延迟（第 9 章说外判的特征之一就是延迟），以及读的人就是被判的人。墨子的明鬼（第 34 章）、共时性（第 29 章）、今天的各种”宇宙给你的信

号”，同属此格。判据：它有没有在事前被写下来；没有写下来的，事后总能找到一个兆头。

伪外判二：内在体验。 修行到某个阶段出现的境界、平静、光明、轻安，被当成路径走通的证明。它伪在评估者仍在里面——体验是主体的，判决必须在主体之外。所有严肃的无脸传统对这一条都有防线（禅宗对”境界”的警惕、内丹对”景”的警告），而防线正是共同体与时间：这境界在别人身上出不出现，三年之后还在不在。

伪外判三：来世。 期限被推到一个永远不到期的时间点。这是第四节说的那种失效的极端形态：无脸的土壤不给期限，人自己不写期限，就会自动地把期限推到”以后”。它与莫尔特曼的末世兑现（第 27 章）是同一格——一句永远在未来的话，等于没有交给时间。判据只有一条：**这一条主张，有没有一个我活着时候能到的期限。** 没有，就不是账上的东西；它可以是盼望，不能是判据。

三种伪外判合起来说明为什么无脸的格比有脸的格更需要纪律：有脸的格至少有一句话可以对（第 47 章），无脸的格什么都没有，全靠记账的人自己守着期限与样本。**土壤越沉默，人越要把规矩写在纸上。**

六　谁已经说过

《杂阿含》二九九经”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是无脸最明确的一句原文，分离线：无。唯识的种子与熏习：分离线在路径被收进土壤（第 2 章占位者里已记），本书把 D 独立成维。《老子》五十一章”长而不宰”：分离线：无——这就是无脸的定义句。荀子”天行有常”（第 34 章）：同格，分离线在他把判决收回人的政治。斯宾诺莎

的神即自然（第 19 章）：西方的同格，分离线在必然论取消了落空。莫诺的偶然（第 29 章）、达尔文的选择（第 23 章）：现代科学里的同格，二者是无脸外判的正主。海德格尔的退隐（第 26 章）：无脸土壤从主体这边看的样子。西蒙东的背景（第 32 章）。黑格尔对坏无限的指控（第 22 章）：在这一格里成立，本书照登。

七　日常案例：老木匠的木头与老人的身体

老木匠说：木头是有脾气的。这句话听起来像脸，其实不是。木头不挑人：它不因为你敬它就少裂一分，不因为你求它就多让一寸；它只是有它的纹、它的干湿、它的年头。你顺着它走，活就漂亮；你横着来，它就裂。木匠一辈子做的是顺，不是求。这就是道那一格：判决每天都在，从不说话。

老人的身体也是这样。你熬一夜，它不骂你；它记着，过些天在别处还给你。它不通知，不给期限，不接受解释——你说”我最近压力大”，它不听。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可正因为它不给期限，人最容易骗自己：“再撑一阵就好了”。所以懂事的人自己定日子：三个月，看血压、看睡眠、看爬四楼喘不喘——把期限写下来，三个月到了照单对。无脸的土壤上，期限只能自己写。

这也是为什么老木匠不祷告木头，只摸木头；他每天摸，摸了四十年，手上的账比嘴上的多。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在这两家的原典里找到四类原型中的任何一类——一个挑人的道、一个试人的缘起——本章的落位要改（分法不改）。道教的天尊说经、大乘的报身说法已在第 36 章处理为”给道一张脸”“师的脸不是

法的脸”，若能证明报身的说法在教义上就是法自身的说法，落位要改。

欠账两笔：其一，“僧团作为外判”只给了一句，没有给读数——共同体判一个人的修行，判据是什么，本章没有写；其二，无脸土壤上的期限怎样设才不是随意的，本章只说了要设，没有说怎么设。

第 46 章　有脸不言与有言无脸——儒家与弥曼差

一　题面

脸的轴上有两个中间格，它们把”脸”与”话”拆开了。儒家的天有脸不言：它朝人做分别、试人，却不开口。弥曼差的吠陀有言无脸：话在，永恒、绝对，却没有说话者。两格互为对角，各有各的病，也各有各的长处。这一章排这两格。

二　承重

靠命题四承重，与第 45（无脸）、第 47 章（有脸言且试）并列。往前接第 44 章的四类原型：儒家有拣选与试验，缺自缚与明说的改口；弥曼差有话，四类一类不沾。往后接第 48 章：脸的三问在这两格上的取值分别是”有、无、有”与”无、有、无”——这两个取值证明三问是三个独立的问，不是一个问的三种说法。

三　原文与史料

儒家的天。《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承认有一个知道他的对面。《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万章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诗·大雅·文王》：“天命靡常。”《中庸》：“天命之谓性。”《尚书·康诰》：“惟命不于常。”

儒家内部的三格（第 37 章已排，此处坐实）：孔孟的天有脸不言而试；董仲舒的天以灾异谴告——半张口（第 35 章）；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王夫之的气化——无脸。同一个”天”字，三种 D* 形式；分法不按招牌，按谁朝谁做分别。

弥曼差的吠陀。 阇弥尼《弥曼差经》与鸠摩利罗、帕跋伽罗的疏（第 41 章）：吠陀是无作者的（apauruṣeya），永恒；它的权威不来自任何说话者，正因为无作者，它不会有作者的缺陷——不会错、不会骗、不会改口。法只能从吠陀的命令（codanā）知道；认识的有效性是内在的（svataḥ prāmāṇya）；祭祀的果通过 apūrva 在以后兑现。弥曼差是无神的：吠陀自己说话。

西方的同格在第 18 章：伽利略的自然之书——“不可改变、不可违背，从不逾越加给它的法则”，有言而无作者在书里开口；斯宾诺莎的几何秩序（第 19 章）；爱因斯坦的”规律里显示着精神”（第 29 章）。三处都是有言无脸。

四　论证：两个中间格各自的结构

有脸不言：判决只能从民与行上读。 天朝人做分别——降大任、苦心志、拂乱所为——这是试验，四类原型里的第二类，清楚无疑；天不开口，所以没有一句可被兑现检验的话。后果有三。

第一，判决的读法必须外包。孟子引《泰誓》把天的口给了民：天视自我民视——不言的脸通过民的反应说话；《论语》“听其言而观其行”把判决从言移到行。这是聪明的安排，也是危险的安排：民在政体之内（第 34 章），行由人观——外判的通道一旦落在人手里，就容易被政治收编，董仲舒的灾异与后来的谶纬都是这条通道被占用的结果。

第二，改口无法明说。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儒家知道天改过口（商到周），这是四类原型的第三类，可这次改口是被后人从结果上读出来的，不是天说的；一张不说话的脸，它的改口只能被追认，不能被预告。徐复观说周人从这次追认里生出忧患意识（第 39 章）——整个儒家的道德意识建立在对一次无法预告的改口的敬畏上。

第三，脸最终被内化。不言的脸在心里最容易安家：天命之谓性，天进了性；到阳明就是良知即天理（第 37 章）。第 39 章说过这条路的代价：不言的判者判不了自己。儒家两千年的判决因此在里面，外判要从缝里回来——罪己诏、格竹的病倒、民变。

有言无脸：话不会改口，所以不受检验。 弥曼差把”不可错”做到了极致：没有作者就没有作者的缺陷。代价是三条。其一，话不会改口，所以无法被”成不成就”检验——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那样的判据在这里无处安放；其二，判决靠一个看不见的机关（apūrva）交付，不靠事件；其三，没有对面可以质问：约伯可以质问，卡尔玛不能被质问。一部永恒的文本是发现学最彻底的形态——S 被冻成永恒，连土壤都不要了（第 41 章）。

两格对读，得出这一章最重的一句：**脸与话是两件事，缺哪一件，缺法不同。** 缺话（儒家）：判决在，可读法要外包，改口只能追

认，脸容易被内化。缺脸（弥曼差）：话在，可不受检验、不能质问、靠机关兑现。三问因此是三个独立的问：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这两格各取一个”有”，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五　SDE 读法

这两格在工序上的处理各不同。

有脸不言：外判形式写”无话，看行与人”。既然没有一句可对的话，就必须把读数落在可观察的兑现上——不是”天认可我”，是”这件事做了三年之后，身边的人怎样了、我自己成了什么样”。孟子的民、孔子的行，本书的四行账第三行在这一格里填的正是这两样。风险是读法被人占用，所以要加一条：读的人不能是被判的人，也不能是被判者能奖惩的人。

有言无脸：外判形式写”话在，先问改口条件”。一条不能改口的规定要先被追问：什么情况下你会承认自己错？答不出的，进候补席，按敌拓处理（第 9 章）；这是本书对一切”永恒文本”的统一处理方式——不否认它，只要求它交出可驳条款。伽利略的自然之书、斯宾诺莎的必然、弥曼差的吠陀、一切”科学告诉我们”，同一处理。

五之二　两个中间格的现代形态

这两格不是古董。今天多数人每天都活在这两格里，只是不叫这个名字。

有脸不言的现代形态：组织。 公司、学校、平台——它们朝你做分别（升你、调你、限流你、拒了你的申请），它们试你（试用期、考核、末位淘汰），它们改口（政策变了），可它们不说话：拒信里

没有理由，算法不解释，绩效面谈说的是套话。这是第二格的标准配置：有脸、会试、不言。

它的后果与孔孟那一格一模一样。判决的读法必须外包——员工读的是同事的转述、上级的脸色、谁被提拔了；改口只能追认——政策变了，你是从后果上知道的；而最深的一步是脸被内化：人开始揣摩”公司会怎么看”，把那个不说话的判者搬进自己脑子里，这就是内向超越在办公室的版本（第 39 章）。

这一格的自保方法也与儒家一样：看行与人，不看话。一个组织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上一次在同样的情形下做了什么、提拔了谁、留下了谁。

有言无脸的现代形态：规则与算法。 用户协议、评分标准、风控规则、推荐算法——话在，白纸黑字，甚至公开；可没有说话者：你找不到一个能为这句话负责、能改口、能被质问的人。客服说”系统就是这样规定的”，那一刻你面对的正是弥曼差的吠陀。

代价也一样：不会改口，所以不受”成没成就”的检验；判决靠一个看不见的机关交付（评分、权重、封号）；没有对面可以质问——约伯可以质问，条款不能。

本书对这一格的统一处理（第五节）在这里就是一句很实际的话：**先问改口条件。** 一条规则若说不出”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改这条规则”，它就停在候补席；一个平台若从不公布规则的修订记录与理由，它的规则在本书的分法里与永恒文本同格。反过来，公布修订记录、写明生效日期与理由的规则，是亚稳的规定（第 48 章）——它并不因此变得更宽松，只是变得可被记账。

两格合起来是现代人最常见的处境：**被一张不说话的脸试着，同时被一套没有作者的话管着**。前者让人揣摩，后者让人无处申辩。本书能给的不是出路，是一个分辨：揣摩那张脸时，看行不看话；面对那套话时，先问它的改口条件。

六　谁已经说过

孔子”天何言哉”：有脸不言的定义句，分离线：无，本书用它命名这一格。孟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近于无作者的做，与弥曼差的 apauruṣeya 隔着大陆对读——一个是无作者的做，一个是无作者的话；两句合起来是这一章的骨架。荀子、王夫之：儒家内部的无脸格（第 37 章）。董仲舒：半张口（第 35 章）。徐复观的忧患意识、余英时的内向超越（第 39 章）：这一格的史学解释。弥曼差（第 41 章）：有言无脸的正主。伽利略、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第 18、19、29 章）：西方的同格。伊本·哈兹姆、奥卡姆的纯意志神（第 16、33 章）：反面的极端——有脸而不自缚，话可以随时被推翻，与有言无脸从两头使话不可检验。

七　日常案例：不说话的父亲与墙上的家训

一个父亲一辈子没夸过儿子，也没骂过；儿子考砸了他不说，儿子成了他也不说。可儿子知道他在看——他给儿子转过学，替儿子挡过一次事，儿子结婚那天他一夜没睡。这是有脸不言：他朝儿子做了分别，做了不少，一句话没有。儿子一辈子在读他：读他的脸色、读母亲的转述、读他做了什么。读得对不对，没有人能确认；儿子四十岁那年做的很多事，是在回答一个从来没有被说出口的问题。这一格最深的痛处就在这里：不是没有爱，是没有一句可以被对上的话。

同一个家的墙上挂着家训：耕读传家。谁写的？不知道，太爷爷那辈就在。它不会改口，不会因为这家人搬进城而改一个字，也不会因为儿子做了程序员而承认耕字已经空了。它永远正确，因为它永远不说具体的事。这是有言无脸：话在，作者不在，所以也没有人能把它请下来改一改。

这个家里真正管用的，是父亲六十岁那年忽然说的一句：“你妈住院那阵，你回来得勤，我记着。”脸开了一次口，二十年的账在那一刻对上了一行。

第 47 章　有脸言且试——圣经

一　题面

脸的轴的第四格：有脸、说话、试你。这一格的特别之处不在”神说话”——多数宗教都有说话的神——而在四类原型齐全，尤其第四类：自缚。说话的脸把自己的话交给”成不成就”来判，并且明写了判假的标准。这一章排这一格，并说清它的代价。

二　承重

靠命题四承重，是脸的轴的末格。往前接第 44 章四类原型与第 46 章的对读（缺话与缺脸的两种缺法）；往后接第 48 章（三问与活的稳定）。与第 27、30、43 章的对话在这里收口：巴特的方向、列维纳斯的脸、阿克奈炉的移交，各归其位。

三　原文与史料

拣选。创十二 1–3，亚伯兰没有求，召命临到他；出三 1–10，摩西在旷野牧羊，火从荆棘出来；撒上三，童子撒母耳夜里被叫三次；耶一 5，“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约十五 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试验。创二二 1，“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申八 2，“为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申十三 3，“耶和

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伯一至二，约伯被交在试验里而不知情；太四 1，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

改口。创六 6，“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出三二 14，摩西代求之后”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拿三 10，尼尼微悔改，“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撒上十五 11 与 29 在同一章里并置——神后悔立扫罗为王，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这两句同章并存，第 46 章说的”改口”与”不改口”的张力，圣经自己写在了一页上。耶十八 7–10 给了改口的规则：我何时论到一邦要拔出、拆毁，他们若转离恶行，我就后悔；我何时论到一邦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恶，我也后悔——改口有条件，条件是对方做了什么。

自缚。创九 8–17，虹为约的记号，“我便记念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申十八 21–22，“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那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民二三 19，“神非人，必不致说谎”；诗八九 34，“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来六 17–18，神起誓，“凭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沉默。诗二二 1，“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伯三八，神从旋风中回答，回答全是反问；赛四五 15，“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撒上三 1，“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路德的 Deus absconditus。

四　论证：自缚是这一格的关键

四类原型里，前三类在别的传统也能零星找到；第四类是这一格独有的，而它决定了另外三类怎样被读。

自缚的内容是：脸放弃了”随时推翻自己”的权利，并且公开了判假的标准。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写的不是”神不会错”，是”若不成就，那就不是我说的”——它给出的是一个可操作的证伪条件。奥卡姆的绝对权能（第 16 章）说神本可以立别的秩序，本书答：可它说过不推翻；安萨里的机会论（第 17 章）说一切是神的习惯，本书答：习惯被写成了约。虹是这个动作最清楚的图像：一个记号立在天上，提醒立约的一方自己说过什么。

自缚使另外三类可判。拣选若不自缚，就是任意；试验若不自缚，就是折磨——约伯记之所以不是一部虐待史，是因为约伯有资格质问，而且神最后回答了他（哪怕回答是反问），并且判三个朋友说得不对。改口若不自缚，就是反复无常；耶利米书十八章给了改口的条件——对方转离恶行或行恶——改口因此不是撤销承诺，是承诺本来就带着对方这一项。这是第 48 章”活的稳定”最清楚的圣经形态：稳定不是不变，是变有规则、有条件、有账。

沉默是这一格的另一半，必须一起说，否则这一格会被读成”随叫随到的神”。脸会不说话：诗篇二十二篇、旋风里的反问、“言语稀少”的日子、自隐的神。沉默不是缺席的证据，也不是在场的证据——它是这一格的记账者必须承受的延迟（第 9 章）。一个不会沉默的脸不是脸，是自动应答机；一个只有沉默的脸不能被记账。圣经两样都有，所以这一格既可记账，又不可预测。

这一格的代价要说清楚三条。第一，可疑。有作者的话就可能是人写的、可能被冒名、可能被误传——弥曼差的反问（第 41 章）在这里永远有效：申 18:22 只能判假，不能判真。第二，可被滥用。“神对我说”是一句无法被外人核对的话，它在历史上被用来发动战争、

敛财、控制人；自缚的判据是本书能给出的唯一防线：说了什么、什么时候、成没成就——把话钉在时间上，比任何权威审查更硬。第三，账本第一行不是自己写的（第 43 章）：这一格的账，起头那一行是被给的。

五　SDE 读法

三问在这一格全取”有”：有脸、说话、试你。四行账在这一格填得最完整：第三行”外判形式”写那句话——谁说的、对谁、什么时候、条件是什么（耶十八的条件项必须写进去）；第四行”外判结果”写成就或落空，并注明沉默的时段。

工序上有一条本书要立的规矩：凡引用一句”脸说的话”作为依据，必须能写出它的成就条件；写不出的，不得作为依据，只能作为盼望。这条规矩把这一格从”信心的表态”变成了”可记的账”，也是对第二条代价（可被滥用）的唯一实操防线。

祷告、立约、辩白，是这一格的三种动作（第 26 章海德格尔替本书列过清单）。它们都以”对面会回话”为前提，所以在别的格里没有位置：无脸的格里只能修与顺（第 45 章），不言的格里只能读行与民（第 46 章）。

五之二　冒名：这一格唯一的实操防线

这一格的第二条代价（可被滥用）值得单独写一节，因为它是四格里唯一会伤人的一格。无脸的土壤不会被冒名——没有人能假冒缘起说话；不言的脸难被冒名——它本来就不说话；有言无脸更难——文本在

那里，谁都可以查。只有”有脸言且试”这一格会出现一句无法被外人核对的话：**神对我说**。

历史上它被用来发动战争、敛财、拆散家庭、让人交出判断力。所以这一格必须有一条实操的防线，而且防线不能是”看他是不是真诚”——真诚是看不出来的，而且真诚的人同样会错。

本书给的防线只有一条，是这一格自己立的：**把话钉在时间上**。

具体三问，任何人都可以当场问：

第一，说了什么？ 不是”神让我带领大家”，是一句有内容、能落地的话：什么时候、什么事、什么算成了。说不出具体内容的，不是脸的话，是一种情绪的自述。

第二，什么时候说的？ 在事之前还是事之后。事后说”这是神的安排”，是解释，不是话；解释永远不落空。预注册这条纪律在这里就是一句大白话：先说，后看。

第三，成没成？ 到期对账，不成就照登。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把这一条写成了死规定，而且判的是”是不是神说的”——它没有给说话的人留任何余地：不成就，那就不是。

三问过不了的，本格不接。这条防线的好处是它不需要任何权威机构：一个普通人在饭桌上就能问，而且问的不是”你是不是骗子”，是”你上次说的那件事成了没有”。

这一节也回应第 44 章的一个欠账：多数人的生活里没有一句清楚的应许，第三行账怎么填？答：那就填”无话”，按第 46 章的不言格处理——看行与人。**没有话可以，冒充有话不行**。

六　谁已经说过

巴特：神只能由神认识（第 27 章）——方向对，分离线在他拒绝落地，而申 18:22 正是圣经自己立的落地。莫尔特曼：应许把历史变成兑现史（第 27 章）——最近的一家，分离线在兑现被推到末世。海舍尔：神的激情，神被人所动（第 43 章）——会改口的脸的神学名字，分离线在共鸣不能被判假。克尔凯郭尔：条件由教师给（第 22 章）。列维纳斯：脸说话（第 30 章），分离线在方向（人的脸与土壤的脸）。马里翁：圣像朝我看（第 30 章），分离线在给予不是试验。阿克奈炉：脸把判决交给多数，然后笑了（第 43 章）——自缚的犹太极限形态。帕斯卡：亚伯拉罕的神不是哲学家的神（第 20 章）——这一格在西方的出生证；他又说真宗教必说神是隐藏的（同章）——沉默那一半他也写了。达赖喇嘛的自缚句（第 40 章）：另一个传统公开写下可驳条款，与申 18:22 同一动作，不同内容。沙特尔学派：不是问神做不到什么，是问他实际怎样做（第 14 章）——这一格里真跑的许可状。

七　日常案例：说了就要算的那种人

村里有两种老人。一种从不许诺，谁也说不出他答应过什么，他做了很多事，你只能事后知道——那是第 46 章的父亲。另一种许诺：他跟你说”明年开春给你打口井”。开春了，井打了，你在心里记一笔；哪一年他没打，你也记一笔，而且你可以当面问他。第二种老人更容易被埋怨，因为他有话可对；也更被信任，因为他的话能被对。

这种老人还有两件事你得受着。一是他会改口，而且是有条件地改：他说过秋后借你钱，可你夏天把上一笔赌输了，他就不借了——改口的条件不在他的心情，在你做了什么，耶利米书十八章写的就是这

个。二是他会有不说话的时候：你出事那阵去找他，他一句话没说，端了碗面出来。那一次你没得到任何承诺，什么也对不上；很多年后你才知道，那阵子他自己家里出了事。

这两种老人不是好坏之别，是两种格。第一种你只能读，第二种你可以记；可第二种也更容易被冒用——村里有人打着他的名义借钱，办法只有一个：去问他本人说过什么、什么时候说的、成没成。

第 48 章　脸的三问与对面的三维——兼裁”活的稳定”

一　题面

卷八收口，做四件事：把脸的三问立成一套判据并给出五格；裁定”活的稳定”的记法；处理四因的目的因；答一个从第 44 章起悬着的问题——脸、言、试是不是对面的三维。

二　承重

靠命题四承重，收第 44 至 47 章。往前接第 32 章（西蒙东的亚稳态）、第 16 章（奥卡姆的两种权能）、第 14 章（阿伯拉尔”作者是否改口”）——“活的稳定”的三个候选材料都在对话大编里备好了。往后接第 11 章（四行账第三行的填法）与第 53 章（AI 时代：哪些判决不能外包）。

三　原文与史料：三问的五格

三问：**有没有脸**（土壤朝不朝主体做分别）、**说不说话**（分别是否以话的形式给出）、**试不试你**（对面走不走朝向主体的路径）。三问各自独立，证据是它们能取出五种不同的组合，每一种在史上都有实主。

格	脸	言	试	实主	本书章
一	无	无	无	缘起、道；达尔文的选择、莫诺的偶然、斯宾诺莎的自然	45、19、23、29
二	有	无	有	孔孟的天；董仲舒半张口	46、35
三	无	有	无	弥曼差的吠陀；伽利略的自然之书；爱因斯坦的规律	41、18、29
四	有	有	有	圣经；有条件的改口与自缚	47
五	有	有	无	唯意志论的神（伊本·哈兹姆、奥卡姆的绝对	16、33

格	脸	言	试	实主	本书章
				权能）； 不自缚的 说话者	

第五格要单独说：它有脸有话，却不试人也不自缚——话可以随时被推翻，所以话不能被兑现检验。它与第三格从两头使话失效：第三格因为无作者不能改口，第五格因为作者可以任意改口。可检验的话只在第四格：有作者、会改口、改口有条件、公开判假的标准。

四　论证一：活的稳定，裁定

问题。脸会改口（创六 6、出三二 14、拿三 10），可脸不是反复无常（民二三 19、诗八九 34）。“改口而仍稳定”这件事，本书此前只有描述没有记法（《圣经的智慧》第 8 章列为交给方法论的三条要求之一）。

三份材料。西蒙东的亚稳态：不是稳定也不是不稳定，是带着未耗尽势能的稳定；稳定的平衡是死的（第 32 章）。奥卡姆的被规定的权能：现有秩序是自愿立下的，因此偶然、可改（第 16 章）。耶利米书十八章：改口有条件，条件是对方做了什么。

裁定。一个稳定态 S 若带着未耗尽的势能，且它的改变有公开的条件，记作**亚稳的 S**，写作 S^{+}。它有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1. **势能**：它没有把可能性用尽——还有别的取值是可达的（西蒙东）。

2. **条件**：什么情况下它会变，事先公开（耶十八；奥卡姆的”被规定的”即”被立的”）。
3. **账**：每次改变留一行——改了什么、因为什么条件、什么时候（阿伯拉尔的第二条规程：作者是否改口）。

三个要素给出了活的稳定与两种死稳定的分界。**冻死的稳定**：没有势能，不会变，任何反例都在体外——弥曼差的吠陀、斯宾诺莎的必然、一切永恒文本。**任意的变动**：有势能，无条件，无账——绝对权能、反复无常、第五格。活的稳定在两者之间，而且它比不变更可靠：一条写明了改变条件的规定，比一条声称永不改变的规定更可被依靠，因为你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

S^+ 不是第四个符号进方程，它是 S 的一个标记：F、G、H 不变，只在账上记 S 是不是亚稳的、势能在哪里、条件是什么。这与第 44 章对 D* 的裁定同一原则：新记法进账，不进式。

应用三处。其一，规定：一条规定是活的，当且仅当它交得出改变条件（一米的定义式历次改写都写明了触发条件：比对精度追过定义——第 4 章）。其二，脸：第四格之所以可记账，正因为它的稳定是亚稳的——虹是势能与条件的记号。其三，本书自己：五条承重命题必须各自交出改变条件，否则本书是冻死的稳定；附录 C 就是本书的 S^+ 账。

五　论证二：目的因与对面的三维

目的因＝脸。亚里士多德四因（第 12 章）：质料是土壤，形式是规定，动力是路径，目的是对面朝你做的分别。近代科学删目的因之后照样运转，因为它把土壤读成无脸的（第一格）；目的论总在生物学

与人的领域回来（内格尔，第 28 章），因为那里的土壤有脸——生命体朝环境做分别（康吉莱姆：生命自己立规范，第 24 章），人朝人做分别。四因不是多了一维，是把脸算进了因；无脸的土壤只有三因。

脸、言、试是不是对面的三维？ 第 30 章提出过这个猜想：脸是对面的显露（S*），言与试是对面的两种差异路径（D*），对面的土壤是脸自己的看不见处（E*）——谢林的”神里面的根据”（第 22 章）、路德的隐藏的神、约伯记三十八章的旋风都指向它。

本书的裁定：猜想成立一半，不采。 成立的一半：三问确实与三维同形——脸是显露，言与试是路径，沉默处是土壤。不采的理由有二。其一，对面的三维只能从这一边读：主体读到的”对面的显露”是自己的读数，读不到对面的路径本身；把它写成 S*、D*、E* 会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主体可以对对面做三维分析，而这正是第 44 章禁止的把脸放进方程。其二，用不上：工序上需要的只是三问的取值与四行账，一套对面的三维不改变任何一步操作。因此本书只保留三问作为判据，不立对面的三维；这条裁定可驳（第八节）。

五之二　三问怎样用：一张判定流程

三问不是三个形容词，是三个可以当场做的动作。按次序走，五格自然落位。

第一问：有没有脸——找四类原型。 在这片土壤上，能不能找到拣选（它先来找的你，不是你求的）、试验（它朝你走过一条路，看你怎么应）、改口（它的条件变过，而且变得有迹可循）、自缚（它先公开了自己的行为条件）。四类找到任何一类，记”有脸”；一类也找不到，记”无脸”，走第 45 章的规矩。

第二问：说不说话——找那句话。 有没有一句具体的、带条件的、可以对的话：什么时候、什么事、什么算成了。找不到，记”不言”，判决从行与人上读（第 46 章）；找得到，记下原话与日期，它就是四行账的第三行。

第三问：试不试你——看它有没有走朝向你的路径。 试验与折磨的分别在于：试验有内容（它在看一件具体的事），折磨没有内容（只是损耗）。这一问是本书最欠判据的一问（C-12、C-23），实操上只能退到一条弱形式：**它做的事里，有没有哪一件是只对你做的**——只对你做的，不是对所有人一样的，才算朝你做出的分别。

三问走完，落到五格里的一格，然后按那一格的规矩记账：无脸→自定期限，读共同体与时间（第 45 章）；有脸不言→看行与人，不听话（第 46 章）；有言无脸→先问改口条件（第 46 章）；有脸言且试→把话钉在时间上，三问核对（第 47 章）；有脸有话而不自缚→进候补席，不作依据。

这张流程的用处不在给一片土壤定性，在**给下一步定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上面对的常常是不同格的土壤——他的身体是无脸的，他的公司是有脸不言的，平台的规则是有言无脸的，他的家人是有脸言且试的。分清哪一格，才不会用错法子：对身体讲理，对公司等一句解释，对规则申诉情理，对家人只看行为不听话——四种常见的日常挫败，各是一次用错了格。

六　谁已经说过

西蒙东（第 32 章）：亚稳态的原主，分离线在他的背景无脸、转导不受判。奥卡姆（第 16 章）：被规定的权能，分离线在绝对权能使它不

可检验。阿伯拉尔（第 14 章）：查作者是否改口，分离线在他不裁决。耶利米书十八章：改口条件的原文。柏拉图《法律篇》第十卷（第 12 章）：神存在、神看顾、神不受贿——与三问对上两问半，“不受贿”是本书三问之外的第四条，进第 9 章（判决不由主体的付出决定）而非三问。列维纳斯（第 30 章）：脸说话，分离线在方向。内格尔（第 28 章）：目的论回来，分离线在他的目的无脸。海舍尔（第 43 章）：神的激情＝会改口的脸。达赖喇嘛（第 40 章）：公开写下可驳条款，是一个传统把自己做成亚稳的。

七　日常案例：写在冰箱上的家规

一家人把家规写在冰箱上，只有三条，每条后面跟一行小字：“这条什么时候会改。”第一条：十点前回家（小字：上高中后改为十一点，或提前说明去向）。第二条：手机不上桌（小字：家里有人生病或工作急事例外）。第三条：谁做饭谁不洗碗（小字：如果一个月里有人连做二十天，全家重新分工）。

这三条是活的稳定。它们现在有效，而且写明了什么时候会变；没有人需要猜，也没有人可以随口改——改了要在旁边记一行日期。这比”家规永不改变”更可靠：孩子知道十一点在什么条件下会到来，就不必偷偷试探；也比”看情况吧”更可靠：看情况的家规等于没有家规，每次都要重新博弈。

冰箱上还有一栏，是空的，写着”本月改了什么”。多数月份是空的，空着也是一行账：这条稳定这个月没有动过势能。有一个月上面写着：“3 月 12 日，第一条改为十一点——因为孩子上了晚自习，连续两周准时回家。”改的条件是事先写好的，改的理由是孩子做到

的，改完了记在上面。一张会改口的脸，和一条会改口的家规，是同一种东西：它变，它有条件，它留账。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四条。若一条同时满足势能、条件、账三要素的规定，在实际使用中被证明比”永不改变”的规定更不可依靠——S^{+} 的裁定败。若三问的五格中有一格找不到实主，或存在第六种组合的实主（例如无脸而试人），三问要改。若对面的三维在工序上被证明能改变某一步操作——第五节的裁定要翻。若目的因在某个明确无脸的领域（物理学）里被证明必要，“目的因＝脸”败。

欠账三笔。其一，势能怎样测——“没有把可能性用尽”目前只有定性判断。其二，第 44 章欠的”被试的判据”仍然空着，它直接影响第二格与第一格的分辨（无脸而生你，与有脸不言而试你，从主体这边看常常一样）。其三，第五格的实主主要是神学史上的立场而非实践中的传统，样本偏薄。

第 49 章　合拍发生过（一）——开普勒与伊本·海赛姆

一　题面

安排是常态，合拍是例外；但例外发生过。这一章写两个人：伊本·海赛姆与开普勒。他们隔着六百年，一个在开罗的暗室里，一个在布拉格的观测数据里，两人的路径首尾相接——开普勒 1604 年的《对维特罗的补充》正是接着伊本·海赛姆往下走的。合拍在他们身上的样子是：三个学在同一个人、同一件事里同时在场，互相逼、互相冻、互相撞，而且各做各的判决。

二　承重

靠命题一承重，是卷九的实例卷开篇。判据用第 50 章立的那三条：三者同时在场还不够，还要各做各的判决——开普勒让八弧分改写规定，而不是让父子灵改写八弧分，这就是合拍与合并的分界。

三　伊本·海赛姆：暗室里的三个学

土壤。 他自述一生寻求知识与真理，因为他相信接近神的光辉没有比寻求真理更好的路；《对托勒密的质疑》里有一句更硬的：寻求真理的人不是信古人书的人，而是怀疑自己对古人之信、怀疑自己所理解的东西的人。这片土壤有脸，而且这张脸给了他一样具体的东西：怀疑古人的资格。在一个以注疏为业的学术世界里，“你有权怀疑亚里

士多德与托勒密”不是一条方法论，是一个许可，而许可从那边来——这是第 44 章说的 D* 给 D 许可，与伊本·鲁世德的”教法命令思辨”同一形状（第 17 章）。

规定。他改写了”什么算看见”。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外射说：眼睛发出视线去触物；伊本·海赛姆的内射说：光从物进入眼睛，视觉发生在眼里而不是在物上。这是一条规定的改写——不是发现了一个新事实，是把”看见”这件事重新规定了一遍；此后所有的光学路径都在这条新规定下走。

路径。他把”检验”（i'tibār）做成了工序：暗室、小孔、遮挡、移动光源、两支蜡烛的像分别落在哪里。《光学书》里每一条主张后面跟一套可重做的布置——不是”我想到”，是”你可以这样摆，然后看”。这是第 4 章说的”具体”二字：路径必须走，不能想。

三者互逼的次序看得很清楚：土壤给了他怀疑的资格（否则不敢动托勒密），怀疑逼出对旧规定的检查，检查要走路径（暗室），路径的读数逼出新规定（内射），新规定又打开了一片新的可走之地（成像、折射、视觉错觉）。六路径里，他走的是 E→S→D→S。

判决各归其位。他的路径由再做一遍判（他自己在书里请读者重做）；他的规定由敌拓判——他逐条摆出欧几里得、托勒密、亚里士多德怎么说、错在哪里，《对托勒密的质疑》整本书是一次敌拓；土壤那边的判决他没有写进书里，但他写进了自述：他把一生的求真当作朝向那片土壤的路，判决是他到死没有停手。这一点与开普勒相同。

四　开普勒：八弧分

土壤。 1596 年《宇宙的奥秘》把太阳、恒星天与其间的空间对应于父、子、灵；日心说在他那里首先是一条来自土壤的规定——太阳该在中心，因为父在中心。这一条常被后来的科学史当作他的”神秘主义残余”删掉；本书的读法相反：没有这条规定，他不会在火星上死磕二十年。

规定与路径的相撞。 第谷留下的火星观测数据，圆轨道拟合的残差是八弧分——不到一个满月直径的三分之一，落在当时多数人可以忽略的范围里。开普勒不忽略。《新天文学》（1609）第十九章那句被引用了四百年的话：既然神的仁慈给了我们第谷这样勤勉的观测者，我们就应当感谢并利用这份礼物；这八弧分不容忽视，它们指出了改造整个天文学的道路。

这一句是三个学在一个句子里同时说话：第谷的观测是路径的读数；“不容忽视”是一条规定——什么算误差、什么算证据、多大的差值算是数据在说话；“神的仁慈给了我们这份礼物”是土壤，而且正是这片土壤让他不敢把八弧分当成第谷的手抖。

改写的方向。 他没有删数据，也没有守规定。他改的是规定：圆改成椭圆，匀速改成面积速度不变。要看清合拍的形状，关键在方向——**他让八弧分改写了轨道规定，而不是让父子灵改写八弧分**。土壤给了他坚持的力气，土壤没有替他判数据；数据判了规定，规定改了，土壤那条对应（太阳居中）反而在新规定里活得更好。

代价与照登。 《宇宙的奥秘》里那套五个正多面体嵌套的行星距离模型，他一生没有完全放弃，1621 年再版时还在修补——这一条是

他自己的判负未照登处，本书照实记下：合拍的人也有他不肯交出去的规定。

五　两人首尾相接

1604 年，开普勒写《对维特罗的补充》——维特罗是十三世纪波兰人，他的光学书基本是伊本·海赛姆的拉丁转述。开普勒在这本书里解决了伊本·海赛姆留下的问题：像落在视网膜上，而且是倒的。六百年，两个人，一条路径接着走完。

这件事本身是第 11 章移交的一个长时段样本：伊本·海赛姆的读数进了拉丁世界的规定层（经维特罗、培根），规定又交出了可跑的形式（开普勒的眼球模型），路径再走一段。移交可以跨六百年、跨语言、跨宗教——它需要的不是同一个共同体，是有人把账记下来，并且账能被下一个人读到。

也要记一笔断裂：这条链中间有两次差点断掉——阿拉伯文本进拉丁世界靠十二世纪的翻译运动，维特罗的转述把伊本·海赛姆的名字压得很淡，直到十七世纪欧洲人才重新知道原作者是谁。账能被读到，不是自然而然的事。

六　对照：发现学的史学怎样拆开合拍

后来的科学史把这两个人各删了一半。

对伊本·海赛姆：留下暗室与实验方法，删掉那段自述——“寻求真理是接近神的光辉的路”被当作时代的套话；于是他成了”第一位实验科学家”，一个提前出生的现代人。删掉土壤之后，他为什么敢怀疑托勒密就无法解释，只好归为个人的天才。

对开普勒：留下三定律，删掉《宇宙的奥秘》；于是他成了”克服了神秘主义、发现了定律”的人。删掉土壤之后，他为什么在八弧分上死磕二十年也无法解释，只好归为个人的执着。

两次删的是同一样东西。第 1 章说过，这是事后位置的产物：完成物在这里（三定律、暗室方法），造它的工序与它长在其中的土壤被当成外在的、偶然的、可以略过的。发现学的史学不是撒谎，它是站在那个位置上只看得见那些东西。

七　日常案例：两个修表匠

一个修表匠接了一只走慢的表。他有三样东西：手册上的标准（规定：日差多少算合格）、拆开来一步步试（路径）、这只表是谁的（土壤：这是客人父亲留下的表，客人只说了一句”我爸戴了四十年”）。

三样东西在这只表上互相逼。手册说日差三十秒内合格，他调到了二十八秒，按规定可以交活；可他知道这只表意味着什么，他多试了两天——土壤让他不肯在规定的边缘交活。多试的两天里他发现真正的毛病在游丝，不在摆轮：新的读数逼他改了自己的判断（规定改写）。

关键的一步在方向上：他是让游丝的读数改写了他对这只表毛病的判断，不是让”这是客人父亲的表”这句话决定游丝有没有问题。土壤给他多试两天的力气，土壤不替他判游丝。这就是开普勒在布拉格做的事，尺度不同，形状一样。

另一个修表匠也珍惜这只表。他调不好，就说：“老表就是这样，带着点感情走吧。”他让土壤替路径下了结论。这是第 39 章说的

德日进那一步：三者同时在场，可不是各做各的判决，而是互相代替。两个人都爱这只表，只有一个把它修好了。

七之二　合拍为什么少：三个部分回答

第八节要登”合拍的条件是什么本书说不出”。这一节先交三个部分回答，它们不构成条件，只是把问题问得更窄。

回答一：三种判决的期限差得太远。 路径几周、敌拓几轮、外判几年到几十年（第 9 章）。一个人的一件事，很难同时耐得住这三种节奏；多数人在最快的那一种上完成全部工作。开普勒在八弧分上花了二十年，伊本·海赛姆在暗室里做了半生，两个人首先是能等的人。

回答二：合拍需要一片给得起时间的土壤。 开普勒有第谷留下的数据与鲁道夫二世的俸禄（尽管常年欠薪），伊本·海赛姆有开罗的年金（据传是装疯之后的软禁，这本身是一种残酷的赞助）。**给得起时间的土壤，是合拍的隐形前提**——这也是为什么合拍在史上多见于有闲、有职、有庇护的人；这一条对本书是个不舒服的结论，因为它意味着三判各归其位是有成本的，而成本不是人人付得起（与第 42 章甘地那条同一类：弱者手上的工具受限）。

回答三：合拍的人多半在一个传统的边缘。 伊本·海赛姆怀疑托勒密，开普勒既不完全属于天文学的技术传统也不属于神学，阳明格竹之后离开了官学正途，波你尼在祭祀传统的技术一侧。边缘的人**同时踩在两片土壤上**，于是规定与路径更容易在他身上撞——这与第 11 章的换基底是同一件事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

三个回答合起来仍不是条件，只是把”为什么这样的人少”变成了三句更可查的话：能等、被养、在边缘。三句都可以被史学检验，也都可以被推翻。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有史料证明开普勒 1596 年的三一对应是事后的修辞而非实际动机，本章对他的读法要改（他 1595 至 1597 年的书信是主要检验材料）；若伊本·海赛姆的那段自述被证明是后人编入，同样。两条都不动命题一——实例是旁证不是承重（第 50 章已立此规矩）。

欠账：本章只做了两个人的合拍，没有做”为什么这样的人少”——合拍的条件是什么，本书至今只有例子没有条件；第 50 章会再碰一次，仍然给不出。

第 50 章　合拍发生过（二）——牛顿、王阳明、波你尼与合并的反例

一　题面

接第 49 章，再写三个实例与两个反例，并把”合拍与合并”的判据写死。三个实例各示范一种形状：牛顿示范土壤被删掉之后规定会变成什么；王阳明示范判负照登怎样逼出规定改写；波你尼示范一条听的土壤怎样逼出一部走路径的语法。两个反例：德日进与全真教。

二　承重

靠命题一承重，与第 49 章同卷。判据在第七节写死，供附录 A 的结算表使用。

三　牛顿与拉普拉斯：删掉土壤之后

牛顿的三样东西在《原理》里都在场。 路径：从开普勒的经验定律到平方反比，再到潮汐、岁差、彗星轨道——他走的是当时最长的一条路径。规定：什么算力、什么算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原理》开头的定义与”注释”是纯粹的哲学工作。土壤：第二版（1713）的总释里，他签了名——这个由太阳、行星与彗星构成的至美系统只能出自一位全智全能者的设计与统治；他称神为”主宰者”（Pantokrator），并说从他最智慧、最卓越的安排里被认识；同书的《光学》疑问 28 与 31 里，绝对空间是神的”感觉中枢”（sensorium）。

要点在于：绝对空间在牛顿那里不是一条可有可无的形而上学装饰，它是那条力学规定的土壤——有一个绝对的参照，才有”绝对的运动”可以量。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通信（第 19 章）争的正是这一点。

拉普拉斯那句话。 据传拿破仑问他书里为什么不提神，他答：我不需要那个假设。这句话的真伪有争议，可它准确地记下了一个动作：土壤被删掉了。删得掉，因为此时规定已经冻好（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已经是天经地义），路径已经走顺（天体力学的计算自成一套）。第 4 章说的转测在这里完成：冻它的土壤退场，剩下的规定看起来像是从来就在。

代价在一百年后到账。 土壤删掉之后，规定就失去了改写的来处——一条规定要被改写，要么被路径撞（数据），要么被土壤逼（脚下的地变了）；只剩路径这一条通道，而绝对空间恰恰是路径撞不到的东西（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能撞到以太，撞不到”绝对”这个规定本身）。于是它只能硬撑，直到 1905 年与 1915 年被整体撞碎。第 11 章说的”移交只剩一个方向”，在物理学史上的样子就是这个。

这一节要避免一个误读：本书不主张”保留神学能救绝对空间”。恰恰相反——牛顿的土壤本身也没有给那条规定留改写的余地（神的感觉中枢怎么改？）。本章要说的是更弱也更硬的一句：**一条规定的改写通道不能只有一条**；牛顿有两条（路径与土壤），拉普拉斯之后只剩一条，而剩下的那一条对”绝对”这类规定恰好无效。

四　王阳明：判负照登逼出规定改写

二十一岁，他按程朱的规定”格物穷理”去格竹子：竹子里有理，格之则得。他与友人对着竹子格了七天，友人先病倒，他第七天也病倒，一理未得（《传习录》下）。

三个动作在这七天里齐了。规定给路径起步：没有”理在物上”这条规定，他不会去格竹。路径走了，而且真走了——七天，病倒为止，这是具体的差异路径，不是想。**判负，而且照登**：他没有说”我格得不够久”或”竹子不合适”，他把这件事讲了一辈子，写进了语录——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一次公开的、可追溯的判负照登。

判负逼出的不是放弃，是规定改写：龙场之后的”心即理”。一条规定（理在物上）被路径撞碎，新规定被冻出来——这是 123 原理在一个人身上转了一圈。

土壤在哪里？ 在两处。第一处是那七天：判他的不是良知，是身体——病倒是外判（第 37 章已说），可他把它记成了病，没有记成判。第二处是龙场：贬所的绝境，规定与路径都说不通的地方，“石椁自誓”“忽中夜大悟”——S×D→E，土壤在那里显露。

所以王阳明这一例是**半个合拍**：三者都在场，判负也照登了，可他把外判读成了病，随后又把评估者收进了良知（第 39 章内向超越那一格）。本书把他记为实例，同时记他那一半没有走完——这比把他记成完美的样板更有用。

五　波你尼：听的土壤逼出走路径的语法

公元前四世纪的《八章书》约四千条规则，是人类第一部生成语法，乔姆斯基自己承认这一点。

土壤是听的。 帕坦伽利《大疏》开篇问”为什么要学语法”，答案第一条是”守护吠陀”——吠陀是 śruti，所听，必须一字不差地念出来，一个音高错了，祭祀就废了。这片土壤的要求极其具体：不是”理解经典”，是”念对”。

路径。 一个词形不是查出来的，是按次序把规则一条一条走出来的——派生（derivation）。规则会冲突，《八章书》1.4.2 给了元规则：后者胜（vipratiṣedhe paraṃ kāryam）。一部语法把”路径怎么走”和”两条路撞了怎么办”都写进了正文，这是路径自觉的最早形态之一。

规定。 什么算一个正确的形式，由规则说了算；四千条规则用极度压缩的经（sūtra）体写成，附带元语言（术语、省略约定、锚点）——规定层做得比任何古代语法都精密。

三者互逼的次序：听的土壤（吠陀必须念准）→逼出路径（一个形式怎样一步步派生出来）→路径冻成规定（四千条规则）。这是 E→D→S。

两千四百年后的转测。 生成语法把这套规定当成了先天的普遍语法——规则是心智的天赋结构。这是第 4 章说的转测：路径与土壤（吠陀的祭祀需求、口传的准确性要求）被删掉，剩下的规则系统看起来像是从来就在人心里。波你尼那里三者本来是合拍的。

六　两个反例

德日进。《人的现象》（1955）把进化论的路径直接读成土壤的规定——欧米伽点是宇宙的目的；梅达沃 1961 年在《心灵》上判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按本书的分法，他的错不在把三者放在一起，而在越位：他让路径替土壤说话（进化的方向就是神圣的方向），又让土壤替路径下结论（既然终点在那里，进化必然走向复杂化）。三维同时在场，却不是各做各的判决，而是互相代替。

全真教。第 8 章的可驳条款第七条列了它：一个三教合一的实作，究竟长没长出三家原典都没有的一维。本章给一个初步判断，并声明它需要专门的道教史研究来验证。王重阳主张三教平等、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并授，全真的实作确实产出了新东西：一套内丹的身体工序（性命双修的次第）、一套丛林清规、一套修行者共同体的判决方式（师徒印证、丛林的考较）。按本书的判据，这里面最像”新的一维”的是第三样——修行的判决被从个人觉受挪到了共同体与时间上（第 45 章说过佛教的僧团做过同一件事）。但它是不是”三家原典都没有的”，本书判不了：全真的清规大量承自佛教丛林制度。**初步结论：全真教是一次有实作的分工，它长出了工序，未见长出新维；判断待道教史专门检验**。这一条记入附录 B。

六之二　删掉土壤之后：一个通用形态

拉普拉斯那一刀不是孤例，它是一个通用形态，在别处反复出现，形状完全一样。

三步。第一步，一条规定在某片土壤里被冻出来（牛顿的绝对空间冻自”神的感觉中枢”；波你尼的规则冻自”念准吠陀”；一家公

司的流程冻自创始人当年踩过的坑）。第二步，规定冻硬了，路径走顺了，土壤那一项显得多余——它不参与计算，删掉不影响任何一步操作。第三步，删。删了之后一切照常，短期内看不出任何代价。

代价在什么时候到账。 在规定需要被改写的时候。一条规定的改写有两条通道：被路径撞（数据不对），被土壤逼（脚下的地变了）。删掉土壤，就只剩一条通道；而有些规定恰恰是路径撞不到的——“绝对空间”这类规定无法被任何一次实验直接证伪（迈克尔逊—莫雷撞的是以太，不是”绝对”）。于是它只能硬撑到被整体撞碎。

这个形态在组织里的样子最常见：一条规矩当年有它的道理（那片土壤：那时的人、那次事故、那个客户），十年后没有人记得道理，规矩还在。有人提出改，回答是”一直这么做的”；要改，只能等出一次大事故——整体撞碎。第 4 章说”冻的东西记账，选的东西不记”，这一节是那句话的反面：**不记账的冻，等于给自己只留一条改写通道，而且是那条最贵的。**

所以拉普拉斯那次删除的问题，本书重申一遍：**不是删得对不对，是删得无声无息。** 若他在删的时候写一行”此项在本书的计算中不再需要，牛顿引入它的理由是甲乙丙”，后来的物理学就会知道自己脚下曾经有过什么。这一行字，就是账向。

七　判据：合拍与合并的分界

四例三反例排下来，判据可以写死。**三者同时在场只是必要条件；合拍还要满足三条：**

1. **各做各的判决**：路径的主张被真跑判，规定的主张被敌拓判，土壤的主张交给外判。德日进违反的是这一条。

2. **改写方向可查**：谁改写了谁，有具体的事件可指。开普勒：八弧分改写了轨道规定，不是反过来。阳明：病倒与龙场改写了”理在物上”。波你尼：念准的要求逼出派生规则。
3. **改写的一方留下账**：改了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时候。牛顿在总释里留了账（他为什么要绝对空间），拉普拉斯删的时候没有留账——这是那次删除最大的问题，不是删得对不对，是删得无声无息，后人以为从来没有过。

反过来，合并的形状也清楚了：三者在场而互相代替（德日进），或三者在场而各占一块地、互不改写（分工，全真教的多数实作）。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拉普拉斯那句话若被证明是伪托，第三节的叙事要改写为”十九世纪初天体力学的一般做法”，论点不变；全真教那一条按本章自己的声明待验，若查实长出了新维，命题二在该案上局部败（第 8 章可驳条款第七条）。

欠账两笔，与第 49 章同一笔：合拍的条件是什么，四个实例都只给了形状，没有给条件——为什么是这几个人、这几件事，本书说不出。第二笔：三条判据里的第二条”改写方向可查”，在史料不足的案例上无法执行，而多数历史案例史料都不足。

第 51 章　医学——诊断标准、诊疗链与身体那边的判决

一　题面

三合一在一门具体学科里长什么样，医学看得最清楚，因为它每天都在同一个病人身上把三维一起跑，而且它的判决延迟短到人能亲眼看见。这一章把医学按三个学读一遍，把它的三场大争吵按三判决排开，并兑现第 24 章欠下的一句：土壤在医学里有脸，脸是病人。

二　承重

靠命题一与命题三承重，是卷九的领域章。往前接第 9 章（三判决）、第 11 章（移交四步）、第 47 章（脸）；第 24 章康吉莱姆那一节在这里收口。

三　三维在诊室里

规定：什么算病。 诊断标准是医学的哲学维——ICD 与 DSM 的条目、某某学会的指南、一个数值高于多少算高血压。这条规定不描述身体，它安排身体怎样显露：同一个 135/85，在 2017 年之前显露为”正常高值”，之后显露为”高血压一级”（美国心脏病学会与心脏协会 2017 年把线从 140/90 下调到 130/80）。一夜之间多出几千万病人，没有一个人的血管在那一夜变了。

规定的每一次改写都是一次转测（第 4 章）：新线冻自新的路径（SPRINT 等试验的读数）与新的土壤（老龄化、药物可及性、支付制度），冻成之后，此前的路径全部按新线重算。要看一条医学规定活不活，就看它交不交得出改写条件——好的指南会写明证据等级与复审周期，那是亚稳的规定（第 48 章）；写着”金标准”而不写复审周期的，是冻死的稳定。

路径：一次诊疗就是一条 D2 链。 猜想（可能是甲）、执行（做这个检查）、评估（结果）、反馈（不像甲）、修正（换成乙）、迭代（再查）、分化（分出几种可能）、聚合（合并为一个诊断）、升维（这是一个此前没见过的组合）。差异之链的九步，在一次门诊里可以走完前六步。诊断性治疗（先按最可能的病治，看反应）是把治疗当路径用：这是医学里最典型的真跑——预注册（两周内该有什么变化）、停止规则（没变化就换方向）、判负照登（病历上记”某某治疗无效”）。

土壤：这个病人的身体与生活。 谁在照顾他、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能不能按时吃药、他家楼下有没有药店。这一维在病历上最常是空的，而它决定了一半的结果。

四　论证：土壤有脸，脸是病人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理》（1943）立了两句（第 24 章）：没有一件事实本身是正常的或病理的，正常是生命自己立的规范；病人先于医生——是病人的痛苦把医生叫来的，不是实验室的数值。

第二句是本书要兑现的那一句。土壤朝主体做出分别、开口说话、试他——四类原型（第 44 章）在医学里全有：**拣选**，病不挑人挑

你（你没有求它）；**试验**，一场大病确实是被试；**改口**，同一个身体这一年能跑十公里，明年不能，它换了条件；**自缚**，身体是可记账的——它的反应有规律，吃药有时程，戒烟三年风险回落多少有数。四类齐了，所以医学里的土壤是有脸的，而这张脸就是病人本身：病人是他自己身体的脸，痛是那片土壤开的口。

这一句有三个实际后果。

其一，判决的方向。 一次治疗好不好，不是指南说的，也不是化验单说的，是那个身体那边回来的：症状、功能、能不能上四楼、夜里醒几次。化验单是路径的读数，它进入判断，但它不是判决——把化验单当判决，是拿路径的读数替代外判。

其二，延迟。 三天、三周、三年，不同的病有不同的回来时间；催不了。医学里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把外判的期限压到路径的期限上——两周没好就换药，换到第五种，每一种都没走完它该走的时程。

其三，脸会说话，所以要问。 无脸的土壤只能读（第 45 章），有脸的可以问。问诊不是采集数据的手段，是听那张脸说话；病人说”这个疼和上次不一样”，那是土壤在做分别，不是主诉的噪音。

五　三场争吵按三判决排开

循证医学（1996 年起）。 它做对的是给路径立了判决：随机对照试验、系统综述、证据等级——真跑被制度化，这是二十世纪医学最大的成就之一。它越位的地方在于把路径的判决抬成唯一判决：没有随机对照试验支持的都不算。于是两件事被挤掉——规定（什么算终点、什么算获益：全因死亡率、生活质量、还是某个替代指标）与土壤（这个病人愿不愿意、撑不撑得住）。这是第 10 章的第一型。

叙事医学（2001 年起）。它做对的是把土壤请回诊室：病人的故事、疾病在一个人生活里的位置。它容易越位的地方在于把土壤的读法用来判路径：一个方案”不尊重病人的叙事”不能证明它无效。这是第三型的温和形态。

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之争。DSM 把规定写得像发现——好像那些病早就在那里等着被分类；2013 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公开说这些诊断”缺乏效度”，转而推自己的研究框架。这是路径撞碎了一条自以为先天的规定——第 4 章的转测被当场揭穿。可接下来的一步值得注意：用生物标记物重立分类，是用路径去立规定；路径能提供材料，立规定仍要走敌拓（谁已经说过、分在哪里、从什么冻的）。

三场争吵按第 9 章排开就各归其位：路径的主张要真跑；规定的主张要敌拓——谁定的这条线、分在哪里、从什么账冻的；土壤的主张要交给身体那边，并等它回来。

六　移交在病历上：四行账

第 11 章的四行账在医学里有现成的载体——病历。

路径读数：做了什么检查、用了什么药、剂量、时程、反应。病历这一栏做得最好。**规定账向**：按哪版指南、为什么这一条适用于这个病人、偏离指南时写明理由——这一栏多数病历只写结论不写账向。**外判形式**：说好两周后看什么（哪个症状、哪个指标、什么幅度算有效），谁来判（病人的感受还是数值），多久回来。**外判结果**：到期对，有效则规定升为亚稳（继续，三个月后复审），无效则回炉，判负照登进下一轮。

四行齐了，一次诊疗就是一次完整的发生，而且可追溯。第三行是绝大多数病历缺的那一行——“下次来看什么”没有事先写死，于是复诊变成重新开始，上一次的路径白走。

六之二　脸说错的时候：C-26 的一个处理草案

第八节的第一笔欠账是：脸会说话不等于脸说的都对，而外判要求判决从那边来——两者打架。这一节给一个草案，不是答案。

先把打架的地方说准。**病人是他自己身体的脸，但病人不是他自己身体的路径专家**。他说”这个疼和上次不一样”，这是分别，几乎不会错——那是土壤在开口；他说”所以我需要换一种抗生素”，这是路径的主张，他很可能错。同一个人，两句话，两类主张，两种判决。

由此得到草案的第一条：**分类，而不是分权**。不是”病人说了算还是医生说了算”，是：分别归病人（什么和什么不一样、什么最难受、什么算好转），路径归医生（走哪几步），规定两边一起定（什么算这次治疗的成功）。多数医患冲突不是权力冲突，是这三样搅在一起。

第二条：**优先级由脸定，可行性由路径定**。老太太说膝盖比血压更难受，这条优先级医生不该改；但”先治膝盖”这条路径走不走得通，是医生的判断。优先级与可行性对不上时，要说的是”你要的这件事，现在这条路走不通，能走通的是这条”，而不是”你的感受不对”。

第三条：**外判仍在外**。无论谁说了算，最后判的是三个月后这个人怎么样——不是她当时满意不满意（那是詹姆斯的果子，判决留在主

体手里，第 9 章），也不是化验单（那是路径读数）。把”病人的判断”与”病人身上的结果”分开，这一整节的打架就解开了大半：本书要的外判从来是后者，不是前者。

草案照登：它没有处理最难的一格——病人的分别与结果系统性冲突的情形（要止痛而止痛缩短寿命）。那一格需要的是一条关于”谁有权替这片土壤定优先级”的规定，而这条规定不在医学里，在别处。

七　日常案例：一个好医生是在病人身上合拍的人

老太太七十八岁，高血压、膝关节痛、睡不好。

只有规定的医生：三条指南各开一种药，五种药下去，血压达标，人站不起来。他判对了每一个数值，没有判这个人。**只有路径的医生**：不停换药试，每次两周，试到第七种，老太太自己放弃了治疗。他走了路径，没有停止规则，也没有问过身体那边什么时候回话。**只有土壤的医生**：拉着手说您别着急，慢慢来——他接住了人，没有给出任何可走的下一步。

合拍的医生做四件事。他先问哪一样最难受——让病人这张脸先开口，由她定优先级（这是规定：什么算好转，由她参与定）。然后走一条路径：先处理睡眠，两周，说好两周后看夜里醒几次。他告诉她什么情况下要提前来（作废条件）。两周后对账：醒的次数从五次到两次，规定升为亚稳——继续，一个月后复审，复审要看血压有没有被睡眠带动。膝关节暂时不动，写在病历上”本轮不处理，理由：优先级由患者定”。

这就是四行账在一个诊室里的样子。它不需要新技术，只需要把”下次看什么”事先写下来。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若某个领域的医学实践证明，把外判完全交给数值（而非病人那边）长期结果更好，第四节要改写；若病人的优先级与客观预后系统性冲突（病人要止痛而止痛缩短寿命），“脸是病人”这条要补一条冲突处理规则——本书没有写这条规则。

欠账三笔。其一，“脸是病人”与”病人可能判断错误”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脸会说话不等于脸说的都对，而本书的外判要求”判决从那边来”，两者在这里打架。其二，家属、医保、医院管理三方也在这片土壤里，各自也在做分别，多脸的土壤怎样记账，本书没有写。其三，四行账没有在真实病历系统上试过（第 11 章同一笔欠账）。

第 52 章　数学的座位、法与账

一　题面

三件事。第一，裁数学的座位：数学是 S 的记法（哲学的语言）还是路径工具（科学的）——这是开写前三件待裁之一，本章必须裁。第二，法学：立法、司法、民情三维齐全，判例是判负照登，法官是外判的制度形态。第三，会计：科目、流水、对账——一门天生按四行账运转的学问。后两者放在一章，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特征：它们是人类为”记账”造的两套制度。

二　承重

靠命题一与命题三承重。数学那一节接第 3、4 章与第 20 章（维柯的 verum-factum）、第 24 章（彭加勒的约定）；法与账那两节接第 9、11 章，并为第 53 章（AI 时代）铺路。

三　裁数学的座位

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数学放在物理学与神学中间：不动而不分离，在思想中被抽离（第 12 章）。在本书的对应里，它该归哪一维？第 4 章说科学是 D（走路径）、哲学是 S 的规定者；数学两边都像：它像哲学，因为它的工作是定义、公理、推论——纯粹的”什么算什么”；它又像科学，因为证明是走出来的，一步一步，而且走错了会被抓住。

史料上的三票。 柏拉图把数学放在分线的第三段：从假设往下推，借助可见图形——推论的知识，不是最高的看（第 12 章）。维柯投了明确的一票：人完全知道数学，因为数学是人做的——人用定义与公设造出了那个世界（第 20 章）；数学之真是 verum-factum 的真。彭加勒投了另一票：几何公理是约定，不是先天也不是经验（第 24 章）。三票合起来指向同一个方向：数学是人造的记法系统，它的真是”做成的真”。

本书的裁定。 数学是**规定的记法系统，兼路径的工具**；它的主维是 S，但它有一个别的规定系统没有的性质——它的规定自带可走的路径。

分开说。第一，数学的产出是规定：一个定义、一条公理、一个结构（群、拓扑空间、概型）说的都是”什么算什么”。它不判世界，它规定显露的形式——卡特赖特说定律说谎（第 31 章），说的正是这层：定律的数学形式安排显露，不摹写实情。第二，数学的规定自带路径：证明是可走的，而且走错会被抓住——这是它与别的规定系统（哲学的范畴、神学的教义）的分别，也是它为什么看起来像科学。第三，它没有土壤的判决：数学不被外判。一个定理不会因为世界不配合而被推翻；它只被两种东西判——形式的走通（证明，路径）与共同体的接受（规定层的敌拓：这个定义有没有用、和谁的分在哪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说的正是这个系统的边界，它没有把数学交给外面。

所以：**数学是三个学里唯一一门主维是 S、而且把路径内化进规定的学问；它没有第三种判决。** 这一句解释了两件事。其一，数学为什么”不可思议地有效”（维格纳 1960 年那篇文章的题目）：它有效

不是因为它摹写了世界，是因为科学把它的规定借去安排显露，而且借之前会用路径试——有效的是那次借用，不是数学本身。其二，数学为什么能在没有外判的情况下持续两千年不塌：因为它的规定层判决（敌拓与证明）异常严格，严格到可以不要外判；这是本书唯一承认的”两判即可自持”的领域，也是一个可驳条款（第八节）。

“数学被 token 化”。这条裁定直接接上那条线：若数学的主维是规定的记法，而记法正是大模型最擅长搬运与重组的东西（第 53 章），那么数学被 token 化的含义是：记法免费之后，数学剩下的是什么。按本章的裁定，剩下的是两样——选什么值得定义（这仍是规定层的判断，敌拓判），以及哪条路径值得走（在无穷多可证的命题里挑一条）。两样都不是记法本身。

四　法学：三维齐全的制度

规定：立法。什么算过失、什么算故意、什么算合理期待——法条是纯粹的”什么算什么”，而且它自觉地知道自己是立的：立法程序、生效日期、修订记录，一条法律的账向是公开的、有日期的。这是法学比多数学问干净的一点。

路径：司法。证据的收集、质证、庭审的次序、举证责任的分配——一条一条走出来，而且每一步有程式。刑事程序里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一条停止规则；证据排除规则是作废条件。

土壤：民情与后果。一条法律施行三年之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是它的外判；它不由立法者判，也不由法官判，它由外面回来。

判例是判负照登。一个判决写出理由，公开，成为后来的材料；被推翻的判例不被销毁，它留在法律史里——推翻不是删掉，是判负照

登进下一轮（第 9 章）。普通法系把这件事做成了制度：先例拘束原则加上区分（distinguishing）与推翻（overruling），正是”规定亚稳”的司法形态——它稳定，它可改，改要有理由，理由要写下来（第 48 章的三要素：势能、条件、账）。

法官是外判的制度形态，但只是半个。他在争议双方之外——这是”评估者在外”的制度化；可他不在整件事之外：法律施行的后果、一类判决对社会的影响，法官判不了，那要等几十年。所以法学有两层外判：个案的外判（法官）与规则的外判（社会），后者常常缺席。伯肯弗尔德那句”自由的世俗国家依靠它自己不能保证的前提而活”（第 33 章）说的正是第二层土壤：法治靠的是它自己造不出来的东西——守法的习惯、彼此的基本信任。

法学的越位也各有名字。拿法条判事实（规定判路径）：机械适用法律，不看案情。拿民意判个案（外判判路径）：舆论审判。拿判决结果倒推法条（把外判冻成规定）：第 10 章第三型，“社会效果”压过法律适用。戴震那句”以理杀人”（第 37 章）是这一型在中国的名字。

五　会计：天生按四行账运转

会计的三维对应几乎是逐字的。**规定**：科目表与准则——什么算收入、什么算资产、什么时候确认。同一笔钱进哪个科目，决定了它怎样显露；准则改一次，一家公司的利润就变一次，而公司什么也没变（与高血压的线下调同构，第 51 章）。**路径**：流水、凭证、分录——一笔一笔走出来，每一笔有日期、有对手方、有单据。**土壤**：现金与实物，以及那家公司实际在做的事。

对账是外判的最小形态。账面数与银行对账单、与库存盘点、与第三方函证——账本这一边说的话，交给外面的东西来对。这是本书能找到的、最日常也最纯粹的”评估者在外”：对不上就是对不上，没有解释的余地，而且对账的一方不是记账的一方。复式记账本身是一套自检结构（借贷必相等），可自检只是内部一致性——一本内部完全自洽的假账是可能的，所以必须有对账。**内部一致不等于真**，这一句可以搬到全书任何一处：一套自洽的哲学、一部自洽的教义、一个自洽的模型，都还差外面那一对。

审计是敌拓的制度形态：审计师的工作正是”谁已经说过、分在哪里、从什么冻的”——这笔收入按哪条准则确认、为什么不按另一条、管理层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审计不重做一遍公司的经营（那是路径），也不去银行数钱（那是对账），它判的是规定层。

会计的越位：用规定造事实（会计准则套利、报表美化）——第 10 章第二型的商业形态；用外判倒推规定（今年利润要好看，所以改确认政策）——第三型。两者合起来就是财务舞弊的标准配方。

六　三门学问放在一起看

数学、法学、会计，是人类为三种判决各自造的一套极致工具：数学把规定层的判决做到极致（形式的严格），法学把路径的判决做到极致（程序的严格），会计把外判做到最日常（对账）。三门学问的成就都在”把某一种判决制度化”上。

它们的病也各是”缺另外两种”：数学没有外判（本章裁定它可以没有，附带可驳条款）；法学的第二层外判常缺席（一条法律的社

会后果很少被系统回收）；会计的规定层最弱——准则由谁定、为谁定，会计自己不判，那是政治经济学的事。

这一节给第 53 章一个铺垫：三门学问都高度依赖记法，而记法正是最容易被机器接管的东西。接管之后，三门学问各自剩下的是那一件机器做不了的判决。

七　日常案例：家里的三本账

一个家有三本账。第一本是记法：孩子的成绩单、体检单、房贷表——一套记号系统，它规定这家人的日子怎样显露。第二本是规矩：谁管钱、大事怎么商量、过年回谁家——立出来的、可以修订的，修订要有日期与理由（第 48 章那张冰箱上的家规）。第三本是对账：年底看看，说好的事做了几件，钱去哪了，孩子跟不跟你说话了。

三本账里，第一本最容易做漂亮，第三本最容易空着。多数家庭的年底”总结”只做第一本的加总（今年赚了多少、孩子考了多少），不做第三本的对账（去年说好的三件事做了几件）。做第三本要的只有一样东西：去年说的话还在。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三条。若数学史上能举出一条数学规定被外面的世界推翻的实例——不是被证明证伪，不是被共同体弃用，而是被世界判负——第三节”数学没有第三种判决”败，该裁定要改。（候选检验材料：非欧几何被广义相对论”采用”是不是一次外判？本书的初步读法是不是——那是物理学的外判，不是数学的；但这一条留给数学史。）若某个法域的实践证明第二层外判可以系统回收，第四节要补写。若会计准

则的制定被证明确实包含外判环节（例如准则因社会后果被强制修改），第五节的”规定层最弱”要改。

欠账两笔：数学与”数学被 token 化”那条线只做了衔接，没有展开；法学与会计各只写了一节，与《会计价值》那条线的分工按提纲执行（本书只做”账本里的三判决”，不碰会计九题）。

第 53 章　AI 时代：当 S 免费之后

一　题面

三合一不是古董题。把它放到今天，大模型正好落在这张图上的一个位置——而且只有一个位置。这一章做四件事：定位大模型；论证 S 免费之后三个学被重新定价；说明哪些判决不能外包；并把本书自己作为一个实例摆出来。

二　承重

靠命题五承重，是卷九的收口章。往前接第 2 章（看的学问）、第 4 章（账向）、第 9 章（三判决）、第 11 章（移交）；与知识生态平台三命题对表。

三　定位：大模型是 θεωρία 的机器

大模型读的是文本。文本是显露的残迹——路径走过之后留下的 S；它产出的也是文本。它自己不走世界里的路径：没有一个可以被撞的土壤，没有一个孩子会因它减盐而好起来或更糟。接上工具的模型可以被派去走路径，但走出来的判决仍来自世界那一边——**它有手可以借，没有脚下的地**。它也不立自己的规定：它的”什么算什么”全部继承自语料里已经冻好的规定。

所以大模型是发现学的极致形态：一台把一切显露者看遍、再按显露者的样子重组显露者的机器。第 2 章说 θεωριά 是观看、θεωρός是观众；两千年后，观看有了它的机器。

这个定位有一个直接的推论：大模型在三个学上的强弱是结构性的，不是暂时的。它在 S 上极强——搬运、重组、翻译、改写语气、列占位者名单；在 D 上弱——它能生成一条路径的描述，不能走那条路径，“走”需要与世界的接触，接触是它没有的；在 E 上无——语料里没有土壤，土壤从来不在文本里（第 5 章：挖出来的不是土壤）。

要避免两个误读。其一，这不是说大模型”只会拼接”——重组显露者是一件极其有力的事，本书自己就大量依赖它。其二，这不是一条关于技术上限的预言：接上传感器、机器人、实验自动化之后，它可以走路径；本书说的是位置——**判决仍不在它那里**，因为判决从土壤那边回来，而”那边”不取决于谁去走。

四　论证：S 免费之后

当 S 免费，三个发现学的争位彻底失去意义。

争位争的是”谁是已经在那里的那个的正确说法”（第 8 章）。而正确说法现在是免费的：任何一条冻好的规定、任何一段走过的路径的残迹，都可以即刻被复述、被重组、被翻译成任何语气、任何篇幅。当 S 免费，S 之学就无利可图——不是错了，是不值钱了。一篇结构完整、引证齐全、语气得体的综述，此前是一个人半年的工作，现在是二十分钟。

剩下的两样升值。**路径升值**，因为它必须走，机器替不了走——预注册、判负、作废条件，一件也搬不进语料；一条真走过的路径带

着语料里没有的东西：它失败在哪里、什么时候不得不改、改的那一刻现场是什么样。**土壤升值**，因为它看不见，语料里没有它——一碗汤发生在什么纠缠里，从来不在菜谱里。

三个学因此被重新定价：**哲学从”先天”改为”记账”，科学从”发现”改为”走过”，存在学从”本体”改为”脚下”**。

哲学换活法这件事要说细一点。规定不能再靠先天撑着，因为先天的规定机器背得比人熟，而且背得更全。规定必须重新从路径和土壤里冻出来，而且要冻得让人看见它是怎么冻的——转测的账向要写在规定旁边（第 4 章）。这正是第 9 章说的敌拓判决：一条规定在今天要算数，得说清谁已经说过、分在哪里、从什么 D×E 冻出来的。机器能替你列占位者——这件事它做得比人快——替不了你划分离线，因为分离线是一次分别，分别是朝着一块土壤走出来的；一条分离线是否成立，最终要看它在真实的争论里顶不顶得住，那是外判。

还有一件机器做不到而必须有人做的事：**账向**。一条从语料里出来的规定没有账——你不知道它冻自哪条路径、哪块土壤，语料里没有来处，只有残迹。所以 AI 时代对哲学的第一要求不是”提出更多规定”，而是”给每条规定记账”。没有账的规定在今天等于没有规定，因为它和机器复述的任何一条无法区分。

五　哪些判决不能外包

按三判决逐条过一遍，这是本章最实用的一节。

真跑：不能外包的是”走”与”照登”。可以外包：实验设计的草稿、分析代码、文献的汇总、预注册文本的起草。不能外包：取数之前把输法写死这个动作（谁来保证它没被事后改）、走这一步的人

（接触世界的那一下）、把失败登出来（照登是一个意志行为，不是一个生成任务）。一台模型可以生成一份完美的预注册文本，也可以在事后生成一份同样完美的、与结果吻合的”预注册”——**预注册的效力不在文本，在时间戳与公开**。这一条今天比以往更重要。

敌拓：可以外包起点，不能外包分离线。 占位者名单交给机器，效率提升一个量级；分离线必须人划，理由在上一节。还有一件要警惕的事：机器给的名单是语料里最常被提到的那些人，而占位者里最危险的往往是冷门的那一位——名单的形状是语料的形状。

评估者在外：完全不能外包。 土壤的判决从那边来；机器不在那边，它在语料这边。一个模型可以预测判决（它读过很多类似的案子），预测不是判决。把预测当判决，是本书能想到的这个时代最容易犯、代价最隐蔽的一次越位——它属于第 10 章的第一型（拿路径的读数替代外判），只是路径换成了统计。

由此得出一条工序上的建议：在任何用得上模型的流程里，把这三件事显式地留在人手上——预注册的时间戳、分离线、外判的回执。其余的都可以交出去，而且应该交出去。

五之二　三种人各要改的一件事

上一节说了哪些判决不能外包，这一节落到人身上：三个学的从业者各要改一件事。

做科学的人：把失败搬回台面。 路径的判决在这个时代是最保值的资产，可它的价值全在”照登”那一半。一个能生成完整实验报告的工具存在之后，成功的报告不再稀缺——语料里全是；稀缺的是**写清楚哪里没走通、为什么改了方向、哪一条假设死在什么位置**。文件抽

屉问题（第 9 章）此前是学术伦理问题，今天成了竞争力问题：不登判负的实验室，产出与机器生成的无法区分。

做哲学的人：把账写在规定旁边。 一条规定今天要算数，得能说出它冻自哪条路径、哪片土壤，改过几次口，什么情况下会再改（第 4 章、第 48 章）。没有账的规定与机器复述的任何一条无法区分——这句话不是修辞，是可操作的检验：把你的论点交给一个模型改写三遍，若改写版与原版在读者那里无法分辨，你的论点缺的正是账。

做存在学的人：把话钉在时间上。 讲道、修行指导、心理咨询、组织愿景——凡是关于土壤的话语，今天都面临同一个处境：机器能把它说得更流畅、更贴心、更符合听者的期待。它不能做的是兑现：一句带条件、带期限、可以被对的话（第 47 章）。所以这一行的人要改的一件事是：**少说一点关于土壤是什么的话，多说一点可以被对的话。**

三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三个说法：**把不可被复述的那一部分做厚。**走过的失败、冻出来的账、等着被兑现的话——这三样语料里没有，因为它们不是显露，它们是显露的来处与去处。

六　与知识生态三命题对表

这与 SDE 知识生态平台的三命题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大模型做不到**——它没有土壤，走不了真跑，收不到外判。**必须依靠大模型**——S 的搬运与重组它最强，敌拓的起点名单由它出最省，记账的体力活它能包。**大模型越发达平台越发达**——S 越免费，路径与土壤越值钱，而平台做的正是记路径与记土壤的事：四行账（第 11 章）是这句话的工序形态。

所以平台的核心资产不是它存了多少文本——那是 S，免费的——是它存了多少**账**：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走了哪条路、判负在哪里、外判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什么。语料里没有账；账是这个时代唯一稀缺的文本。

七　本书自己是一个实例

这一节按编写纪律第八条（注明来处），并兑现第 40 章的自反审查。

本书由人机协作写成：承重命题由王德生立；执笔、占位者的起点名单、史料的初检由 Claude 出；分离线由两边在对话里一条一条走出来。全书四十多章的对话大编，其对手的”最强反问”由本书自己写——第 40 章已经指出这是全书最大的方法论漏洞。

按上一节的三条看这本书：它的敌拓起点是外包的（占位者名单），分离线是人机在对话里走出来的（部分可归于机器，本书不掩饰这一点），**外判完全没有发生**——这本书还没有被持相反立场的人驳过。所以第 40 章的照登在这里重申并加重：**本书在方法上只完成了预注册，没有完成真跑**。三处本书自认接近被驳倒的地方（第 15 章阿奎那、第 22 章黑格尔、第 33 章雷根斯堡）改了正文，那是书内的证据；书外的证据一条也没有。

这也是本书唯一能给出的、关于人机共创归属的回答：**归属跟着判决走**。谁承接判负，谁就是作者。一条被推翻的分离线，推翻的账记在谁身上，谁就为它负责；机器不承接判负——它不会因为错了而在下一本书里改口，它没有账本。所以”我还是我们”这个问题的本书答法是：产出可以是”我们”，承接必须是”我”。

八　可驳与欠账

可驳三条。若某个模型被证明能持续接收并承接外判——不是被更新，是它自己记账、自己改口、自己为判负负责——第三节的定位败。若”S 免费”之后的实际结果是路径与土壤同样贬值（例如人们不再需要真走路径，只需要看起来走过），第四节的升值论败——这是本书最担心的一条，而且它正在被检验。若分离线能被证明可以机器生成并在真实争论里站得住，第五节要改写。

欠账两笔。其一，“预测不是判决”这条分界在实践中很难守：一个足够准的预测在决策上与判决等效，本书没有给出何时可以用预测替代等待的规则。其二，四行账仍然没有在一件真产出上完整记过一次（第 11、51 章同一笔）——包括这本书自己：它的第三行（外判形式：交给谁驳、多久、什么算被驳倒）本该在出版之前写下来，本书至今没有写。

结语　三个读法、三种判决、一次发生

一　走到这里

这本书从一个两千年做不成的题开始：科学、哲学、神学的三合一。

做不成的原因，本书的回答是一句话：三个都被读成了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而三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只能争一个位子。争位有三种结局——替代、划界、分工——每一种都在重新分配一块现成的地，没有一寸地是新长出来的。

本书换了一个问法。不问”三样东西怎样并成一样”，问”一件事怎样同时被三种读法读到”。答案是三个定位：**哲学规定 S 的显露，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 D，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 E**。三者互为其他两者的产物，所以没有第一者；“一”不是三者之上的第四样东西，一就是那个发生本身。

定位之后是判决。三种读法各有自己的判决形式，而且判决与维绑定，不能互换：科学靠真跑，哲学靠敌拓，存在学靠评估者在外。发现学两千年的争吵，一多半是判决越位——拿一维的判决去判另一维。三判各归其位，还不够；还要互相移交，否则三判会退回三块地，那仍是划界。移交的四步留下四行账：路径读数、规定账向、外判形式、外判结果。这四行就是一次发生的凭证。

然后是脸。土壤可以有脸，脸的形式可判——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这条轴切开的不是教派，是 D* 的形式：佛与道无脸，

儒家有脸不言，弥曼差有言无脸，圣经有脸言且试，唯意志论有脸有话而不自缚。神学因此在存在学里有自己的位置——它是有脸土壤之学——不必再去做”最高存在者”之学。

最后是时代。大模型是发现学的极致形态：一台把一切显露者看遍、再按显露者的样子重组显露者的机器；它有手可以借，没有脚下的地。S 免费之后，争位失去了意义，三个学被重新定价。

二　三个新名字

如果要给三个学各留一个新名字，本书的建议是：

哲学是记账的学问。 每条规定要写明冻自哪条路径、哪块土壤，改过几次口，什么情况下会再改。先天的规定机器背得比人熟；有账的规定机器背不出来。

科学是走路的学问。 每条主张要走过，输了照登。预注册的效力不在文本，在时间戳与公开；一台机器可以生成完美的预注册文本，也可以事后生成一份同样完美的——时间挡得住它，文本挡不住。

存在学是脚下的学问。 它不看，它踩；它不证明，它记账；它把判决交给外面，然后等它回来。

三个名字加起来，就是”三合一关系”这道题的答案：三个读法，三种判决，一次发生，没有第一者。

三　这本书没有做的事

四条，导论里说过，这里坐实。

其一，本书不证明神存在或不存在。卷八排的是脸的形式，给的是判据（四类原型），不是答案。一个人读完卷八，可以判断他所在的传统落在哪一格，判断不了那一格对不对。

其二，本书不把脸放进方程。凡需要用”某位神想要什么”来解释一件事的论证，本书一律不采；脸的位置在账上，不在式上。

其三，本书没有做全网敌拓。占位者名单以书内各章为限；道教史、印度哲学、伊斯兰法学，本书都只到了起点。附录 C 下编列了四笔。

其四，**本书的外判还没有发生**。对话大编三十二章，每一句反问都是本书替对方写的——这是全书最大的方法论漏洞。按本书自己的标准，它现在只完成了预注册，没有完成真跑。附录 C 补写了本书自己的第三行账：交给谁驳、多久、什么算被驳倒。三年为期。

附录 C 上编还有二十七条本书答不掉的东西，其中有五条是本书认为最要紧的：账本判不了机会论与必然论（C-3、C-5）；无脸的两格里黑格尔的坏无限指控成立（C-7）；申 18:22 只能判假不能判真（C-22）；土壤在人身上的判决只有例子没有量具（C-19）；弱者手上的量具往往就是压力本身（C-23）。一部主张”规定要交出改变条件”的书，自己先交，这是本书能做的最低限度的诚实。

四　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按编写纪律第八条。

承重命题由王德生立：五条命题、三个学的定位、存在学这个拓展、脸的轴，都出自他。执笔、占位者的起点名单、史料初检由

Claude 出。分离线由两边在对话里一条一条走出来——本书不掩饰这一点：有些分离线的第一版是机器写的，有些是人改过三遍的，多数说不清是谁先说出口的。

这件事本身是第 53 章的一个实例，也是它最容易被拿来反驳的地方。本书对人机共创归属的回答是：**归属跟着判决走。谁承接判负，谁就是作者。** 一条被推翻的分离线，推翻的账记在谁身上，谁就为它负责。机器不承接判负——它不会因为错了而在下一本书里改口，它没有账本。所以产出可以是”我们”，承接必须是”我”。

这条回答也适用于读者对这本书的使用：你可以拿走这里的任何一条分离线，但你拿走它的时候，它的判负就归你了。

四之二　读者可以怎样用这本书

这本书写了十五万字，可它能被用起来的部分很短。三样东西，不需要接受本书的任何一条命题也能用。

三问。 拿到任何一件事，问三遍：什么算什么（这条规定谁定的、从什么冻的）；路径怎么走（哪几步，走过没有）；土壤是什么、有没有脸（发生在什么纠缠里，判决从哪里、多久回来）。三问缺一问，题就塌一维。

三判。 判一件产出，先看它主张的是路径、规定还是土壤，再用对应的判决：路径要走过，规定要说清谁已经说过与分在哪里，土壤要交给外面并且等。不越位的办法只有一个：先分类。

四行账。 一次发生的凭证：路径读数、规定账向、外判形式、外判结果。第三行——“多久、看什么算判决回来了”——是绝大多数

人、绝大多数组织缺的那一行；补上它，多数复盘会从”讲故事”变成”对账”。

再往下，如果愿意多用一点：**脸的三问**（第 48 章）用来分辨你面对的是哪一格的土壤，别用错法子；**S⁺**（第 48 章）用来判一条规定是活的还是死的——它交不交得出自己的改变条件。

这本书的其余部分——三十二章对话、五十四章论证——是这几样东西的来处与账向。你可以只拿走工具，但拿走的时候，它的判负就归你了（第 53 章）。

四之三　给三种读者的最后一句

给做科学的人。 你们这一行在三判决里做得最好的是真跑，而且好得让另外两种判决看起来像业余爱好。本书要说的只有一句：**你们的规定不在你们的判决管辖之内。** 什么算一次测量、什么算证据、什么算这个领域的好问题——这些每天在用的东西，不是数据定的，是冻出来的，而且多数没有账。给它们记账，不会削弱科学；不记账，它们会在某一天被整体撞碎，而你们会以为那是天塌了（第 50 章牛顿那一节）。

给做哲学的人。 这本书把哲学定位成”规定 S 的显露”，听起来像降级——从万学之王降成了定义员。可在一个 S 免费的时代，这恰恰是唯一涨价的活（第 53 章）：机器能复述所有规定，不能给规定记账，不能划分离线，不能承接判负。**哲学的未来不在提出更多主张，在为每条主张写清它冻自哪里、什么时候会被推翻。** 这比提出主张难，也比提出主张更没人替得了你们。

给在教会、在庙里、在书院的人。 本书把你们所在的地方称为”土壤之学”，并且主张它不比另外两个低，只是判决方式不同——它不证明，它记账，它把判决交给外面然后等（第 5 章）。这一条对你们最难的地方是：**它要求你们把话钉在时间上**（第 47 章）。一句不能被对的话，在这本书的分法里与一句漂亮的空话没有区别；而一句能被对的话，会让你们承担被证伪的风险。这个风险不是本书强加的，是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是”它不在天上”、是”事莫明于有效”——你们自己的传统里早就有人把它写下来了。

五　最后还是那碗汤

一碗给病中孩子做的汤。

盐度计读出 0.6%，这是科学。“病人宜清淡”，这是哲学。“这是妈妈给病中的孩子做的”，这是存在学。

汤还在锅里的时候，三个读法谁也替不了谁：规定替不了尝，尝替不了母子，母子也定不出该放几克。三个人不会吵架，因为三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汤上了桌，三个人才开始争这碗汤到底是什么——是清淡，是 0.6%，是母爱。只能一个赢、或各说各的、或轮着说，汤一滴不多。

第二天母亲自己尝了尝，觉得昨天减得过了，改口说”病人也不能没盐”。这一改口不是她昨天错了，是孩子今天变了：一条规定带着势能、带着条件、留下一行账。

第三天孩子退了烧。没有人宣布这件事，也没有人能提前定下它哪天来。账上的最后一行是那一边写的。

三合一不是把三样东西合成一样，是三个读法在汤还在锅里的时候合上拍子。汤上桌以后，它们才开始吵架。

附：最短的一页

如果这本书只能留下一页，留这一页。

哲学规定 S 的显露，科学走具体的差异路径 D，存在学是看不见的土壤 E。

三者互为其他两者的产物，所以没有第一者；“一”不是三者之上的东西，一就是那件正在发生的事。

三种判决各归其位：路径要走过（真跑），规定要说清谁已经说过与分在哪里（敌拓），土壤的判决从外面回来，慢，催不了（评估者在外）。争吵一多半是拿一维的判决去判另一维。

三判还要移交，否则退回三块地。移交留下四行账：路径读数、规定账向、外判形式、外判结果。

土壤可以有脸。脸的形式可判：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会改口而且改口有条件、留下账的，是活的；不会改口的，是死的；随时可以推翻自己的，不能记账。

当 S 免费，路径与土壤升值。哲学从先天改为记账，科学从发现改为走过，存在学从本体改为脚下。

这一页里的每一句，都在附录 C 里写着它什么时候算错。

附录 A　对话结算总表

对话大编三十二章，每章一行。栏目：对方 / 起手维 / 塌维 / 结算（这一轮走出的、开场没有的一句）/ 它留给本书什么 / 分离线 / 是否判负照登。

结算栏是压缩句，原文见各章第五节；分离线栏只列最锋利的一刀，各章第六节有全部。“照登”栏记该章是否有一条本书答不掉而如实登出的东西（全部条目见附录 C）。

卷三　西方古典与中世纪

第 12 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 起手维：S（型相、第一哲学） - 塌维：E（善做成太阳、最高存在者）、D*（不动的推动者不朝世界看） - 结算：第一者是转测之后的位置——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由他自己的《后分析篇》II.19 生出来；按本性在先的，对我们在后。 - 留给本书：χωρα 与”私生的推理”；ὑποθεσις 与消解假设；或然的故事；四因；《法律篇》第十卷三问。 - 分离线：三种理论学问分领地，本书分主维。 - 照登：无（柏拉图的警告被接受为自我限制，非判负）。

第 13 章　希腊化与教父 - 起手维：S（婢女、两种真理的位阶） - 塌维：E（脸被取消或被做成气息）、D（德尔图良无路径） - 结算：“太初有道”希腊有，“道成了肉身”希腊没有；掠夺埃及人拿走的不只是金子，还有熔金的炉。 - 留给本书：scientia／

sapientia；《忏悔录》VII.9；奥利金三重意义。 - 分离线：借规定可以，借根感官不行。 - 照登：无。

第 14 章　拉丁三分的传递 - 起手维：S（三分与方法三分） - 塌维：外判（三种方式全在主体这边）；爱留根纳的圆无判负 - 结算：阿伯拉尔《是与否》是敌拓的中世纪形式，并给了账向四条规程；波爱修六世纪已说判决按主维。 - 留给本书：账向四条规程（尤其”作者是否改口”）；“不是问神做不到什么，是问他实际用了什么方式”。 - 分离线：阿伯拉尔不裁决——敌拓停在第二步。 - 照登：无。

第 15 章　阿奎那与波纳文图拉 - 起手维：S（从属科学、归约） - 塌维：外判的内容（交来的是原理不是判决） - 结算：从属科学是评估者在外的第一个形式化；分别只在评估者交来的是原理还是判决。 - 留给本书：从属科学；“知道不是什么”；罗吉尔·培根”论证结论、经验确证”；1277 年。 - 分离线：原理被看见，判决被兑现。 - 照登：**有**——记账的学不能演绎，存在学单独不生产，永远不能像《大全》那样自己成书。

第 16 章　司各脱、奥卡姆、库萨 - 起手维：S（单义、剃刀）、E（有学识的无知） - 塌维：D*（纯意志的脸不交账）；库萨在无限里取消差异 - 结算：两种权能是”规定不是先天的”最强的中世纪版本；有脸的土壤可被记账，不是因为它不能推翻自己，是因为它说过不推翻——立约就是自缚。 - 留给本书：被规定的权能＝活的稳定；共相是记号；有学识的无知；多边形趋近圆。 - 分离线：绝对权能使话不可检验。 - 照登：**有**——脸若从未立约，奥卡姆全对；本书的记账只对立过约的脸有效。

第 17 章　伊斯兰与犹太中世纪 - 起手维：E（哈伊从土壤起手）、D（安萨里的自传） - 塌维：D（机会论把路径做成幻）、结尾的分工 - 结算：哈伊是一个人身上三个学合拍的伊斯兰叙事，结尾却是分工；安萨里用”尝”封顶，却用”神的习惯”抽掉了路径。 - 留给本书：哈伊；《迷途指津》的判负照登；“尝”；神的习惯；迈蒙尼德”证明判不了的由律法定”；存在的优先性。 - 分离线：路径是不是幻。 - 照登：**有**——账本判不了机会论。

卷四　近代

第 18 章　两本书 - 起手维：S（两部文本） - 塌维：D*（自然之书有作者而不开口） - 结算：两本书是两个 S；自然之书有言无脸——现代科学继承了一部无作者的吠陀。 - 留给本书：迁就说；约书亚记那一段；四种假象；审问与收成之别；牛顿总释与波义耳。 - 分离线：约书亚记该由成就判，不由天文学判。 - 照登：**有**——伽利略在那场官司里是对的一方。

第 19 章　笛卡尔与斯宾诺莎 - 起手维：S（树、几何方法） - 塌维：E（树下无土）、D*（脸被化掉或被放进方程） - 结算：树下没有画土；把脸当公理放进方程，结果是那个著名的圆；莱布尼茨的合拍是两只预先对好的钟——同相而不互生。 - 留给本书：树；神创造永恒真理；《神学政治论》第七章＝账向方法的出生；两只钟；莱布尼茨—克拉克通信。 - 分离线：脸的话由成就判，不由”充分”判。 - 照登：**有**——账本判不了必然论（与第 17 章并列：机会论与必然论从两头架空账本）。

第 20 章　帕斯卡与维柯 - 起手维：E（心、三个秩序）、D（verum-factum） - 塌维：三个秩序静态分级；维柯按制作

者划界 - 结算：三原理的箭头是”显露于”不是”制造出”——本书由此改口；真即做成，存在学的唯一 factum 是账本。 - 留给本书：《回忆录》；三个秩序（不可换算）；心感到第一原理；verum-factum；诗性智慧在先；反思的野蛮。 - 分离线：赌注是主体自判，收成在外。 - 照登：无（改口写入正文，非答不掉）。

第 21 章　休谟、康德、施莱尔马赫 - 起手维：S（调节性理念、证言规则） - 塌维：D*（脸只是投射／只是公设） - 结算：“调节性理念”是本书”规定”的准确名字——他只给两种用法，本书加第三种：等它回来。 - 留给本书：调节性；二律背反；理性的事实；对话录作为不结算的样本；《宗教的自然史》。 - 分离线：理念的第三种用法。 - 照登：**有**——预注册是对超越论幻相唯一的防线；没有它，康德赢。

第 22 章　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 - 起手维：S（绝对精神）、E（不可先思的存在） - 塌维：外判（整体自判）；克尔凯郭尔塌 S - 结算：扬弃向上，三原理向下一轮；合拍的整体永远缺一角，那一角是外判。 - 留给本书：“内容相同、形式不同”；扬弃的”保存”；坏无限；不可先思的存在；神里面的根据；回忆与时刻。 - 分离线：向上与下一轮。 - 照登：**有**——无脸的两格里黑格尔说对了：那确实是坏无限。

第 23 章　战争与投射 - 起手维：E（脸的来历）、D（自然选择） - 塌维：D*（投射只有一个方向）；尼采无判决 - 结算：尼采给科学做了转测审计——科学仍是神学；达尔文给了无脸外判一个准确的名字：选择。 - 留给本书：费尔巴哈的半份账向；转测审计；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判决被冻成规定；韦伯的记账那一手。 - 分离线：脸有

账向不等于脸不做事。 - 照登：**有**——账本证明不了记账的人不是奴隶。

第 24 章　科学的自我理解（一） - 起手维：S（约定、分类） - 塌维：外判（断裂之后土壤不再回来）；康吉莱姆缺脸 - 结算：四家各握一句——规定是走出来的、科学不判土壤、科学从土壤里断出来、土壤会判科学——没有人把四句连起来。 - 留给本书：约定；“物理学不解释”；整体论；认识论断裂与障碍；生命自己立规范；病人先于医生；梅耶松的非理性残余；柯瓦雷。 - 分离线：选与冻——冻的东西记账。 - 照登：无。

第 25 章　实证主义与维特根斯坦 - 起手维：S（意义标准、语法） - 塌维：D（不是假设的话也不能兑现）；纽拉特的船无岸 - 结算：维特根斯坦划了三判的界却拆了移交的桥；账本不说不能说的东西，它记回来的事。 - 留给本书：纽拉特的船；世界三；神学作为语法；6.52、6.522。 - 分离线：不是假设的话照样可以成就或落空。 - 照登：**有**——若记事与归属不可分，账本在他的意义上是在说。

卷五　二十世纪至当代

第 26 章　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布尔特曼 - 起手维：E（存在、大全） - 塌维：D*（存在没有脸，只能退隐）；布尔特曼留呼召去兑现 - 结算：根据给理由，土壤给收成；退隐是无脸土壤从主体这边看的样子。 - 留给本书：世界图像；“科学不思”；祈祷献祭跳舞的清单；神学的对象是信仰不是神；存在论差异；大全；边界处境；呼召。 - 分离线：根据与土壤。 - 照登：**有**——存在学在他的意义上是 ontic；本书能回敬的只有”他叫 ontological 的那个，本书叫看”。

第 27 章　神学的自我理解 - 起手维：各维（八家各一件） - 塌维：各家缺另外两件；无人合龙 - 结算：八家各握三判决的一件——方向、按对象、延迟、移交、规定——合龙的名字是申 18:22。 - 留给本书：kata physin；八种功能专业；调节的而非构成的；预先取得；三重形态；六范式；“世俗理论藏着本体论”。 - 分离线：巴特拒绝落地。 - 照登：无。

第 28 章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 - 起手维：S（四种模型） - 塌维：哲学退到分类者的位置；四模型无判决 - 结算：把三合一做成了二合一——分类者就是那个没有被算进来的第三者。 - 留给本书：四种模型；两只眼睛；普兰丁格的账向审计；内格尔的目的论。 - 分离线：对话有无结算。 - 照登：**有**——若不认判决层面的分别，本书在巴伯的表里就是整合。

第 29 章　物理学家的神学 - 起手维：E（规律里的精神） - 塌维：D*（有言无脸）；共时性＝即时兆头 - 结算：海森堡说破了培根；莫诺替科学写下了它的账向；他们的神有言无脸，敬畏取代了记账。 - 留给本书：“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答”；客观性公设；互补性；1919 年日食；三世界三角。 - 分离线：解释里的目的与账本里的兑现是两件事。 - 照登：**有**——会兑现的自然与会说话的脸账面上分不出；“被试”的判据还空着。

第 30 章　你、脸、圣像 - 起手维：E／D*（对面） - 塌维：S（恨显露，脸不取形） - 结算：偶像是目光停下的地方，圣像是那一边看回来，脸是那一边开口并让话等着兑现。 - 留给本书：偶像与圣像；脸说话；三元素三关系；“必须重新说”；注意力与等待；说与

所说。 - 分离线：他们的不对称是”我负责”，本书的是”它判”。 - 照登：无。

第 31 章　科学的自我理解（二） - 起手维：D（实验、事实的制造） - 塌维：外判（土壤＝社会，无脸，不等秋天） - 结算：科学的史学与社会学已做完命题一在科学上的证明，只是没有第三种判决。 - 留给本书：雅努斯；“实验有自己的生命”；定律说谎；空气泵与漏气；《客观性》；立体视觉；推理风格。 - 分离线：盟友可以被招募，判决者不能。 - 照登：**有**——本书说不出土壤那边的名字而不动用一条规定。

第 32 章　差异、个体化、相位 - 起手维：E（前个体场）、D（转导） - 塌维：D*（背景无脸）、判决（转导不受判）、残留第一者（汇合） - 结算：安排是相移，合拍是同相；活的稳定的第一个记法候选是亚稳态。 - 留给本书：亚稳态；转导；相移；视差；暗前驱；“信息只对亚稳系统才是信息”→验土。 - 分离线：背景无脸；汇合仍交给哲学。 - 照登：**有**——“你的三维不也是先给的框架”成立一半。

第 33 章　后世俗对话 - 起手维：S（理性的规定、翻译条款） - 塌维：D*（宗教是待翻译的资源）；拉辛格拓宽的仍是看 - 结算：希腊化的错不在逻各斯，在把逻各斯从”交账”读成”观看”。 - 留给本书：范畴错误；认识论危机；减法故事；翻译条款；交账的脸；伯肯弗尔德那一句。 - 分离线：他拓宽看，本书换到听与触。 - 照登：**有**——命题二被逼改口：降格是丢了 λογον διδόναι 的动词性，而记账的形式本身欠着希腊。

卷六　中国

第 34 章　先秦的分与合 - 起手维：各维（三表覆盖三判决） - 塌维：孔子把脸定在不言；墨子把脸冻成尺；荀子把判决收回政治 - 结算：墨子的三表——本、原、用——是三判决的先秦形态；先秦把脸的轴走了一遍。 - 留给本书：三表；获罪于天无所祷；天何言哉；怒者其谁；庖丁；天人之分；约定俗成；生生之谓易；诚与诚之。 - 分离线：天不判不等于无外判。 - 照登：**有**——第三判决不配延迟与预注册就退回迷信（儒家史上多数时候确实如此）。

第 35 章　汉唐 - 起手维：E（灾异）、D（论衡） - 塌维：读脸的语法由经学家定；登而不改 - 结算：汉唐把三判决各做了一次制度；格义是换基底的第一次失败；刘禹锡看见了 S×D→E 却读成幻觉。 - 留给本书：灾异与罪己诏；“事莫明于有效”；万物自生与独化；格义的反面教材；交相胜还相用；法弛则曰天。 - 分离线：判负照登要”登而要改”。 - 照登：**有**——“收成叫不叫天是一条规定”，本书驳不倒刘禹锡这一句。

第 36 章　判教与三谛 - 起手维：S（判教）、三谛（三读法） - 塌维：外判（圆融之外无外）；无碍抹掉显露的地方 - 结算：三谛是三个读法读一个缘起法——天台先于本书说了合拍；分别只在圆与缺角。 - 留给本书：三谛；一念三千；理事无碍；因陀罗网；六相的成坏；判教＝按根机分工；因三相；现量离分别；顿渐之争。 - 分离线：圆与缺角——性具善恶之后恶不再是判决。 - 照登：**有**——“外亦是假名”这一句本书只有实用的回答。

第 37 章　宋明 - 起手维：S（理） - 塌维：外判（心外无物是最严密的闭环）；王夫之的气化无脸 - 结算：道在器中是 D×E→S 的中

文句；性日生日成；戴震把理读成分；格竹的判负只能由身体来判。 - 留给本书：无极而太极；太虚即气；体贴；格物补传；岩中花树；道在器中；性日生日成；分理；以理杀人；鹅湖之会。 - 分离线：看见与冻成（与朱熹只差一字）。 - 照登：无。

第 38 章　近代中国的碰撞 - 起手维：S（各家的新规定） - 塌维：判决（两边都认定判决只有一种） - 结算：王国维那一句是三个学在一个人身上被撕开的读数；科玄论战两边共有一个前提，所以握路径者必赢；“不齐而齐”是对合并最锋利的中国批评。 - 留给本书：可爱者不可信；不齐而齐；严复的按语；谭嗣同的失败案例；李约瑟问题按零结果纪律处理。 - 分离线：判决只有一种。 - 照登：**有**——土壤的判决在人身上的形式，本书只有例子没有量具。

第 39 章　现代新儒家与当代 - 起手维：S（两层存有论、境界） - 塌维：外判（内向超越把评估者收进心） - 结算：良知坎陷是儒家自己给科学的发生论；内向超越是这一格的史学名字；预注册是内向超越之外唯一的门。 - 留给本书：由巫到礼；天命靡常；良知坎陷；翕辟成变；内向／外在超越；反求实证；天道是时。 - 分离线：外不是上。 - 照登：**有**——没有预注册，内向超越赢。

第 40 章　对话作为形式（含本书自反） - 起手维：D（三场对话的规矩） - 塌维：心灵与生命单向移交；玻姆取消结算；论衡无结算 - 结算：一场对话的判据是反问、结算、外判三样；本书的对话大编三样里有前两样，第三样在书外。 - 留给本书：达赖喇嘛的自缚句；悬置；单向移交的警告；“这有没有发生”。 - 分离线：姿态与发生。 - 照登：**有两条**——对话大编只算预注册不算真跑；本书未交出自己的反向可驳条款表（本表与附录 C 即为补救）。

卷七　印度、伊斯兰、犹太

第 41 章　印度六派与佛教 - 起手维：量（凭什么算知道） - 塌维：D*（吠陀有言无脸）；数论以停止发生为终点 - 结算：有言无脸是脸轴上的第五格——话没有说话者，就不会改口，也就无法被兑现检验。 - 留给本书：apauruṣeya；svataḥ prāmāṇya；apūrva；sábda 作为量；二谛互依；空＝账向；七支论法；盲人摸象（改写）。 - 分离线：无脸的话不受检验。 - 照登：**有**——申 18:22 只能判假不能判真；脸永远暴露在弥曼差的怀疑下。

第 42 章　印度现代 - 起手维：D（亲证、试验） - 塌维：外判（辨喜无停止规则；奥罗宾多无可驳条款）；甘地的读数被压力污染 - 结算：甘地把一生写成一串真跑；可当手段是自己的生命，被试验一方的回应不再自由——承受者没有位置。 - 留给本书：《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乔里乔拉；安倍德卡尔的批评＝承受者的外判；“你自己做、自己看”。 - 分离线：施压式路径拿不到干净外判。 - 照登：**有**——弱者手上的量具往往就是压力本身，这个缺口没补上。

第 43 章　伊斯兰与犹太现代 - 起手维：D*（律法、启示） - 塌维：索洛维奇克的先天体系；海舍尔的激情无兑现 - 结算：“律法不在天上”是移交的犹太原文——脸把规定交给走路的人，然后笑了。 - 留给本书：阿克奈炉；《先贤箴言》的链；两个亚当；神的激情；伊智提哈德；努尔西的签名。 - 分离线：两个亚当可以合拍，不必轮班。 - 照登：**有**——有脸土壤的账本第一行不是自己写的。

统计

三十二章中，判负照登二十一章。无照登的十一章（12、13、14、20、24、27、30、37 等），不是本书在那些章里更强，多数是因为那些对手已经在本书这一边（阿伯拉尔、康吉莱姆、王夫之、列维纳斯），或者结算本身就是本书的一次改口（第 20 章）。

结算最重的五条，按本书自己的判断排序：

1. 第 33 章：希腊化的错不在逻各斯，在把逻各斯从交账读成观看（逼出命题二改口）。
2. 第 32 章：安排是相移，合拍是同相；亚稳态＝活的稳定的记法。
3. 第 15 章：从属科学是评估者在外的第一个形式化；原理与判决之别。
4. 第 36 章：三谛先于本书说了合拍，分别只在圆与缺角。
5. 第 41 章：有言无脸是第五格。

反问最狠的三条（各逼出正文改动）：阿奎那”神学凭什么算数”（第 15 章）、黑格尔”发生不就是辩证法”（第 22 章）、拉辛格”希腊化是降格吗”（第 33 章）。

附录 C　判负照登总表与可驳条款总表

这张表是本书的自证。按编写纪律第四条（判负照登）与第 48 章的活的稳定三要素（势能、条件、账），一部主张自己”规定要交出改变条件”的书，必须自己先交。

分三部分：**上编**是本书在对话中答不掉、如实登出的条目（全书四十余章逐条汇出）；**中编**是本书五条承重命题各自的可驳条款——什么情况下这本书认输；**下编**是欠账清单——本书知道自己没做的事。

上编　答不掉的（按章序）

C-1（第 15 章，阿奎那） 记账的学不能演绎。四行账不推出任何新命题；存在学单独不生产，只在三合一里生产——它永远不能像《大全》那样自己成书。

C-2（第 16 章，奥卡姆） 本书的记账只对立过约的脸有效。一张从未立约的脸，与一片无脸的土壤，在账本上是同一格。

C-3（第 17 章，安萨里） 账本判不了机会论。账上记的回来的事，与”这是路径走通了”和”这是神的习惯在运行”两种说法都相容。

C-4（第 18 章，伽利略） 伽利略在 1633 年那场官司里是对的一方：证明该判路径的主张，教会不该用经文做宇宙论。本书对他的分离线只涉及他赢了之后留下的那部不开口的自然。

C-5（第 19 章，斯宾诺莎） 账本判不了必然论。一本记着回来的事的账，与”一切必然”相容，也与”脸会改口”相容；本书不能从账面上驳倒他，只能指出他的世界不允许有”落空”这一行。与 C-3 并列：机会论与必然论从两头把账本架空。

C-6（第 21 章，康德） 任何”回来的”都可以被说成又一个现象、被调节性理念事后组织进经验。本书对超越论幻相的唯一防线是预注册——判决的形式在它回来之前写好；没有预注册，康德赢。

C-7（第 22 章，黑格尔） 坏无限的指控在无脸的两格里成立。一片无脸的土壤上的发生（道生一、缘起）确实是”又一次、又一次”，没有方向也没有话。有脸的土壤不同，但本书因此承认：发生学在儒家与道家的那两格里无法回答黑格尔。

C-8（第 23 章，尼采） 账本证明不了记账的人不是奴隶。“需要被判”是不是一种怨恨的心理，本书驳不倒。

C-9（第 25 章，维特根斯坦） 若坚持”记事”与”归属”不可分——把退烧记成”话的成就”已经在说不可说的——那么本书的账本在他的意义上是在说。本书接受这个指控，因为不记就没有账。

C-10（第 26 章，海德格尔） 若”朝我做分别”必使土壤成为存在者，本书接受：存在学在他的意义上是存在者层次的（ontic）。本书不思存在，只记存在回来过。能回敬的只有一句：他叫 ontological 的那个，本书叫看。

C-11（第 28 章，巴伯） 若不认判决层面的分别，本书在巴伯的表里就是”整合模型”的一种。合拍与整合的区别只在：整合者判，合拍无人判、只有外判。

C-12（第 29 章，爱因斯坦） 一个会兑现的自然与一张会说话的脸，在账本上的分别只有一条——话是不是朝人说的；这一条本书从账面上判不出来，只能靠”有没有人被试”，而”被试”的判据本书至今没有写（见 C-23）。

C-13（第 31 章，拉图尔） 本书说不出土壤那边的名字而不动用一条规定。账本的第三行是一个形式（外判形式），不是一个名字。

C-14（第 32 章，西蒙东） “你的三维不也是先给的框架”这一反问成立一半。本书能答的是三维有账向、可被转测审计；另一半照登：谁的规定更好不由谁先说来判，要等真跑。

C-15（第 33 章，拉辛格） 命题二被逼改口，已写入正文：降格的不是沿用希腊理性，是沿用了 θεωριά 而丢了 λογόν διδόναι 里的动词性。同时承认：记账的形式（分类、比对、归档）本身欠着希腊；“学”与”账”两个字都欠。

C-16（第 34 章，荀子） 第三判决若不配延迟与预注册，就退回迷信；儒家史上多数时候它确实退回去了——董仲舒的灾异就是没有延迟的外判。

C-17（第 35 章，刘禹锡） “收成叫不叫天是一条规定”——本书驳不倒这一句。账本记的是收成，把收成读成谁的判决属于规定层，归敌拓。与 C-9 同一类。

C-18（第 36 章，智颢） “外亦是假名，你的外判也在三千之内”——本书只有实用的回答（一个被宣布在圆内的角就不再回来判决），没有本体的回答。

C-19（第 38 章，张君劢与丁文江之争的欠账） 土壤的判决在人身上的形式，本书至今只有例子没有量具：“你的孩子学了什么”不能预注册成一个数。

C-20（第 39 章，余英时） 若账本的第三、四行也是心在读、心判什么算回来，评估者又回到了里面。本书只有一道门：预注册。没有预注册，内向超越赢。（与 C-6 同门。）

C-21（第 40 章，本书自反，两条） 其一，对话大编在方法上只算预注册，不算真跑——所有反问都是本书替对方写的，天花板是本书自己的理解力。其二，本书未曾像心灵与生命对话那样交出自己的反向可驳条款表——本附录中编即为补交。

C-22（第 41 章，弥曼差） 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只能判假，不能判真；一句人的话也可能碰巧成就。本书的脸永远暴露在”一切有作者的话都可疑”这条怀疑之下。

C-23（第 42 章，安倍德卡尔） 本书说不出一种既有效又干净的路径。弱者手上的量具往往就是压力本身；三判决在权力不对称处有一个缺口，本书没有补上。

C-24（第 43 章，索洛维奇克） 账向可以一直往回记，记到西奈就停了。有脸的土壤的账本，第一行不是自己写的，是赐下的。

C-25（第 49、50 章） 合拍的条件是什么，本书说不出。四个实例（伊本·海赛姆、开普勒、阳明、波你尼）只给了形状，没有给条件——为什么是这几个人、这几件事。

C-26（第 51 章） “脸是病人”与”病人可能判断错误”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脸会说话不等于脸说的都对，而本书的外判要求判决从那边来，两者在这里打架。

C-27（第 53 章） “预测不是判决”这条分界在实践中很难守：一个足够准的预测在决策上与判决等效；何时可以用预测替代等待，本书没有规则。

中编　五条承重命题的可驳条款

按本书自己的要求（第 48 章：一条规定要活，必须交出改变条件），逐条写明什么情况下本书认输。

命题一（合拍不是合并） - 若能举出一次发生，其中某一维确实先于另外两维存在并决定它们（真正的第一者），命题一败。 - 若三个学中任何一个被证明不是主维而是三维齐全的完整学问，定位要改。 - 若”显露于”的读法在某个应用上读不通而”制造出”读得通，第 20 章那条改口要撤。

命题二（三个发现学同基底） - 若能举出一个三合一方案，它是事后读法（三者均作为完成物被安排），却确实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一维，命题二败。两个候选检验场本书没有做完：二十世纪中叶认知科学的成立；全真教的实作（第 50 章给了初步判断：有工序，未见新

维，待道教史检验）。 - 若能举出一个以看为根原型、却始终没有滑向发现学的知识传统，第 2 章的机制败。

命题三（三判各归其位并移交） - 若一条规定能被预注册真跑判定——不是判它冻出来的路径，是判规定本身——命题三败。 - 若一条路径能只靠敌拓判定而不必走，命题三败。 - 若土壤的判决能被主体在闭环内完成而不失效，命题三败。 - 若一次发生能只用三行账完整记下，四行的裁定败。 - 若某个领域的实践证明单向移交长期不导致被吸收，第 11 章第一条纪律败。

命题四（土壤可以有脸，脸的形式可判） - 若能举出一件事，其中对面的分别可以由主体的方程预先算出，而它仍然是脸，第 44 章对 D* 的裁定败。 - 若四类原型（拣选、试验、改口、自缚）在某个有脸传统中一类都找不到，判据不完备。 - 若脸的三问出现第六种组合的实主（例如无脸而试人），三问要改。 - 若一条同时满足势能、条件、账三要素的规定，在实际使用中被证明比”永不改变”的规定更不可依靠，S^{+} 的裁定败。 - 若在道、缘起两格的原典里找到四类原型中的任何一类，第 45 章的落位要改（分法不改）。

命题五（S 免费之后路径与土壤升值） - 若某个模型被证明能持续接收并承接外判——不是被更新，是它自己记账、自己改口、自己为判负负责——第 53 章的定位败。 - 若”S 免费”之后的实际结果是路径与土壤同样贬值（人们不再需要真走路径，只需要看起来走过），升值论败。本书认为这是五条里最可能被推翻的一条，而且它正在被检验。 - 若分离线能被证明可以机器生成并在真实争论里站得住，第 53 章第五节要改写。

方程层三笔。 D* 与 D 的界在某些事上不清楚（被劝、被感动、被吓到之后做出的分别是谁做的）；“被试”的判据没有写（C-12 卡在这里）；四行账第三行的”那句话是什么”，在无人明说的场合怎样填。

工序四笔。 四行账没有在一件真产出上完整记过一次（第 11、51、53 章同一笔，包括本书自己）；外判期限怎样定才不是随意的；回流入口的数据结构没有设计；“势能”怎样测。

内容七笔。 三律与三个学的关系未碰；What／How／Why 各归一学的推论未裁；对面的三维（S*／D*／E*）猜想裁为不采，但可驳；数学与”token 化”那条线只做衔接未展开；多脸的土壤（医学里的家属、医保、管理方）怎样记账；三种判决的失败形态（文件抽屉、文献综述、迷信）只命名未给判据；“完了没有”（事中与事后的界）这个判据本身没写。

敌拓四笔。 全网敌拓未做。四个未查领域：科学神学（托伦斯、麦格拉思）对”科学与神学同源”的完整论证；印度正理派与佛教因明对判决形式的处理；道教史（全真教那一条）；宋明理学内部”理气先后”与”没有第一者”的关系。

最大的一笔。 本书的外判还没有发生（C-21）。按本书自己的标准，它现在只完成了预注册。第 53 章说过：**外判形式（交给谁驳、多久、什么算被驳倒）本该在出版之前写下来**，本书至今没有写。现在补写如下，作为本书自己的第三行账：

- **交给谁**：托马斯主义者（C-1）、黑格尔研究者（C-7）、天台学者（C-18）、弥曼差与印度哲学的研究者（C-22）、道教史研究者（命题二的全真教一条）、科学社会学（C-13）、大模型研究者（命题五）。
- **多久**：三年。
- **什么算被驳倒**：上述任何一方在本书的判据之内——不是换一套判据——指出某条承重命题的可驳条款被触发，且本书的答复无法在不改动该命题的前提下成立。
- **回执记在哪**：本附录的续表，版本号递增，判负照登。

附录 B　三跑预注册（未跑）

按编写纪律第九条：附录 A 的三跑在真跑之前只写预注册与选源方向，不得写成已跑。以下三跑**均未执行**，本附录只记题型、选源方向、拟撞的共有前提、判负条件与停止规则。

三跑的设计目的各不同：跑一检验本书的哲学定位（规定是不是冻出来的），跑二检验本书的工序（移交是不是真的能走），跑三检验本书的分法（脸的形式是不是可判）。

跑一　What：什么是规定？

题型判定。What 题，三维度型；待求维 S。问的是”规定”这个东西本身的显露地位——它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冻出来的。

为什么要跑。第 4 章的定位（哲学规定 S 的显露）与转测机制，全书大量依赖，而它至今只有史例（一米、范畴、诊断标准、客观性），没有一次预注册真跑。C-14 也压在这里：西蒙东问”你的三维不也是先给的框架”，答复要等这一跑。

选源方向（三家，全部站外，与哲学史无收编关系）。- S 主家：计量学的锚定与换锚（已在《转测》用过，本跑只取其判据形式，不重跑 SI 八事件——避免自撞，见提纲的分工表）。- D 家：临床诊断标准的改写史（高血压线、DSM 修订）——一条规定被路径撞

改的现代样本，读数可查。 - E 家：会计准则的制定与修订程序——一条规定的改写条件与账向被制度化地公开记录，是”规定带着改变条件”的现成样本。

拟撞的共有前提。 三家共有的未言前提是：规定的改写是”修正误差”（向着更准）。本跑要撞的正是这一条——若改写是向着更准，那么规定就是在逼近一个先在的东西（发现学）；若改写是换锚（改变条件本身变了），那么规定是冻出来的。

预注册假设。 - H1：三家的每一次重大改写，都能在改写文件里找到”触发条件”（不是”我们发现原来错了”，而是”某条路径的精度或某片土壤的条件变了”）。判负：若三分之一以上的改写只能追到”发现原来错了”而追不到触发条件。 - H2：改写之后，此前的读数按新规定整体重算，而不是被判为”错误的旧数据”。判负：若重算不发生。

停止规则。 每家取五次重大改写，共十五例，不再扩样本；unratable 上限 3。

作废条件。 若三家中任何一家的改写文件不可公开获取，该家作废，换源重跑。

跑二　How：三种判决怎样移交？

题型判定。 How 题，六路径型；焦点在 D。

为什么要跑。 第 11 章的四步四行账是本书对工序的唯一贡献，而它至今只在汤、诊室、家庭会议上记过——全书最大的工序欠账（下编”工序四笔”第一笔）。

选源方向（三家）。 - 主家：临床试验从立项到发表到指南采纳的全链条——路径读数→规定改写→外判（真实世界研究）的完整移交，且每一步有公开文档。 - 第二家：普通法系一个判例从判决到被区分、到被推翻的全过程——规定层的移交，有完整书面记录。 - 第三家：一个开源软件项目从 issue 到 RFC 到发布到回归报告——路径、规定、外判三层齐全，时间尺度短，可完整观察。

拟撞的共有前提。 三家共有的未言前提是：移交是”信息传递”。本跑要撞的是这一条——若只是信息传递，那么交出去的东西不必改写形式；本书的主张是交出去的东西必须按接收方的判决形式改写（第 11 章第二条纪律）。

预注册假设。 - H1：三家的每一次成功移交，交出的材料都被改写成了接收方的判决形式（读数→规定用的是”证据等级”而非原始数据；规定→路径用的是”可跑形式”而非断言）。判负：若多数成功移交只是原样转发。 - H2：失败的移交（指南不被采纳、判例被无视、RFC 无人实现）中，多数缺的是第三步或第四步（未交给外面／外判回来无人接）。判负：若失败多数发生在前两步。

停止规则。 每家取十个完整案例，共三十；不再扩。

跑三　Why：土壤为何有脸？

题型判定。 Why 题，三原理型。

为什么要跑。 卷八的分法（四类原型、三问五格）是本书最容易被当成神学立场的部分。本跑不问”神存在吗”——那不是本书能问的题（导论第八节）；本跑问的是一个可判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主体会把它所在的土壤读成有脸的？** 这是一条关于读法发生的假设，不是关于土壤本身的断言。

选源方向（三家，全部站外）。 - D×E→S 主家：灾害社会学——同一场灾害中，哪些群体把它读成”被针对”，哪些读成”运气”；变量是可测的（预警的有无、责任方的可指认性、延迟长短）。 - S×E→D：宠物与动物行为学中的”意图归因”——什么条件下人把一个无意图的系统读成朝自己做分别（反应的偶联性、延迟、可变性）。 - S×D→E：组织行为学里的”制度人格化”——员工在什么条件下说”公司想让我走”而不是”流程如此”。

拟撞的共有前提。 三家共有的未言前提是：把土壤读成有脸是一种认知偏误（拟人化、能动性过度归因）。本跑要撞的是这一条——若它只是偏误，那么它应当在信息充分时消失；若它跟踪的是真实的结构特征（四类原型：拣选、试验、改口、自缚），那么它应当在这些特征出现时增强、在它们缺席时减弱，与信息量无关。

预注册假设。 - H1：四类原型中出现得越多，“有脸”读法越强；其中**自缚**（对方先公开了自己的行为条件）的权重最高。判负：若自缚的权重不高于其余三类。 - H2：信息量的增加不单调削弱”有脸”读法；在自缚出现的情形下，信息越多读法越强。判负：若信息量单调削弱。

停止规则与作废条件。三家各取现成文献中可编码的案例三十例；若某家的可编码率低于一半，该家作废。本跑的结论只涉及**读法的发生条件**，不涉及土壤实际有没有脸——这一条写在预注册里，防止事后把结论读大。

附录 D　术语表

S，显露。发生显露出来的态：可感、可分、可重复、可识别。全书不写”结构”。

D，差异序列。发生的具体过程：谁、对谁、什么时候、走了哪几步、每一步与上一步差在哪里。完整链条：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分化→聚合→升维。

E，特征纠缠系统（土壤）。对象、场景、关系、情绪、共同体、历史纠缠在一起的那片地。看不见，只被踩。

三方程／三原理。S＝F(D,E)，D＝G(S,E)，E＝H(S,D)；读作 D×E→S，S×E→D，S×D→E。箭头读作”显露于”，不读作”制造出”（第 20 章）。

六路径。三维进入一次发生的六种次序。走哪条由题决定。

123 原理。D 与 E 张力累积→逼出 S 改变→S 改变重置 D 与 E→新一轮。

发现学。根预设为对象现成、先于工序、原样描述的学问。事后读法，看的学问。

发生学。根预设为对象在工序中显露的学问。事中读法。

规定。 说一个东西算什么的那条东西——范畴、定义、原则、标准。哲学的主维。不是 S，是 S 的规定者。

路径。 走出来的差异序列。科学的主维。

土壤。 E 的日常名。存在学的主维。

主维。 一门学问以什么为业，不是含不含。

合拍／合并。 三个读法在同一个发生上合上拍子／三个现成之物被并成一个。前者发生学，后者发现学。判据见第 50 章：各做各的判决、改写方向可查、改写方留账。

相移／同相。 西蒙东的词（第 32 章）：安排是相移，合拍是同相。

争位。 同基底的三个 S 争”谁是已经在那里的那个的正确说法”。结局只有替代、划界、分工。

换基底。 碰撞的源取自未被吸收的基底。判据：看它的根动作是不是看（第 2 章）。

真跑。 路径的判决：预注册、判负照登、作废条件、停止规则。

敌拓（敌意拓宽）。 规定的判决：占位者（谁已经说过）、分离线（分在哪里）、账向（从什么 D×E 冻出来）。

评估者在外。 土壤的判决：从土壤那一边来，主体收不进闭环；有延迟。

判决越位。 拿一维的判决去判另一维。三型见第 10 章；拉图尔叫它范畴错误。

移交。 三判决的四步交接：路径交规定、规定交路径、两者交土壤、土壤交回来。

四行账。 一次发生的凭证：路径读数、规定账向、外判形式、外判结果。

账向。 一条规定的来处：冻自哪条路径、哪片土壤，改过几次口。审计六条见第 4 章。

转测。 先天＝校准方向反转之后的位置——本来路径校准规定，反转后规定校准路径，反转前的历史被清零。

判负照登。 路径输了照样登出来。推翻不是删掉，是进下一轮的材料。

预注册。 取数之前把输法、停止规则、作废条件写死并公开。效力不在文本，在时间戳与公开（第 53 章）。

D*。 对面朝主体做出的分别。判决层的记法，不进方程（第 44 章）。四类原型：拣选、试验、改口、自缚。

脸。 土壤有没有一个朝主体做分别的对面。三问：有没有脸、说不说话、试不试你。五格见第 48 章。

S⁺（亚稳的显露）。 活的稳定：带着未耗尽势能、改变条件公开、每次改变留账的规定。两种死稳定：冻死的（无势能）与任意的（无条件无账）。

分化／聚合／升维。 差异链的后三步。发现学的错不在分化，在停于分化（第 7 章）。

塌维。一次发生或一篇论述里某一维缺席。

占位者／分离线。已经说过相近之物的人／本书与它分开的那一刀。

零结果纪律。统计没有发现只能说明还未发生，不能反推缺了什么（第 38 章用于李约瑟问题）。

θεωριά。观看；θεωρός 是观众。发现学的感官原型（第 2 章）。

λογον διδόναι。交出说明、给出账。本书要的那一半希腊（第 33 章）。